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二　诗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二 诗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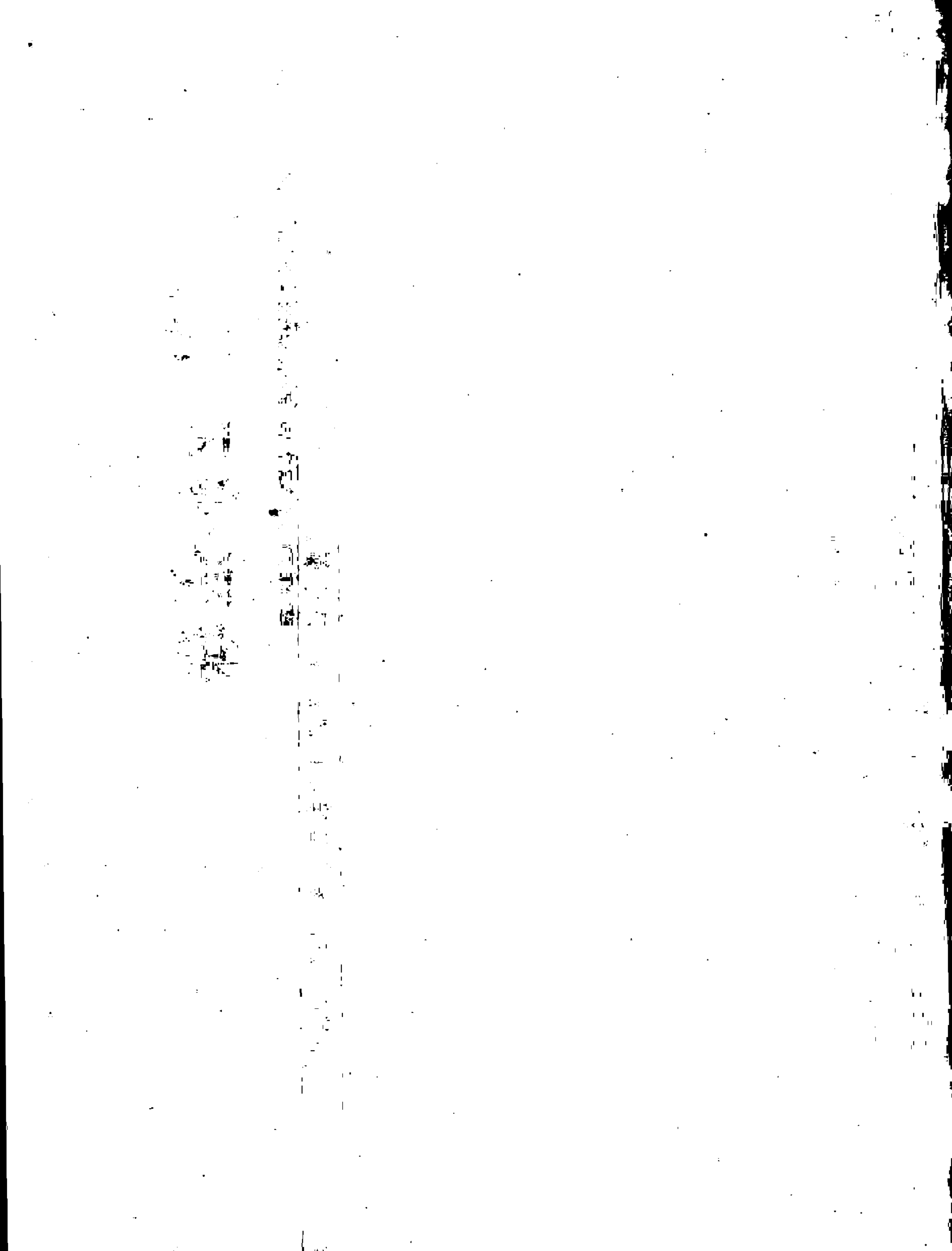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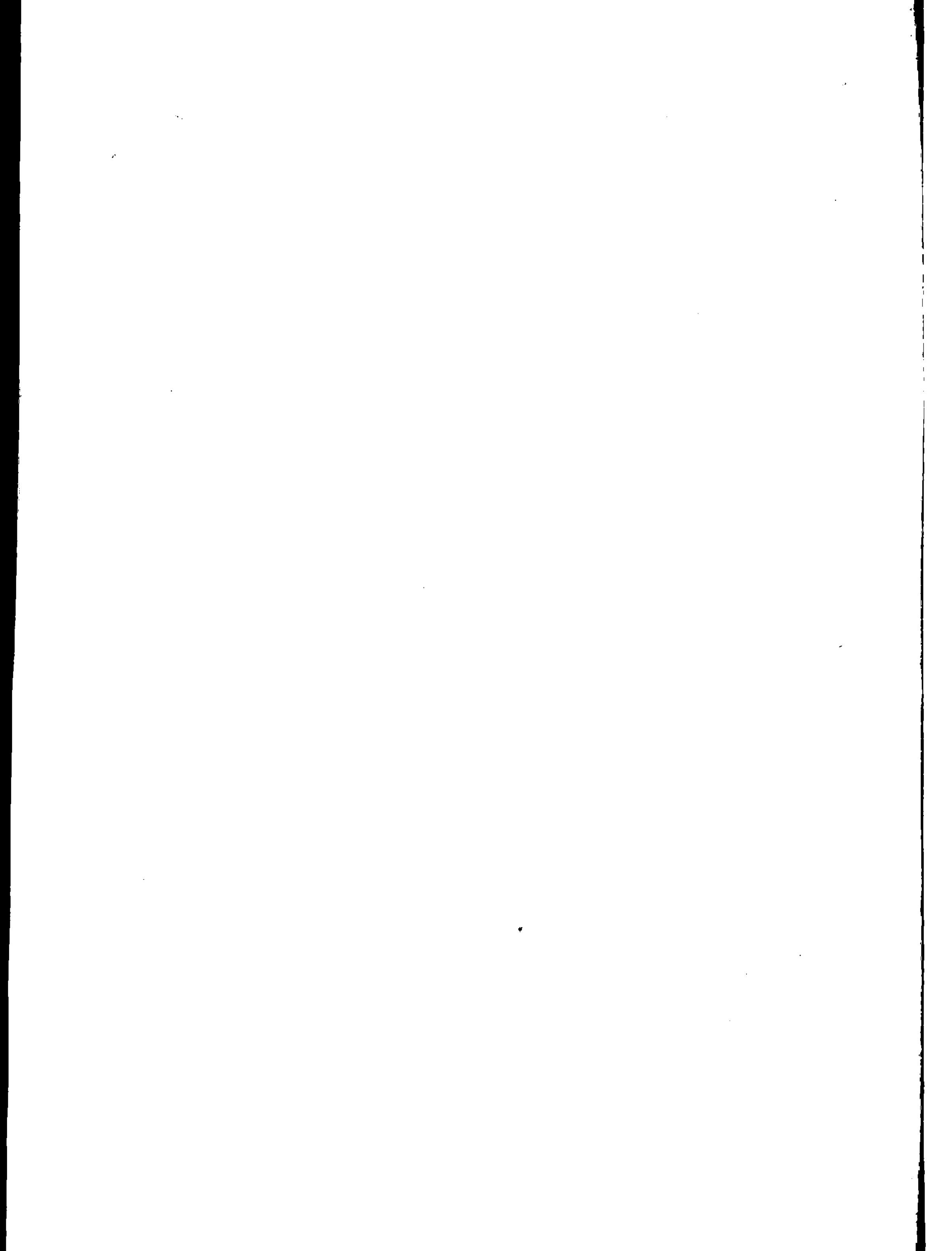
诗学论集

卷十二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诗词学



目　录



《三侯之章》考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高祖歌诗二篇。《史记·高祖纪》云："高祖击筑，自为歌诗。"《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索隐》曰："侯，语辞也。兮，亦语辞也。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丁福保《全汉诗》谓出自《汉书》，盖误。《汉书·礼乐志》云："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颜注：'原、重也'），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习而已。"据此，《汉志》初作《风起》之诗，以章首二字为名，则称曰《大风》。《文心雕龙·乐府》云："观高祖之咏《大风》。"《文中子》云："《大风》安不忘危。"《左传·襄公十一年》杜注云："逸书：居安思危。"《初学记》云："汉歌有《大风》。"诸说并同，如《诗》之《关雎》，《论语》之《学而》，取篇首二字以为名也。《文选》卷二十八只题"歌"一首，《艺文类聚》引之，名之曰《大风歌》。

《史记·乐书》作《三侯之章》以侯代兮。侯者，古以为语词。《诗·六月》："侯谁在矣。"《毛传》："侯，维也。"《四月》："侯栗侯梅。"《笺》："维也。"《尔雅·释诂》："伊、维，侯也。"此用作发声之词。相如《封禅文》："君乎君乎，侯不迈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禅。"汉人以侯通何；近出马王堆《老子》，所有兮字概写作"呵"。以是例之，兮之作呵，亦犹侯之通何，故兮亦得读为侯也。

以兮、侯为语助以诵诗，实出楚声。《西京杂记》言："高祖好楚声，戚

夫人击筑，高祖唱《大风》和之。”其作《风起》之诗，出于素养使然。此歌后成为祭高庙之典礼，以百二十人吹以相和，则亦为相和歌，有如今之大合唱；规模之大，至百二十人之多。《大风歌》又谱入琴曲。《琴操》有《大风起》，《乐府诗集》作《大风唱》，《永乐集成》曲调有《大风起》。汉初侯国亦善楚歌。余在长沙见马王堆三号墓所出简册云：“楚歌者四人，郑舞者四人，河间舞者四人，河间瑟一，鼓者一人。”

沛地有古迹曰歌风台，后人于此立碑。《金石萃编》二十一引《金石存》：“西（汉）高祖皇帝歌碑高一丈一尺，广四尺四寸，共四行，行八字。”现有元大德间摹刻。篆作悬针体，威字即借畏为威，俗传书出东汉曹喜。[①] 歌风台后人题咏甚夥。宋张安道（方平）云：“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词。才如信、越犹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昆山叶盛著其文于《水东日记》卷二十五，实则袭取宋吴处厚之《青箱杂记》卷五。

① 史语所藏拓本〇〇一五八号即为《大风歌》刻石。

《穆护歌》考

——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

一、引言

隋、唐、宋歌词之曲调，有取自外国异教者，《穆护歌》其一也。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表已有《穆护子》。郭茂倩《乐府诗集》八十近代曲辞内，《穆护砂》，乃四句五言，引《历代歌辞》云："《穆护砂曲》，犯角。""砂"亦作"煞"，谓大曲之尾声也。元宋褧有《穆护砂》烛泪长调，前后阕几达一百六十九字（《彊村丛书》本《燕石近体乐府》），则为后来踵事增华之制。[①] 穆护亦作牧护，其曲后期演变至繁。宋人所记此歌来历，每不同其说，而体制或云六言，或云数十句。自黄山谷、洪迈、张邦基诸家各执一解，至姚宽始

---

① 《穆护砂》有齐言及长短句二体，原辞录下：

《乐府诗集》卷八〇收唐人《穆护砂》一首云："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

按《乐府诗集》此曲前一首为《上巳乐》，题张祜作。

元宋褧《穆护砂》烛泪云："底事兰心苦，便凄然泣下如雨。倚金台独立，揾香无主。肠断封家相妒。乱扑簌、骊珠愁如许。向午夜铜盘倾注。便不似、红冰缀颊，也湿透、仙人烟树。罗绮筵前，海棠花下，淫淫常怕凤脂枯。　比洛阳年少，江州司马，多少定谁如。照破别离心绪。学人生有情酸楚。想洞房佳会，而今寥落，谁能暗收玉筯。算只有金钗曾巧补，轻湿了粉痕如故。愁思减、舞腰纤细，清血尽、媚脸肤腴。又恐娇羞，绛纱笼却，绿窗伴我检诗书。更休教邻壁偷窥，幽兰啼晓露。"（《燕石近体乐府》）。

谓："《穆护》原为祆庙赛神之曲。"明杨慎《词品》云："乐府有《穆护砂》，隋朝曲也，与《水调》、《河传》同时，皆隋开汴河时辞人所制劳歌也。其声犯角，其后至今讹砂为煞云。予尝有诗云：'桃根桃叶最夭斜，《水调》、《河传》、《穆护砂》；无限江南新乐府，陈朝独赏后庭花。'"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谓："《穆护子》应与《穆护砂》同出于大曲《穆护》。北曲仙吕宫之祆神急应亦有关。[①] 穆护为唐时祆教僧侣之称，民间必已甚习用。"近日唐圭璋《论词之起源》，确信杨升庵说必有所本，以为《穆护》即隋朝之曲，推论隋已有词。惟于"穆护"一名之来历，犹语焉未详。升庵谓为开汴河之劳歌，殊无根据。兹重为考索，由此歌而推究祆教入华原委，牵涉颇广，所得间有出诸家之外者，略著于篇，以求教于世之治宗教史者。

二、《穆护歌》来历之异说

（一）黄山谷《题牧护歌后》云：

> 予尝问南方衲子云："《牧护歌》是何等语？"皆不能说。后见刘梦得任夔州刺史时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乃云："听说侬家牧护。"末云："奠酒烧钱归去。"虽长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语，乃知苏傒嘉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

山谷所言刘梦得之《牧护歌》，及嘉州人苏傒所作歌，待考。按《刘集》卷九《竹枝词》有一首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又有《纥那曲词》二首，皆五言。其一云："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同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另一首云："踏曲兴无穷，

① 北曲《祆神急》，朱庭撰。曲分"道情"、"贫乐"、"雪景"、"闺思"四段。每段有六么遍、元和令、后庭花煞："雪景"一段兼有隋煞。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六。按元刊本作祆神急，狷来皆定祆神应作祆神。元曲中屡屡言及"火烧祆庙"，见于《太平乐府》七有赵明道之《斗鹌鹑》。说者亦认为祆庙应作祆庙。（日本石田干之助论之甚详，见《读神田学士"祆教杂考"》。）元本《玉篇》示部："祆，阿怜切，胡神也。"其字从天不从天。方以智《通雅》十一谓："字从天，误作祆，从夭，故张有、戴侗辈皆以祆祆……合为一字。"今观元曲，皆以祆为祆。陈援庵引司马光《类篇》："祆，他年切。又馨烟切。唐官有祆正。"考宋巾箱本《广韵》一先："祆，胡神。官品令有祆正，呼烟切。"音同《类篇》之馨烟切，而字亦从天作祆。知祆之作祆，习非成是者已久矣。

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纥那曲》亦收入《乐府诗集》八二近代曲辞四，惟未说明“纥那”为何义。此调亦见《尊前集》。杨慎《词品》称：“阿那、纥那，皆当时曲名。李郢诗言变梵呗为艳歌，刘禹锡诗言翻南调为北曲也。”《词品》称《阿那曲》又名《鸡叫子》，未知何据？林大椿《唐五代词》收赠舞者张云容之《阿那曲》，题杨贵妃作，出《全唐诗》，实为七言四句用仄韵。按“阿那”与“纥那”似为一外来语，倘如杨慎谓变梵呗为艳歌，则纥那可能与西北流行之火教有关，汉音转为纥那、阿那，流入民间，后人仿作，故乐府遂有《纥那曲》一类。山谷以为刘梦得在夔州所作乐府，其中有《牧护歌》，未知与《纥那歌》有关系否？

（二）洪迈《容斋四笔》：

昔在巴僰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瓠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为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为，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卷八）

（三）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云：

苏阴和尚作《穆护歌》，又地里风水家亦有《穆护歌》，皆以六言为句，而用侧韵。黄鲁直云：“黔南巴僰间赛神者，皆歌《穆护》。其略云：‘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因问穆护之名，父老云盖木瓠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节歌耳。”予见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长竹数尺，刳去中节，独留其底，筑地逢逢若鼓声。男女把臂成围，抚髀而歌，亦以竹筒筑地为节。四方风俗不同，吴人多作山歌，声怨咽如悲。（卷四，《稗海》本）

此以穆护为“木瓠”二字之音变。又谓其以六言为句，唱时以竹筒筑地为节，是则有类于击筑词。《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记：“俘能转韵诗，

有类击筑词。”徐嘉瑞论曰：“云南之山花碑诗体，有类弹词，故云类击筑词。”则击筑正如弹词之体。又张氏举其歌曰：“听唱商人《穆护》。”则必由胡商传入。蜀与西域通商甚早，六朝尤盛。《穆护歌》为胡商所传唱，亦如西曲盛行于荆州上游，皆与估客有关。

北宋《崇文总目·五行类》有《牧护词》，乃李燕撰。姚宽谓为六言文字，记五行灾福之说。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谓唐人六字诗有《牧护歌》，应即指李燕之作，然无他证。考《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李燕《穆护词》，自注：一作“马融消息机口诀”。按同书李燕有《三命》一卷、《三命诗》一卷、《三合九中歌》一卷，其人盖术数家者流。张邦基谓地里风水家亦有《穆护歌》，以六言为句。按地里风水家如题唐杨益筠松著之《龙经》内，用七言句，长篇有韵，如“枝中有干干有枝”之类句式（《正觉楼丛书》本）。由是观之，宋时之《穆护词》，亦多施于五行、堪舆之歌诀。

（四）姚宽《西溪丛语》，此书卷上谓其长兄伯声（即姚宏）尝考：

> 火祆字，其书从天，胡神也。……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国。《教坊记》曲名有《牧护字（子）》，已播在唐乐府。《崇文总目》有《牧护词》……则后人因有作语为牧护者，颇近巴人之曲也。

姚氏引《山谷题牧护歌》而论之曰：

> 祆之法盖远，而穆护所传则自唐也。苏溪作歌之意，正谓旁门山道，似是而非者，因以为戏，非效《参同契》之比，山谷盖未深考耳。且神有祠庙，因作此歌以赛神，因未知刘作歌诗，止效巴人之语，亦不知其源委也。

姚宽博学，所见《教坊记》之穆护，又作牧护，以为牧护即出于祆教之穆护。祆有祠庙，故作歌以赛神，是以《穆护歌》即祆庙赛神之曲。方以智《通雅》卷二九谓：“《穆护煞》，西曲也。乐府有《穆护沙》。（彰德之）《木斛沙》即《穆护歌》。”讨论《穆护歌》之原委。其结论云：“始或以赛火祆之神起名，后入教坊乐府，文人取其名作歌，野人歌以《赛神》，乐人奏以为《水

调》。”则支持姚宽之说。

三、穆护与莫护、摸胡及其他

牧护、穆护即火祆教僧人。[①] 古波斯文火教经（Avsta）作 Mogu，在 Persepolis 之 Elamite 碑刻称为 Magi。穆护犹华言火师，指波斯苏鲁支（Zoroaster）之信徒。[②] 姚宽《西溪丛语》“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何禄殆是何国（Koschamyah）人，以何为氏，如北齐之宠胡何猥萨也（《北齐书·南阳王绰传》）。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释门纪》：“（武后）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伪经来朝。述曰：太宗时，波斯穆护进火祆教。武后时，波斯拂多诞进二宗经。”是穆护正式入华，乃在唐初贞观时。至唐中叶，其教寖盛。颜鲁公因与康国人往来，其子硕小名曰“穆护”[③]。姚宽之说盖本诸北宋初赞宁《僧史略》。《统纪》卷五四“末尼火祆”，所述亦同。惟唐、宋人每将火祆与摩尼混乱为一，陈援庵已详辨之。[④]

《波斯教残经》：“慕阇、拂多诞等，于其身心常生慈善柔濡，别识安泰和同。”拂多诞之上品级为慕阇。李肇《国史补》，慕阇为大摩尼，拂多诞为小摩尼。[⑤] 拂多诞者，拂多加语尾诞（dan）；拂多 Pahlavi 语为 Furasta，义为“法”（Doctrine）。伯希和目三五五九号天宝十载文书，米氏下亦有名曰拂耽延。昭武诸姓所受波斯教影响至深，每取以为名。

李淳风，贞观中太史令，其《乙巳占》天象第一云：“论天体象有八家，

---

① 穆护为火祆教僧，为古波斯文 mogu 之音释。Berthold Laufer 在 *Sino-Iranica* 页五三一讨论甚详，可参看。

② 苏鲁支中古波斯学者所传《火教经》（*Zend Avesta*）vcb 保存其（Zarathushtra，Zardusht）遗说。此一“苏鲁支”译名，首见南宋姚宽《西溪丛语》上。《吐鲁番残经》作 Zrusc，音最相近。关于火教研究，可看法人 Marijan Mole 著 *Culte, Mythe Et Cosmologie Dans L' Iran Ancien*（《古代伊兰之祭礼、神话及宇宙论》），最为详尽。清季文廷式引杨荣鋕《火祆考原》云：波斯夏扃王时有圣人姓士必达马，名祚乐阿士（注云：按即琐罗斯），著书曰《仁丫雅士》（《纯常子枝语》二十四）。杨荣鋕乃耶稣会士，为最早在华介绍火祆教之人物。

③ 见《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9 页），愚公谷《贾耽与摩尼教》一文。

④ 陈文《火祆教入中国考》（《北大国学季刊》卷一）澄清祆教、摩尼教、景教三者之混淆，最为力作。

⑤ 案摩尼教佛分五品级：第一级是慕阇，译云承法教道者；第二级为萨波塞，译云传法者号。见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八曰四天袄胡寓言。”[①] 此袄胡之天文学说，淳风已加以论列，著人其书。此条向未为人注意。韦述《西京新记》：东北隅右金吾街；西南隅胡袄祠，武德四年所立。又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奏于此置波斯寺。西北隅袄祠、东南隅大云经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传》：“咸亨中，卑路斯来入朝。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近年新疆出土送波斯王人名册，其中有西域人姓名：白欢进　年四十一　送波斯王　样人康父义　赵力相　年三十六　送波斯王　样人康昙住　解养生　年三十五　安西镇　样人白祐海（现藏乌鲁木齐博物馆）送者康、白皆昭武著姓。诸康当为康国人，必奉波斯教者。[②] 是时波斯为大食所败，击走其王伊嗣俟（Yezdegeri Ⅲ），萨珊王朝遂亡。其子卑路斯（Piruz）且入居长安。故有建袄庙之举。是自隋至唐初，长安袄庙已林立矣。

余考《周书·异域传》下波斯国（《魏书·西域传》同）传称：其“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北史》卷九七《波斯传》同。摸胡当即穆护。知者，《隋书·康国传》云：“有胡律，置于袄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③]《旧唐书·波斯传》：“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叛逆之罪，就火袄烧铁灼其舌。”康国习俗，断狱在袄祠，是掌国狱讼者必为穆护，故摸胡即穆护，为袄祠官甚明。检 Laufer 之 *Sino-Iranica* 页五三一，知 K Hori 已先我言之。Larfer 补充，认为摸胡“坛”之坛为语尾，有如拂多诞（Fur-štadān）之诞（dān）。摸胡乃依中古波斯文之 magu，而穆护（mukgu）则据新波斯文之 mug，miog。

《晋书》卷一百八《载记》：“慕容廆先世，秦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部落入居辽西，从（司马）宣帝讨公孙（渊）氏有功，始建国于（昌黎）棘城之北。”莫护跋亦即吐谷浑之祖（详万曼《吐谷浑书》，《学原》第三卷第三、四期）。跋＝Van，义为 follower，owner。[④]《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

---

① 香港大学藏明钞本。

② 见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の考古学》，506 页。

③ 《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文同。

④ 慕容跋之“跋”应为 Van。如《火教经》中称 Ahura mazdah 之崇拜者为 asa-van（“Owner of Truth”），《梨俱吠陀》中称为 rtavan 是。参看 Iiya Gersheritch：The Avestan Hymn to Mirthra 注，156 页。

青海骢马。”青海骢来自波斯马种，足见吐谷浑与波斯关系之深。此“莫护”应即波斯之穆护，则慕容氏之先，可能来自波斯。其称曰莫护跋者，犹言穆护跋也。此说果信，则穆护一名之入中国，可追溯更前矣。[①]

罗振玉谓细审唐刘秀所撰《凉州卫大云寺碑》云：“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所置。……因则天圣皇妃临朝之日，诸州各置大云寺，随后改号为天锡庵。知凉州先有之，以为摩尼教起于晋。”[②] 其说未为人所信服。今考《晋书》卷八六张轨之子寔传云：

> 初，寔寝室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

按敦煌卷S·二二四一记祆寺燃灯事甚悉。此处然灯、悬镜以为光明，即《化胡经》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刘弘受道者千余人，此道非光明道而何？又云：“天与我神玺。”天即天神是也。刘弘乃于凉州先倡行崇拜光明道者，事虽失败，然在张天锡之前；可见晋时民间信仰已颇有火祆教、摩尼教成分之掺入。

《魏书》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称其“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事在肃宗神龟二年（519）。此胡天神之即祆教，向无异论。近年吐鲁番晋、唐墓新出文书，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羊供记账，有记“丁谷天”字样，说者谓即在丁谷之祆教祠。又有一件为麹氏时期田亩册。记云：“胡天一半。”又一九六五年吐鲁番城郊安伽勒克古城，发现陶瓷，内有写本佛经十三种。其一为《金光明经》卷二。其题记云：

> 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记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③]

---

① 波斯萨珊王朝兴于公元126年，始定火祆为国教，正当魏文帝黄初七年。

②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③ 下略。图见《新中国之出土文物》122页，1972。

庚午当为魏世祖神䴥三年（430）。同出土者有《吴书·孙权传》残卷，字体相近，为东晋末书风。庚午先于神龟二年可八十九载，已有胡天之祀，是时沮渠蒙逊尚据凉州也。两处之胡天均指胡天神，殆即祆教祠。此为最新有关祆教之资料。《说文新附》："祆，胡神也。"郑知同云："似其神本称胡天神，六朝以来为之立祠，加以题署，始增示旁作祆以神之。"吐鲁番文书之"胡天"即祆神，似不成问题。《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神龟中上书贡物云："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其时入贡之居和多，即萨珊朝第十九代王 Kavadh 一世（488—531）。《梁书》卷五十四："滑国，普通元年，遣使献波斯锦。"近年中国各地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甚夥，以沙卜尔二世（Shapur Ⅱ，310—379）为最早[①]，足见波斯与华之交往，由来已久。

《魏书·灵皇后传》云："有蜜多道人，能胡语，肃宗置于左右。"蜜多可能为 Mithra 之对音。按 Mithra，古波斯语称为 Vouru gaoyaoitim，意义为草原之主。友人柳存仁教授有此说。《乐府诗集》七八杂曲有《摩多楼子》。句云："借问阴山候，还知塞上人。"亦《塞上曲》之类。又后魏温子升之《敦煌乐》，与《阿那瑰》并列。阿那瑰即蠕蠕主，投降于魏，故当日为制曲以歌颂其事。[②] 阿那瑰投魏，在肃宗正光元年九月（《魏书·肃宗纪》）。二年二月，婆罗门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群臣议："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二处宽平，原野弥沃。阿那瑰宜置西吐若奚泉，波罗门宜置西海郡。"温子升之撰《敦煌乐》，疑与《阿那瑰》曲同时。其句云："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或因阿那瑰降魏，其党婆罗门亦来归，因为之赋，当亦在肃宗时。郑樵《通志》以《阿那瑰》列入梵竺四曲。任半塘《唐戏弄》谓："阿那瑰为匈奴王，时代不同。"均昧于史事。

魏自太安元年（455）波斯遣使朝贡（《高宗纪》五）。肃宗之世，波斯入贡尤为频数。计熙平二年四月、神龟元年七月、正光二年闰四月、三年秋七月（俱见《肃宗纪》）。火教之传入，自属当然之事。（观北齐时，南阳王绰之爱饲波斯狗，见《北齐书》十二，波斯宠物之受人欢迎，可以见之。）西魏时祆教既已入华，乐曲名称之取资异教者，不一而足，亦非偶然者矣。

张邦基云苏阴和尚作《穆护歌》。黄山谷跋称苏傒嘉州人作歌，姚宽作苏

① 详《吐鲁番晋康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3）]。参看夏鼐《河北定县塔墓舍利函中波斯萨珊银币》[《考古》1955（5）]。又同氏《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74（1）]。又《近年中国山土的萨珊朝大物》[《考古》1978（2）]，论织锦。

② 见《柔然史料辑录》第一部《柔然论》。

溪。山谷谓此和尚是嘉州人，则为四川籍。道原《景德传灯录》三十载苏溪和尚（注即五泄小师也）《牧护歌》，六诗，三十四句。苏溪在湖南桃源县北十里，则作苏溪是也。

《唐会要》卷三三有苏禅师胡歌，属太簇商，改名《怀思引》。《唐戏弄》疑其必有本事，如弄婆罗门之类。《旧唐书》卷一八九《郭山恽传》记杜元琰诵婆罗门咒。窃以为此苏禅师胡歌，或即苏偰（苏溪）之《穆护歌》。以其本为胡天赛神之曲，故又有胡歌之目。

四、《牧护歌》为祆教赛神曲

黄山谷《题牧护歌后》云："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姚宽引其兄姚宏之说："祆有祠庙，因作此歌以赛神。"是《穆护歌》明为祆教赛神之曲。

祆教赛神之事，敦煌于唐季尚流行之。予于法京，见伯希和四六四〇号纸背云：

> 己未年四月起，……五月十五日赛驰马神，用画纸拾张。……十七日支与押衙康伯达，路上赛神画纸拾张。同日赛祆，支画纸叁拾张。

敦煌写本《沙州图经·杂神》条祆神下云："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十二龛，其院周回一百步。"此为祆教赛神作画之事。赛神除绘画神像外，必兼作乐以事神。敦煌资料伯希和二五六九，又二六二九，俱记赛祆神用酒，用纸。S·三六六记城东祆祠赛神用油灯面之记录。[①]《刘梦得文集·外集》八《别夔州官吏》云："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已言作歌为赛蛮神之用。此《牧护歌》，山谷在黔已听到之，当系事实。《广川画跋》记"凉州祆主以利刀从额钉之，……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却至旧祆所，乃为拔钉，一无所损。"则记祆庙舞曲兼表演杂技也。

宋时四川有祆庙。清吴省兰《十国宫词》咏前蜀王衍云："珠冠金甲赛祆神。"自注引《蜀梼杌》："衍北巡，戎装金甲冠，……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祆神。"[②] 神田喜一郎据《山堂肆考》卷三九公主条引《蜀志》云："公主托幸祆

---

① 关于敦煌卷子中有关祆教祭祀资料，可看日人那波利贞《祆庙祭祀小考》（《史窗》一〇）及小川阳一《敦煌における祆教庙の祭祀》（《东方宗教》二七）。

② 《艺海珠尘》本。灌口有二郎庙，此谓为祆神。

庙为名，期与子会。”因论及夔州乐府之《牧护歌》。[①]

《隋书·礼仪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是齐末与北周盛行祭祀胡天，至尊且领导举行之。

《隋书·百官志》中：“后齐制官……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又《百官志》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通典》四十：“萨宝府祆正。”注云：“祆者，西域国天神。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又《通典·职官》二十二：“视流外萨宝三品，勋品为萨宝府祓祝，四品为萨宝率府，五品为萨宝府史”。唐时萨宝府组织如此。宋敏求《长安志》：“布政坊胡祆祠。”注云：“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萨甫亦作萨宝。

宇文护字曰“萨保”。护母阎姬没在齐。护居宰相后，齐主令人为阎姬作书与护。护报书自称萨保。（书云：“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见《周书》卷十一《晋荡公传》。）萨保盖其本来之胡名。护之命名，当在魏世。萨保与萨甫、萨宝并音同。宇文护母阎氏或信火祆教，此事陈寅恪详论之。[②]《唐书·宰相世系表》下李氏条称：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武威为萨宝”。《元和姓纂》卷四云：“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上列资料，前人屡见征引及讨论。他若《隋太原翟突娑墓志》记其父为娑摩诃大萨宝（赵万里《南北朝墓志集释》四八四）。又《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云：“公讳萨宝，米国人也。”自齐以来，京邑及各州管理祆教之官谓之萨甫（宝、保）。北朝至唐喜以萨宝为名字，此习惯甚流行于西北。萨宝一词，日人以为即回鹘文之 Sartpau（“商队”首领）。西方学者如 Deveria 谓出自叙利亚文之 Saba（oldman）。[③]

《隋书·西域诸国传》：“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有胡律，置于祆词。”“俗奉佛，为胡书。”安国：“妻，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风俗同于康国。”诸国皆为祆教国。康居之水，且号曰萨宝水。《隋书·地理志》且末郡下有且末水萨毗泽，萨毗与萨宝音近。

---

① 神田文见《东洋学说林》。又石田干之助《读祆教杂考》（《史学杂志》三九）。石田氏论祆教，有论文四篇，收入《东亚文化史丛考》。

②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81页。

③ 萨宝一名，向来讨论至繁，可参 Laurfer：*Sino-Iranica*，529页。

《隋书·音乐志》所载：

高昌　献圣明乐曲，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疏勒盐。

康国　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

安国　歌曲有附（荅）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

康国之末奚波地与安国末奚必有关。《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默（原□）傒悉德，与摩尼教五级仪之第三译为法堂主原名“默奚悉德”正同。婆罗钵文语为 Mahi-Stag。语尾之 Stag 与（光明）使者之 Fresrag 相同。婆文 Xrostag，即呼嚧瑟德（北京本残经）。安国舞曲之末奚，当即 Mahi。默傒即 Mahi 之汉译，义即法堂。高昌婆伽儿，疑即毗伽——Bilga，义为意智。宋《白玉蟾语录》称明教有外道之毗婆伽是也。小天即小明王。[1] 摩尼圣诗赞神，突厥语皆作 Tang（a）ngri。[2] Tangri 即“天”也。波地疑即 Vaiti（Avesta-gatha）。高昌之善善摩尼，可能为摩尼教徒之礼赞。诸曲之胡名汉译，惜不易复原耳。

此三国音乐之来源，据《隋志》所载，“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高昌献圣明乐曲，则在隋炀帝时。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然以近年出土文物而论，北齐安阳范粹墓出土，有鲜卑侍吏俑，及黄釉瓷扁壶。其上刻画五人一组之舞乐队，有抱五弦琵琶，高鼻深目，穿窄袖之胡人。说者谓即龟兹乐

---

① 宋时有《大小明王出世经》。

② 1919 年 La Coq 在高昌遗址发见摩尼教颂神歌九行，为突厥语。石田氏转录并加解说，见所著《东西文化史丛考》，30 页。

兹录数行如下，以供参考：

1. Tang T（a）ngri Kalti，Tang T（a）ngri Ozi Kalti

2. Tang T（a）ngri Kalti，Tang T（a）ngri Ozi Kalti

3. Turunglar Gamur Baglar Gadaslar Tang Tangrig

4. Ogalim Korugma Kun T（a）ngri，Siz Bizni

…………

8. T（a）ngri Bis Tang T（a）ngri，Yidlir Yiparlir

9. Y（a）Ruglur Yasug Luq Tang T（a）ngri Tang T（a）ngri

队。[1]《隋书·音乐志》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后魏平中原，复获之。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高昌乐亦属之。高昌有《圣明乐曲》。由“圣明”一名推测之，摩尼教之意味甚浓。其曲曰善善摩尼，可能即颂赞教主摩尼（Mani）。

又“善善摩尼”一名，沙畹法译作“bien! bien! Mani”（页一七四）。余疑善善即鄯善并作鄯鄯。洛阳出土《鄯乾墓志》称乾为鄯鄯王宠之孙。鄯鄯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2] 鄯善并作鄯鄯。疑善善即鄯鄯，亦即鄯善，以地为名。鄯善亦善鄯。敦煌所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有善鄯城。善善摩尼，犹言鄯善（鄯鄯）摩尼，以其曲初出鄯善也。《北史·西域传》，鄯善降魏，则在太平真君六年（又见《世祖纪》）。

五、白衣与明法王

英伦S·三九六九为《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此卷黄纸丝栏，书法甚佳。该卷有《五级仪》一章，述摩尼教士分五级：第一为慕阇，第二为萨波塞，第三为默奚悉德，第四为阿罗缓，第五为耨沙喭。“自阿罗缓以上，并秦冠服。”其出家僧侣咸着白衣。向来有“白衣师”、“白衣道”之目。[3]《南史·张畅传》记：“元嘉二十七年（450）魏主拓跋焘南征，于戏马台立毡屋。畅与魏尚书李孝伯对话。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畅曰：‘君着白衣，故号白贼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畅曰：‘黄巾赤眉，似但不在江南耳。’”[4] 孝伯所言北方白贼，必如后来自称“净居国”刘绍之辈。

自北齐至隋，似习惯以白色为祥征。《魏书·灵征志》侈记白狐、白鹿等白色动物，不可胜数。故齐后主“好令宫人白越布折额，又为白盖”。史家列于服妖，谓“此二者丧祸之服也，后主果为周武所灭”[5]。隋文帝子杨秀之镇西蜀，及败，诏书数其罪状，称其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僭。“辄造白玉

① 《文物》，1972（1）。
② 《赵释》，212页。
③ 见《宋会要·刑法门》。
④ 《通鉴》卷一二五记此事，删去白衣白贼数句。
⑤ 《隋书·五行志》上。

之斑，又为白羽之箭。”[1] 亦以白色为预兆，此必深受大神净居国思想之影响，有僭越之征，故为当道所深恶痛绝。由“蜀地征祥”一事观之，四川诸州之有萨宝及火教徒穆护之往来，更可推想而知。又杨秀行压胜之术，对其父兄乃“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其魂神”。“九亿万”之神秘数字，据柳存仁教授研究，出于火教经典 Avesta 中（Fargard 22，Bandahis 8：12），为拜火教所习用之数目。在南齐严东作注之《度人经》[2]，亦出见此数字，为神仙宫寮之总数。此为道教徒吸收拜火教之痕迹。余考《火教经》中 Videv-dat ⅩⅩⅡ言 Ahura Mazda（上帝）为九九九九九疾病而祈祷，以求无量数家畜之复原，为其祝福。是此一数字初出于畜牧，其后演为神秘数字。[3]杨秀神骑以九亿万众，而出之西岳华山之神。北周达奚武在同州，（周）高祖命其祀华岳。武云：必须登峰展诚，寻其灵奥。既攀藤援枝而上于西岳，上藉草而宿，果梦见一白衣人来。华岳有白衣人，与华岳神以“九亿万”为神兵数字，凡此种种，均可说明火祆教、摩尼教在周隋之际，已深入民间，与地方宗教信仰结合之现象。[4]

《魏书·释老志》：“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此本神龟元年（518）司空任城王澄奏中语。[5] 然胡天神来华，皆谓始于北魏灵太后时，民间僧徒假托为政治活动者，向来习知明帝“延昌四年（515）五月冀州沙门法庆自号大乘云‘新佛出世’”一事，因见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故为人所称述。[6] 然在此前一岁，佛教已有同样之事件发生：

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十月丁巳，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7]

---

① 《隋书·文四子传》。

② 卷二，34 页。

③ 柳存仁有《摩尼教和火祆教在唐以前入中国的新考证》（素兰记录，《明报月刊》96 期）。火教经九九九九九疾病之说，参 Jean Filliozat：*La Doctrine Classique de la médecine indienne*，34 页。柳君又有英文 *Traces of Zoroastrian and Manichean Activities in Pre-T'ang China*。

④ 参柳君文。

⑤ 《通鉴》卷一四八。

⑥ 吴晗引此。

⑦ 《魏书》卷八，215 页。此条《通鉴》失载。

然更为重要者，“净居国”当取义于净土。窥基《西方要决科注》：“慈恩寺在晋昌坊，本名净景寺。”碑云“三一净风”，所有“净居”、“净景”与“净风”，皆属一系。至于“明法王”之号，在此之前魏高祖孝文帝延兴二十三年十一月，已有幽州民王惠定聚众反，自称明法皇帝之事。[①] 隋时胡僧告王谊谋反，罪状为“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又自“说其身是明王圣主”[②]。明法王即明王。摩尼教经典中十二佛名，第一是“无上光明王”[③]。此类之事，为后来明教之滥觞。至宋时有大小明王世经。[④] 最有趣者为“明法王”一名。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云：“托化国主名号。”汉语译名佛夷瑟德乌卢诜者，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明法王”之号，即由此而生。婆罗钵文原作 Frestag（使者）Rosan（光明）。敦煌第〇九八窟（新编）东壁五代画题“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一行[⑤]于阗国事摩尼教，故其统治者得称曰“大明天子”。以“大明”为国号，其事在朱元璋之前。（此条言摩尼教诸家均未引用。）

六、摩醯首罗与胡祆之混淆

唐韦述《两京新记》云：“胡祆祠，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象，谓：“其相俙异，即经所谓摩醯首罗。有大神威，善救一切苦。”姚宽引其兄宏说云：“火祆字，从天，胡神也。经所谓摩醯首罗，本起大波斯国，号苏鲁支。有弟子名玄真，习师之法，居波斯国。大总长为火正[⑥]，后化行于中国。”盖取自赞宁《僧史略》下。

右说均以波斯之火教，与印度婆罗门教混合而为一。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引姚伯声说，而讥其以婆罗门之事火，与波斯之火教合为一途，似少分析。[⑦] 按印度《吠陀》梵经，源于《火教经》，故诸天名称，多辗转稗贩。婆

① 《魏书》，191 页。

② 《隋书》卷四〇《谊传》及《北史》六一《王谊传》无“圣主”二字。

③ 见敦煌本《收食单偈》大明使释。

④ 见《佛祖统纪》三九引《释门正统》。

⑤ 于阗国大明天子题记图片，见新印嘉福、邓健吾编《敦煌の道》，图版 154、155。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读史劄记》未引及此一资料)。

⑥ 按钱谦益《景教考》引，误作“火山”。

⑦ 卷二四。

罗门亦祀火，唐人与火教每牵合为一。摩醯首罗即梵书之自在天。《翻译名义集》云："摩醯首罗，诸经论多称大自在。"《翻译名义大集》三一一八："梵文：maha-civarah；汉：大自在（天）；和：湿婆神之异名。"按摩醯首罗之名，汉译经典，北凉时已见之：

> 北凉沙门法众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娑蔓仙人在阎浮提，与六百二十万估客作商主，将诸人入海。……如是六百二十万人，即时各许摩醯首罗天人各一生。尔时诸人便离四难，远到本国。"
>
> 提婆《百论》卷上，摩醯首罗天，原注："秦言大自在天。"
>
> 又提婆《小乘涅槃论》卷十五记摩醯首罗论师说。

是摩醯首罗一名，乃随佛教东传，恐在火祆教之前矣。唐人误以胡天大神与佛教之大自在天混合为一。摩醯首罗，既见之于图画，而音乐、占卜亦借用其名，可见其影响之普遍。盛唐时，摩醯首罗为乐曲名。《唐会要》三十三天宝乐曲太簇宫有《摩醯首罗》，改名《归真火难》。摩醯首罗亦被用于占卜。英伦敦煌卷子S·五六一四为《摩醯首罗卜》，其开头"一一一"云："此是梵王局，汝所有求事，但知存心，无不称意。财宝自来，家宅大小，并得安乐，远行通达，大吉。"前有序文云："此名'摩醯首罗卜'，释梵四天王神，诸共集政。看之时，面西坐，称名尔子某甲，志心发愿，具说上事由了，掷头投子三遍，然后补局。若得好，一卦便休。卜得□局，许看三局。信者看之，不信者尤不须看。如人审判，万不失一。此是随求，千金莫传。"以上资料，出于敦煌，即摩醯首罗占法之文献。

摩醯首罗（Mahesuara）天，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八臂及一面、三面均有之。和阗出土有摩醯首罗天画像（Stein：Ancient Khotan Pl. Lx Pandan Uiliq 出土）。《迦楼罗王及诸天密言经》[①] 记惹野之王，即大自在天王也，通身青色，三面四臂。云冈石窟第八洞为摩醯首罗像。《大智度论》："摩醯首罗天（秦言大自在）八臂三眼，骑白牛。"[②]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目四二本八之（三六）为白描六首六手之大自在天画像。[③]

① 般若力译，《大正藏》二一，334页。

② 《大正藏》二五，73页。

③ 参拙作《敦煌白画》。

七、结语

自北齐以来，诸州均置祆正，知胡天信仰在各地已分布甚广。山谷谓："黔南、巴、僰间，赛神皆歌穆护。"亦以胡人商旅到处有之。试以宋时摩尼教在四川之普遍（《宋会要》刑法门："利州路之兴州、利州及益梓利夔路，均有禁摩尼之令。"）观之，唐代《穆护歌》之在夔州流行，为刘梦得所摹仿而为《牧护歌》，自属理之当然。且宋人相传作《莫护歌》之苏傒，为嘉州人，亦籍于蜀者。

牧护、穆护原为祆教僧之称。由于祆教之普及，唐宋以降，穆护已成为一通名。故以其所唱之歌，通称为《穆护歌》。

《穆护歌》之演化甚为复杂：

（一）变为"口诀"，用于术数。《宋史·艺文志》五行类之李燕《穆护词》，乃讲术数。张邦基记地理风水家，亦有《穆护歌》。

（二）民歌结合。如黔中赛神之《侬家歌》，及击节之《木瓠歌》。

（三）采入为教坊曲。如隋、唐之《穆护子》。

（四）为禅师胡歌。

（五）文人采取摹仿。如刘梦得之《牧护歌》。

（六）演为词曲。北曲有《穆护砂》、《祆神急》。元人宋褧有《穆护砂》词，增益为双调一百六十九字，乃因旧曲名别倚新声。又朱庭玉有《祆神急》套。

火祆教入华资料，散见于史书笔记，董理不易。词曲中有《穆护子》，向来认为取名于火教僧官之"穆护"，自南宋姚宽至明季方以智皆然，近人若许地山[①]、徐嘉瑞[②]、任半塘均无异词，足以订正杨升庵《穆护子》为隋开汴河词人所制劳歌之瞽说。

火祆传入，列为祠祀，一般皆以为始于北魏灵皇后，实则更应在其前。验以近年吐鲁番出土之高昌取羊记账、麹氏田亩册与佛经题记均有"胡天"字样，加以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华发现数量之夥，在足证元魏与波斯往来之频繁，良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吾人再向上追溯，有若干史事亦可提供佐证。

---

① 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

② 见徐嘉瑞《近古文学概论》波斯乐一节，力证上云乐为波斯曲。

如慕容廆曾祖名莫护跋，事在魏初。莫护跋一名，当为 Mogu-van 之对音。又晋时凉州张寔统治下有刘弘燃灯授人以光明道，富有浓厚之祆教色彩。唐贞观初，李淳风《乙巳占》论天象，已涉及“天祆胡”之寓言。凡兹数事，前此言火祆教者均所未详，附带论述之，以供研究。至于《隋书·音乐志》所记高昌、康国、安国诸乐曲，其译名一时不易复原，妄为疏说，聊备一解。

附录一 摩尼教偈（GĀTHĀ）与曲调之二叠、三叠

S·二六五九敦煌本《下部赞》有云[①]：“此偈赞日光讫。”其偈盖有日光偈、月光偈、七星偈等。下部赞又有：

> 收食单偈，大明使释。
> 收食单偈第二叠。
> 叹五明文，诸慕阇作，有二叠。
> 又览赞夷数文第二叠。
> 叹诸护法明使文。于黑哆、忙你（Morni）电达（Dintar）作。有三叠。又有云“此偈凡莫日用为结愿”，“此偈凡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等名目。[②]

按偈即 Gatha 也。《火教经》大偈（Gatha）为 Ahunavaiti. . 、Ustavaiti。唐国舞曲有末奚波地。“波地”疑即“Vaiti”。汉语以 Gatha 为偈，亦取音译。

慕阇（Mu-za）、粟特文（Sogdien）之 Muck，中期波斯语为 Mozo，摩尼法仪五级中之承法教道者。据后记云：“但道明所翻，译者一依梵本。”译者为摩尼僧道明。“莫日”即太阴日之 Maq，亦译作蜜日。是《摩尼教经》用七曜日为周期，忙你即摩尼，夷数即 Jesus（耶稣）。[③] 道明所译之《下部赞》，实糅合大秦、摩尼为一炉。摩尼教经典每借用佛语，亦使用景教术语，详见

---

① 此卷外题“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西传记写，下卷乃后人所添举”。

② 《大正藏》卷五四，1 270～1 279 页。

③ 《摩尼教残经》（陈垣校录本），载《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法国沙畹与伯希和译注及考证刊于 *Journal Asiatique*，最为详核。其考证部分，有冯承钧译本。王国维摘出汉籍资料，略有增订。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观堂别集》。陈垣别撰《摩尼教入中国考》，载《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矢庆辉《鸣沙余韵解说》306～316页。电达为波斯语Dintar＝僧。[①]

从《下部赞》汉译本观之，其偈有第二叠与三叠之区别，疑指音乐之重复回咏，故有是称，如阳关三叠之例。东坡尝论三叠歌法。南宋时又有《渭城三叠》。据毛幵《樵隐笔录》载："绍兴初，西楼南瓦，歌周清真《兰陵王慢》，谓之渭城三叠，以周词凡三换头。"是以三段或三遍为三叠，则一叠乃一遍。摩尼教偈之唱咏，译者既称其遍数曰叠，岂指每段重唱二遍，谓之二叠，三遍则谓之三叠耶？

宋韩淲词有"只唱骊歌一叠休"句，指《鹧鸪天》，故又名《骊歌一叠》。大曲《六幺令》，《碧鸡漫志》云："六幺曲为一叠，名花十八，前后十八拍。"此一叠之说也。《水调歌》，唐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其歌第五叠五言调，最为怨切，故白傅诗云"五言一遍最殷勤"。此五叠、六叠之说也。

山谷《题古乐府后》："'巴东三峡巫峡长'二句，古乐府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不传。及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因作前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复可歌。"[②] 盖取古调，和其三叠。是叠数如二叠、三叠，后来拟作，可无定数。明田艺蘅又著《阳关三叠谱》[③]，则为后来踵事增华之举。

黔中既有受外教影响之《牧护歌》。又《竹枝》二叠，均见山谷所述。及明清之际，山坡羊且有黔调。郝莲《国朝诗汇》第二册方以智诗，有听黔山坡羊，云："调自边关到石城，此宫弦管更多情；游人得得东风力，吹入江南后日声。"自注云："山坡羊本起自燕、秦边关，后传江南。法家谱之，曰沈水调。流至黔阳，别成一调。湖北多弹之。"足见黔中民间歌曲吸收外来成分，复能别成一调，不止《牧护歌》为然也。

附录二　敦煌卷之祀祅驱介傩文

法京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目二五六九，现编为西藏文书之一一三。正面为《春秋后语》，题孔衍撰；背为儿郎伟除夜驱傩之作。其一云：

---

① 羽田亨说，参见ハユツ氏著《摩尼教遗文》，见《羽田史学论文集》(下)，315页。

② 《文集》卷二六。

③ 冯可宾《广百川学海》壬集。

驱傩圣法，自古有之。今夜扫除，汤尽不吉，可庆新年。长使千秋万岁，百姓富足钱。长作大唐节制，无心恋慕猩膻。……正是南扬号国，封邑并在新年。自是神人咒愿，非干下娌（俚）之言。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火祆。以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铤。趁却旧年精魅，迎取蓬莱七贤。屏及南山四皓，金秋五色红莲。从此敦煌无事，城煌（隍）千秋万年。

又一云：

儿郎伟：驱傩之法，自轩辕。中馗（钟馗）白泽，统领居仙。怪禽异兽，九尾通天。□向我皇，境内呈祥，并在新年。长使寿且沧海，官崇八坐貂蝉。四方晏然清恬（恬），猃狁不能犯边。甘州雄身中节，嗢末道款旌旗。西州上拱（贡）宝马，焉祁送汭（纳）金钱。从此不闻枭鸱，敦煌太平万年。

文中焉祁即焉耆。其辞多作六言句式。观其句云"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火祆。以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铤"，则为祆教徒辟邪消灾之祝词。由用韵之年、言、祆、铤、贤、莲、年看来，唐时沙州正读祆为平声。《广韵》祆字在一先，呼烟切。《说文系传》："火千切。"是也。

此《儿郎伟》文为安城祀火祆神，颇为罕见，祆教文学作品之瑰篇也。《沙州敦煌二十咏》中第十二即为《安城祆咏》。词云：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祝，万类仰休征。蘋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渑）。[1]

驱傩文言"新领安城火祆"，得此诗更可明了其历史背景。

---

① 《敦煌二十咏》，法京伯希和目有五卷，计二六九〇、二七四八、二九八三、三八七〇、三九二九诸号。有一卷为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学生刘之端写。

附录三　火祆祠见于史籍之地理分布记略

西域[1]

俱德建国，乌浒河（Oxus=Yaxartes 叶杀水）

有火祆祠，相传自波斯乘神通来此。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2]

突厥

事祆神，无祠庙。[3]

康国

俗事天神，崇敬甚重。[4]
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5]
祠祆神，出机巧技。[6]
有神祠名祆。[7]

毕国（Bikand）

有大（火）祆祠。[8]

① 水野清一《阿富汗尼斯坦之古代美术》，图二五即祆教遗址神殿。
②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〇。
③ 《酉阳杂俎》卷四。
④ 《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
⑤ 《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隋书》卷八三。
⑥ 《新唐书》卷二二一。
⑦ 杜环《经行记》。
⑧ 宋王瓘《北道刊误志》引《西夷朝贡录》；又《西溪丛语》上引《四夷朝贡图》。

焉耆国

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①]

滑国

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②]

疏勒国

俗事祆神，有胡书文字。[③]

于阗国

好事祆神，崇佛教。[④]
喜事祆神、浮屠法。[⑤]

孝亿国

举俗事祆，不识佛事，祆祠三百余所。[⑥]

高昌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⑦]

吐鲁番出土庚午岁《金光明经》卷二，写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

---

① 《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
② 见《梁书》卷五四。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
④ 《旧唐书》卷一四八。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
⑥ 《酉阳杂俎》卷四。那波云："应作祆祠。"
⑦ 《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隋书》卷八三。

按西域各国事祆神者，已详《大唐西域记》，兹不复著。

华夏长安

“西京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又：“醴泉坊，西北隅祆祠。”又：“普宁坊，西北隅祆祠。”①

“靖恭坊，街南之西祆祠。”又：“布政坊，胡祆祠。”注：“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②

洛阳

“东都会节坊，祆祠。”又：“立德坊，胡祆祠。”③

瀛州乐寿县（河北省献县）

有祆神庙，唐长庆三年置，本号天神。④

河南府

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⑤

汴京

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⑥

东京城北有祆庙。⑦

---

① 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十。
③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④ 宋王瓘《北道刊误志》。
⑤ 《朝野佥载》卷三。
⑥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⑦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范质至祈庙后门，见土偶短鬼。[①]

镇江府

朱方门里岗之山，有火祆庙，宋嘉定中迁于山下。[②]

沙州

祆神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③]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④]

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火祆。[⑤]

伊州柔远县

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槃陁，高昌未破前入朝。……制授游击将军。[⑥]

瀚海军凭洛城

所破六阵，其一为东胡祆阵。[⑦]

附录四　宋白玉蟾与彭耜等论明教

《道藏》一〇一六册（弁上）《海琼白真人语录》紫壶道士谢显道编，记

① 《邵氏闻见前录》卷七。

② 《墨庄漫录》卷四。

③ 《沙州都督府图经》。

④ 《沙州敦煌廿咏》之安城祆咏。

⑤ 《驱傩文》。

⑥ 光启元年《伊州都督府图经》残卷。

⑦ 开元四年李慈艺告身，《沙州文录补》——《新唐书·地理志》有凭洛州都督府，隶北庭都护府。

白玉蟾与鹤林彭相[1]、紫元留元[2]之谈论：

> 相问曰：今之瑜珈之为教何如？
>
> 答曰：……今之邪师，杂诸道法之辞，而又步罡捻诀，高声大叫，胡跳汉舞，摇铃撼铎……于古教甚失其真，似非释迦之所为矣。然瑜珈亦是佛家伏魔之一法。
>
> 相问：乡间多有吃菜持斋以事明教，谓之灭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遗教。然耶？否耶？答曰：昔苏邻国有一居士号曰慕阇，始者学仙不成，终乎学佛不就，隐于大那伽山。始遇西天外道有曰毗婆伽明使者，教以一法，使之修持，遂留此一教，其实非理。彼之教有一禁戒，且云尽大地山河草木水火，皆是毗罗遮那法身，所以不敢践履，不敢举动。然虽如是，却是在毗罗遮那佛身外面立地。且如持八斋，礼五方，不过教戒使之然尔。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然此八字，无出乎心。今人著相修行，而欲尽此八字，可乎？况曰明教，而且自昧！

按此段文字，大体取自《老子化胡妙经》。《佛祖统纪》云，见洪迈《夷坚志》引，而不见于今本《夷坚志》。《统纪》四十八志磐述云："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复假称白乐天诗：'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志磐自注云："尝检乐天《长庆集》，即无苏邻之诗。乐天知佛，岂应为此不典之词！"考苏邻国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剌斯国（即波斯）都城之苏剌萨傥那（Suristan），亦称苏蔺，或宿利。已详沙畹及伯希和合著之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é En Chine 之第二部分一四六页（J. A.，1913）。所言之毗婆伽（明使）即 Bilga。毗罗遮那即 Vairocana，《翻梵语》作毗娄遮那。灵相土地则为地藏王。摩尼教残经卷中有地藏明使是也。至谓明教之要旨在"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颇为扼要。葛长庚（即白玉蟾）生当宋季，所认识之明教，大致如此。

明教入闽，肇于唐末。徐铉《稽神录》记："清源（泉州）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云笈七签》张君房序称："真宗时于苏州、越州、台州取旧

---

① 彭相即彭耜。

② 长元长即紫元子。留元长，字子美。玉蟾有飞仙吟赠紫元。

道藏外及朝庭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是君房所见明教经典来自福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称：“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衔赘其后。”此为明教经混入道藏之事实。明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云：“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福唐即三山，《夷坚志》谓“吃菜事魔，钴山尤炽，称为明教会”是也。葛长庚为闽之福清人（见《书录解题》群仙珠玉集条），故得备闻明教之掌故。《闽书》所谓呼禄法师，呼禄一名殆即（A）hura 之汉译。明教出于祆教，以 Ahura Mazda 为最高上神，故取以为号。《闽书》原文，陈垣《摩尼教人中国考》第十五章已备录之，并辨其说与他书之异。惟未知《闽书》之前尚有《白玉蟾语录》谈及明教，故附记于此。

1978 年 3 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80 年改订

近时福建莆田涵江镇发现摩尼教残碑，作不规则形，最长处七四公分，上刻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尊、摩尼光佛”字样，移贮陈文龙纪念馆内。

补　记

（一）北魏事祆非始胡后时

《北史》卷一三《孝文幽皇后传》：“取三牲宫中祆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今以祆字习作祆字例之。此祆祠可能即为祆祠。《宣武卢皇后胡氏传》称其“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孝文在宣武之前，向来以胡后事一条为祆教入华最早文献。倘祆祠为祆祠之误，则宜更推前。据《金光明经题记》。高昌城东有胡天祠，实远在神龟之前。《晋书》载记七：“（石鉴即位），孙伏都刘铢等帅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通鉴》系于晋永和五年（349）。胡注：“胡天盖石氏禁中署舍之名。”既名曰胡天，必与火教有关，此又早于神麚矣。

（二）高昌乐曲

冯承钧《高昌事辑》第三三条注引《册府元龟》卷五七〇，谓高昌之献

圣明乐曲在隋开皇六年，即麹乾固之延昌二十六年（586），与《隋志》异。又其《鄯善事辑》补录，解释摩尼为梵文之玄珠（俱见冯著《西域南海汇辑》）。近年酒泉出土北凉石塔铭，称释迦为文尼[①]，不作牟尼。然在乐曲之《善善摩尼》，似可作人名看待。

（三）藏文资料中之末摩尼

R. A. Stein 教授邮示其未刊稿，西藏文中提及“末摩尼”一名。藏文云：Par-sig g-yon-čhen Mar Ma-ne（下略），乃取自汉文开元二十年敕。《通典》引敕云：“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佛祖统纪》五十四引敕作“末尼本是邪见”。杨景风《论七曜》言：“尼干子、末摩尼以蜜日持斋。”《至元辨伪录》、《闽书》皆作末摩尼。高昌歌曲称《善善摩尼》。疑敕文加一“末”字，乃为贬词，斥其为末教，故称曰末摩尼（mar ma-ne）。

原载 1978 年《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卷
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册

① 《文物资料丛刊》，179 页。

与友论阮嗣宗诗书

棪斋吾兄足下：叠接手书，累数纸，稽答为罪。今晨综读之，至再至三，深觉足下抉发入微，用心至细，休文以来，此秘未睹，足使蔚宗却步，彦和变色，敬佩无量。尊论公用韵之严，“之”“支”独用，不与“脂”混等说，自是不刊之论。弟和阮诗，每首悉遵原韵，未敢差池。有重韵者，亦沿其韵。[①] 故与兄说无乖。惟句中平仄，兄指出有一句五平之法，似非阮公有意如此，恐一时偶尔用之。

试检同时他人之制，每首中不少杂人一句五平者。如刘桢《公讌》“流波为鱼防”，何晏《失题》“流飘从风移”，嵇康《述志》“盘桓朝阳陂”，皆全平[②]，可例推也。阮诗异本复不同。如第二首“逍遥从风翔”，明范钦本“从”作“顺”，则非五平矣。此一事也。兄过重视双声、叠韵。阮诗中双、叠者大抵连绵字居多。如所举旖丽、计较、恻怆、悦怿。遽数之不能终其物。诗、骚本已如此，八音克谐，唇吻遒会，而变化随心，原无定法，何必一一墨守，作茧自缚。双、叠之名，始见《宋书·谢庄传》。鄙见江左人士，喜言双声，另有外缘，容细论列。阮公诗虽有双、叠之用，未必能穷双、叠之理。黄初、正始之间，双、叠之说，固未兴也。故和阮诗，恐不宜措意于此。尊举亦无通例可循。如第五十二首第五句之末字与第六句之首字，兄以为皆幽部字，

① 如第二十八首重“洲”字。

② 全仄者，如应氏《杂诗》“少壮面目泽”。

亦是偶然者。试以兄法再寻绎之，第四句末之“记”与第五句首字之“谁”，第六句末字之“俟”[①]与第七句首字之“游”，末数句之“已”与“是”、“间”与“焉”、“理”与“计”，似亦可谓以同部字辗转为用也。双、叠滥用，大谢诗中最多。南朝之效康乐者，未届其精，先得其失，故有“阐缓”之诮。巧不可阶，萧纲《与湘东书》，已痛论之。声病说之起，即其针砭。今更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文章之美，何产在此？弟所以不敢苟同。此又一事也。嗣宗旷放，必不滞于声律，观其《乐论》似对刘劭而发。[②]当日夏侯玄亦与论难。[③]阮公论乐之旨，要使其声平，其容和；重元气，屏淫声。故曰：先王制乐，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④]又谐“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以论律”。此其所尚，非繁声缛节，而在通大体，以臻太和之境地。依是以言，其于诗律有不遑细求也明矣。古之人之论阮，厥有三端：曰“藻”[⑤]，曰“旨”[⑥]，曰“气”[⑦]。足下更进之以“律”，诚发人所未发。惟阮公语多隐避，归趣难求。和阮之篇，近人有段凌晨者，摹情拟貌，摭阮之艳采，而重塑之；是仅有得于辞藻而无裨于辞心。弟于阮诗寝馈未深，而窥慕其气，以为居千载之下，于阮公之诗，难以情测，但知阮公深于《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明于忧患与故。”此阮公诗心之所系者也。今之忧患，更有甚于阮公者，使阮公复生，岂能无诗？余何敢知阮公，顾独不无类阮公忧患之心，故敢有和阮之作。然和阮而非阮，即于阮公之辞藻亦偶用其一二，仅效其使气之术，依其韵而已。步古人之韵，而为今人之诗，非敢貌袭魏、晋，如明人之为也。余旅长洲，发兴步阮韵，五日而成诗八十首。既成，弃置箧衍，自以不似阮公诗，易名曰《长洲集》。所以迟迟未敢献曝者，以阮诗旧刻非一，字句次序，辄多歧异，而未敢遽定。今重以兄意，姑再摅陈之。阮集《直斋书录》诗集类称：“四卷。其题皆曰《咏怀》。首卷四言，十三篇，余皆五言，八十篇，通为九十三篇。”是宋刻五言，原止八十篇耳。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范钦（即天一阁主人）、陈德文

① 兄次韵诗作“河涘”，误也。“行俟”二字用《小雅》“行则俟俟”，作“俟”为是。

② 《乐论》中刘子即指劭。《魏志》劭传：主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

③ 玄存《辨乐论》二则，《御览》引之。

④ 阮文中多有用韵。

⑤ 《魏志》：“籍才藻艳逸。”

⑥ 《诗品》：“厥旨渊放。”《文心雕龙》：“阮旨遥深。”

⑦ 《文心雕龙·才略》：“阮籍使气以命诗。”

刻《阮嗣宗集》二卷，卷下为“《咏怀诗》八十一首”[1]，是为八十一首者。北京图书馆旧藏明刊《阮嗣宗诗》（此为八行十六字本），则题《咏怀》八十二首[2]，是为八十二首本。惟讷《诗纪》云：“京师曹氏家藏《阮步兵诗》一卷，唐人所书，与世所传多异。”不知视上列诸本如何？黄晦闻笺阮诗，则以蒋师爚注为据，惟各序次复不同。如范本“夜中不能寐”为第一首，以“谁言万事难”为第二首[3]，“嘉时在今辰”为第三首[4]，“二妃游江滨”为第四首。明刊八行本阮诗则第一首为“于心怀寸阴”[5]，第二首为“鸴鸠飞桑榆”[6]，第三首为“登高临四野”[7]，第四首为“夜中不能寐”，排列完全不同。又范本之作八十一首，则以“生命辰安在”至“定可相追寻”，及“鸣鸠嬉庭树”至“消散何缤纷”[8]，合而为一。[9] 若乎文字之差异，更难指数。然后恍然于从事阮集，校文之事，实为先务。兄辨声审律之工作，更须以文字为基；否则何从下手耶？苦乏暇晷，阮集校勘，未遑为之。聊因北风，敢布区区。伏惟裁正不备。

颐白　1962 年 11 月

原载《选堂诗词集》

---

① 有注云：“《咏怀》八十一篇者，岂数极阳九而作邪？意微旨远，见于命题，志士发愤之所为也。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而陈德文序亦云：“今览其《咏怀》八十一篇，语庄义密，曲高和寡。”

② 此本前有佚名刻《阮嗣宗诗序》，末有嵇叔良撰《阮公碑》。

③ 黄注在第三十六首。

④ 黄注在第三十七首。

⑤ 黄注在第二十一首。

⑥ 黄注在第四十六首。

⑦ 黄注在第十三首。

⑧ 今作二首。

⑨ 《汉魏诗乘》亦合为一首。

陈子昂《感遇》诗答客问

或问：子昂《感遇》诗是否讥刺武后而作？草此答之。唐人喜为《感遇》诗，子昂、九龄而外，尚有其人。天宝中，李泌自嵩山上书论当世事，玄宗召见。杨国忠忌之，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郡安置，乃遁名山。[①] 是李泌未达时亦为《感遇》诗也。

伯玉诗题曰《感遇》。感遇者，江淹句云："感遇逾琴瑟。"《诗》云："琴瑟友之。"必两方有所合，斯谓之遇。古有虽小才而逢大遇者，孔北海之称郭隗是也。[②] 有不遇时之叹者，霸王之伤逝骓[③]、昌黎之赋二鸟是也。[④] 即隐沦如神仙，遇合亦有时，杜光庭因之有《神仙感遇传》之作。伯玉之为《感遇》诗，《旧唐书》本传指为少作，非写于武后时可知。

伯玉早岁与于道流，《旧唐书·陆元方传》云："元方从叔余庆，少与陈子昂、宋之问、卢藏用、道士司马承祯、道人法成等交。虽才华不逮子昂，而风流强辩过之。"[⑤]《藏用传》云："少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二人并早卒，藏用厚抚其子，为时所称。"藏用于长安中征拜左拾遗，而伯玉于长安二年绝于狱，年四十二。卢腾达之岁，正伯玉绝命之年，其交好盖自其少时也。

---

① 《旧唐书》卷一三〇泌本传。

② 《答盛孝章书》云："隗虽小才而逢大遇"。

③ "时不利兮骓不逝"句。

④ 《感二鸟赋序》云"有不遇时之叹"。

⑤ 《旧唐书》卷八八。

或问：伯玉诗中之嵩公指何人？答曰：此谓北周卫元嵩也。“去去桃李花”句出自元嵩于天和五年闰十月所作之《千字诗》。《大唐创业起居注》引其一段，句云：“桃李花（缺二字），李树起堂堂。只看寅卯岁，深水没黄杨。”此元嵩妖妄之言，而裴寂引用以为唐室受命之符验。元嵩著书曰《元包》，盖拟《易》之《归藏》。纬书有《春秋元命苞》，伯玉言：“元命，圣人所秘。”秘者，纬书古称为秘书也。元嵩有前知，妄作谣谶，实为阶乱。元嵩事，唐人之所乐道。伯玉讥其恢谲，谓其诗谶但言死人如麻耳。揆其意似责当时言符命者之非，故援元嵩为戒。其事与汉之宫祟无涉。

伯玉湛于天官之学。观其上书论调元气，谓天地平则元气正，故劝武后兴明堂太学。此西汉诸儒燮理阴阳、调顺时气之说。《感遇》诗仍是从此义落墨。如云“三元更废兴”，“幽居观大运”，“终古代兴没”，“大运自盈缩”诸句，皆从运会大处落想。大运见于《史记·天官书》。原文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索隐》释“三谓三辰，五谓五星”。此处三五非指月圆，浅而易见。伯玉句云：“三五谁能征？”必指三辰五星，可为证验。“三元”一义，虽见新平郡牒版之辞，然所指陈当如汉人所云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1]，子云言“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伯玉诗言大化气运，取资《天官书》以论政，陈义甚高，一如邹子之《主运》。治伯玉诗者宜循此角度求之；否则何以知伯玉耶？其纵论大唐气数，自非沾沾于武周陈其讥刺。况伯玉自始即武后拔擢之人也，后德固有亏，其败亦非伯玉所及见。后于伯玉有知遇之隆，使彼为诗而句句存心讥后，则伯玉安得为伯玉也哉！

① 《汉书·律历志》。

李白出生地——碎叶

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亦是边疆史上的问题，同时是一个枯燥的问题，亦是有趣的问题。

诗人李白，出生于中亚今吉尔吉斯斯坦（Kyrghyzstan）的碎叶（Suy-ab），已为人所公认的事实。考是说的由来，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对李白籍贯家世都有相同的说法。同样地说他是“陇西成纪人”，为“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代孙。而前者说：

> 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

后者则云：

>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

两说大致相同。三十许年前，陈寅恪著《李太白氏族之疑问》[①]，略谓隋末远窜一说乃出于依托，惟据其生年推知“李白由西域迁居蜀汉之时，其年

① 见《清华学报》第10卷第一期，153～155页（清华大学，1935）。

至少已五岁，是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又谓：“六朝隋唐蜀汉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1940年，李长之撰《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依据陈说，肯定李白生于俄属中亚细亚。“家庭迁广汉的时候，他已经五岁，是中宗神龙元年（705）。明白他是华侨，就可了解他后来能够在朝廷作答蕃书。”① 以后詹锳作《李白家世考异》，亦承认李白家世，“本或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贵族，而自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②。

1950年，Arthur Waley 刊行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对李白的家世有详细的讨论，大意如下③：

Li Po's grandson had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Li Pai-chin〔伯禽〕some note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according to which the ancestor was banished to Suyab, the modern Tokmak, in what is now the Soviet Republic of Turkestan... Li Po must have been born at Suyab, or on the way from Suy-ab to China.

Waley 盖取自沙畹之说。④ 其他文学史家亦多雷同的说法。⑤ 近年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开头就指出李白生于中亚的碎叶，可见这一说至目前已达致相同的结论了。

一、碎叶地望

西域交通孔道，隋裴矩之《西域图记》分北、中、南三道（《隋书》六十七本传）。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凡分南北二道。碎叶城处楚河，即碎叶川（Suy-ab）流域，遗址不在 Tokmak 原址，必在其附近。如以碎叶为界限，其南道经行天山南，经拔达（Bédel）岭（即凌山）至楚河南的 Tokmak

---

① 见《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澳门海外图书公司翻印本）。

② 见《李白诗论丛》2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③ 见 A. Waley：*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New York，1950），additional note for page I，on page 103。

④ 参看 E. 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St. Petersburg，1903），冯承钧译本《西突厥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⑤ 关于李白氏族有关的论文，尚有胡怀琛《李白的国籍问题》，孙楷第《唐宗室与李白》，麦朝枢《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等篇（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又日人大野实之助著《李太白の研究》（昭和三十七年印）亦略有讨论。近日 E. O. Eide 论李白之父客，子伯禽二名，都是突厥语。

（即碎叶城）但达呾逻私（Talas）。北道经迪化，从伊犁（Ili）河而达 Tokmak（碎叶）。《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

安西至热海（Issik-Kul）……至碎叶川……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On Oq）每立君长于此。

此为西州至怛罗斯中间必经之道路，《唐书》四十北庭都护府（Jimsa）下则记从轮台以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这是从交河至碎叶的另一道，所有的碎叶城都指 Tokmak 而言。[1] 这条大路，玄奘（《西域记》）、杜环（《经行记》）[2]、贾耽都有详细记录。其北道大体与汉代由车师后国通乌孙之道路相同。玄奘即取途于热海道，经碎叶以入西域。[3] 最早考定碎叶水为回教徒所谓 Suy-ab，即今之吹（Chi 或 Chu）河者，为 Marquart 氏之说。[4] 这条通热海的路线，正是古来中西交通上行旅最频繁的大道。[5]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乌孙考》引杜环《经行记》"敦连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又有碎叶城……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头有城名怛罗斯……"一段注云：

唐碎叶水在伊丽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为特穆尔图淖尔，即热海也。淖尔所受之水，有察察尔、哈奈和赖布拉克，其水分流西北为吹河，行千有余里入和什泊，所谓碎叶川，当指吹河言之。因此泊寒而不冻，故称热海。乃唐岑参《热海行》诗："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注言特穆图淖尔之水，详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五及附图。彼云：

① 碎叶在西北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可参考沙畹《西突厥史料》第一篇路程，Samuel Beal 之 *Travels of Hiouen-Thsang*，Book I，pp. 92-96，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上卷跋禄迦国中凌山、大清池、素叶水城、千泉、呾逻私城等条。其间古迹，亦详俞浩著《西域考古录》卷九。

② 杜环《经行记》有桑田六郎校本（《和田纪念东洋史论丛》，383 页）。

③ 参向达《热海道小考》，载《西域见闻记》（《文物》1962，7、8 期合刊号），35 页。

④ 见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杨錬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77 页，1934。

⑤ 白鸟库吉《乌孙考》对《唐书·地理志》所记拔达岭（Bedel）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及碎叶城、碎叶水各地名，有详细考证（详见《白鸟全集》第六卷，27～28 页，又 65～69 页）。碎叶川及碎叶路，松田寿男氏于《古代天山の历史的研究》，《补考》二，414 页～432 页讨论甚详。

特穆尔图淖尔亦曰图斯库尔[①]，河东西长四百余里，南北广处百二十余里，狭处八十余里。沿岸之河可煎铁，故有特穆尔（Timur）之目。并引辨机《西域记》、岑嘉州《热海行》，谓热海皆斯水旧名。元长春真人之朝成吉思皇帝，按其程途往返皆经淖尔……自淖尔西以至吹没辇；吹没辇者，今吹河。自淖尔东南以连霍阐没辇；霍阐没辇者，今纳林河。南岸山中有碑，松筠闻之土人名曰张骞碑，三度寻觅，终莫能得。

其实碎叶城在碎叶水上，亦译作素叶水，原属于西突厥所辖的地方。玄奘在贞观二年间，从“清池（即热海）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②] 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描写着：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杂居也[③]……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皆役属于突厥。素叶城行四百余里至千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衣裳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

这是他目击的碎叶及其附近汉人突厥化的情形。这时的素叶城，是尚在西突厥统治之下。[④] 碎叶川原名 Suy-ab 水，今称楚河（Tchou 河），亦译作吹河，亦曰垂河。《西域同文志》卷一《天山北路地名》：

吹，准语；水浑色黄之谓。唐为西突厥别族，凡吹河南岸诸境同。《唐书·西域传》：“细叶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吹、三合切音：初乌衣。回字作[illegible]，藏文作[illegible]，蒙文作[illegible]。

各书译名素叶、细叶、碎叶，均一音之转，其水即今之楚河。阿拉伯史

① 考白鸟库吉《乌孙考》（《全集》六，27 页）。图斯库尔（Tus-Kul）者，图斯训咸，库尔即湖，皆突厥语。

② 见《大慈恩寺法师传》，卷二。

③ 此据敦煌写本 S·二六五九号《大唐西域记》残卷。宋刊《藏经》本作“诸国商胡杂居”，多一“胡”字。

④ 参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记统叶护可汗事，载《天山研究》，287 页。

学家 Tabari 书中的 Suy-ab，即是水也，ab（ỤT）是波斯文的河。（梵语 ab 亦即水，此一语根之字，如生于水者曰 ab-ja，供水曰 ab-da，池沼曰 ab-dhi 是。）蒙古语水曰 usun，回回语河音“苏”，西蕃语：“楚，水也，河也，字作ཆུ”[1]。故素叶、碎叶、细叶、楚、苏都是水、河、川的意义。[2]

由上知碎叶城乃缘碎叶水得名；焉耆未闻有碎叶城之存在，前人考证已明。碎叶城只有一个，在今之 Tokmak。

二、碎叶城不在焉耆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安西大都护府下注云：

> 有保大军，屯碎叶城。

又同书卷四十三下焉耆都督府下注云：

> 贞观十八年（644）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

这第二条材料，似乎是有问题的，很容易因此而令人误解唐时有二个碎叶，以为一在焉耆，而一在热海。[3] 这里言焉耆的碎叶城是高宗调露元年王方翼所筑。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时，在此文下附加按语云：“似为错简，而误置于焉耆条下者。”[4] 可惜他没有说明理由。考王方翼当日是裴行俭的部属。《新唐书·西突厥传》称：

---

① ཆུ，西藏水名皆称楚，如色尔楚（金水），姜楚（水源远者），不胜枚举（见《同文志》，卷二二）。

② 参足立喜大《大唐西域记の研究》，卷一，40 页。

③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书中开头便谓“碎叶有二，一在焉耆。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似缘《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叶城，故分之为二。日人大谷胜真在其《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一文中，尝讨论过此点，谓不闻焉耆治下有所谓碎叶城之存在。《唐书·地理志》，于焉耆府下记碎叶城，乃指碎叶城列于四镇时而言；仍以《旧唐书·地理志》无此文者为正。”其说甚允。王树枏《新疆图志·职官》“碎叶镇使”下云：“长寿中，韩思忠为碎叶镇守使。谨案碎叶城在焉耆，与伊犁之碎叶川异。”此说即沿袭《新唐书》，实不可靠。

④ 见冯氏中译本，61 页。

仪凤中，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行俭讨之。……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谒，遂禽之。召执诸部渠长，降别帅李遮匐以归，调露元年（679）也。

方翼城碎叶，即是年之事。《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记之尤详，并云：

都支觇知之，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酋长伪约畋，……（都支）率子弟五百人诣营谒，遂禽之。是日传契箭召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师，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记功。

张说撰《裴公神道碑》亦云：

裹粮十日，执都支于帐前；破竹一呼，钳遮匐于麾下。华戎相庆，立碑碎叶。（《张说文集》十四）

可见仪凤、调露以前，原已先有碎叶城，裴行俭计禽都支，将吏为刻石于碎叶，王方翼即其将吏之一也。（这个碎叶城，沙畹注云即 Tokmak。）王方翼所筑的碎叶城应亦即在楚河的 Tokmak，不可能是在焉耆。焉耆（Karachar）去高昌不远，从焉耆西行到龟兹（今库车，唐安西都护府曾治于此）。有一大段路，从龟兹再西经拨换城（今 Aksou），方可到碎叶。王方翼所建的城，据张说之《文集》十六《王公（方翼）碑》云：

裴吏部（行俭）名立波斯，实取遮匐。伟公（指方翼）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以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公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又见《全唐文》卷二二八）

波斯王之卒，其子泥涅师（Narsi），质于京师。裴行俭衔命册立波斯王，护送其子西还，时以方翼充副使。

《旧唐书》一八五《方翼传》云：

会吏部侍郎裴行俭西讨遮匐，奏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又筑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举。（《新书》卷一一一称：“方翼碎叶城面三门，行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

《唐会要》卷七三：

调露元年（679）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作屈曲之状，五旬而毕。

自从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夺取龟兹的拨换城（今阿克苏），安西四镇并废。时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讨吐蕃。[1] 因为吐蕃的入寇，四镇暂不设官，但碎叶城仍先已存在的。稍后裴行俭西征，是因为突厥十姓可汗匐延都支和李遮匐勾结吐蕃，侵逼安西。朝廷用计以册封波斯王子为名义，以裴行俭兼充安抚大食使者西行，出其不意，都支来谒，遂擒之。《旧唐书·裴行俭传》记载此事，有声有色，并云：

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

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记其功。

王方翼乃裴行检的副手，这些事情他当然帮忙策划。擒送西突厥可汗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是一桩戏剧性的行动，居然能获得成功，所以要勒石于碎叶城以记其事。故王方翼在这次成功以后，便大兴土木，把旧时的碎叶城大事兴筑，立十二门，我想不过是装修刷新城门而已。玄奘所记素叶城周六七里，是一个大城。方翼以五旬之功筑成，可见不是草创始筑城时可能做到的。

如果认为碎叶有城乃始自高宗调露元年，是不对的。过去一长时间，因吐蕃入侵，四镇停设，至是又恢复之。故《册府元龟》云：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这和调露元年，王方翼筑碎叶城，正是符合。及永淳元年（682）突厥车薄、咽面复乱，王方翼袭破之，西突厥遂平。张说在《王公神道碑》上说道：

---

① 见《新唐书·吐蕃传》。

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公在碛西，捷无虚岁，蹙车薄于弓月，陷咽面于热海。(《张说之文集》卷一六)

他又被调为庭州刺史。《新唐书·地理志》卷四〇说："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他改充北庭都护，而杜怀宝则自金山移镇守碎叶，"遂失蕃、戎之和"(《新唐书》方翼传)。他和突厥人转战于热海一带，可见碎叶城必然是离热海不远的 Tokmak。沙畹于所著《西突厥史略》八云："六七七年，裴行俭以册立波斯王送之归国为名，计禽（阿史那）都支于碎叶城 Tokmak 附近。王方翼乃于是时筑碎叶城。六八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国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Ili），又破咽面于热海。"[①] 可见禽送都支地方的碎叶，以及杜怀宝后来镇守的碎叶，与王方翼所筑的碎叶城，均在热海附近的楚河 Tokmak 地方，亦即是中亚的碎叶。

《通鉴》卷二〇二调露元年记裴行俭平都支、遮匐事，末云：

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

胡三省注：

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

此即误采《新唐书·地理志》第二条之说。其以方翼所筑之碎叶城，即焉耆都督府治所，有绝对不可能者，因焉耆所治原亦有城，《通鉴》卷一九七记贞观十八年郭孝恪击焉耆情形甚悉，略云：

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

① 见冯氏中译本，203 页。

可见焉耆城四面皆水，方翼所筑之碎叶城，不可能在此，十分明了。

三、有关碎叶的新资料

近年来，西域考古的工作，逐渐有新发现。新疆的吐鲁番，唐时为西州，安西都护府初治于此，在今吐鲁番西二十里的雅尔（Yar-khoto）。其后徙治高昌故地，为今的哈拉和卓（Kara Khojo）。吐鲁番唐墓所出的古文书，对于研究碎叶镇很有帮助。像汜德达墓所出武后永淳元年（682）汜德达的告身中称："募一生（人）西州汜德〔达〕。"这里所指的募人，正是裴行检送波斯王儿子返国，途经西州（今吐鲁番高昌故城）召募"豪杰子弟千余"之事。又延载元年（694）的轻车都尉汜德达的告身，前面有文称：

> 准垂拱二年（686）敕，金牙军拔于阗、□□、〔疏〕勒、碎葉（叶）等四镇。

可知是时四镇中分明有碎叶，和员半千的《达奚思敬碑》言彼于："垂拱二年、充金牙道行军司兵事。""设策请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①]记载完全相同。[②] 金牙军即是裴行俭的所部。告身上说敕拔于阗等四镇，则垂拱二年，四镇正陷于吐蕃，故"敕其拔之"。据清季宣统二年于吐鲁番哈拉和卓出土之《张怀寂墓志》，怀寂是王孝杰的部将，卒于武周长寿二年（693）。志文有云："是日贼头跛伦（藏语 blon）逆次拒轮，兵戈才冲，败徒俄溃。""十箭安毳幙之乡，四镇复飞泉之埊（地）。"据说墓初发现时，土人掘出怀寂，尸身完好，修躯大首，覆以五彩丝缎，甚为有趣。[③] 按金牙原是山名，贺鲁曾猎于此。（金牙山在双河附近）十箭即十姓部落，分居碎叶东西。[④] 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王孝杰克复四镇[⑤]，正缘孝杰及张怀寂的战绩，故四镇重新

① 见《全唐文》，卷一六五。

② 参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1）。

③ 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又，日本龙谷大学藏有西域出土长寿二年张怀寂《中散大夫行戍州都督府司马告身》，见《西域文化研究》（1960，日本，法藏馆），第三，294页，又，35页。

④ 俱见《新唐书・西突厥传》。

⑤ 见《唐会要》，卷七三。

复置。这两项考古材料，亦可帮助了解神龙以前碎叶的实际状况。又蒲昌府文昌十一李思绾文件内有“被四镇节度使牒令”。《唐会要》七八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三月，杨（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此文书乃开元年以后之物。[①] 是时四镇为龟兹、于阗、疏勒及碎叶。

四、碎叶与吐蕃

王溥《唐会要》七十三云：

> 咸亨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

《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670）下云：

>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

此条温公认为咸亨元年的四镇，有焉耆而无碎叶，他是本诸《唐会要》的。但在咸亨后的调露元年（679）秋七月，却记裴行俭召四镇诸胡首长及执都支送碎叶城，和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等事。又于永隆元年下记云：

> 秋七月，……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这是根据《旧唐书·吐蕃传》。如是四镇又于此时再陷于吐蕃。又《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692）下云：

> （王）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

① 见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三十三册）。

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是时再收复四镇、中有碎叶。《旧唐书·吐蕃传》：

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

知《通鉴》即本此，故系于长寿元年。同书卷二〇五延载元年（694）下云：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敎论赞，及突厥可汗俀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

则延载时，碎叶尚有中国镇守使之设。证之延载元年轻车都尉氾德达的告身，氾德达很可能即是韩思忠的部属。

《册府元龟》记安西四镇事颇有矛盾。在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第二高宗永徽下云：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帝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故诃黎布失毕王其旧地。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龟兹传》：

拜布失毕左武卫中郎将，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旧书》一九八文略同）

据此，太宗时郭孝恪所统四镇，其中已有碎叶。但《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西突厥条云：

乾封二年，二可汗既死，余众附于吐蕃。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

则与同书卷九六四谓太宗时郭孝恪为安西都护，所辖四镇已有碎叶，前后互歧。沙畹于《西突厥史料》注中云："《旧唐书》卷五，670年（即咸亨元年）吐蕃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通鉴》670年下，谓当时之四镇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然吾人不能保其说之不误。"① 沙畹氏疑《通鉴》说为非，而岑仲勉《隋唐史》则谓："《旧唐书·龟兹传》讹焉耆为碎叶、须知西突厥之西部，贞观末尚未内属，唐不能就其地设镇也。"则主四镇之有碎叶，乃始在调露元年（679）王方翼筑碎叶城，为四镇之再置。与前异者，即用碎叶代替焉耆。②

今按二说之中，《通鉴》盖本诸《唐会要》。然《唐会要》七三引苏氏（冕）记云：

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高似孙《史略》云："唐苏冕撰《唐会要》四十卷，起高祖，迄代宗。"此当出自苏氏之《唐会要》。）

推测苏冕的意思，他认为二说不同，"不知何故"，不敢遽下断语。惟此处引用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然《旧唐书·吐蕃传》及《通鉴》则均系其事于长寿元年。《新唐书·龟兹传》亦同，谓："始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692）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则仍作元年，相差一年。

安西四镇在开始时有无碎叶，是否至调露元年方才在碎叶设镇？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人极感兴趣，且曾作过许多研究。大谷胜真氏撰《安西四镇之异同》，指出："《旧唐书·突厥传》谓西突厥乙毗射可汗请婚，时太宗命割龟兹、于阗、疏勒之地为聘礼，而不及碎叶。是以知太宗时之四镇犹不包含

① 见冯氏译本，87页。

② 见《隋唐史》，第二十五节，245页。

碎叶。”[1] 岑仲勉从其说。[2] 又松田寿男氏最初写《碎叶与焉耆》一文，只留心开元七年以后焉耆编入四镇的原因。其后于昭和三十一年及四十五年其皇皇巨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第二次增补版）问世，作了如下的结论[3]：

670　咸亨元年　四镇陷于吐蕃：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唐会要》七十三引苏冕记，《通鉴》二〇一）

679　调露元年　王方翼筑碎叶城，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

692　长寿元年　敕复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旧唐书·吐蕃传》）

719　开元七年　十姓可汗移驻碎叶，四镇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新唐书·西域传》）

表中的出处，是我代为注出的。但我仍认为这问题尚不可作最后的论定。理由如下：

（一）两《唐书·龟兹传》分明记着，最初的四镇内有碎叶，未必为讹误。

（二）《册府元龟》于《西突厥传》既言调露元年以碎叶为四镇之一，但在《封册》门则谓郭孝恪所统四镇内有碎叶，自身矛盾。

（三）《唐会要》苏冕记咸亨元年罢四镇中有焉耆而无碎叶，虽为《通鉴》所采用，但苏氏却自言“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他自己亦难以确定。

（四）仪凤时，裴行俭执都支送往碎叶城，且立碑于此，是时如若碎叶不是“镇”的所在地，何以要于此处立碑？可惜这碑已失传，无从细考。

由于上述四点理由，碎叶成为汉人控制西突厥的政治据点，在平龟兹、贺鲁之后，擒都支以前，早已如此重要。故王方翼把原有的碎叶城加以修筑起来，五旬而功毕，不是到他时候才开始来建筑碎叶城，那是不成问题的。倘若能够获得像汜德达的告身一类的文件，可证实调露元年以前的四镇，是

① 见《禹贡》一卷十一期，21页，中译本。

② 见《隋唐史》。

③ 参该书英文提要，500～502页。

否包括碎叶在内；一如垂拱一年敕金牙军拔四镇，其中即有碎叶之名，证实员半千的《达奚思敬碑》所言之可靠，那就再好没有了。

新疆天山南北路出土文物特别丰富，他日或许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文件；此时尚无法断定，有待于地下资料的发现。

关于碎叶在唐初的历史情况，还得加以综述。太宗贞观初年，碎叶尚是西突厥的辖地，及高宗显庆二年（657），“苏定方攻西突厥贺鲁于碎叶水，大破之。”[①] 贺鲁既擒，西域平，乃以其西突厥本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濛池在碎叶（楚河）以西，昆陵在碎叶以东。[②] 碎叶地区自是遂属于中国。乃于龟兹国徙置安西都护府，这时所辖的四镇有二说：一说统有龟兹、于阗、碎叶、疏勒；一说有焉耆而无碎叶。至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龟兹的拨换城，四镇遂废。仪凤间，裴行俭计执突厥都支于碎叶城，调露元年（679），王方翼复筑碎叶城，是时复置四镇，其中一为碎叶。惟是吐蕃与突厥勾结，屡屡为患。《新唐书·龟兹传》云：“始仪凤（676～678）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692），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因吐蕃非常猖獗，四镇受其蹂躏甚久。是时又有碎叶镇守使韩思忠者，破吐蕃的泥熟没斯城。[③]《旧唐书·王孝杰传》亦说他在长寿元年“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惟时议者请废四镇，甚嚣尘上。右使崔融曾献议谓：

> 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令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

万岁通天二年（697），吐蕃大臣论钦陵请和，欲得四镇及益州通市。唐遣郭元振和他谈判。[④] 同年（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论百姓因戍四镇极为凋敝，请损四镇以肥中国。[⑤] 吐蕃与唐争夺四镇，前后将及百年。四镇问题与吐蕃的纠葛，在唐初实为极严重而伤脑筋之事。郭元振曾云：“顷年（阿史那）

① 见《旧唐书·西突厥贺鲁传》。

② 沙畹《中国在西突厥设置府州》。

③ 见《新唐书·吐蕃传》。泥熟没斯城，《通鉴考异》引《统纪》作万泥勋没驮城，参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119页，“王孝杰战冷泉大岭”条。

④ 见《通典》，卷一九〇，《吐蕃》。

⑤ 见《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

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又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①

考：那斛瑟罗，武后垂拱诏袭继往绝可汗。
怀道，长安四年册为十姓可汗。
又俀子、仆罗、拔布三可汗，则吐蕃所立者。

以上为武后末年所立之突厥可汗，其中有三人为吐蕃所立。是时突厥十姓势力已膨胀，渐与吐蕃成角逐之势，唐人无力控制。碎叶在这两重势力的包围下，情形至为恶劣。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大食请献师子，姚琦反对。（《通鉴》二〇五系于是时。）《新唐书·姚琦传》云：“大食使者献师子，琦曰：是兽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可见是时，碎叶和长安的交通仍是相当的困难。

五、碎叶与西突厥突骑斯

突厥建国本有二部。土门可汗（Tünän 万＝Bumin Gaan）之弟室点密可汗（Istämi）的牙帐有南北二庭：

(1) 南庭——为冬都，设于龟兹以北白山（阿羯田山 Aktay）山麓的 Youldouz 谷。
(2) 北庭——为夏都，设于石国（塔什干）以北碎叶河流域之千泉(Bing-bu-laq)。

玄奘于贞观二年（628）亲眼看见突厥护可汗，在素叶城方事畋游，戎马甚盛。自叶护可汗殁后，西突厥分裂为二个，以碎叶川为界：

(1) 弩失毕五部，在碎叶川以西及西南方。
(2) 咄陆五部，在碎叶川东北方。

① 见《旧唐书·郭元振传》。

自七世纪中叶西突厥衰落，唐分其地为二都护府：

(1) 昆陵都护府，在碎叶川以东，统五咄陆部落，以阿史那（Avsinas）弥射为都督，封之为兴昔亡可汗。（显庆三年册立。弥射子阿史那元庆，元庆子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

(2) 濛池都护府，在碎叶川以西，统五弩失毕部落，以阿史那步真为都督，封之为继往绝可汗。

此二都护皆隶属于北庭都护府（其治在今新疆吉林萨尔县以北），以君临突厥十姓。

唐代势力在西域之扩展，最重要为安西、北庭二都护府之设立。安西都护府为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灭高昌（麹氏治吐鲁番）后，改其地为西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目的在维持塔里木河盆地诸国之霸权，督察其交通贸易事宜。至高宗显庆三年（658），平贺鲁，乃移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Kucha）。北庭都护府则为武后长安二年（702）十二月于庭州（天山北麓济木隆 Jimsa 地）置，以控制天山以北金山以西诸蕃落。安西都护府设立四镇，在唐对西突厥大获胜利之后，显庆三年，苏定方擒阿史那贺鲁于石国（塔失干 Tashkend），于是唐以军事势力远达热海（Issyk kul）与吹河（Chu）地区，碎叶遂入中国版图。

玄奘《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载贞观二年（628），在素叶城中，目击统叶护可汗为西突厥之全盛时。统叶护死后，西突厥裂为二部。继之，颉利可汗失败，为李靖所擒，唐遂奄有西突厥之地。《旧唐书·契苾何力传》[①]：何力父居热海之上。苏联人尝于热海东南岸发现古迹，故主张乌孙根据地之赤谷城应在热海。该地，日人之说谓即贾耽记安西道之赤山城，即在 Syr-daryā 河之上游。故知热海附近，自汉乌孙以后，即为经济政治之重心。

碎叶本为西突厥疆域，唐虽于其地设镇，然突厥仍于该地活动。《通鉴》二〇〇永徽六年（655）：

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发兵拒之。

① 契苾，二姓合名，即合契及苾利羽二部。

又《通鉴》二〇六久视元年（700）腊月：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

同书一〇七同年秋：

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

碎叶自突骑斯（Türgis）势力强大以后，已久被其控制。圣历中，突骑斯首领嗢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册府元龟》九六七）。长安中，乌质勒与诸番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绝，惟碎叶至是逐渐成为突厥人聚集的中心。及苏禄势盛，十姓均依附之，众二十万。至开元七年（719），遂改以焉耆代碎叶。

松田寿男说谓以焉耆代碎叶为镇，只见《新唐书·西域焉耆传》：

开元七年，龙嫩突死，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

以此为唯一资料。自此唐遂放弃碎叶镇。松田据《突骑施乌质勒传》，记其：

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

定此事在武后天授元年事（按《册府元龟》事列圣历），因断言唐碎叶之镇守，非丧失于开元七年，去此三十年前之天授元年已为突骑斯所据。其后，自亦无碎叶镇守使之存在，不过得保存其名目而已。①

然观娑葛继乌质勒为王，娑葛于中宗神龙二年擒杀阿史那，阙啜忠节侵扰四镇，《通鉴考异》十二引《景龙文馆记》云：

---

① 见松田氏著《碎叶与焉耆》，收入杨链译《西北古地研究》，18～37页。

娑葛……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大破之，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奏到，上大悦，拜以悌左屯卫将军，仍以元振四镇经略使授之，敕书，薄责元振，宗（楚客）议发劲卒，令以悌及郭虔瓘北讨，仍邀吐蕃及西域诸部，计会同击娑葛。右台卿史大夫解琬议称不可，后竟与之和。

《通鉴》于二年十一月后书："复以郭元振代周以悌。"则是时，四镇经略后，由郭元振负责与娑葛和议，不得谓碎叶全归突骑斯所有，唐仍有控制力量存在。至娑葛为东突厥默啜（为骨咄禄之弟，武后封之为迁善可汗）所杀，改立苏禄，西突厥故地，包括碎叶等，乃复为突厥所有矣。

《新唐书·突骑施苏禄传》：

苏禄子吐火仙骨啜为可汗，居碎叶城。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保怛逻斯城，共击（莫贺）达干。……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击苏禄子，破之碎叶城。

《新唐书·阿史那弥射传》云：

吐火仙之败，（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遣兵护送昕至碎叶西俱兰城，为突骑斯莫贺达干所杀。

又《突骑斯传》：

大历（766—779）后，葛逻禄（Karluk）盛，徙居碎叶川，（黄黑）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

至德（756）以后，葛逻禄寖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至是碎叶已入葛逻禄之手矣。[①]

---

① 葛逻禄事，参看内田吟风《初期葛逻禄（Karluk）族史の研究》一文，载《村田实造颂寿论丛》，57页，及前嶋信次《タラス战考》本章，《东西文化交流之诸相》，160～192页。

自高仙芝败于怛罗斯，附近康居等国转而臣于大食。

《新唐书·康居国传》云：

> 有碎叶者，出安西南地千里，所得勃达岭，南抵中国，北突骑斯南鄙也。西南至葱岭，赢二千里，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海，春夏常雨雪。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西属怛逻斯城，石（国）常分兵镇之，自此抵西海矣。

所记大概取自杜环《经行记》。盖天宝七载以后，碎叶城已毁，而失去其重要地位。

王国维撰《西辽都城考》，论辽人不居碎叶城之缘故云：

> 考隋唐以来，热海以西诸城，碎叶为大。西突厥盛时，已为一大都会。《慈恩传》言至素叶水城，逢突厥可汗方事畋游，军事甚盛。及唐高宗既灭贺鲁，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碎叶备四镇之一（《唐书·西域传》）。调露中，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伏之状（《唐书·地理志》、《王方翼传》），后突骑施乌质勒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城，因徙居之（同《突厥传》）。开元十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城，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同上《西域传》、《焉耆传》）。嗣后突骑斯别种苏禄子吐火仙复居之（同上《突厥传》）。天宝七年，始为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所毁（《通典》一九三杜环《经行记》）。后葛禄复据其地，唐中叶以后与西域隔绝，其地遂无所闻，及大石林牙既平西域，思复契丹故地，乃东徙于此。然不居碎叶而居其东四十里之裴罗将军城者，盖唐时碎叶故城已毁坏无余故也。[①]

所论颇为扼要。王氏以王方翼所筑之碎叶城，即在热海，不取胡注之说，极为有识。至所谓裴罗将军城，实即《新唐书·回鹘传》天宝初骨力裴罗自

① 见《观堂集林》，卷一四。

称毗伽阙可汗者所筑。波斯人谓之八剌沙衮 Belasangun 城者也。[1]

六、李白父自碎叶回蜀原因的推测

李白的先代，于隋末多难时，一房被流窜于碎叶。所谓隋末多难，其时群雄蜂起，其中不少凭借突厥之势力，互相勾结。《新唐书·突厥传赞》云："隋季以四夷入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惎之谋道之入边。"如窦建德之流，皆甘为突厥所利用，甚至接受突厥所赐可汗的名号。是时华人，往返西域者，实繁有徒。

> 武德三年，（窦建德）与萧后同入突厥，……中国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以定襄城处之。[2]
>
> 刘黑闼之败，与范愿以千余人奔于突厥。[3]
>
> 贞观十六年，（孝恪）拜凉州都督，改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旧都，流徙罪人，与镇兵相杂，限以沙碛，隔绝中国。[4]

是安西一带向来即为流徙罪人之地，其例甚多：李白先世于此时窜居西域，非无可能。

李白家庭，寅老推测是营商。按胡商与突厥交易物品，主要是马，而明珠尤奇昂。

> 时大乱之后，中州少马，遇突厥蕃市牛马，以资国用。（《旧唐书》五十七《赵文恪传》）
>
> 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独孤）后市之。[5]

可见利之所在，众多趋之。西域与蜀的贸易，北魏以来，络绎不绝，如

---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卷四，232 页论之。

② 见《隋书·齐王暕传》。

③ 见《旧唐书·刘黑闼传》。

④ 见《新唐书·郭孝恪传》。

⑤ 见《隋书·文帝独孤后传》。

《南齐书·芮芮传》：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481），芮芮献师子皮裤褶，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又云："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即其一例。[①] 自隋以来，入蜀之巨贾甚众。而罪人之徙西域者，亦兼营商，如武后时，裴伷先自岭南逃归，复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货任侠，常遣客诇都下事。[②] 李白父之必为胡商，自属可信。且西域与蜀之贸易，当日更受重视。[③] 吐蕃论钦陵请与唐和解，其谈判重点，一是"益州通市"。李白父亲既熟悉西域情形，他从碎叶迁回广汉，自然是为免除遭受吐蕃蹂躏的痛苦；另一方面，可能利用当日某种"益州通市"的机缘，遂得由西域回归中国。

碎叶在西突厥辖下，当玄奘谒见叶护时，是西域一个非常重要政治经济的枢纽。自入唐人控制以后，碎叶置镇开始不管是何年，但在调露元年至于开元七年放弃为止，在唐人统治下，前后不过四十年，李白父客于神龙初逃回蜀，正在长寿收复四镇以后，其时吐蕃势力稍弛，但突骑斯的势力又告伸张，在神龙以前十余年间，碎叶陷于吐蕃者不止一次，境内汉人，生活必相当困难，又可见李客之奔回广汉，自有其客观因素。

Waley 云[④]：

But in the autumn of 670 the whole of this area was overrun by the Tibetans. It is likely that the Li family then removed further north and turning west ultimately arrived at Suyab where, in 679 a Chinese general built 'impregnable' fortifications which were ... the wonder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Li Po's grandfather no doubt thought this would be a safe place to settle in. But about 682 the local Turkic chieftain declared himself independent and Suyab was lost to China. The grandfather and father would then have lived among the Turks more or less as prisoners.

① 冈崎敬《中央亚细亚发见之唐镜》。文中记 Samarkand 之东 Pyanjikent 地方 Zarfshan 川之上流，即粟特人之都城，发见唐代海兽、葡萄、镜等物（田村颂寿《东洋史论丛》，150 页）。自八世纪以来，素叶城即在西突厥势力范围之内，该地已成为西域丝路上商胡贩卖之重镇。

② 见《通鉴》，卷二一〇。

③ 蜀与西域有交通商业关系，自三国南北朝以来，已颇繁荣。参见严耕望：《唐代岷山雪岭地区交通图考》，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三卷，第一期；松山寿男：《吐谷浑遣使考》，载《史学杂志》，四八编，十一、十二号等文。

④ 见 A. Waley：*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New York，1950），additional note for page I，on page 103。

绘声绘影，多为推测之词。670 年即咸亨元年，时吐蕃扰四镇全境；679 年即调露元年，所谓“一将军建 impregnable fortifications”当指王方翼筑碎叶城；682 年即永淳元年，是时杜怀宝镇守碎叶，王方翼陷咽面于热海，遂平西突厥。[①] Waley 之说不知何据。然碎叶镇沦于吐蕃不止一次，极为复杂，已详上述，非如 Waley 所述如此之简单也。[②]

七、“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说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郭沫若谓沮渠之难，即指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李歆攻沮渠败死，弟李恂继立，沮渠破敦煌，恂自杀，西凉李氏因而国亡一事。至“咸秦”二字，郭氏谓当即“碎叶”之讹，但于字形相去甚远。

鄙见从下文“因官寓家”一句看来，咸秦可能是官名，颇疑即是拓跋语的“咸真”。《南齐书》三八《魏虏传》记拓跋语云：“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白鸟库吉《托跋考》对北魏官名语尾所附的真字，有很详细的考证，认为拓跋语之真，有如蒙古语的 čin 或 či，či 即蒙语之赤，因释“咸真”一词的语义，有如元代驿传之称“站赤”，故咸真（hamčin）乃司驿传者之谓。我想咸秦之与咸真正是同语的异写，秦和真是一音，所云“奔流咸秦（真），因官寓家”，意思是说奔走驿人之役，因官职而流寓。正可说明李氏先世自遭沮渠之难，曾一度沦为驿传小吏，到处奔走流离，寄居为家。张掖沮渠氏，本为羯族[③]，羯族亦用突厥语，像石勒小字“匐勒”[④]，匐字即是 Türk 语“族长”之 bäg，西突厥君长常用“匐”字为名，如本文屡次提到的阿史那匐延都支、李遮匐诸名号是。[⑤] 李白先人尝沦为沮渠氏的低级驿人，奔窜流徙于西北，故亦习用拓跋的语言，到了李白述其先代，无意仍

---

① 《唐会要》卷九四系于是年四月。

② 前嶋信次《タラス战考》五《碎叶城の护り》（《东西文化交流之诸相》），149 页，谓 Waley 以为唐失碎叶在高宗永徽元年（682）。按 682 年即永淳元年壬午，永徽乃误植。前嶋此文，对当日唐与阿拉伯在西域争夺霸权，及第三势力之吐蕃，彼此势力的消长，有详细分析。

③ 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368 页。

④ 见《魏书·羯胡传》。

⑤ 《北史·高车传》：“国人号（王）曰‘俟娄匐勒’。”白鸟氏以为匐勒即 Osman 语 bejlik 之对音；缪钺《读史存稿》在《北朝之鲜卑语》文中则持异议。然 bäg 即匐，为突厥语族长之惯称。参护雅夫《突厥之国家与社会》，102 页（《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Ⅰ）。

沿用"咸秦（真）"一胡语。这一假设，如果成立，用来解释李氏何以流窜西域遥远地区的理由，亦是再好没有了。在别人说李白的先世是因罪谪居，而李白则自谓是"奔流咸秦（真）"，即是"奔走驿吏"，其中似乎有所讳言的。

至于李阳冰说，把碎叶改作"谪居条支"。《新唐书·地理志》四三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其中有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Aroxaj）伏宝瑟颠城（Zabulistan）置。[①] 这个条支都督府是龙朔元年（661）所置，见王名远进《西域图记》，诸都督府名称，多采用古名，无关实际，条支亦有同然。

汉代条支一名，古华语 dieu-tsie，即伊兰语（se）deukia 之省略。[②]《通典》一九九《西突厥传》记高祖武德三年，突厥遣使贡条支巨卵，这一名在唐初尚被使用着。但李阳冰序所言的条支，分明是借以泛指西域地方，不必确指某地，Waley 等亦有此说法。《新唐书·文艺传》李白本传称："其先隋来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虽采用范氏所撰《墓碑》之说，但改碎叶作西域，用泛称的地名，这和用条支之以古名作为泛称，情形正相似。

新疆所出的回纥人坎曼尔手抄诗签，末有元和十年题记。在第一首"忆学字"云："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③] 居然有李杜并称的字眼，其时去李白之死才五十三年。我在法京见到敦煌卷子，亦有钞录李白诗的，像 P·二五四四长卷，录唐人作品颇多，其中有高适《燕歌行》及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将进酒》，当日李白诗传钞的普遍，从敦煌到新疆边陲之地区，讽诵及欣赏之多，可以概见了。

结语

本文讨论重点，可得数事如下：

（一）碎叶只有一处，在 Tokmak。《新唐书·地理志》及《通鉴》胡三省注，碎叶城在焉耆之说实不可信。

（二）王方翼筑之碎叶城，据张说所撰《王公碑》及《裴行俭传》，此碎叶城应在热海。他所筑的碎叶，以五旬之功毕事，只是装修刷新，而不是草创兴建。玄奘所记素叶城，周六七里，决非五旬所能完工。

---

① 参岑仲勉《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通考》。

② 友人吴其昱先生近有此说。

③ 见《文物》，1972（2）。

（三）四镇成立经过，唐代各史书所记互有出入。苏冕《唐会要》记咸亨所罢四镇，其中有焉耆而无碎叶，其说虽为《通鉴》所采用，然苏氏却自作存疑之说，认为有两说不同，可以并存。日本松田寿南所著《天山历史地理学之研究》，两度增订，折衷于《通鉴》，仍未可作最后的定论。

（四）新获垂拱二年，敕金牙军所拔四镇，其中有碎叶之名，证实员半千之《达奚思敬碑》所说并非无据。调露元年以前四镇之中是否有碎叶在内，希望他日发见新资料，再作断定。

（五）李白父为胡商，自碎叶回蜀，乃为免除吐蕃蹂躏的痛苦，又可能利用当日吐蕃提出"益州通市"的机缘，遂返归中国。

（六）李白《上裴长史书》言其先世"奔流咸秦，因官寓家"二句，咸秦是官名，即拓跋语的"咸真"，意指"奔走驿人小吏，因官职而流寓"。咸秦二字非"碎叶"之形讹。

附录　初、盛唐碎叶大事年表

太宗贞观二年（628），玄奘谒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于素叶（水）城。（《大唐西域记》）

按统叶护于是年十二月为其伯父莫贺咄所杀。

贞观十二年（641），西突厥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分国为十姓，以碎叶为咄陆五部及弩失毕五部之分界。（见《通鉴》，卷一九五）

按《胡注》于此条十姓五大啜居碎叶以东，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下云："碎叶城在焉耆碎叶川，出安西西北千里至碎叶。杜佑曰：'碎叶川长千余里，东头有热海，西头有怛罗斯城。'"胡氏引杜佑说是。此碎叶川自是 Suj-ab，故东有 Issik-Kul，西有 Talas 城，胡注乃言"碎叶城在焉耆碎叶川"，焉耆二字，分明因《唐书·地理志》而有所误解，因 Suj-ab 原不在 Karashahr 也。

高宗永徽六年（655）十一月，遣丰州都督元礼臣为册命，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Isbara）（贺鲁）发兵拒之。（《册府元龟》九六四系于贞观二十年，此据《通鉴》，卷二〇〇）

按《胡注》云："自弓月城过思浑川，渡伊丽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属焉耆都督府界。"此亦以碎叶属于焉耆都督府，而所指之碎叶城，如所言则在伊丽河西千里，当是今俄属 Tokmak 地，不应在天山南路之焉耆矣。

高宗显庆二年（657）十二月，苏定方攻贺鲁于碎叶川，大破之。（《旧唐书·贺鲁传》）

贺鲁平，十二月乙丑，分西突厥池，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濛池府居碎叶川西，昆陵府居碎叶川东。（《通鉴》，卷二〇〇及《胡注》）

三年（658）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护府，镇高昌故地。（《胡注》：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徙于龟兹。）

咸亨元年（670）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四镇。（《通鉴》谓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见《通鉴》，卷二〇一。）

调露元年（679），裴行俭计擒阿史那都支，执送碎叶城，立碑碎叶城纪功。（《新唐书·裴行俭传》）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通鉴》，卷二〇二）

永淳元年（682），杜怀宝统安西，镇守碎叶。（《张说之集》）

安西都护王方翼破三姓咽面、车薄于热海，西突厥平。（《通鉴》，卷二〇三）

垂拱二年（686），敕金牙拔四镇，内有碎叶。（《文物》，1972（1））

按员半千《达奚思敬碑》，是年请拔四镇，以碎叶居首。知垂拱二年前一段时间，又曾弃安西四镇。

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于龟兹，发兵戍之。（《通鉴》，卷二〇五）

延载元年（694）二月，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吐蕃）泥熟俟斤等万余人。（《通鉴》，卷二〇五）

万岁通天元年（695）三月，姚琦上疏论大食献师子，有“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之语。（《新唐书·姚琦传》；《通鉴》，卷二〇五）九月，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郭元振论四镇十姓事。（《通鉴》，卷二〇五）

神功元年（697）冬，狄仁杰上疏，论宜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以四镇，请捐四镇以肥中国。（《通鉴》，卷二〇六；《旧唐书·狄仁杰传》）

圣历（698）中，突骑斯首领乌质勒移衙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册府元龟》九六七）

久视元年（700）腊月，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新唐书》，卷四，《本纪》），镇碎叶城。（《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长安元年（701），李白生于碎叶。

长安三年（703），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通鉴》，卷二〇七）

中宗神龙（705）初，李白父客自碎叶迁广汉。

景龙二年（708），四镇经略使周以悌说阙啜忠节赂宰相宗楚客、纪处纳，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突骑斯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为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所阻。（《通鉴》，卷二〇九）

按元振疏论郭虔瓘前此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俀子，还侵四镇。据杜环《经行记》：“拔汗那国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二千里。”可见是时唐人兵力尚能控制及于 Talas 南拔汗那部落。

宗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通鉴》，卷二〇九）

按《旧唐书·郭元振传》记：“娑葛兵掩至，吕守素至僻城亦见害。乃陷安西，四镇路绝。”即指此事。又《通鉴考异》引《景龙文馆记》：“娑葛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大破之，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观娑葛所出四路兵，其中并无指向碎叶，可知此时碎叶城，周以悌以镇守使镇守其地。

开元二年（714）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西突厥十姓叛酋）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三年（715），以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五年（717），西安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斯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通鉴》，同上）

开元七年（719），龙嫩突死，焉吐拂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新唐书·焉耆传》）

突骑斯忠顺可汗苏禄请居碎叶，碎叶遂入于十姓可汗之手，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唐书》，卷二二一）自此，碎叶遂不复列入四镇，代以焉耆。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所记四镇为安西（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其书作于开元十五年，时已以焉耆代碎叶矣。

按《唐会要》七八节度使条："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三月，〔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称。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使。"然《旧唐书·玄宗纪》，阿史那献于开元二年任碛西节度使。论者谓开元初设碛西节度使，最后遂以焉耆代替碎叶。日本学人对于此问题及四镇关系，有下列诸篇可资参考：

松田寿南：《碛西节度使考》（《史潮》三，二、三）

佐藤长：《初代碛西节度使の起原と其终末——碎叶、焉耆更换事情の一考察》（《东洋史研究》，1942）

伊濑仙太郎：《安西都护府の龟兹移徙と四镇の创建について》（《史潮》四，1942）

又：《咸亨、长寿年间の安西四镇》（《史潮》十二，1943）

又：《碛西节度について》（《历史学研究》一一七、一一八，1944）

开元二十七年（739）秋七月，北庭都护盖嘉运破突骑斯于碎叶城，杀苏禄，威震西陲。（《旧唐书·玄宗纪》）

同年，盖嘉运大破突骑斯于碎叶城之东贺逻岭，擒可汗吐火仙等。（《册府元龟》，卷三五八）

开元二十八年（740），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册其妻凉国夫人李为交河

公主。昕至碎叶西俱兰城，为突骑斯莫贺达干所杀。（《新唐书》，卷二一五下，《册府元龟》册李氏为交河公主，在开元二十八年）

按《太平广记》二八〇引《广异记》："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乃碎叶之字误。详岑仲勉《唐史馀沛》，91 页，金河或交河公主条。

本文蒙严归田教授细阅一遍。事后又与其详细讨论，严先生认为碎叶城不应置于相去辽远之焉耆，《新唐书》为第二手资料，往往有错误，不足为据。承其指教，谨此附致谢意。

（以后碎叶事从略，不复记。）

论杜甫夔州诗

《叶水心集》卷一二《徐斯远文集序》云：

>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脰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

江西诗派之形成，以规摹老杜为能事。然末流所至，过于粗犷杈枒，寖失山谷之旨。永嘉学派叶水心大肆攻讦，而对脱离江西末派而专学晚唐之四灵，则深加推奖。[1] 当日诗坛耆宿，皆有相同之论调。杨万里（诚斋）、尤遂初（袤）亦有舍江西而趋晚唐之说。[2] 盖一时之风会，物穷则变。所谓："亶有可观，奚必以江西为？"豪杰之士，欲自出机杼，不复以江西诗法自囿，则不以规摹老杜为满足。于是不得不求之于晚唐，以谋出路矣。

山谷教人规摹老杜，尤其要规摹夔州以后之作。既尽刻老杜东西川及夔州诗，并著其说于《大雅堂记》。[3] 又《与王观复书》云：

---

① 见《水心集》卷一二《周会卿诗序》。

② 见万里《荆溪集自序》及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③ 见《集》卷一六《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及《集》卷一七。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①]

又云：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②]

山谷此说，至南宋间，朱熹乃呈异议，其言曰：

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③]

又云：

杜诗初年甚精，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④]

又云：

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⑤]

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此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⑥]

---

① 第一首。
② 第二首。俱见《集》卷一九。
③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④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⑤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⑥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朱子持论之异，由于为诗之路数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萧闲淡远。其《跋张巨山帖》云：

近世之为词章字画者，争出新奇，以役世俗之耳目。求其萧散澹然绝尘，如张公者，殆绝无而仅有也。[①]

又《跋南上人诗》云：

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绝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余深爱之，不知世人以为如何也。[②]

又《跋陆务观诗》[③] 云：

季札闻歌小雅，而识其思而不贰，怨而不伤者。近世东坡公读柳子厚南涧中题，乃得其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诗如此，后之君子，必有以处之矣。[④]

晦翁于同时人诗，品骘如此，亦可知其祈向之所在矣。今观晦翁诗，五古多学韦、柳[⑤]，又学选体[⑥]，其《斋居感兴二十首》，则学陈子昂者。其言曰：

余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⑦]

故其论诗，似颇抑杜扬李。称“李为圣于诗者”，以其能师陈子昂有古风

---

① 《朱文公文集》卷八一。
② 同上。
③ 漠漠炊烟村远近。
④ 庆元己未。《文集·续集》卷八。
⑤ 卷一多学柳子厚之作。如：《久雨斋居诵经》、《新竹》，极似柳。
⑥ 如《拟古八首》。
⑦ 《文集》卷四。

之制[①]；而己之作诗，取途亦同。其《题李太白诗》[②] 云：

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③]

又其论诗主闲淡，以为韦苏州几在陶杜之上。其说云：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气象，近适意。……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假不著处，便倒塌了底。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④]

其评陶公不免于"好名"，杜则"忙"个不了。此段最代表其对诗之看法。其病杜之夔州诗，过于冗絮者，似颇受叶梦得之影响。《石林诗话》云：

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⑤]

今观晦翁集中并无长古，大多为不过十韵之作，彼主张学选体，自作亦佳。方虚谷《桐江集》称朱子选体卓绝[⑥]，论者以为此即指其摹拟之体。唐权文公（德舆）五古已导朱子先路。朱子在理学家中，自为能诗，晚作尤粗率，早作虽修洁，而模拟之亦太著。[⑦] 余谓诗之为物，各有偏嗜，而学焉亦各得其性之所近。晦翁喜闲暇自在之作，故讥老杜为太"忙"。白香山曾分出闲适诗为一路，号讽喻及感伤殊途。作闲适诗者，未必意真能闲，此关键是在有意与无意，有意则虽貌闲而忙，无意则是虽忙而实闲。杜公极多无意之作，毫

---

① 见《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② 世道日交丧一首。
③ 《文集》卷八四跋类。
④ 《朱子语类》一四〇。
⑤ 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一。
⑥ 卷五《刘元晖诗评》。
⑦ 参钱锺书《谈艺录》，102 页"朱子诗学"条。

无机心[1]或极浅易者[2]何曾不闲谈，晦翁只未细心读之。且晦翁所看重者是诗之清处，淡处，但诗尚有其深处，厚处，重处，大处，故其说实不免有所偏。彼尤憎杜公晚年之作，其言云：

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诗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

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引吕氏《童蒙训》云："潘邠老[3]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晦翁引吕氏说出此。而讥老杜晚年诗患在"哑"而不响，然杜公自言晚节渐于诗律细，晦翁却置不理，吕氏所举"翻"字"失"字之活用，正为老杜居夔州时之作，晦翁说他都哑了，似乎忘记此句是其晚年之作品。杜诗音节亦不一格，并不是一定要响，有时故意用沉重之笔，是其"拙"处；即山谷所谓"大巧"者也。晦翁似忽略了"重"、"拙"、"大"一面。

朱子于杜公夔州诗虽颇诋谌，然曾为王之才书《古柏行》。[4] 又其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云：

况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国华更以予言求之，虽以读三百篇可也。[5]

此谓杜公诗之妙，有在文字之表者，则晦翁似亦未曾不偶着眼于杜诗之"深"、"广"处也。

惟其取径于选体，杜公早期之作，多由选诗揣摩得来，故朱子特喜之。至杜公晚岁自出规模之制，则以为不可学，乃对学作诗者而言，与山谷意见相反。两家之说，看来大相径庭。朱子意在遵守旧格，侧重仿古，故反对自出规模；山谷意在求得大巧，有自家面目，但要归于平淡，不可有斧凿痕迹。

---

① 如《泛溪》、《田舍》。

② 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③ 潘即"满城风雨近重阳"警句之作者，与东坡同时。

④ 《文集·别集》卷八《题所书古柏行》。

⑤ 《文集》卷八四。

朱子之方法是适用于未成熟者，从学诗之过程而言，使其不行错路，山谷是指点如何做到成熟之工夫和开拓境界，已是进一步说。文章之事，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朱子之意，是说如何师法，山谷之意，则说如何变化，分明是两个阶段，相反而不相妨。初学当不可立刻求得“太巧”，恐怕弄巧反拙，故朱子以为宜从选诗入手。然学到相当造诣，仍是有意作诗，求巧求工，没有自家面目，则未算能迈进一境。山谷以老杜夔州以后诗教人，正在使由格律渐至自然，由有法而臻于无法，由无规模而自立规模，由有意为诗而达到无意为诗，以至无不可为诗。天地与“诗”并生，万物与“诗”为一。山谷在《大雅堂记》中指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半矣。”此即杜公深造自得之诗境，非居之安而资之深，孰能致之，此层朱子似未见到，彼嫌夔州诗“自出规模”，又病其“说得郑重烦絮”，认为有毛病，然夔州诗高妙之处何在？朱子所言是否合理，本文之作，希望对此问题有所抉发。

一、

山谷云：“（杜）诗曰：九钻巴巽火，三蛰楚祠雷。则往来两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1] 考杜甫于代宗大历元年（公元 766，时年五十五岁）夏初，从云安迁居夔州，当时夔州州治，在鱼复浦与西陵峡中瞿塘峡附近，与白帝城相接，在今四川奉节县城东十余里之地。先是杜公于上年（765）九月至云安暂住养病，居半年，至是年春晚乃移夔州。仇兆鳌《杜集详注》卷十五开始为《移居夔州作》五律，句云“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是也。居夔二年，迄大历三年春，始出峡适江陵，集中卷二十一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州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排律，即初离夔州之作。计算卷十五至卷二十一之一半，皆居夔时作，正当所谓“漂泊西南天地间”之际，数量之多，几占全集四分之一。此二年间为平生作诗最多之时期。杜公多年病肺，当自忠州买舟东下，至云安而疾加剧，益以风痺，遂寓于云安县严明府之水阁，其地“两边山木合，终

---

① 《与王观复书》。

日子规啼"，冥冥春雨，萧萧夜色，客愁衰病，易起枨触，在云安本为养病，及来夔州，病已渐减，静中观物多自得之趣，故作诗特多。大凡诗思之源泉有二，非生于至动，即生于至静。至动者，流离转徙之际，如秦州之作，此得于外界动荡之助力者也。至静者，独居深念之中，如夔州之作，此得于内在自我之体会者也。杜公对诗之见解，五十一岁已臻成熟，自信力既增加，于诗益视为一生之事业，造次既于是，颠沛亦于是。其句云：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①]
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②]
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③]

其在射洪吊陈子昂诗句云："有才继骚雅"，"终古立忠义"，不啻夫子自道。而《戏为六绝句》，亦是时所作，所云"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新境之开拓，惟自己足以当之。故有"凡今谁是出群雄"之语。自出机杼，以成一家之风骨。居夔以后，于诗为之益勤且专，自云：

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④]
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⑤]
废灭余篇翰，赋诗分气象。[⑥]
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余。[⑦]

"不废江河万古流"，乾坤可毁，而诗则永不可毁。宇宙一切气象，应由诗担当之，视诗为己分内事。诗，充塞宇宙之间，舍诗之外别无趋向，别无行业，别无商量。此时此际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充心而发，充塞宇宙者无非诗材。故老杜在夔州，几乎无物不可入诗，无题不可为诗，此其所以开拓千古未有之诗境也。其极萧闲之句，往往深契至道，如：

---

① 《宗武生日诗》。
② 《寄高适》。
③ 《汉中王瑀》。
④ 《夔府咏怀》。
⑤ 《归》。
⑥ 《寄题郑监湖上亭》。
⑦ 《复愁》。

山风犹满把，野露及新尝。[①]

此人称其带仙灵气者也。

林中才有地，峡外绝无天。[②]

山林皋坏，心远自适，何妨地之偏耶?

老去闻悲角，人扶报夕阳。[③]

则低徊不尽，令人兴世短意多之感。

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④]

是能窥见广大，以元气行之。上句意存鉴戒，下句汪洋自得。意虽描绘天工之巧，不啻自道其诗功之臻于化境也。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⑤]

比兴之深，未经人道，东坡亦为之拜倒，其称才力富健，非司空表圣所能望其项背矣。

秉心识本源，于事少凝滞。……行诸直如笔，用意崎岖外。[⑥]

不昧风雨晨，乱离减忧慼，其流则凡鸟，其气心匪石。[⑦]

① 《竖子至》。
② 《归》。
③ 《上白帝城》。
④ 《滟滪堆》。
⑤ 《月》。
⑥ 《信行远修水筒》。
⑦ 《催宗文树鸡栅》。

修水筒，树鸡栅乃家常琐事，老杜则别有会心，用意崎岖之外，则万事须自苦中体会到，学脉正在于是（参陆象山语）。不昧风雨，其气匪石，则鸡鸣柏舟之意存焉。《鸡栅》诗："明明领处分，一一当剖析。"卢元昌谓此诗"有义中之仁，仁中之义，直抉至理"。大谢诗间涉理窟，乃玄学耳。若杜公所体察者，往往直心术之微，则诗中之理学也。《园官送菜》一首，其序云：

伤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诗。

直是《诗经》比兴之遗，序之铸词亦如《小序》。《课伐木》之序言："镘墙实竹，以示式遏，与虎为邻，宜去害马，谋国之臧，要不外是。"亦以家常之琐事，寓庙谟之深算，非细心读之，不能见其真恳之意，倘如晦翁以郑重繁絮目之则疏矣。晦翁《跋同谷七歌》称其"豪宕奇崛"，而惜其卒章叹老嗟卑，为未闻道。[①] 然杜公入湘之作，有句云：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象系。

隐然以圣自况。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老杜毕生为诗，亦其忧患发愤之作。晦翁讥其太忙，则夫子之栖栖一代，毋亦太忙乎？晦翁又云："有人乐作诗，若移以讲学，多少有益。"[②] 以诗垂训，曷曾在讲学之下哉？晦翁似未见杜之用心。其书"尹和靖任讲官，谏高宗曰：黄山谷诗有何好处？看他作甚么？"[③] 盖斥山谷昌父以诗人自了，此以讥赵昌父则可，然未可以论杜也。

二、

杜公居夔，先后夔居五处。初至，居于山腰，前临大江，白帝城在其东，引水寻源。《催宗文树鸡栅》诗云"喧呼山腰宅"，即记初至时之屋。是时纯过山村生活，简朴艰窭。观《种莴苣》与《驱竖子摘苍耳》二诗，可见一斑。是秋，移居夔州之西阁，有《宿江边阁》诗，句云："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

① 《文集》卷八四。
② 《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③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

翻。”又：“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①] 即写西阁所见。江空云长，楼高月白，目之所睹，情为之移，此际所作诗，特多壮阔之句。大历二年暮春，由西阁迁居赤甲，有《入宅》三首，句云：“水生鱼复浦，云暖麝香山。”《赤甲》诗云：“卜居赤甲迁居新，两见巫山楚水春。”时夔州都督柏茂琳于甫礼遇殊渥，频分月俸，琳以瀼西四十亩柑林赠甫，以为耕种之资。瀼者，山溪之水通江，蜀人谓之瀼也。时甫复赁得漕廨所属草屋，遂复迁于瀼西。其《卜居》诗云：“云嶂宽江北，春耕破瀼西。”又《晚会瀼上堂》诗云：“开襟野堂豁，系马林花动。”“春气晚更生，江流静犹涌。”是时多咏园林诗。[②] 其秋自瀼西移居东屯。东屯者，东瀼溪两岸有田百顷，传公孙述曾屯田于此，故名。时复由东屯归瀼西小住，及忠州司法参军吴郎来夔觅居，乃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已则定居于东屯，直至大历三年春离夔为止。[③] 居夔先后地凡数易，所接触之风景人物时复不同，故题材亦屡变。因生活安闲而单调，惟日以诗遣意。或追忆曩日朋旧及旅游，撰为诗篇。卷十六之《八哀》、《书怀》、《往在》、《昔游》、《壮游》诸作，皆鸿篇巨制。人或病其繁絮者，即此。

是时之环境甚安静，然诗心则极活泼，所作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律句尤甚。《修辞鉴衡》引山谷语云：“以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盖操制诗家法度如此。”公诗大都记实，即依所见所闻，加以炉锤，故警策之句，层见叠出。盖峡中景物，因多新奇瑰丽，予诗人以崭新之感觉。此则所谓得江山之助者。略为举例，以见其凡。如：

盘涡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瞿塘　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

　　　　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

滟滪　沈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

　　　　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

白盐山　白牓千家邑，清秋万估船。

白帝城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

夔府　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有时惊叠嶂，何处觅平川。

---

① 《中宵》。

② 如《园官送菜》、《园人送瓜》、《课伐木》、《上后园山脚》、《柴门》等作。

③ 公在夔生活，参看四川文史馆刊行之《杜甫年谱》。

皆写眼前实景。故《诗眼》云："老杜所题诗，往往亲到其处，益知其工。……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① 非得到印证，不能体验杜诗之亲切处。山谷自黔南归，诗尽变前体，益趋于写实，盖亦得于杜者深也。

夔州之制，尤擅以方物入诗，乌鬼黄鱼之句，世人论之已详。其他如：

《獠奴阿段》"怪尔常穿虎豹群"句，写獠奴之勇敢。

《负薪行》"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写夔州妇女之穷苦粗丑。

《最能行》"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写夔峡男子之生活。

《火》楚俗大旱，则焚山击鼓以请雨。此记其事，并责燃火之无救于旱，徒增炎热。

《夔州歌十绝句》，即竹枝一类之作，与刘禹锡机杼相同。故山谷《跋竹枝歌》云："《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可谓同工而异曲也。"② 诚为知言。

三、

以诗体论，此时尤多创格。

（一）最长之排律：《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此为集中第一长诗，起伏转折，能尽其妙，向来已有定评，此即开元白之先河，微之所惊叹为"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者，即此类。

（二）吴体：如吴体、俳体，皆此时所作。

吴体　卷十八《愁》一首原注云："强戏为吴体。"乃拗律之一格。皮陆

①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八。

② 《文集》卷二六。

集中亦见之。

俳谐体　卷二十《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五律，其中颇用俗语。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之句。“顿顿”、“作人情”皆俚俗之言，杜不之薄而驱遣自如。此体后人亦多仿效之。如李义山之《异俗》是也。[①]《蔡宽夫诗话》以为“文章变态，固亡穷尽，高下工拙，各系其人”。信然。

（三）联章

联章有组织者，律诗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古诗如《八哀》诗，皆卓绝千古，《八哀》诗特雄富，誉之者，称其以史为诗，可以表里雅颂，毁之者，则病其太多。然此自是杜公新创之格，不能以古诗之法绳之。

联章之组织严密，以《诸将》、《秋兴》、《咏怀古迹》为最足研究。

联章有以一首为总结者，其法或以第一首冒起，如《咏怀古迹》第一首为咏怀，实则统括全部。或以末首总结者，如《诸将》末首，虽论巴蜀，而归至自身，点出安危须伏人才之至意。分中有合，而各首分写，亦有层次。《诸将》以吐蕃、回纥、河北、南诏、西川分叙，论其要旨：念蛮夷猾夏，自古而然，故云“胡虏千秋尚入关”，一也；借兵戡乱，而异族逞功，惩前毖后，殊为隐忧，故云“独使至尊忧社稷”，二也；自安史之乱，宫殿烧焚，祸起萧墙，有险莫守，故云“休道秦关百二重”，三也；府兵制坏，兵农既分，天下军需，皆仰馈饷，故云“天下军储不自供”，四也；感外患之日深，伤藩镇之召乱，唐室覆亡之因，此诗已先言之。浦起龙称其讦谟壮彩，与日月争光，未为过言。

《咏怀古迹》第二三首写宋玉宅与昭君村，江山空文藻，怨恨曲中论，亦自比自伤之词；第四五首写先主庙、武侯祠，君臣祭祀，原为一体，隐寓君明臣良之义。汉祚运移，而鞠躬尽瘁，志决身歼；然环顾当世，谁有如诸葛之具王佐志量者乎？盖暗伤匡翊之无人也。

《秋兴》八首，“秋”为家夔州之候，“兴”因望帝京而生，故以“望”字为全诗之眼。曰“每依北斗望京华”，而终之以“白头吟望苦低垂”。吟望，吴挚父以为当作“今望”，与上句“昔曾”为对文，有俯仰今古之慨，身在江

① 义山《漫成五章》，即仿杜之《戏为六绝句》。

湖，则心存魏阙。此诗作法有自远而近者，蓬莱宫阙，昆明池水二首是也；有自近而远者，夔府孤城，瞿塘峡口二首是也。瞿峡京华，相去万里，而风烟相接，“接”字下得妙。又除起结外，每首必有一句点出“秋”字，如“芦荻花”、“清秋燕子”、“秋江冷”、“惊岁晚”、“接素秋”、“动秋风”，皆其例。每首多有一句归到自己。如“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卧沧江惊岁晚”，“江湖满地一渔翁”之类。不尔，则一部分变为早朝诗矣。诗以秋兴为题，说者每援引潘岳《秋兴赋》为说，然杜公平生所得力者，似为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故《咏怀》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惟能“深知”宋玉之悲，故能写出“秋兴”八首。盖公亦以宋玉自况矣。

夔州之诗，说有同题而数作者。如卷十五“雨”诗若干首。然遣意造名不同。旱后得雨，则云：“雨洒石壁来，白谷变气候。”感颂雨德，则云：“行云递崇高，飞雨蔼而至。”“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苍翠。”峡中见雨，则云：“落落出岫云，浑浑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长江白。”雨不绝，则云：“阶前短草泥不乱，院里长条风乍稀。舞石旋应收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写风雨并至，则云：“风扉掩不定，水鸟逐仍迫。”久雨初晴，则云：“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雨声冲尽塞，日气射江深。”又有雨诗，则借雨雾发端，以喻久居峡中之拘闷。千变万化，推陈出新[1]，令人百读不厌。

又如咏愁诗，即有吴体“江草日日唤愁生”七律一首，又有《复愁》五绝十二首。前愁未已，后愁复生。庾信《愁赋》所谓“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山谷用庾赋亦云“攻许愁城终不开”[2]，真是无愁可解。杜公以庾郎自比，故云“庾信平生最萧瑟”。公久居夔，处于“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菁菁惊岁月之屡迁，筋力惟妻孥之曾问，与《哀江南赋》“迫遍危虑，端忧暮齿”，曾无以异。此《复愁》十二绝，由“野鹘翻露草，村船逆上溪”起兴，写峡中求食之难，行舟之险。继而写种种之愁：思乡而愁，无家而愁，经乱而愁，为借兵回纥而愁，为诸镇跋扈而愁，为冗兵糜饷而愁；而终之以平居寂寞而愁，白头吟望而愁，其诗心实与《诸将》、《秋兴》相表里，而以五绝出之。益叹公于各全无所不能，其第二首写薄暮愁景“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极细腻妥帖。旧注谓“月初生不能普照，云犹细不能及物”，则又寄托遥深之作矣。

---

① 如“白谷变气候”，即用大谢“昏旦变气候”句；“行云递崇高”，亦用大谢“黄屋示崇高”句。“递”字尤妙。

② 《行次巫山》诗。

四、

杜公曾自言“老去诗篇浑漫与”，此上元二年在成都草堂作。[1] 篇中多自谦之语，偶尔机涩，或率意为之，然非火候纯熟，何易出手。

在夔所作漫与一类，如：

>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

只是写当前所见，毫不经意。吕氏《童蒙训》引“谢无逸语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语到极至者，有雕琢语到极至者，其自然不做底语，如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此即出于不著不染，自然高妙，可谓漫与者也。

杜公在夔之作，论诗多深造自得之语。如“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余”[2]，“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诬”[3]，“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4]，“晚节渐于诗律细”[5]，驱使故实，跌宕平侧，往往不主故常，而臻极致。《西清诗话》举《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句，谓其“悲壮”用《祢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星河”用《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具见用事之切。又声律方面，偶用变格。如《苕溪渔隐》举其《咏怀古迹》：“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第三句故意失粘落平侧。又“暮春三月巫峡长”一首亦是律之变体。凡此悉在夔州所作。

杜公用力之深，晚年弥多悟入。在夔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为诗。其序云：

> 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

① 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卷一〇。
② 《复愁》。
③ 《出瞿塘峡》。
④ 《解闷十二首》之七。
⑤ 《遣闷戏呈路十九》。

时，……既辨其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

方东树《昭昧詹言》云：

杜公诗境尽于自序公孙剑器数语，学者于此求之，思过半矣。

此说良是。序中所揭要诀，状剑舞曰“蔚跂”，又赞其“波澜莫二”。斯二语最堪研味。蔚跂者，“蔚”谓风姿之茂密，“跂”谓骨力之高骞。[1]《教坊记》：剑器乃健舞也。若以诗论，公诗亦“健”诗也，与剑舞如出一辙。杜诗七古雄浑雅健，以蔚跂二字评之，亦甚得当。

波澜者，杜诗每言之。如：

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文章曹植波澜阔。

波澜即杜所谓“掣鲸鱼于碧海中”者。张旭于舞法悟出草书之理，杜公亦于舞法悟出作诗之理。其状舞之动作曰“浏漓顿挫”。《剑器行》中言舞之状有四：曰“㸌如”、“矫如”、“罢如”。开阖疾迟，纯用大气脉变化驱使。有时戛然而止，即顿挫之妙。孙过庭论书云：“动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动疾必出于淹留，非动疾则神不能行，无淹留则笔不能到。此法于剑舞草书及长古作法，俱出一理。杜公七古能开今未有之局，不可谓非得力于此。

波澜二字杜公提出后，宋世诗人亦屡言之。山谷《与王庠周彦书》，评其诗文“波澜枝叶，不若古人”。曾几《东莱先生诗集跋》引吕氏云：

诗卷熟读，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令规模宏放，以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模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

则主波澜欲阔，在使规模能大。姜白石《诗说》云：

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

[1] 《庄子·马蹄》：“踶跂，强用力貌。”

则以纵横变化，波澜开阖，较之法度，更迈进一步。其说显自杜公出，宋人诗学之得力于杜者，此正其一证。

五、

日本广濑淡窗于汉诗式工力甚深，其弟子所记论诗要语曰《淡窗诗话》，颇为人传诵。其中论及老杜夔州之作，持论甚允。试译出如次：

> 今诗有二弊，淫风与理屈是也。诗人之诗，易流于淫风，文人之诗，易陷于理屈。[①] 二者虽殊，其害则一。李杜昭昭乎日月之明，篇篇有巧拙，而偏倚于道。李之乐府诗题，艳丽柔婉，而不流于淫风；杜之《诸将》，议论峥嵘，而不陷于理屈。善学之者，可免二弊。

又言：

> 少陵律句，前后半截每不相关，若以两绝句相续而成篇，但极觉其高雅。……白帝城中云出门一诗，前半叙暴雨，后半写乱世之感，总不相关。他作类此者多，今人强欲求前后之照应，非知古法也。

淡窗所谓“理屈”，其意以为“凡事务说言，或主于叙事，或偏于议论，是以文为诗，皆理屈也”。虽昌黎、东坡其犹病诸，而杜则不然。杜夔州诸作，多含理趣，余于上文已论之，称为诗中理学。然此与“理学诗”又复不同，有须再行申明者：诗不宜通道说理，邵尧夫《击壤集》所以坠入理障者，正缘通篇言天地性命之理，故为“理学诗”，令人读之生厌，不如寒山、拾得之为愈也。杜则篇中偶有数句涉及理趣，谓其诗中含有理学则可，谓其诗为理学诗则不可。杜公于大谢浸淫至深，此法实自大谢诗得来。“大谢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而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②] 杜不特说山水苞名理，即叙节候记生活亦时时有理焉寓乎其中。

---

① 按疑当作“理窟”，始可云陷。《易·系辞》云：“失其守者其辞屈。”于此处义不甚合。

② 黄节《谢康乐诗注序》。

惟所苞之理非玄理而为义理，余谓其为诗之理学，职是故耳。山谷之有得于杜者，亦在于理，故云："但当以理为主，理得则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可谓深得其窍妙。"姜白石于诗曾三薰三沐，师法山谷。其《诗说》论诗，有四高妙，曰："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亦以"理"为先。凡此四妙，老杜《夔州》之诗，无不有之。唐人之诗，以兴象、秀句为主，其失则有句者无篇，有篇者无理与意，有理与意者或落想不高，落想高又或非出于自然，杜则不烦绳削而自合，而理趣往往非人所想到，此其所以度越众流也。古今治杜者，多从杜之外观着眼，以律句论，慕其雄阔高深，实大声宏一路，世谓之"杜样"。然杜体实繁，非一格所能尽。[1] 其高绝者，不在句法，而在于文字以外之"深际"。善乎方东树之言，曰："杜、韩之真气脉，在读圣贤古人诗，义理志气胸襟源头本领上，……徒向纸上求之，……奚足辨其涂辙，窥其'深际'?"此"深际"正宜涵泳其里，不能于外观求之。此谛义山能知，故其学杜佳句，如"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2]，除壮阔气象外，亦以理意高妙见胜。于老杜之诗，非三折肱不能致此也。

六、

山谷于杜所得至深，尤能握其玄珠。其《跋高子勉诗》云：

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而充之以博学，行之以温恭，天下士也。[3]

又《答王子飞书论陈无己》云：

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4]

又《与王庠周彦书》云：

---

① 参钱锺书《谈艺录》，202页。
② 《酬别令狐补阙》，"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
③ 《集》卷二六。
④ 《集》卷一九。

所寄诗文，又反覆读之，如对谈笑也。意所主张，甚近古人，但波澜枝叶，不若古人尔。意亦是读建安作者之诗，与渊明、子美所作，未入神尔。[①]

其指示学者以杜诗为标准，又必讽诵入神，以此教人，可谓叮咛周至。盖山谷于杜诗体会既深，又躬历杜公所历之境。巫山则和题壁之诗，夔峡则有百八盘之咏。于杜所咏歌嗟叹者，俱得到亲证，故了解独泞。杜公闻杜鹃句云“泪下如迸泉”，山谷则云“杜鹃无血可续泪”[②]，感喟不异，落想尤新。山谷于杜公夔州之作，所以深加推许，非无故而然。晦翁未履其境，此则梦想所不及者也。

抑山谷于诗人所期许者，乃一极高明之境地。观其《答洪驹父书》云：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右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③]

此即欲人最后摆脱绳墨，自立规模，由有意为诗，至于无意为诗，由依傍门户以至含茹古今，包涵元气。诗至此已进另一崭新夐绝之境。诗人者，孰肯寄人篱下而终以某家自限乎？又孰肯弊弊焉不能纵吾意之所如，以戛戛独造以证契自然高妙之境乎？此山谷表揭夔州诗之深意也。

南宋以来，虽渐薄江西，不以规摹老杜为满足，究其归趣，毋亦欲去所依傍，冀于老杜之外，别立规模耳。故夔州之诗，非徒循其迹，而贵穷其理，非仅步其体，而贵通其变。学者欲叩向上一关，舍此奚由，是理也，放之四海百世而皆准。京大文学报将刊杜诗专号，征文及于下走，爰略摅所见，于山谷、晦翁两说，试为平停之论，稍事发挥，觊世之诗家共论定之。

原载 1962 年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七册

---

① 《集》卷一九。

② 杜云“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山谷则云“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竹枝三叠》）。

③ 《集》卷一九。

后记

宋初杜诗尚不甚为人所喜，杨亿诋杜为村夫子。[1] 中叶以降，风尚丕变。《蔡宽夫诗话》云："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风靡一时。"《中山诗话》："真宗问近臣酒几何，丁晋公（谓）举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句以对。"可见杜句时人诵之已烂熟。王禹偁云："子美集开诗世界。"（《赠朱严诗》）山谷父黄庶嗜杜特深。《后山诗话》云："唐人不学杜诗，惟黄庶、谢师厚学之。"山谷之嗜杜，实沐其家教者深。《诗人玉屑》："吕丞相云：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故山谷尤表彰杜之夔州诗，见其《大雅堂记》，则似所见得之东坡。盖是坡老、荆公无不主"学诗当以子美为师"，夔州之作，更为人所尊崇者。

杜之夔州诗，北宋时曾勒诸石。《蜀中名胜记》三十一引王象之《蜀碑记》卷五奉节县下云：

> 少陵游蜀凡八稔，在夔独三年；平生所赋诗凡千四百六篇，段在夔者一百六十有一。治平中，知州贾昌言刻十二石于北园，岁久字漫灭。建中靖国元年，运判王蘧新为十碑。今碑在漕司。

又张珫刻"白盐赤甲"四字在山城东白盐山。[2]《全蜀艺文志》三十九上载于卨《夔州草堂少陵故居记》，称其"所居距白帝城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顷，树木葱倩，气象深秀。……夔州之诗多至四百余篇，一草一木，尽入诗句中矣"。记作于庆元三年，时于氏权通判夔州军州云。

余于1980年冬游白帝城，求杜老白谷东屯故居，渺不可得。遥睇白盐赤甲，两山对峙，犹是昔年光景。挐舟过夔门，见其峭壁上有悬棺葬。《朝野佥载》二称："五溪蛮悬棺，越高越为至孝。"杜老诗未及此俗。然盘涡鹭浴，至今犹呼白盐山脚之急流曰银涡子，因山为石灰岩，故呈灰白色。惜滟滪堆已炸去，滩流无险，诵"高江急峡雷霆斗"之句，为之黯然。

1980年12月

① 《诗话总龟》。

② 《蜀碑记补正》。

《南山》诗与马鸣《佛所行赞》

诗至唐代，益极其变。或以文为诗，或以议论人诗。宋人多有非之者。叶梦得《石林诗话》云：

> 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于杜公之诗，犹病其过于烦絮也。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亦不以韩诗之浩瀚奥衍为然。昌黎五言诗，以《南山》一首为最长最奇，论者每取与老杜《北征》相提并论。亦有病其冗蔓者。明蒋之翘云：
>
> （《南山》）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极其铺张山形峻险，叠叠数百言，岂不能一两语道尽？试问《北征》有此蔓冗否？

实则退之乃以赋之法为诗。朱彝尊云："以赋为诗，铺张宏丽，然是才作。"言极中肯。惟此诗中间连用五十"或"字，光怪陆离，雄奇纵恣，为诗家独辟蚕丛。此法，《诗·小雅·北山》已开其端。"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同叠用十二"或"字。而陆机《文赋》，于前后不同诸段之间，共用二十六个"或"字。① 然《南山》诗"或"字乃于若干句连续使用，此种过度

① 此点 E. Von. Zach 译韩诗全集 Han Yu's Poetische Werke Haard，1952，13 页注中已指出。

之夸饰铺张手法，似与佛书不无关系。佛经中连用或字之例颇夥。开周时实叉难陀译之《华严经》，其卷十四《贤首品》及卷六十一《入法界品》并叠用或字，次数极多[①]昌黎是否讽诵《华严》，未可得知。然考佛传于释尊行迹，多事铺张。若马鸣（Aśvaghosa）之《佛赞》（Buddha-Carita），尤为文学名著。唐世文士，疑多曾读其书。昌黎亦其中之一人也。

佛传译本颇多，举其要者，有：(1) 北凉昙无谶所译，称《佛所行赞》[②]。(2) 刘宋时法云所译者，称《佛本行经》[③]。(3) 隋阇那崛多译者，称《佛本行集经》[④]。以后者卷帙最繁，且以《大事经》（Mahāvastu Avadāna）为主，多有增益。

凡此三种，汉文译本，体制各异：

（一）分二八品。自首至终，皆为五言句式，最为齐整。

（二）全三一品。数品之中，五言、四言、七言句式每杂用之。如第四、五、八诸品，全用四言，与前后体裁不一。

（三）分六十品。用散文体，间渗以五言七言偈语，与一般佛经体制相同。

上列以昙无谶译本，特具文学意味，可谓一极长篇之五言叙事诗。其中连用“或”字之例，不止一见。《离欲品》[⑤] 与《破魔品》[⑥] 尤为特出。兹举《破魔品》与《南山》诗比较如次：

佛所行赞破魔品	南山诗
或一身多头　或面各一目	或连若相从　或蹙若相斗
或复众多眼　或大腹长身	或妥若弭伏　或竦若惊雊
或羸瘦无腹　或长脚大膝	或散若瓦解　或赴若辐凑
或大脱肥蹲　或长牙利爪	或翩若船游　或决若马骤
或无头目面　或两足多身	或背若相恶　或向若相佑
或大面傍面　或作灰土色	或乱若抽笋　或嵲若注灸

① 《大正藏》一〇，74、330 页。
② 《大正藏》四，1 页。
③ 《大正藏》四，54 页。
④ 《大正藏》三，655 页。
⑤ 《大正藏》四，6 页。
⑥ 《大正藏》四，25 页。

或似明星光	或身放烟火	或错若绘画	或缭若篆籀
或象耳负山	或被发裸身	或罗若星离	或蓊若云逗
或被服皮革	面色半赤白	或浮若波涛	或碎若锄耨
或著虎皮衣	或复著蛇皮	或如贲育伦	……………
或腰带大铃	或萦发螺髻	或如帝王尊	……………
或散发被身	或吸人精气	或如临食案	肴核纷饤饾
或夺人生命	或超掷大呼	又如游九原	坟墓包椁柩
或奔走相逐	迭自相打害	或累若盆罂	或揭若甑桓
或空中旋转	或飞腾树间	或覆若曝鳖	或颓若寝兽
或呼叫吼唤	恶声震天地	或蜿若藏龙	或翼若搏鹫
如是诸恶类	围绕菩提树	或齐若友朋	或随若先后
或欲擘裂身	或复欲吞啖	或迸若流落	或顾若宿留
……………		若戾若仇雠	或密若婚媾
（《大正藏》四，25页）		（以下尚有十八句用“或”字）	

是品描写魔军之异形，以叠句方法，连用“或”字至三十余次，乃恍然于昌黎《南山》诗用“或”字一段，殆由此脱胎而得。原本“或”字梵语为 Kācit，Kaśćit，可以覆勘。至 Zach 德文本于“或”字则兼用 Bald 及 Oder 二字译出，尚未能一致。昌黎固不谙梵文，然彼因辟佛，对昙无谶所译之马鸣《佛所行赞》必曾经眼。一方面于思想上反对佛教，另一方面乃从佛书中吸收其修辞之技巧，用于诗篇，可谓间接受到马鸣之影响。印度大诗人 Kālidāsa 其诗句多因袭马鸣，所作 Raghuvamśa 中亦有叠用 Kācit 之例，与昌黎不谋而合。昌黎用“或”字竟至五十一次之多，比马鸣原作，变本加厉。才气之大，精采旁魄，足以辟易万夫。陈寅恪《论韩愈》文中曾谓佛经文体乃混合“长行”（散文）与偈颂（诗体）而成。长行可谓以诗为文，而偈颂可谓以文为诗。取此以解释昌黎之以文为诗，颇受释典之启发。近日学者颇有非难之者。观于《南山》诗用“或”之与《佛所行赞》不无因袭之迹，亦可为陈先生之说提供新证。我人又试观阇那崛多之《佛本行集经》，于兹数句改用散文写出[①]，文字之美，不逮昙无谶远甚，然正是改诗为文之显例。《南山》诗之冗长，在五言诗中罕见畴匹。此种作法，似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之为

① 《大正藏》三，786页。

五言长篇，在文体上不无关涉之处。疑昌黎作《南山》诗时，曾受此赞之暗示。

唐代中印文学之相互关系，自敦煌变文出见以后，引起多方面之讨论。然在古典诗中如《长恨歌》之与《目连变》为人所悉知外，若卢仝之《月蚀》诗，其铺张之处，似参用佛经中之描写地狱，以描写天上的魔鬼，为其夸饰之手法，此与《南山》诗之用"或"字乃仿自昙无谶之译文，同一涂辙。文学作品之取资释氏，亦文人技巧之一端。爰为提出，以为治文学史者进一解。友人清水茂教授湛深昌黎文学，以此奉质，乞有以教之。

1963 年，本文作者由港大中文系接受哈佛燕京社资助，至印度考察。本篇即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致谢。作者附识。

原载 1963 年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 19 册

唐诗漫话

招提

杜集第一首诗为《游龙门奉先寺》。起句云："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其《太平寺》亦云："招提凭高冈。"仇注引《僧辉记》云："招提者，梵言拓斗提奢，唐言四方僧牧。但传笔者讹拓为招，去斗奢留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六十四篇招提下引《经音义》："梵云招斗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笔者讹称招提。后魏太武始光元年造伽蓝，创立招提之名。"按招斗即四之梵语音译。招斗提者，梵言 Catur（四）diśa（方）(on all sides)，汉语意译应为四方，有如"十方"，梵言 daśa（十）diśāni（方）。译名通例，每于四音节取其二。如菩提萨埵（梵言 Bodhi〔觉〕Sattra〔有情〕）之作菩提。招斗提舍之省略作招提，亦其比也。梵语又有 Caitya 一字，巴利文 Cetiya，汉语音译作制底或质底。义即是窟殿、堂塔。印度人所谓 Caitya，其地僧众祈祷聚集，每举行于窣堵波（塔）与佛像之前，将指葬地有纪念物者（sēpŭlchral monument）。详 S. dutt 著《印度佛教之僧徒庙宇》。一石窟中可有若干制底，及制底居（Catiyaghara）。曩岁读书天竺，游 Kanheri，Karle 等佛窟，曾目验之。

龙门石窟，唐代梵僧来往甚夥。译经大师南天竺人菩提流志原住洛京长寿寺，入寂后，迁窆于龙门西北原，勒石为记。[1] 或译事完了之后，请求于龙

① 《高僧传》卷三。

门置寺。如迦湿密罗人宝思惟，于景云二年造天竺寺于龙门山，苏颋为撰碑。① 奉先寺大窟开凿之年，据窟中开元十年立《大卢舍那佛像记》云："粤以咸亨三年，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百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至上元二年乙亥毕功。调露元年己卯，奉敕大像置奉先寺。"善道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二百铺。杜公此诗，黄鹤谓当是开元二十上年后游东都时作，恰在武后新窟完成之后，焕然一新，美轮美奂。故其《龙门》五律句云"金银佛寺开"。当日金碧辉煌，可以想象。今龙门窟经历代兵燹，已七零八落。读公此诗，为之神往。

坼

杜公《登岳阳楼》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仇注引《史记》地坼东南句说之。寻《赵世家》原文云："幽缪王迁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张守节《正义》："其坼沟见在，亦在晋、汾二州之界也。"本作东西，不作东南，仇注引误。地坼实指当日大地震，其唐时犹存。杜公必不用《赵世家》语。"东南"一词常见。《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是也。地坼之坼字，依《说文》篆应作壥，裂也。许氏引《诗·生民》："不壥不副。"《广韵》二十一陌："壥，裂也。亦作坼。"《龙龛手鉴》土部此字，有坼、壥、㙭、坼诸形，注以坼为正。训分也、裂也。杜句"吴楚东南坼"，自以训"分"为宜，言吴楚东南至洞庭而分界。固知其与《史记》无关。学人于杜诗必欲寻其字字有出处，不免于刻舟求剑；王船山之讥诃，良有以也。

莫徭

《岁晏行》云："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莫徭为少数民族名，注家皆只引《隋书·地理志》，其实南朝时已见之。《梁书·张缵传》："（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湖南土著实有莫徭。刘禹锡有《莫徭歌》云："莫徭自生民，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

① 文见《文苑英华》卷八五六。

彻豁，含沙不能射。”又有《连州（在粤北）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五言古，记述粤北莫徭生活甚详。后此则顾况《酬张使君》诗云：“薛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薛鹿义为杀鹿，其族以射猎为生，可与杜诗参证。

《望岳》

杜公平生有《望岳》诗三首：“岱宗夫如何”，咏泰山也；“南岳配朱鸟”，咏衡山也；“西岳崚嶒竦处尊”，咏华山也。五岳有三，公皆经过其地，而未能跻登，但遥望以慰情而已，故均以《望岳》诗为题。岱宗者，仇注引郑昂云：“王者升中告代，必于此山。”《续高僧传·元魏昙靖传》：“东方泰山，汉言代岳。阴阳交代，故谓代岳。”北朝人有此说，训岱为代。

《蜀道难》

此诗旧说最繁，大抵有：一、罪严武，二、讽章仇兼琼，三、讽玄宗幸蜀，四、即事成咏，诸不同看法。按殷璠《河岳英灵集》已收之。殷书据自序云起甲寅终癸巳（即天宝十二载），诗必作于天宝癸巳以前。经殷氏采人，故幸蜀说不攻自破。孟棨《本事诗》记李白初自蜀至京师，贺知章已见其《蜀道难》。其事又见《唐摭言》。白会晤知章在天宝二年，即以此诗受知于贺监。

宋人大抵主讽剑南节度章仇兼琼说。自沈括《梦溪笔谈》四，洪虑《洪驹父诗话》，洪迈《容斋续笔六》皆同。李集北宋本（缪氏影印）于《蜀道难》题下注云：“讽章仇兼琼也。黄山谷于宜州曾以鸡毛笔为周维琛书《蜀道难》，下亦云讽章仇兼琼也。”黄山谷亦主是说。考开元二十八年讨吐蕃，收复维州安戎城，李林甫有贺表（见《全唐文》三四五），实出益州司马章仇兼琼之策。兼琼以此有功，遂为剑南节度。《蜀道难》句云：“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亲”字，《文苑英华》及《云溪友议》作“人”。詹锳云：“人字是。”窃谓《蜀道难》乃用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语，谓所守若为非亲信，即化为豺虎矣；所以为恃险割据者昭其鉴戒（胡震亨论之是也）。如作“非人”，语无所本。白诗“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袭用张载成句。全篇用夸饰手法形容蜀地之险，必有亲信扼守其地，否则召乱，未必专指任何一人。宋人谓讽章仇，殆指其妄启

边衅而言。

白诗最精彩处为承用古乐府而加以推陈出新。此篇唐人写卷题作《古蜀道难》。《蜀道行》本为相和歌瑟调曲。见王僧虔《技录》。陈时阴铿亦有《蜀道难》。[①] 白诗张大其词，变化为长短句散文化骚体，故殷璠称其"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贺知章读后至誉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此诗纵横奇谲。正如"天梯石栈相钩连"，险意险句，以道出蜀道之险，诚古今未有之奇作。杜甫赠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事见《陈书·阮卓传》。阴诗存者皆五言，非白之匹。惟《蜀道难》用阴铿旧题，别开生面。杜公之意，岂指此乎?[②]《蜀道难》此诗在唐代影响最大。陆畅至反其意而作《蜀道易》，以美韦皋，殊属无谓。姚合诗："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说者或据此谓白作诗，述功名之难成，则所见更浅矣。

《远别离》

《远别离》为乐府《别离十九曲》之一。汉以来有录别一类之作，以苏、李为主题，《九歌》"悲莫悲兮生别离"推衍而出。有《生别离》、《长别离》、《远别离》。至于近代，复有《今别离》(黄公度作)。皆一脉之作。

此诗刻意效楚辞。"皇穹不照余之忠诚"经袭用《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句法。月惨惨，云凭凭，如诵《山鬼》之篇。结句翻《哀江南赋》"竹染湘妃之泪"意。"山崩川竭，泪乃可灭"以喻海枯石烂，此情难绝，一结有雷霆万钧之力。用韵错综变化，奇险突兀，盖得力于汉《铙歌》者。

此诗已见《河岳英灵集》，自为天宝十二载以前之作。向来诸说，此附史事，均有未安。诗中借尧舜禅让，舜南征而二妃未之从故事，以生情造文，输入作者之情感。满纸愁思怨怼，扑朔迷离，一唱三叹；楚声遗响，感人特深。范椁谓"此篇最有楚人风"，是也。化沉闷僵化之古史，为悱恻生动之文辞。从纯文学角度玩味之，可窥测作者表达之手法。东坡《与弟子由诗》："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用此诗字句。亦援虞舜典故以申天下一家之观念，与青莲竟大异其趣。摭拾古事，如何造意，因人而异。于此可

① 诗为五言，录之如下："王尊奏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以王尊事起兴，结句"功名"云云，即忠臣、孝子不可两兼之意，仍用王尊事加以推演，无甚新意。

② 王观国则辩此为美太白善为五言诗。

悟用典之法。

数字

夸饰数字为诗文中常用手法，以李白最为离奇。常用不可思议之数字，作高度之夸张。《蜀道难》云“尔来三万八千岁”，此由扬雄《蜀王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一语而来。《梁甫吟》云“广张三千六百钓”，《唐宋诗醇》谓“以百年三万六千场计之，七十至八十约三千六百钓”。或谓即《鞠歌行》“虎变蟠溪中，一举钓六合”之意。《天姥留别》云“天台四万八千丈”，据《道藏》“鞠”字号《天台山志》引陶隐居《真诰》称天台为“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白诗更加增饰而为四万八千。[①] 上举诸例，可见其概。若乎《秋浦歌》“白发三千丈”，人所习知。妙在下句“缘愁似个长”，则愁与发其长相等，更属匪夷所思。宋王楙谓“文士言数目处，不必深泥，岂可拘以尺寸”[②]，诚通达之论。

清新、俊逸

最能了解李白者，无如杜甫。杜赠李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新指有佳句，俊逸谓能行气。前者谓富辞采，多新意；后者谓有骨气，饶风力。何谓俊逸？本为品藻人物之用语。《魏氏春秋》记袁绍檄文言：“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③] “智过千人为俊”[④] 也。逸言逸气，以马之逸足为喻。李白《天马歌》：“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逸群之马，与绝世之人，同为非常之物。鲍照诗文，“发调惊挺，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⑤]。乐府如“五丁凿山，时出奇警”。方东树谓俊逸盖取其有气。李白古诗乐府，正得力于此。

庾信诗为赋所掩。集中隽句骊纷披。如：“问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山明疑有雪，岸白不关沙。”“野戍孤烟起，春山百鸟啼。”“雨歇残红断，云

---

① 王本注云：“当作一”。

② 《野客丛书》卷二四。

③ 《后汉书·袁绍传》。《文选》陈琳檄作“边让英才俊伟”。

④ 《淮南子》。

⑤ 敖陶孙评语。

归一雁征。”不胜缕举。李白学鲍在行气，学庾为琢句。于鲍得其健笔，于庾得其精思。双轨并进。李白言“一生低首谢宣城”，实则有得于鲍、庾者多。经杜甫指出，巨眼若烛，不愧知音。

五两

王琦旧注有极简陋者。如《送崔氏昆季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卷十八）注只引《韵会》：“綄，船上候风羽；楚人谓之五两。”按綄字已见《广雅》、《玉篇》。唐人诗用五两习见。权德舆句：“烟水飞一帆，霜风摇五两。”[①] 王维句“愁看北渚三湘近，恶说南风五两轻。”[②]

《敦煌曲子词·浪涛沙》[③] “五雨竿头风欲平”，雨即两之俗写。蒋礼鸿《校议》谓即五两是也。《太平御览》七七一舟部四有“五两”一项，引《淮南子》“若綄之候风”，许慎曰：“綄，候风扇也；楚人谓之五两。”又引《兵书》：“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重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郭璞《江赋》云：“气氛祲于清旭，觇五两之动静。”唐初李淳风《乙巳占》卷十“候风法”云：“鸡有知时之效，羽重八两，以仿八风。竿长五丈，……羽毛必五两已上，八两已下，……”是五两亦可作八两。唐以来则习以“五两”为舟之代语。

三点成伊

《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与京兆苑咸》诗句云“贝叶经文手自书”，“梵字何人辨鲁鱼”。其题称：“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集附苑咸答诗句云：“三点成伊犹有想，一观如幻自忘筌。”赵殿成注：“佛书伊字如草书下字。按《涅槃经》：何等名为秘密之藏？诸如∴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醯首罗（大自在天）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点若别，亦不得成伊，我亦如是。解脱这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中异，亦非涅槃。我亦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温庭筠《杨柳枝辞》：“井底点灯深烛伊。”说者谓是

---

① 《文集》卷五，《送人使之江陵》。

② 《送杨少府贬郴州》。

③ 斯坦因二六〇七号。

伊字或双关骰子点数及伊人也。[①] 按∴为伊，乃出悉昙字母。印度古文本作°°°，是为婆罗谜文（Brahmi）之 i。尚有保存圆圈写法。若天城体梵文 iī，则并不作三点。知苑咸所书者，乃用悉昙字体也。

王维　摩诘

维摩诘名为 vimalakirti，吴支谦译经依梵音始称《维罗诘》二卷。译义为无垢称，或净名。Mala 为垢。梵语字头 vi 训否定词之“无”与“不”。于伏陀经用作前置词 away。如 vi-tarām 训副词远方（far away）。六朝时，《维摩诘经》传译至多且广，一时成为显学。南北诸帝且亲自开讲。如北方魏世宗永平二年（509）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是其例也。梁昭明太子以维摩为小字。王维兄弟五人名皆从纟旁，即维、缙、缥、纮、统。[②] 缙亦佞佛，而字曰夏卿，与佛无关；维乃效昭明，取摩诘为号，合维与摩诘为一，则原名之维，岂有体无之意乎？《旧唐书》维本传云：“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考《宋僧传》十七《释元崇传》：“至德初，杖锡去郡，入终南。至白鹿，上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于时天地未泰，豺狼称患。……偶兹一会，抗论尔日。钩深索隐，襟期许与。”元崇俗姓王氏，与维为本宗。维卒于上元二年。至德初，两京未收复，维处沦陷区中，被迫授伪官。元崇即当日彼所接高僧之一人，僧传足以证史。维号摩诘，维于梵义为无。裴征问王弼：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弼答因有圣人“体无”之语（何劭撰弼传）。维以玄谈为乐，兹亦足以窥其一端矣。

《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序

昔郑谷喜用“僧”字，自有句云“诗无僧字格遂卑”。其咏鹧鸪也，“青草湖边”，“黄陵廟里”，犹是死说其物，不免招来“吃棒有分”之嫌。[③] 彼虽力求尖新，而措词直说，选格琢句，仍有所新著也。陈简斋问诗法之要于崔

①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153 页。
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③ 吴乔《围炉诗话》。

鹍，鹍告以“慎不可有意于用事”[1]。简斋讥秦少游诗如“刻就楮叶”，谓“梅对前诗慎不可读”。似因崔说。人传其“人间火定热，我死不肯炙”，“老禅虽无心，施食不肯当”诸名句，倔强风骨，信乎节士之诗。俨然有取乎翻著袜法，反近王梵志矣。彼盖于诗之过慎，而作之尤慎，所失正在于慎。偶有佳篇为人称诵，但非能为广大教主也。二家虽不论禅，已扣禅关，而仍有滞著。夫黏于句，慎于诗均有所失，持此以观沧浪之诗与诗论，所失正坐过执于禅，迹其诰语，落想非高，若谓能真“从顶𩕳中来”，谈何容易！郑谷佳语，宋人屡以之入词。[2] 沧浪则无可搴采者，正缘所作未能构其所论，岂禅之理，犹不足共作诗者以为同登彼岸之筏耶？抑操之术有所不逮，徒有其理而乏控抟？若退之方以造其极耶？于以知纯理无方之不足尚也。而王之说偈曰：“今为无眼曹，空诤白谓谛。”说诗者辄自谓谛之所存皆在于我，彼此相诤，故古今诗说车载，而罔所折衷。今人久已废诗而侈于论诗，盖取所作以自证其所论，譬如饮水，冷暖自知，所谓“证自证”者，移之于诗，或可为特健药乎。

锐清于诗，寝馈日久，所谓自无扣槃扪烛之谈。1980 年秋，余讲学京都，亦尝畅论禅与诗相涉之义，于沧浪之说，粗具轸丛。君更撷指月之英华，极玄绝妙，纠擿众说，一一论其微远，同力深至，所论足以昭示来学，共登坦途。其书杀青既竣，锐清嘱弁其端，因诗论与诗作相倚与目证之旨，发其端倪，为读君书之一助。诗心如栽，一株可孕花千亿；妙手偶得，在人之自用如何耳。

1992 年 3 月

又记

辛文房《唐才子传》记江南周繇云：“俯有思，仰有咏，深造厥域，时号为诣禅。”引其佳句称：“读之使人竦，诚好手也。”末论：“尝谓禅家者流，论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为第一义，出有无间，若声闻、辟支、四果，已非正也。……悟门洞开，慧灯深照，顿渐之境，各天所赋。观于时以‘诗禅’许周繇，为不入邪见，能致思于妙品。”其说即本《沧浪诗

① 徐度《却扫编》卷中。

② 例如晏殊取其“去年天气旧池台”以入《浣溪沙》。

话》。繇，咸通十三年后“诗禅之日留州”，知以禅品诗，由来已久。此条锐清书未之及，故附著于此。

附录

《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序 清水茂撰

汤西崖云：“诗话作而诗亡。”惟唐人无诗话而宋人始作诗话。盖唐人有别材，始作诗。故无意为诗，顺口而出，而诗皆浑然天成，自成佳妙，不俟诗话也。宋人自庙堂至江湖，无论有无别材，皆有意作诗。作诗之人日广，则有别材者暂且勿论，无别材者有意作诗，须学诗理，始可以作诗。故诗话始作矣。六一居士始作诗话，本来集以资闲谈，而后逐渐变作说诗理之书。《彦周诗话》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考《沧浪诗话》兼备许氏所言，井井有条，寔为古今诗话之典范，有意作诗者之门径也。诗话与有意作诗者说诗理，而沧浪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正谓无意作诗。其说诗理，为有意作诗者而言，惟无意作诗为最上乘。诗之难解，盖在此也。李君锐清研究《沧浪诗话》，讨源沿波，深入细微，尤其剖析诗禅一旨甚详，诗之难解家，为之其灼然可睹。夫文学评论本以资创作。近来评论学作诗者夥颐，专门研究评论者亦泛滥不可纪极，而无裨于创作，亦可谓“诗话作而诗亡”矣。愿李君诗作日有长进，以副其研究。

1992年2月，清水茂序于日本宇治流观室

陈白沙在明代诗史上之地位

一、诗家正脉

明代理学家多能诗，名高者前有陈白沙，后有王阳明，而白沙影响尤大。此一路乃承宋诗之余绪，推尊杜甫、邵雍二家，取道统观念，纳之于诗。白沙有句云："子美（杜甫）诗之圣，尧夫（邵雍）又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此在诗论上可谓另辟蹊径。杜为诗中圣人，此宋代诗人之公论。

邵之《击壤集》，理趣至深，以诗论道，因其诗可以窥道学之妙。[1] 白沙取杜与邵相配，称为"二妙"。其后唐荆川之徒选《二妙集》，即以白沙及（庄）定山、（唐）荆州三家诗，继《草堂》、《击壤》之后，以为"诗家正脉，即在乎是"（《列朝诗集》）。然白沙此说颇引起后人之反对。钱谦益云：

> 子美、尧夫之诗，其可得而兼乎？东食西宿，真英雄欺人之语。

又讥《二妙集》之编选谓：

> 岂惟令少陵攒眉，亦当笑破白沙之口。（《列朝诗集》）

---

① 见成化乙未希古《击壤集》引。

按金时段克己、成己二家总集合曰《二妙集》[1]。此用其名，而取义“二妙”，则出自白沙句：“二妙少能兼。”诗之与道，本如南辕北辙，今乃合而为一，故牧斋讥其为东食西宿。荆川之徒，提出“诗家正脉”四字，主张诗以载道，此则明代道学家之文学观点。未始非出于白沙之启迪也。牧斋曾将白沙、阳明二家诗作一比较云：

以世眼观之，公甫（白沙字）何敢望伯安；以法眼观之，伯安瞠乎后矣。

从俗谛而论，阳明自有千秋；以道谛而言，则白沙当在阳明之上。以此定两家之优劣，则白沙诗地位之高，可以见矣。

二、白沙诗渊源——与吴康斋诗之比较

白沙师事吴康斋（与弼）。杨希闵撰《吴康斋年谱》云：“宣德三年戊申三十八岁居水陂，白沙来从学。”[2] 康斋间喜吟咏，有诗集七卷，不下千首。《康斋集》今存有万历刊本。前七卷皆为诗集，其中有《洪都》、《游金陵》、《金台》、《适闽》、《东游》、《饶州》等稿。其《即事》一首，起永乐庚寅，时年十九。其诗题如《读中庸》、《变化气质消磨习俗》，学究气甚重。有《诵晦庵诗次韵》，颇学朱子之风格。《懒吟》又近邵雍。刘蕺山言康斋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及乎得之而有以乐，则又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今观其诗：

乙巳正月十九夜枕上作

乐以忘忧理浑然，后生岂易造斯言。敛然下学无他法，一味深功见性偏。

具见其发愤克己之精神。其佳制如：

① 现存北京图书馆有元刊明修九行本《二妙集》。

② 见《白沙集·书玉枕诗后》。

山中见梅花

茅庵深处路萦斜，老树遥看近腊花。何事幽人吟未到，游蜂先已得春华。

轻灵闲暇，无半点烟火气。康斋于诗，好之甚笃。如《录诗稿》一首云：

晴日鸟相唤，轻风花乱飞；红尘休入户，次第正抄诗。

又绝句云："新诗尽日恣冥搜。"雅兴逸致，理学家而兼为诗人者也。白沙从学康斋，于诗之有深契，藉吟咏以发越情性，似受康斋之熏陶；然白沙于诗成就，实在乃师之上。故牧斋《列朝诗集》丙，以康斋诗附白沙之后，自非无故。康斋与白沙精神上，根本大相径庭。康斋从胼手胝足中充养得睟面盎背，由苦中得乐，一团浑朴气象，可追太古（顾泾阳语），工夫处全在"愤"、"乐"相生；白沙则任自然，与蒙庄相渗透，深得《至乐篇》山林皋壤之趣，不徒乐山乐水，作仁智之体会。康斋全是道德境界，白沙则为艺术境界，此其异耳。

三、陈庄体——白沙与庄杲

白沙与庄杲①齐名，时号陈庄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两人互相推重。白沙有"百炼不如庄定山"语，而定山赞白沙则云："非谢非陶莫浪猜，了无一字出安排。"《定山集》有明嘉靖刻本（十行十八字）。北平图书馆旧藏者，残存四卷、二册，陈常道所编，周子满校正，刘子缙刻于定山书院。前有嘉靖十四年湛甘泉序，略谓：

周子、刘子告于甘泉子曰：子于白沙先生诗教、诗指，则既有述矣，于定山先生之诗，其独能无言乎？二公盖同道者也。故定山题白沙诗有曰："才力凡今我与翁，百年端许自知公。横渠老笔须终劲，周子《通书》自不同。"

---

① 杲，江浦人。事迹详《明史》卷一七九，《明儒学案》卷四五。

陈、庄二人为同道，所作诗可谓同调。《定山集》卷四有《读白沙先生诗集》四首，其他唱和之作尤夥。定山对于白沙门人，亦时有赠答。[1] 交情之深，可以概见。

定山成化中与章懋、黄仲昭以谏元夕张灯而被杖[2]，以行人归，不复出山。其将致仕，白沙寄以诗云："欲归不归何迟迟？不是孤臣托疾时。此是定山最高处，江门渔父却能知。"江门渔父即白沙自谓也。语中有讽。或云定山为琼山阁学所责，以祖训有不仕之刑，定山不得已遂入京补官。白沙赋此诗，且谓人曰："定山岂以久病昏其出处耶？"清全祖望为此而撰《庄定山论》（《鲒埼亭集》二十九）。白沙出处不苟，于平生大分，绝不为利害所怵；此为定山所不及。两人性情之异，王船山于《俟解》记其佚事云：

> 陈白沙与庄定山同渡。舟中有恶少，知为两先生而侮之，纵谈淫媟，至不忍闻。定山怒形于色。回视白沙，神色甚和，若不见其人，不闻其语者，定山以此服白沙为不可及。[3]

白沙吃紧工夫全在涵养。涵养则"心常在内"。其《书漫笔后》云："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其纯为经验之谈。即此不端，已可见其日常之涵养功深矣。

定山《游茆山》诗有句云：

> 山教太极圈中阔，天放先生帽子高。

而白沙《寄定山》诗云：

> 影响驰驱等是劳，风流今古几人豪。但闻司马衣裳古，更见伊川帽桶高。岩径无风松子落，翠屏终古白云交。定山样子从来别，诗变尧夫酒变陶。

是诗颇为人传诵。"帽桶高"句与定山之"帽子高"，互相沿袭，亦不免

① 如《送白沙门人客彦昭、陈秉常回南海和杜句》云："可久亦可大，自抱贤人业。"

② 《陔余丛考》卷一七"唐时簿尉受杖"条。

③ 古籍出版社印本，8 页。

为人诟病。明人所谓陈庄体者，盖多指此类也。

四、白沙诗与禅——明人之评论

白沙之学，人或讥其近禅；于诗亦然。弘治间安磐撰《颐山诗话》称："公甫自是禅子。如：'道人本自畏炎炎，一榻清风卷画帘。无奈华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读《华严》。'又：'天涯放逐浑闲是，消得《金刚》一部经。'"（《历代诗话》本）举出白沙诵读佛书之证据。

杨升庵《丹铅总录》十九谓："（白沙诗）七言近体，效简斋、康节之渣滓，如禅家呵佛骂祖之语，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若其古诗之美，何可掩哉？然谬解者，皆篇篇附于心学性理，则是痴人说梦矣。"此特讥湛甘泉为白沙诗妄加笺释，将白沙之诗"经义化"起来，而且为诗教。钱牧斋亦深予诋诮。此一责任不在白沙本人，而在其门人辈为之曲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 陈公甫如学禅家，偶得一自然语，谓为游戏三昧……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盖弇州至晚年始能了解白沙诗之妙处。周亮工《书影》记弇州临殁手持《东坡集》不释，例亦同此。轻词华而涉理趣，嗜好之变更，自与年事不无关系焉。

白沙之诗虽间援用佛书，不能以此遂谓其为禅。犹邵尧夫《击壤集》有《学佛吟》七律句云："怕死老年亲释迦。"（卷一四）吾人不能以此遂谓尧夫为禅家也。清陆世仪论陈（白沙）、王（阳明）之学，谓：

> 白沙，曾点之流，其意一主于洒脱旷闲，以为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赋诗写字以自遣，便与禅思相近。或强问其心传，则答曰："有学无学，有觉无觉，言未尝有得于禅也。"①

其言良是。今读白沙诗，如云：

---

① 见清全祖望撰《陆桴亭先生传》。

托仙终被谤，托佛岂多修；弄艇江门月，闻歌碧玉楼。

能放乎自得之场，仙佛皆非安身托命之地。其《随笔》诗云：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宁有此。

宇宙即己分内事，故云不能外事，事行而理生，故云不能外理。佛家戒事、理二障。滞于事则为事障，滞于理则为理障。白沙颇依儒术。儒家真机活泼，随事体认天理，根本无此二障可言。或云“苏、黄事障，程、邵理障”①。读白沙诗者，实当破此二障。如强为说教，即是横添上理障，虽甘泉亦不免贻讥焉。其《示湛雨》：

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

泼泼地之真机，丝毫不滞碍。连杖与喝可以不要，是超越禅家了。此真机大有异于禅机，已非佛家之藩篱所能拘囿矣。

五、“不安排”之义

庄定山赞白沙诗“了无一字出安排”。安排是一种障碍。白沙句云：“从前欲洗安排障，万古斯文看日星。”要每一字自然流出来，须先洗涤心灵，澡雪五藏。《易传》言：“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故白沙有《梦作洗心诗》。又《题心泉》句云：“不将泉照面，白日多飞尘。”泉比本性，尘喻外物。去障则能不为尘所染。又句云：

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庄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欲使天机免于障蔽，须断却嗜

① 胡元瑞《诗薮》内编。

欲。真机既出，一念超乎万物之上。白沙所造为极高明之境界，得力《中庸》之精髓。其言自然与忘我，精神尤接近庄子。

（一）自然：白沙云："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此犹《庄子》之《至乐》。又云："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此与《庄子·大宗师》"自本自根"义略同。

（二）忘我：白沙云："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犹《庄子》之"至人无己"及"物物而不物于物"之义。又云："飞云之高几千仞，……若履平地，四顾脱然，此其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气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极。"此直是《庄子》坐忘之论。

白沙《梦后作》句云："幻迹有去来，达观无古今。"而《庄子》云："见独而后能无古今。"白沙言"从静中养出端倪来"。"端倪"二字，即取自《庄子·大宗师》。是知白沙得力于庄周者至深。养其真机无往而不自适，自得不趣，发于诗文，亦自复尔。或问："著述。"白沙答曰："伏羲数画耳。"易简而天下之理自得，又何待乎安排耶？《示黄昊》句云：

> 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

故知不安排是其作人之把柄，亦为其作诗之把柄。

六、白沙诗集之初刻本

白沙集板本，其嘉靖本曰《白沙子》者，影印于《四部丛刊》三编，张元济为跋，论述最详。略谓其"全集，吉水罗侨始刊于弘治乙丑，诗文各十卷；越三年，至正德戊辰，莆田林齐重订而补刻之；嘉靖癸巳，西蜀高简又刻于维扬，有所增削，并为八卷，即此本也。至嘉靖辛亥，内江萧世延又刻之，增为九卷。其后万历辛丑闽林裕阳，壬子同邑何熊祥先后覆刻，大率取材是本"[①]。弘治全集本，今不可见，惟北京图书馆有弘治刻本《白沙先生诗近稿》十卷，为府同知吴献臣（廷举）所录。自成化甲辰至弘治乙卯正月，

① 《涉园序跋》，242页。

得六百八篇。[1] 起《甲辰春中杂诗三首》，与他本之起《和龟山》"此日不再得"韵，编次不同。此《诗近稿》九行，行十五字，二册，为诗集初刻本，可谓瑰宝。至嘉靖刊本，《白沙全集》有三十一卷本者，门人张诩编。诗起于卷十一至卷二十一（有七言绝句补遗）。此二种均有足记，故略述之，用俟专究白沙集者之考览焉。

七、白沙之嗣响

诗有性情与风韵两条件。理学家之诗，有时亦风神独绝。白沙见解谓："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仍以风韵为重。故牧斋直目之为诗人，不敢斥其诗为偈语，诚为知言。白沙云："学诗须先理会古人性情。"又谓："黄涪翁（山谷）《大雅堂记》，……正诗家大体所关处，不可不理会。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2] 又《示李孔修近诗》云："或疑子美圣，未若陶潜淡。习气移性情，正坐闻道晚。"则又未曾外性情而言诗。其诗远慕陶公[3]，而近与江西接武。故说者谓其间袭后山、半山佳句。[4] 尤见白沙吟咏，虽主循乎自然，仍不废警策及禅锤也。

白沙谓定山"诗变尧夫酒变陶"，其自作诗亦多由尧夫变来，涂辙未异。白沙门人新淦萧子鹏，同时丰城杨廉皆好陈庄体。廉有《月湖集》，至被目为月湖诗派。[5] 定山"溪边鸟讶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句，杨廉以为高出杜子美。安磐《颐山诗话》乃深加訾议。《四库提要》（诗文评类二）以为公论。钱牧斋云："此等谬种入后生八识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断送诗家多生慧命。"可谓极诋諆之能事矣。唐顺之诗本学初唐，中年为诗乃涉理路，至有"味为补虚一试肉，事求如意屡生嗔"一类恶句。《艺苑卮言》讥其不减定山担挑太极，为词林笑端。理学家诗之为人讪笑，往往如此。

王船山于白沙诗最为服膺。《姜斋诗集》卷四过半为和白沙之作。摘句如次：

---

① 见弘治丙子嘉鱼李承箕序。

② 《批答张廷实诗笺》。

③ 集中有《和陶十二首》。

④ 钱氏《谈艺录》，166页，指出后山《题宗室（赵士陈）明发高轩过》"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句，而白沙《寄林虚窗》句"开眼已知真有益，后来岁月悔无多"，即袭用之。

⑤ 见《竹垞诗话》。子鹏尝演天地自然图，参《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杨廉，见《明史》卷二八二。陈田《明诗纪事》丙签九只收杨廉《题画》一首。

莫道我狷彼狂，共弄暮天空碧。[①]

天下古今几许，梨花春雨黄昏。[②]

又《夕堂戏墨》（卷六）仿体诗（仿明代诸家体），《仿陈献章晚酌》云：

芒鞋是处寻春好，不拣苍苔与沁泥。

《姜斋文集》卷三《读李大崖墓志铭书后》，于江门风月，黄公台披衿相对，扶疏葱蔚，挂青天而荫沧海，境界之高超，深致景慕。船山最能体会白沙高夐之真精神，旷世相感，尤值得抉发者也。

粤人之蒙白沙之教者，甘泉而下，实繁有徒。至清而胡方大灵[③]《和天然和尚梅花诗百二十首》，假物明道，寓言讲学，诚白沙之嗣响。何梦瑶有绝句咏之曰："观于海者难为水，若问源头天上来。识得江门为正派，始知金竹是高才。"自注云："诗至白沙，高出千古。胡金竹继之，此非予阿好之言，后世自有定论耳。"乃作《梅花四体诗笺》。屈大均云："粤人以道为诗，自白沙始。"[④] 何氏之于金竹，亦犹湛氏之于白沙，正一脉相承也。

本文为 1966 年 11 月白沙先生纪念会演讲稿，作者附志

① 《书陈罗二先生诗后》之一。

② 《见狂生诋康斋白沙者漫题》。

③ 学者称金竹先生。

④ 陈颙《读岭南人诗绝句》，301 页。

论顾亭林诗

清初的诗可说是明诗的延续。明代的诗，到了晚期，已像一池死水，奄奄没有生气了。有的“便娟轻俊，只可装点山林，附庸风雅”[①]。即牧斋尊为一时宗匠，以讨论风雅别裁伪体自任的松圆诗老[②]，亦不过在唐人秀句的窠臼里兜圈子。这时的诗，已成为玩物丧志的点缀品。[③] 要到甲申之变，百姓震惢，山崩海沸，才如惊蛰隐雷般打开锢闭在沉闷气氛中的坛坫，把诗魂唤醒起来。从此，作诗的人，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梗概而多气”，明亡后的残酷环境，对于诗篇的孕育与刺激，和建安时代正相仿佛。

清初的诗，有两条路子。括言之，是在野与在朝之分，亦即山林与廊庙之分。在野的诗人群中，有先朝的旧臣，有从事救亡运动的烈士，有倔强不肯出仕的遗老，有逃避现实托迹空门的艺人。像吴日生的《从军行》、伍容庵的《续正气歌》，方药地的《哀哉行》、王船山的《悲落叶》、石涛的《咏零碎山川颠倒树》。其他效白香山的，有赵千里的《恶风折海棠行》，书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学杜的有高出之《前后出塞》与《河东诸将》。至如李长科、金起士的《五歌》、《七哭》及《哀国变》七言长古等等，无不长歌当哭，怵目惊

① 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评陈继儒诗。

② 程嘉燧。

③ 朱彝尊论明诗，至“竟陵凡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见《静志居诗话》“曹学佺”条。于程孟阳诗，尤多贬词。

心，令人不忍卒读。[①] 至于在朝的诗人，又有新贵和贰臣之别。贰臣之诗，不免心怀隐痛，说不出的怨愤，流露于字里行间（如吴梅村）。这类的诗，严格说来，亦应部分附入明诗的领域。

清自顺治入关，至十八年，桂王为缅甸酋长所执，明年四月，被杀于云南，是为康熙元年，明祚才完全寿终正寝。但在遗老的心中，却不信真为亡国。顾亭林在这一年的三月，三谒天寿山，有《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怀宗）攒宫，时闻缅国之报》一诗。自注引《庄子》，楚言凡亡者三，而凡君谓“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这可代表明正式灭亡后遗民的最后呼声。自清初至康熙，明虽亡而犹未亡，大家刚尝过宗社沦胥之痛，亡国之音哀以思，他们的诗心不期然地与文文山《指南录》、郑所南《心史》等异代互相呼应。文、郑之诗正写于元世祖隆盛之世，后人把它刊于亡宋之诗，是合理的。照这样说来，清初遗民的诗是应列入晚明，方符合这些诗人的意志；所以我强调地说，清初的诗，是明诗的延续，其理由即在此。[②]

清初诗人，好像生当天宝后的情况，那时的杜甫，能抓住现实题材来写诗，故有“诗史”之目。清初的诗人，不肯无病呻吟，最能把握这一点效少陵诗史而作诗的，要算是顾亭林了。

亭林作文写诗，有他一贯的主张，他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彻头彻尾实践他的意见。他说：

>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③]

他坚持着这个宗旨，虽以高节洁行的李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体之大，则不作也”[④]。他论“作诗之旨”说：

---

① 各诗可参阅《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② 清钱塘郝莲编《国朝诗选》，起顾炎武，迄姚燮（冯平山图书馆藏抄本），以亭林诗为首。至朱彝尊的《明诗综》却收顾绛（即亭林）诗。那是对的。

③ 《日知录》卷二一“文须有益于天下”条。

④ 集中《与人书》十八。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1]

又极赞赏白香山讽喻诗，许为深知立言之旨。照他的意思，诗的根本是言志，诗的功用是观风，诗的情感是述哀的。"哀"是诗心的主要力量。依《诗大序》的说法：语其大者则"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语其小者，则"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亭林诗集，编年始于《大行哀》诗，正当崇祯十七年亡国之岁[2]，含有极深的意思。他的作品中，这一类抚时感事之作最多，可说是达事变而怀旧俗的。又朋友投赠之什亦夥，那些可说是思贤才而乐道人善的。除此以外是不肯随便著笔。《大行哀》诗说："小臣王室泪，无路哭桥陵。"《表哀诗》有序，自谓效晋孙绰之作，所以"冒谅暗之讥，申罔极之痛"。亭林一生受母教最深，尽忠尽孝，皆得母氏的训诫。昆山之陷，其母闻变绝粒，遗命亭林无为异国臣子。[3] 这件事种下亭林一生莫大的哀痛，确立了他做人立身出处的根本方向，家和国两重的血泪，交织成他诗里的哀思。集中《京阙几次谒陵》、《谒先帝御容》、《孝陵图》、《有事于攒宫》以及《奉先妣葬》、《寄题贞孝墓》等作，不下十余首，无不原本于忠孝，发为至情之作。王不庵说他："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这颇能道出他的隐痛。他在《答李子德（因笃）书》中说："先妣当年大节，炤耀三吴。读行状之文，有为之下泣者。老弟亦已见之矣。他人可出，而不孝必不可出，老弟其未之思耶。"[4] 词严义正，真可以起顽立懦，这是他的内心蕴结所在，在谈他的作品之前，不能不先为表彰的。

其次要谈到他的性格。有人说他"孤僻负气，讥诃古今"，"以是吴人訾之"[5]。他的博雅淹洽，《清史稿·儒林传》列以为首，但他实在要算是独行

---

① 《日知录》卷二二。

② 时年三十二岁。

③ 见集中《先妣行状》。

④ 此数句以下一段，《亭林文集》删去。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藏《蒋山佣残稿》卷二有之，故为录出。

⑤ 李文贞撰《顾宁人小传》。

传、游侠传中的人物。他的老友归庄[1]，对他了解最深，曾给他的信说道："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此语大骇人听，因此度兄学益博，而僻益甚，将不独音韵为然。其他议论，倘或类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却子语迂，单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忧之。愿兄抑贤知之过，以就中庸也。"这信是写于康熙七年。时亭林方脱济南府诗案狱。事后亭林作《赴东》诗六首。中有句云："禀性特刚方，临难讵可改。""所秉独周礼，颠沛犹在斯。""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犹可看出他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

这六诗曾寄与归庄，归有和韵，并附来这信，他觉得亭林过于怪僻，欲折以中庸之道。归庄和亭林同里巷，自少时即有"归奇顾怪"之称。但归的诗名，在当日似乎是驾于亭林之上。归和钱谦益交往甚密，钱在八十一岁的时候，作有一首很长的五古，共八十二韵，《赠归玄恭》，并云戏效玄恭体。其中有云："子有诗百篇，稿本庋吾匭，元气含从衡，冥涨失津涘。"又说他"摇笔断修蛇，垂芒射青兕"[2]。篇终自伤己与玄恭两人的廓落而无所底，且以昌黎《叹双鸟》以相比况。可见钱对玄恭推许的程度，以及归在清初诗坛上地位之高。

济南诗案的冤狱，是由陈济生（皇士）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一书引起的。[3] 此书共十卷，选辑目录，系补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所未备，所选"以人为重，人以节义为主"[4]。近年已有翻印本。其前有归庄的序文。照理归庄应有所牵连的，幸得黄元冲所刻此书，无序无目无诗，止有传一百余页。[5]故免于难。其实亭林亦是受人所累，归庄信里说他能"自诣狱，不惟举动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尔"。又言他在济上所经营，为人所卖，劝他作南归之想。据亭林族子顾衍生的案语，谓是狱之兴，系因谢长吉主唆。先是康熙四年，章丘人谢长吉，负欠亭林债务不偿，乃以大桑家庄田产作抵押品，七年九月，亭林与长吉对簿，始获开释。是时友人朱彝尊客山东巡抚刘芳躅幕中，亭林之脱于患难，朱有很大的帮忙。[6]

亭林始终不肯南归，旅游四方，有人说他"生性兀傲，不谐于世，身本

---

① 字玄恭。

② 诗见《有学集》卷一二。

③ 济生是陈仁锡之子，亭林的姊夫。

④ 见济生所述凡例。

⑤ 详《亭林手札》，见《年谱》卷二。

⑥ 朱在《静志居诗话》谓亭林兵后尽鬻其产，寄居章丘，别治田舍，久而为士人攘夺，即指谢长吉此事。

南人，好居北土”[1]，尚未能道出他的心坎。据章太炎撰《书顾亭林轶事》云：

> 亭林先生四十五岁往山东，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郡，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按先生五十一岁至太原，始与青主相识，章丘雁门营田之事，乃在其后二三岁，则或发金在前，后乃以作赀兴农耳。至其行迹所到，舆马辎重，焜耀道上，而终无寇盗之害。世传先生始创会党规模，盖亦实事。全绍衣谓先生遍观四方，其心耿耿未下。是则先生外以儒名，内有朱家、剧孟之行，非多财亦不能然也。[2]

如果所述属确实的话，则亭林在当日兼营秘密社会工作。他目的在图谋恢复，但终告失望。到了后来，又怕清室招致，受其笼络，致有亏大节。他与潘次耕书说：“此时情事，不得不以逆旅为家。”[3] 正是实情。他在六十八岁庚申元旦自作一联云：“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日。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4] 这才是夫子自道。

关于山东诗狱，据亭林手迹引姜元衡控告的《南北通逆》一禀有云：

> 据各刻本，山左有文石诗社，江南有吟社，有遗清等社，皆系故明废臣，与招群怀贰之辈，南北通信，书中确载隐叛与中兴等情。……北人之书，削我庙号，仍存明号，且感愤乎鸱张，虎豹乎王侯。南人之书，以我朝为东国，为虎穴……北人之书，有《含章馆诗集》、《友晋轩诗集》、《夕霏亭诗》、《郭汾阳王考传》；南人之书，有《启祯集》，即《忠节录》、《岁寒诗》、《东山诗史》、《仿文信国集子美句百八十章》。

这可见当日遗老们怎样组织诗社，和怎样写诗去发泄他们的忠悃，与从事消极地对清朝的反抗活动。陈皇士编选的《启祯两朝遗诗》，即所谓《忠节录》。这书流传的经过，陈乃乾已有详细考证，于此不必多论。现所欲指出的

---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

② 《太炎文录续编》卷六上。

③ 此数语见《蒋山佣残稿》卷三，刻本文集删缺。

④ 按二圣，指明神宗与光宗，俱崩于万历庚申。

是，亭林本人亦有同样的选诗工作。亭林门人李云沾[①]《与人论亭林遗书笺》称："先师当日著作甚富，即以晚所见而言，尚有《岱狱记》四卷、《熹宗谅阴记》一卷、《昭夏遗声》二卷。"[②] 是亭林选辑的《昭夏遗声》，他的用意岂不与陈皇士沆瀣一气吗？《熹庙谅阴记事》，附在《蒋山佣残稿》，大阪尚有其书，可惜《昭夏遗声》已失传，莫由查考它的内容。张穆所撰《亭林年谱》，胪列他的著作有关于诗的，只有《诗律蒙告》一卷，没有著录这书；仅记他和陈皇士诗案的关联。这一部《昭夏遗声》，是值得叙述的。

由于清初文字狱的繁兴，亭林诗中有很多的忌讳，后人刊刻，不免加以删改。其弟子潘耒手钞原本诗稿，有传录本，和康熙原刻本已有许多不同，《古学汇刻》（第九编）中有署名荀羕（即孙诒让）作《亭林集外诗》，并附《亭林诗集校文》。跋诗云："《亭林诗集》六卷，传校元钞稿本[③]，以潘刻勘之，得佚诗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异者，又逾百事。"又注云："潘刻亦有初印及重修之异，修版本缺字殊夥。初印本并与元钞本同，今不备校。"是潘次耕初印本并未敢多所窜改，犹遵师训，其后文网日深，乃重加删并，成为五卷本。别有钞本题作《蒋山佣诗集》的只有四卷，孙毓修曾据以写作《亭林诗集校补》，附于《四部丛刊》本《亭林诗集》之后。此外光绪年间，朱记荣曾据桐城萧敬孚所得抄本，辑刻《亭林佚诗》一卷二十三首。讳忌处多仍作方围。近年中华书局依据上列各本，重编为五卷，并注明原钞本不同的字句，并把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录》附于末，成为较完备的《亭林诗集》[④]。

原抄本之可贵，举例言之。如《羌胡引》一首，刻本所无，集外诗列在卷四，注云："赠黄职方诗后。"诗中直斥建州云："乱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当日如不删去，是可引起祸端的。又《剪发》一首。所以志剃发的惨痛。起句曰："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凭陵尽戎卤"，刻本题目改作《流转》，第四句改为"极目皆榛莽"。不剃头在当日是极严重的罪名。[⑤] 故"剪发"二字，在形势之下，亦不能不加窜改。

---

① 即顾衍生之师，诗集卷五有《寄李生云沾诗》。

② 自注："昭夏者，中夏也。选明季殉节诸公诗，每人有小序一篇，系沾手录。"此文载《国粹学报》，第1卷，第7期。

③ 潘稼堂刻本，并为五卷。

④ 1959年印行。

⑤ 像华吏部允诚于南京陷后，因不剃发而为人所告，执去杀头。见《启祯两朝诗小传》。

《路舍人家见东武四先历》，原钞本题作"隆武二年八月上出狩，未知所之。其先桂王即位于肇庆府，改元永历，时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路振飞，在厦门造隆武四年大统历，用文渊阁印颁行之。九年正月，臣顾炎武从振飞子中书舍人臣路泽溥，见此有作"。原本径作"隆武"，且用以纪年，称监国为上，用《春秋》笔法，谓其"出狩"。孙毓修所见《蒋山佣诗集》钞本隆武作"东武"，"桂王即位"作"雩阳即位"，"改元永历"作"改元梗锡"，"在厦门"作"在厦元"，"造隆武四年大统历"作"东武四先大统锡"，"文渊阁"作"文光阁"，"臣顾炎武"作"臣蒋山佣"，于忌讳字多用韵目代替。友人潘重规教授曾写《亭林诗发微》一篇[1]，谓孙氏校补所用的"钞本《蒋山佣诗集》，确是出于亭林先生的原稿。其中有许多隐语，叫人乍看，茫然不知所谓。原来亭林先生运用许多韵目，代替他要隐讳的字眼"。他连"顾炎武"三字都改称"蒋山佣"，又如上举的《羌胡引》，他改作《阳麌引》，"建州"则改作"愿州"，这显然是出于清代某一怕事的钞书家的玩意，和亭林本人是没有关系的。亭林在《日知录》卷二十一上有"古文未正之隐"一条说：

> 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虏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

不意他自己的诗，后来亦被传钞者所改，我们现在再加改正，回复他本来的面目，真是一桩快事。

谈到亭林的诗，首先要明了他的家学，知道他诗学的渊源。陈济生《启祯两朝诗小传》顾太学（绍芳）下云：

> 其诗豪宕深稳，不入时人蹊径。七言歌行，仿佛太白。……足迹半天下，故能通晓国家典章。……寿至七十九以终。未卒时，犹日录邸报，每纸一幅，至二千余字，草书精绝，凡二十余帙，济生从其嗣孙绛（按即亭林）得而观之。顾氏言诗者，自给事公（指顾济，官刑科给事中）。

① 载《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

当正、嘉间，独为雄博深厚之作。其后赞善公（指顾绍芳）万历初入翰林，为诗清逸隽永。先生神格独出，古体长篇，复在二公之上云。给事集毁于倭，存诗十余篇，刻石昆山。赞善有《宝庵集》行于时。

绍芳即是亭林的祖父。自他的高祖以下，累代能诗。亭林的本生父名同应，生五子，长曰缃，字遐篆，次即亭林。同应与缃，诗名尤著。绍芳及其弟绍芬与同应、缃诸人的诗，均可从《启祯两朝遗诗》（卷八）见到。绍芳的七古，取径于太白、长吉，同应有《药房》、《秋啸》等集，《明诗综》谓其词淡意远，有白云自出、山泉泠然之致。其古体尤近长爪郎一路（如十五岁作的《夜坐》一首与《江上篇》等）。亭林的长兄缃，天才隽迈，“为古乐府，下笔便成风骨，踔厉不减古人”。我们观他的《拟古乐府》自序，便知道他对乐府造论之深。世传他的《两京赋》比于张平子，《时务策》比于贾长沙。当崇祯时，天下多故，缃每自负他的才干，谈练兵、筹饷、农田、水利，欲空其侪辈，他的才气大过亭林，可惜未四十而殁。可见顾氏累代以乐府世其家，给与亭林的濡染至深。怪不得亭林在京师，王渔洋叩问乐府《蝴蝶行》，他便应口诵之，不失一字。亭林精熟乐府，而他的诗亦以乐府诗成就为高。溯其由来，应是出于家学，非偶然也。[①]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论亭林诗，谓其“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老实说，他的诗应该属于学人的诗，他的哥哥方是才人的诗。他的诗长于隶事，尔雅典重，拿古人的文章来比拟，有如任昉的“载笔”。刘彦和论文之体性有八，一曰典雅，典雅是义归正直，辞取雅驯，雅的反面是“奇”，奇是危侧趣诡一路。归庄有时是奇，亭林却无不雅。亭林诗每附注语，据钱塘袁氏说，是他的自注。注中泛滥经史百家，有时发为微言大义。如《感事》“尚录文侯命，深虞雒邑东”，引《春秋传》曰：“厉王之祸，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读《文侯之命》，知平王之无志也。”《先妣忌日》“一经犹得备人师”，注引《颜氏家训》：“荒乱以来，虽寒畯之子，能读《孝经》、《论语》者，尚为人师。”都是很好的例子。

《日知录》卷二十八评论古书注语失当之处。对于《文选·阮籍咏怀诗》的颜注，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文公诸家诗注，多所驳正。可见他对这几家的诗，用力很深。他据《晋书·苻坚载记》，说明李白“海动山倾古月

---

① 顾缃的乐府，另有《古学丛刊》本的《二顾先生遗诗》卷二《顾遐篆诗》。

摧”，古月是“胡”的析字法。他指出杜甫用典一时之误，如“诸生老伏虔”，应是伏胜，都很有趣。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用字遣词，不敢有一字无来历。他对于典据的注意，正是他的诗所以典雅的重要因素。

《诗大序》说：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亭林写诗是完全循着这一道路的。他说：

>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忠言，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①

不诚无物，诚即是真。亭林深得性情之真，所以他的诗不是言之无物的诗。而且他博古多闻，故诗中没有一句是空虚之语。他在《日知录》中论“诗题”说：

> 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我们看他的诗，很多是先成诗而后定题。因题而写诗，是为文而造情，其情便不真；因诗而定题，是为情而造文，这样的情，自是真情。以真为文为诗，这样的诗文，自然是天地间的至文，否则直是“文塚”而已。

亭林足迹遍天下，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诗中行役之作特多。他周览山川，考古今治乱之迹，这一类的诗，正和他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可以互相表里。他的留心地形兵法民生疾苦等实际问题，是承受他的祖父和他的大哥的启示，还是有家学作其渊源，这点应该注意的。他的咏怀古迹的诗，都是用意甚深。像《乾陵诗》是怀慕狄仁杰，《王官谷》是赞美司空图。《后土祠》，表面是说汉武，骨子里却是思雄才与猛士。《楼桑庙》述昭烈重振汉室，即惓惓于中兴之事。《邢州》言卢象升。“事往溯悲风，芒然吹尘沙”，尤有无穷的感喟。这样的诗，集中触处皆是，不遑备举。

他的诗，踵武杜少陵，最特别处是没有一首无益的诗。都是记政事，哀

① 《日知录》卷二一“文辞欺人”条。

民生，乐道人善之作，为的是贯彻他的主张，这样可以说是能立诗之本，明诗之用，而尽诗之情。我们读他的诗，应该于诗外求诗，明其诗旨之所在。若徒以诗论诗，则不足以知亭林了。他的诗，论才气似不及归庄，论诗名在当时恐不如他的大哥顾遐篆；但后人越觉得他的学问和人格的伟大，对他的诗更加发生兴趣，越觉得他的诗中有极了不起之处。所谓："兰畹賸馥，桑海大哀，凄迷填海之心，寥落王佐之学。"（荀羡跋语）山阳徐嘉不惜耗了十年的精力，作成《顾诗笺注》，来替他发微阐幽。诚如冯鲁川说：

> 牧斋梅村之沈厚，渔洋竹垞之博雅，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诗人之诗也。若继体风骚，扶持名教，言当时不容已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当以顾亭林先生为第一。[①]

这种批评，自然是很中肯，但不是专从诗的本身来评论他的诗，而是从他的整个学问人格来估计他的诗，冯氏说他不是诗人之诗，那么他当然是学人之诗了。其实亭林并不有意为诗。他说："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堆几积案，殆于瓦釜雷鸣。"他又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②]。"满街塞巷都自命诗人，实在令人生厌。亭林本不愿以诗鸣，反给后人加以诗人的头衔，最近竟被遴选为祖国十二诗人之一，他在九泉下有知，宁不发笑。从风格上来论，因为他性喜食麦跨鞍，驰驱塞上，故诗中多幽并之气。五古胜处，慨当以慷，有时可以方驾高达夫。七律沉郁苍凉，可追踪元遗山。而五言排律，尤其是他的擅长。他完全走杜甫一路，有些简直是杜诗的翻版。在清初的诗林中，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作风。平心而论，他的价值，不在于独到的诗力，或创新的诗样，而是在他的纯正的"诗旨"。换句话说，他保持着传统的诗的精神，加以发挥和实践。从他的正确理论，我们可以判别"徇乎物"的诗和"本乎情"的诗二者间严格的分野，得以认识诗的真正意义，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原载《文学世界》

---

① 路岯《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序》。

② 《日知录》卷二二。

奇士与奇文

——记屈大均及其《华岳》诗

龚定庵《读番禺集卷尾》云："奇士不可杀，奇文不可读。"王佩诤校记："屈集触忌，故作廋词。"定庵眼中，屈翁山是一位奇士。他的奇是在于与人不同的行径。屈氏于丁亥三役，在业师陈邦彦军中独领一队，已崭露头角。及广州再陷，他遂削发，礼天然和尚函昰之门，榜所居曰"死庵"，时年才二十一岁，真令人咄咄称奇。他由此正式入于缁流的行列，到了康熙元年，他三十三岁，忽然大悟还俗，而且写了一篇《归儒说》，陈明理由。他一生大概分成二截，半释半儒，十分有趣。

由于早期遁入空门，结织许多遗老，明季名宦、才士、诗客，有机缘多所交往，因而建立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顺治十四年龚鼎孳持钱谦益书来广东，访求遗逸，欲抄录憨山大师的《梦游全集》，由曹秋岳聚众缮写，屈氏担任校勘。后来他复及江南高僧觉浪道盛之门。他持觉浪的介绍信，往谒钱谦益于吴门。先是他和朱彝尊很熟稔，游孔林时，又识得王渔洋，渔洋极加赏誉，替他选诗百篇。钱谦益为他的诗集作《罗浮种（今种）上人诗序》，把他和大埔木陈志山翁合称，曰"两山翁"。以翁山配山翁，这时他才三十岁。他的诗名从此遂告奠定。

顺治末年（十七年），他游江南，许多名士喜欢和他往来，他客山阴大藏书家祁氏的寓山园，足不下楼者五月，饱览群书，诗体为之一变。他曾有诗说道："南楚好词宗屈子，学诗昔自《离骚》始。含风吐雅数千篇，义例乃得《春秋》旨。"足见他学诗原本祖述风骚。到后来他复潜心于《易》，运用

《易》的变化道理以入诗，自信："余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与造化游于不测①。"又谓："予尝谓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诗以神行，……在唐有太白一人，盖非摩诘、龙标之所及②。"用《周易》来入诗，这一观点，非常新鲜，人之所未及，正是他能够表现诗的奇情壮采的原动力。

他的论诗见解，是高度评价唐人之诗。而很轻视宋诗，力评宋诗之"丑"。这和他所处的时代与往来朋友所影响有点关系。这是怎样讲呢？

他有一个时期旅居代北，使他的诗词渗入一点幽并之气。他在三十六岁时北游金陵，至嘉兴结识钟广汉，广汉与朱彝尊是浙江同乡，曾帮助朱氏撰抄《五代史辑注》一书，现存有稿本在香港大学③，后来屈氏在杭州，又与曾辑《十五家词》的孙默（字无言）论交，他对于倚声的爱好与投入，或发轫于此诗。随后他跟同杜恒灿远游至陕西，一路历览山川之胜，写成《宗周游记》一文，可谓壮游万里。翌年二月至泾阳，遇王弘撰（山史），同游华山，写出《登华》长律，李因笃见之十分惊服，遂与订交。沈荃见《华岳》诗，叹为旷代奇男子。翁山之奇，在这首诗充分表现出来。翁山因而至富平韩家村李因笃家中小住，得识顾炎武，顾作《屈山人自关中至》一诗，有"弱冠诗名动九州"之句。他复客雁门，其有名的词句《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作于是时，天生即李因笃也。天生论诗宗旨，主盛唐④，与翁山正相投契。翁山在山西的一段生活，可说是他的诗词境界大开拓的关键时期，江南哀怨与塞上风光结合放出奇思异彩。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改国号曰周，举兵湖广，翁山出任监军于桂林，至十五年二月方始谢去监军，归隐佛山，以后从事著述，遂不复出。在甲寅、乙卯之际，他往来桂东、湘南，文有《浮湘记》、《灵渠铭》，诗有《从军行》，词有零陵所作的《潇湘神》。《禁书总目》中有他的《甲寅军中集》，当时曾编成一集流行于世。这是他一生反清活动最后的一个节目，应该有人加以特别研究。

---

① 《文外·方莹堂诗集序》。

② 《粤游杂咏序》。

③ 见拙作《固庵文录》，210页，《朱彝尊五代史辑注钞本跋》。

④ 参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227页。

《岭南三大家诗》的编选出自王隼，事在康熙三十一年，翁山六十三岁，在他殁前四年。他与另外陈（独漉）、梁（佩菊）二位才华与性格很不一样，人际活动亦没有他那样广阔和影响之大。翁山以一个出身海幢寺的侍者，跻身于明末清初士林之行列，足迹踏遍江南塞北，与时流名辈上下相颉颃，真是一位魁奇特出豪杰之士。用一个“奇”字来概括他的生平，人奇、诗文亦奇，我很同意定庵的说法，他的《华岳》诗五言排律长篇，可与杜、韩匹敌①，所以在当日获得旷代奇男子的美誉，真很值得后人去仔细咀嚼玩味的！

① 诗见《道援堂诗集》卷九。

谈中国诗的情景与理趣

《沧浪诗话》谈诗，认为诗法有五个要点："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 而诗的极致是入神。五法之中，以音节为最重要。因为诗如果没有音节，便不成诗。体制是诗的形式问题。格力、气象、兴趣几点很抽象，不易了解。清人王渔洋以"典"、"远"、"谐"、"则"四字论诗："典"是典故、事实；"则"是法则，雅正的意思。扬雄论赋就有"丽以则"、"丽以淫"的说法。王渔洋论诗提倡神韵，主张不要讲得太近，要意在言外，所以拈出"远"字。而其中"谐"本指谐声律，就是承袭严沧浪"音节"这一点而发挥的。[2]

我认为中国诗大概不离事、景、情、理四个要素。离此四者固然不可以成诗，四者之中，中国诗特别重视写"景"。历来的诗词大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离风、花、雪、月。

至于抒"情"诗，古人是归入言志一类的，故先有言志一类的诗[3]，其后再由言志诗分出抒情诗。往后发展，就出现了咏怀诗。[4] 到了初唐时候，陈子昂继承这个传统写出了感兴诗。汉人诗"言志"，一以道德立场为本。他们解说："诗者，持也。"所谓"持"者，在持人情性，使不失坠。汉人把情和性

① 《诗辨》。

② 渔洋论诗，多宗严羽之说。

③ 后人解《诗经》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参看朱自清《诗言志辨》。

④ 魏晋时的阮籍有《咏怀诗》八一首。

分开，以性来控制情，使情来就理。“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这个意思。直至建安时期，情性问题才没有这样严格分别。这是由于建安政治动荡，诗人大都有人生无常的感觉；连格调豪雄的曹操，诗中亦带有悲凉的意味，这使得诗人情感能够尽量得到发挥。所以自建安以降，才有正式的抒情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出建安文学以情人文，使文章更易动人。齐、梁时的《文心雕龙》就有《情采篇》，把情、采分辨得很清楚，指出形文、声文、情文三者之别，强调了情文在文学上的地位。

诗的表现方法有很多种。长期以来，在传统中最多用的方法是以景造端。所谓“触景生情”便是了。《诗经》中的兴诗多属此类。如“杨柳依依”、“杲杲出日”等句子，数不胜数。这都是由外在环境引出内在感情。《楚辞》继承《诗经》的传统，大量采用写景手法，因物起兴。所取材的景色，古人给予一个名称叫“物色”。《文选》赋的部分就有一类叫“物色”，把描写自然界，如风、花、雪、月等景物，列为一类。“色”字，李善注谓“有物有文为色”。宇宙最好的文无如风与水。《诗经》有说到河水之漪，《易经》涣卦[①]，都是取象于风行水面的形态。刘勰说的“物色”，即自然界之“文”。《文心雕龙》第四十六篇即发挥“物色”之义：“吟咏所发，志惟深远。”王渔洋所提出的“远”，正是以物色、风景来表现深远的心志。所以自楚辞、汉赋以下，一路发展到唐诗宋词，都很重视“物色”一路。

传统重视写景诗，到刘宋时便有山水诗的崛起。谢灵运是个中翘楚，擅写山水。有人以为山水诗是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反动而兴起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描写物色，这是中国诗的传统，不是道家的反动，所以不妨将这两句改为“庄老未退，而山水已滋”，因为山水诗更能发挥物色的特点。

由于老庄玄言诗与山水诗有它的关系，我们可进而谈谈情理消长的问题。大谢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已为后人所诟病。如他的《明堂诗》[②]，明人陆时雍便讥它为“质而鬼矣”（《诗镜》）。钟嵘《诗

---

① 《文选》卷一三“物色”一目，李善注：“有物有文曰色。”引诗注云：“风行水上曰漪。”尤刻《文选》按《诗·伐檀》“河水清且涟漪”，《释文》本亦作漪。《毛传》：“风行水成文曰涟。”则应作“涟”为是。

② 《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

品》称班固诗“质木无文”，所谓“质”是“质实”的意思，质木则指诗无余味，已经不客气了，陆时雍更称质而鬼，鬼的对面是神，神指有生气，鬼指无生气，可谓贬斥得相当厉害。事实上，晋、宋时的玄言诗，正好像是为老庄作注解，没有情，也没有景，淡而无味。而谢灵运的诗既写景，也言情、理；在组织上，情、景分开。他的诗开始时说景，后转说情说理。这种机械式的安排，在元嘉以后不甚受欢迎。可见正面说理的办法行不通。谢朓比谢灵运进步，能融情入景，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此种手法下开唐风。唐诗受小谢影响，似乎较大谢为多。王渔洋的神韵说即是融情入景法，以景为主体（因为物色更能引起人的情感，产生感应），再加上和谐的音律就成了。至于王渔洋的神韵说，实已源于明人。薛蕙（西原）很早就提出“神韵”字眼的说法。[1] 神韵实是写景，利用物色以激发起人的情感。

接着谈谈理趣的问题。说理诗的失败是因为正面说理成为障碍。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大谢同时的颜延年诗则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则可将理融入情、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不讲理，将理消融在物色里面的几种手法。末一种手法也就高明的了。

六朝人讲神趣。《庐山道人诗序》称：“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即说山水物色之外，更有令人细味回环之处。这是“理趣”。“理趣”是山水诗的提升，能供人细细玩味。

所以诗在说理时还得有趣味。纯理则质木，得趣则有韵致；否则不受人欢迎。理上加趣，成为最节省的艺术手法。举一个例来说：八大山人自题山水有云：“方语河水，一担直三文。《三辅决录》安陵郝廉，饮马投钱，谐声援会意。所云郝者，曷也；曷其廉也！予所画山水图，每每得少而足，更如东方生所云，又何廉也。八大山人记。”[2] 按此用《汉书・东方朔传》：“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又何廉也”一语出此。由此可知典故能增加趣味。

---

① 《池北偶谈》卷一八：“汾阳孔文谷（天允）云：‘诗以达理，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云：‘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能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

② 见拙著《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不用典故。但是如果诗完全不使用典故，则不易生动，因典故可以增加趣味。中国人不爱正面讲理，凡见正面讲理的诗便觉讨厌，就是因为说理诗缺乏理趣的缘故。《文镜秘府论》提出诗有十七势，其中有理入景势和景入理势二项，指出“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可见理宜入景中，然后始有情味。这个道理，前人早已说得很透彻，是不用多讲便可了然的。

李锐清、陈金凤整理



词学论集

卷十二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诗词学

目 录

宋词书录解题

总集类

曾　慥　《乐府雅词》
黄大舆　《梅苑》
佚　名　《草堂诗余》
黄　昇　《绝妙词选》
赵闻礼　《阳春白雪》
周　密　《绝妙好词》
佚　名　《乐府补题》
佚　名　《宋旧宫人诗词》
附　陈景沂　《全芳备祖》
　　佚　名　《截江网》
　　刘应李　《翰墨大全》

词评类

杨　绘　《时贤本事曲子集》（辑本）
鲖阳居士　《复雅歌词》（辑本）
王　灼　《碧鸡漫志》
杨　偍　《古今词话》（辑本）
沈义父　《乐府指迷》
张　炎　《词源》

比岁欧陆学人，有宋史研究之计划（Sung Projects），以法京巴黎大学及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为中心，广征宇内治赵宋史事者，共襄盛举，而史籍提要，遂为着手之先务。作者被邀，参与其列，任词籍工作，以余旧有《词籍考》稿，撰写缉缀，较易为力也。右列总集及词评提要共十七种，即其中一部分。每篇区分项目兼注明参考资料，即依同人所定体例为之。本文有数篇，曾由 Donald Holzman 君迻译，雅意可感。兹将原文刊布，藉供同好之浏览。至于别集部分，数逾二百，一时难以杀青，整

理付印，请俟异日。

饶宗颐并识

《乐府雅词》

作者姓名 宋曾慥编。

作者始末 慥字端伯。晋江人。绍兴间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奉祠家居。著述甚富，有《皇宋诗选》、《类说》及《高斋漫录》。本书自序为绍兴丙寅（十六年，即1146年）。

本书内容 自序谓裒合所藏名公三十四家长短句而成。首为九重传出之《转踏》，次为诸公《转踏》及《大曲》，又次为诸家《雅词》三十一家，内晁无咎一家两见。其中郑仅、董颖两家较为少见。案卷仅字彦能，彭城人，徽宗朝至侍郎，事迹见《宋史》三五三。董颖字仲达，饶州德兴人，与韩子苍徐师川游，著有《霜杰集》，见《直斋书录解题》。例如李萧远等词集已佚，姓名不显，亦赖此编以传。是书所录词，凡涉谐谑者，托艳曲以诬欧阳修者，悉皆删除，故名《雅词》。盖熙、丰以后，滑稽之词渐盛，政和间曹元宠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尤为无赖之魁。又万俟雅言自分其集为雅词与侧艳两体。汴京末造之风如此，皆曾慥所欲挽之狂澜也。观其所收曹元宠三十一阕，并无侧艳谐谑之词，悉与序旨相合。朱彝尊跋云："九张机词仅见此，而《高丽史·乐志》则节度犹具，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

版　　本 《直斋书录解题》载"《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文献通考》作"《乐府雅词》十二卷，《拾遗》二卷"，陈第《世善堂书目》作十四卷。朱竹垞钞自上元焦氏者词三卷，《拾遗》二卷，跋称三十四家与自序合，因信为足本。案各本卷数不同，而人名篇次悉同。但卷首等曲或各自为卷，或以原三十一家之三卷析为六卷，要以朱跋所云三十四家为可据。《拾遗》中佚名之词，各本间有补名，亦颇参差，并不能尽信。又赵万里云：《四库全书》本于空缺辄臆为填补，不足据。

孙星衍平津馆藏影写本五卷。

赵辑宁星凤阁校钞本。[1]

---

① 赵万里云：与《词学丛书》本无甚出入。

读有用书斋朱竹垞传钞本四册[①]，士礼居藏明钞本八册。

（以上钞本）

江都秦恩复《词学丛书》本三卷，《拾遗》二卷。[②]

《粤雅堂丛书》本。[③]

《四部丛刊》影鲍渌饮校钞本。[④]

参考资料 《直斋书录解题》十七刘状元《东归集》及卷十八《霜杰集》条。朱彝尊《曝书亭集》四三。曹元忠《笺经室集·秦刻乐府雅词跋》。王灼《碧鸡漫志》二。杨慎《词品》四天仙子条误作曹西士。《四库提要》一九九。厉鹗《宋诗纪事》四八。洪迈《夷坚乙志》一六。赵令畤《侯鲭录》一《东坡送郑彦能词》。

《梅苑》

作　　者 宋黄大舆编。

作者始末 大舆（倪灿《宋史艺文志补》作大隅）字载万，又号岷山耦耕。蜀人。自序此书成于己酉，盖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王灼云："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有赋梅花数曲，亦自奇特。"又记载万《虞美人》一词，谓压倒前辈。分见《碧鸡漫志》各卷中。载万盖卒于《碧鸡漫志》成书之前。昭德先生《读书后志》二有黄大舆《韩柳文章谱》三卷。

本书内容 书十卷。自序云："己酉之冬，予抱疾山阳，三径扫迹。据居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

《千顷堂书目》称其集北宋之咏梅词，《全宋词》转载，凡二百五十六首。

版　　本 毛氏汲古阁影宋写本。

康熙丙戌扬州使院重刻本[⑤]，古书流通处影印。

---

① 《四库全书》本同出竹垞传钞。

② 此本又有光绪六年重修本。

③ 从秦本出，卷一《转踏》、《大曲》，卷二至卷六各家《雅词》，《拾遗》分上、下二卷，所补主名五十余人。各卷有校语，各家名下有小传。

④ 分上、中、下三卷，《拾遗》上、下二卷，补名只数人，各人无小传。

⑤ 《楝亭十二种》本。

武进李氏圣译楼新刻本。[①]

《群贤梅苑佚文》。[②]

参考资料 王灼《碧鸡漫志》二、四各卷。厉鹗《宋诗纪事》四三。《四库提要》一九九。

《草堂诗余》

作　　者 书坊编集（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

作者时代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蝶粉蜂黄"条云：《草堂诗余》载张仲宗《满江红》词"蝶粉蜂黄"注："唐人宫妆。"王楙书自序于庆元元年(1195)，知《草堂诗余》出于庆元以前，且其书已有注。

本书内容 陈直斋记《草堂诗余》二卷，据元刊本推知其分春、夏、秋、冬各类，以便酒楼应歌之用。其后继续有所增添。尤以采录《花庵词选》之说为多。但书名既题作《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卷数则分前集、后集，每集又各分上、下二卷，与陈直斋见本不同矣。此种可名曰"分类本"。由元至元刊及明洪武刊、明嘉靖荆聚刊，可比勘其大体从同。若删去其每首标有"新增"或"新添"之词，当距宋人原貌不远。大抵旧编词话，以引用《苕溪渔隐》为主；其引及《花庵》者，则后人所增也。此外又有所谓"分调本"，出自明嘉靖间顾从敬，以长调、中调、小令分列。因字数顺次，吟诵较便，故明代后半期盛行其书。万树《词律》力斥其妄。案宋人词集，不以宫调汇列者，如白石歌曲、日湖渔唱，皆以令、慢分编，不闻长调、中调之句也。然草堂诸本，如陈继儒之笺释，沈际飞之批点，最流通于明末清初之所谓兔园册，率不越顾氏窠臼。

版　　本 元至正辛卯双璧陈氏刊本。[③]

元至正癸未庐陵泰宇书堂刊本。[④]

明洪武壬申遵正书堂刊本。[⑤]

---

① 据吴县曹氏校何小山戈顺卿本迻录。

② 李本所佚共十八首。卷五补十一首，卷十补七首。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标名多"群贤"二字。旧本或题朱鹤龄编，取黄大舆颠倒割裂之，乃书贾售伪者所为。

③ 收词三六八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有此元刊元印本。

④ 日本狩野直喜有前集，以洪武刊本后集配足之。

⑤ 据至正陈氏本重雕，收词三六七首，新添八一首，新增二三首。

有吴氏双照楼景印本。

《四部丛刊》景明安肃荆聚本。

参考资料 江藩《半毡斋题跋》上。日本中田勇次郎《草堂诗余版本研究》。朱彝尊《词综·发凡》。《四库提要》一九九。

《绝妙词选》

（《四库提要》题作《花庵词选》。前十卷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作者始末 黄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闽人，游受斋颇赏其诗，闽帅秋防目为泉石清士。自作有《散花庵词》一卷。此书自序成于淳祐己酉（1249）。

本书内容 书凡二十卷。前十卷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共一百三十四家。第一卷起唐李白终五代冯延巳，第二卷至第八卷起宋欧阳修至宋王昴，第九卷僧侣，第十卷闺秀。后十卷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共八十九家。第一卷起南宋康与之，至第十卷末为自作词三十八首。词人排列先后不甚严。自序云："长短句始唐，盛于宋。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指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其意盖欲继三书之后而有所去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昇本工词，故精于持择，非《草堂诗余》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每人名之下各注字号里贯，每篇题下间附评语，俱足以资考核。在宋人词选，要不失为善本。"然词题不免坊刻应歌之陋，盖非全自各家专集采录也。

版　　本 明万历二年舒氏翻刻宋本。①

汲古阁刊《词苑英华》本。②

民国十三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③

参考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九九。厉鹗《宋诗纪事》六九。

---

① 四部丛刊本从万历本出，分唐宋诸贤及中兴以来二部。

② 从万历本出，又有上海书坊石印本。

③ 此从《石渠宝笈》旧藏本影刊，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惜仅得花庵原选之后半。

《阳春白雪》

作　　者　宋赵闻礼编。

本书始末　赵闻礼，字立之，一字粹夫，号钓月。临濮人。自著有《钓月集》。此书所选知名词人如王圣与（沂孙）辈，皆人元后尚生存者。其第八卷丁无隐《齐天乐》题云："庚戌元夕，都下遇赵立之。"此庚戌岁，应是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

本书内容　书八卷，外集一卷。阮元《研经室外集》卷三云："上从旧钞依样仿写，所选凡二百余家。宋代不传之作，多萃于是，去取亦复谨严，绝无猥滥之习。自录词如《玉漏迟》、《法曲献仙音》、《瑞鹤仙》等阕，字锤句琢，非专以柔媚为工者可比也。"张炎《词源》下云："近代词人用功者多，如《阳春白雪集》，如《绝妙词选》，亦自可观。"至《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云："《阳春白雪》五卷，取《草堂诗余》所遗，以及近人之词。"则所谓五卷本，今已不止体例不纯，甚至有误以他人词为己作者，疑结集非出赵氏之手也。

版　　本　道光己丑江都秦恩复《词学丛书》本。①

道光间钱塘瞿氏刻本。

咸丰癸丑《粤雅堂丛书》本。②

商务印书馆景印宛委别藏本。③

参考资料　周密《浩然斋雅谈》下。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钓月词》。厉鹗《宋诗纪事》七七。

《绝妙好词》

作　　者　宋周密编。

作者始末　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有蘋洲、四水潜夫、弁阳老人诸号。浙江吴兴人。幼年随父游宦，后仕临安府幕属。及为义乌令，

---

① 似与阮元写本同出。秦恩复跋云："世鲜传本，虽有钞借，得失互见。句读押韵不同者，条注句下；不能强通者，空格以俟考补。"

② 从秦本出。

③ 九卷。

即遭宋亡。不仕，兵火破家，依妻党阳和王后人居杭。积三世藏书，凡四万二千余卷，又三代以来吉金石刻一千五百余种。善画能诗，尤工歌词，出杨缵之门，与王沂孙、张炎齐名。词集名《蘋洲渔笛谱》，诗集名《草窗韵语》。入元后，以故国文献自任，撰有《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钞》诸书。[①]

本书内容 书七卷，编选南宋人歌词，始张孝祥终仇远，凡百三十二家，词不满四百首。张炎《词源》云："如《阳春白雪集》，如《绝妙词选》，亦自可观，但所取不精一，岂若周草窗所选《绝妙好词》之为精粹！"钱遵王云："卷中词人，大半余所未晓，此本经前辈勘阅，姓氏下各标出处里第。"其后天津查为仁、钱塘厉鹗合为之笺，或因词而考其事，或因人而附其佚闻，以及诸家评语，与其人之名篇秀句，咸附录之，其疏通证明之功，有不可泯者。笺成于乾隆己巳（1749），其后余秋室及徐楙先后从草窗他著所录词，辑为《续钞》二卷。迄今盛行者，并是此本。

版　　本 汲古阁精钞本二册。

康熙廿四年小幔亭刊《绝妙好词》七卷。[②]

康熙卅年钱塘高士奇覆刊柯本。

乾隆十五年天津查氏刊查厉合笺本七卷。

道光戊子钱塘徐楙重刻笺本七卷，附续钞二卷。录存柯序、高序及竹垞年谱，可证世传竹垞诡得此书之诬。

会稽章氏刻本。[③]

《四部备要》排印本。[④]

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⑤]

世界书局排印小字本。[⑥]

近年各书局标点小字本。

清姚燮有《绝妙好词校稿》，未见。

参考资料 《四库提要》一九九。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

---

① 近人夏承焘著《草窗年谱》，颇详审。

② 柯煜为钱遵王姪婿，因借得钱氏藏本，与从父柯崇朴等共校序刊之，第一卷为钱遵王、柯崇朴同校。

③ 附续钞。

④ 从徐本出。

⑤ 从徐本出。

⑥ 从徐本出。

《乐府补题》

作　　者　书无编者名，或以为陈恕可，或以为仇远，或谓陈、仇二人合编。[①]

作者始末　书中同时分赋者十四人，皆宋遗民，即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李居仁、张炎、仇远等，及佚名一人。因唐珏曾改殡宋陵遗骸，义声著闻，此书始为人注意。佚名一人，疑为王英孙，号修竹，宋故名族，收骸赀用，悉其所出，故深自匿讳而佚其名。所云宛委山房，则陈恕可之居也。

本书内容　书载《天香·赋龙涎香》八首，《水龙吟·赋白莲》十首，《摸鱼儿·赋蓴》五首，《齐天乐·赋蝉》十首，《桂枝香·赋蟹》四首。先是，元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发掘越州宋帝后六陵，骸骨弃草丛中，理宗颅骨且为北军投入湖水，人皆痛愤。唐珏（字玉潜）、林景熙（字德阳）遂相率为采药者，至陵上，以草囊收拾之，盛以二函，托言佛经，葬于越山，种冬青树为识，林景熙诗所谓"年年杜宇泣冬青"者也。其岁应为戊寅（宋景定三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近人夏承焘推论本书赋题，大抵龙涎香、蓴、蟹，乃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

清初黄梨洲、万季野、全谢山诸氏议录兴冬青义士祠祭，尚未见此书。朱彝尊序刊时，亦仅知唐玉潜拾骸而已。厉樊榭《论词绝句》，始以补题之蝉、蓴与冬青并说。至周止庵《词选》直谓玉潜词为元僧发宋陵而作。夏承焘作《乐府补题考》，分考事、考人、考年三章，颇详审。

版　　本　此书刊本未见。朱彝尊序称常熟吴氏钞本，休宁江森携至京师，宜兴蒋景祁激赏之，遂镂版以传。四库本据之，谓康熙中始传于世。

《知不足斋丛书》本。[②]

《丛书集成初编》本。[③]

《彊村丛书》本。[④]

道光庚子仁和王氏刻漱六编本。

---

① 刘毓盘《词史》作周密撰，误。

② 略有校语而无朱序。

③ 从知不足斋出。

④ 跋称出知不足斋，但中有校语二条微异。

杭州顾氏本。[1]

徐珂校本。[2]

参考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九九。周庆云《两浙词人小传》。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3]。

《宋旧宫人诗词》

作　　者　宋宫人王清惠、陈真淑、黄慧真、何凤仪、周静真、叶静慧、孔清真、郑惠真、方妙静、翁懿淑、章妙懿、蒋懿顺、林顶德、袁正淑、章丽真、袁正真、金德淑等十七人所作诗词，汇编成册。但书内未题编辑者姓名，《知不足斋》本编作汪元量《湖山汇稿》附录。

作者始末　王清惠字冲华。位昭仪，能属文。虽鹤骨癯貌，但度宗即位后答画闻，皆出其手。赴北时，有题驿壁《满江红》词。后为女道士。汪元量有《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盖卒于汪氏南归之前。其他并宋旧宫人。

本书内容　本书据《知不足斋》本，卷首有不记名氏小序云："水云留金台一纪，琴书相与无虚日。秋风天际，束书告行，此怀怆然，定知夜梦先过黄河也。一时同人，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分韵赋诗为赠。"书载分韵诗十四首，及章丽真三人词三首，又附王清惠和呈水云诗三首。案水云为汪元量别号，字大有，钱塘人，布衣，以善琴事谢太后。宋亡，随三宫留燕，后为黄冠师，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南归。著有《湖山类稿》、《水云集》。谢翱《晞发集》有《续琴操·哀江南》四章，序谓："汪（水云）南归，旧宫人会者十八人，酾酒城隅，与之别。"此书作者十七人，并汪计之，则谢序所谓"会者十八人"数亦相合。而王国维指此书为伪作，谓："王昭仪卒于水云南归之前。"又谓"宋少帝在至元廿五年学佛于吐蕃。瞿佑《归田诗话》载少帝《送水云南归》诗，一若少帝此时尚在大都者，可谓拙于作伪"云云。检此书郑惠真诗云："归见林表烦说似，唐僧三藏入天西。"则明指少帝学佛于吐蕃。汪元量有《瀛国公入西域为僧号木波讲师》诗，王说未确。[4]

---

① 见张瀛《词征》四。

② 在《天苏阁丛刊》第一集。

③ 《周草窗年谱》附录之二《乐府补题考》。

④ 参王尧《赵㬎遗事考辨》，见《西藏研究》1981 年创刊号。

版　　本　《知不足斋丛书》本（二十四集）。

参考资料　王国维《观堂集林》十七。陈世崇《随隐漫录》。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三，所集宋宫人诗词甚备。

《全芳备祖》

作　　者　陈景沂编辑、祝穆订正。

作者始末　景沂，浙江天台人。号"江淮肥遁"、"愚一子"，并见书中题署。祝穆，字和甫，福建建阳人，受业于朱熹。理宗时录进所撰《方舆胜览》七十卷，除迪功郎，为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景沂自序本书为宝祐丙辰（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

本书内容　本书题作《天台陈先生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引用书目云："前集为花部，后集一至八卷为果部，十至十二卷为卉部，十三卷为草部，十四至十九卷为木部，二十至二十二卷为农桑部，二十三至二十七卷为蔬部，二十八至三十一卷为药部。每一物分'事实组'、'赋咏组'二类。'赋咏组'收宋人咏物词凡千余首，多他处所未见者。"案后集第九卷不知究为何部，赵氏此文，仍沿《提要》之误。

版　　本　此书未见刻本，旧抄本以临清徐氏旧藏有"祁国郡图书"一印者为佳，他本颇有删节，此本独全。日本宫内省寮所藏题作宋刊，董授经（康）见之，谓为元椠。见于著录各本如下：

临清徐氏旧藏旧钞本。[①]

西浦楼敬思旧藏影写本。[②]

劳氏校钞本，今藏太仓图书馆。[③]

日本图书寮藏宋刊本——前集缺一至十二卷，后集缺十四至十七卷（亦详《书舶庸谭》）。

参考资料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董康《书舶庸谭》。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四库提要》一三五。

---

① 见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引用书目。

② 见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三。

③ 见董授经《书舶庸谭》二。

《群书会元截江网》

作　　者　不著撰人名氏，首题太学增修，中有淳祐、端平年号，盖理宗时程试策论之本。①

本书内容　全书三十五卷，凡分六十五门，罗辑旧文以应科场考试之用，此种类书，出自士大夫者，如《永嘉八面锋》之类是；出自坊本者，则为是书之类；在当日为俗书，在后世则为古籍矣。《截江网》所收诗词甚富，《全宋词》于有主名之作，已分载各人卷内；其失去主名之庆寿词，则汇为一卷。

版　　本　《全宋词》二九六《截江网》一卷，九十九首。采自原书第四、第五、第六各卷，意主搜罗，不必尽为佳作也。

参考资料　《四库提要》一三五。

《翰墨大全》

作　　者　宋刘应李撰。

作者始末　应李字希泌，号省轩。自题为乡贡进士，里籍未详。序其书者为熊禾，字去非，建阳人，咸淳十年进士，宋亡不仕，有《勿轩集》。应李当亦宋末元初人。

本书内容　凡一百二十五卷。元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七卷。书仿祝穆《事文类聚》之例，分二十五门。中录宋元人诗余凡千余首，以庆寿门排日诗词数卷为最富，大半皆建安人作。《全宋词》于有主名之作分载各人卷内，其失去主名者汇为一卷。

版　　本　《全宋词》二九七《翰墨全书》一卷。凡词八十一首，采原书后甲集卷八、乙集卷九、丙集卷二、丁集卷二、辛集卷十、庚集廿四等佚名之作。然如《贺新郎·寄陈同甫》“把酒长亭说”一首，《稼轩词乙集》及十二卷本卷一并载此词，盖未细检也。

参考资料　《四库提要》一三七及一六五《勿轩集》条。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引用书目。

（以上总集类）

---

① 元时麻沙刻本，有至正七年胡助序，故《千顷堂书目》误为助撰。

《时贤本事曲子集》

作　　者　宋杨绘撰。

作者始末　绘字元素，绵竹人。登进士第，仁宗朝，知兴元府。神宗朝，官御史中丞，陈新法之害，罢知亳州。哲宗初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有集八十卷。张子野、苏东坡并有《和元素自撰腔泛鑫船词》，所谓霅溪六客之一也。事迹具《宋史》三二二。

本书内容　全书久佚，就辑本观之，盖先叙本事，次录其词，犹孟棨之《本事诗》也，是为最早之词话。宋元人词籍中引及此书者，或名《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或名《本事曲集》，或名《本事集》，或名《本事曲》。就"京本"说，可推知刻本非一；就"后集"说，可推知尚有前集。

版　　本　梁启超辑有佚文数则，撰《记时贤本事曲子集》一文，盖罗泌编《欧阳公近体乐府》，及吴讷《宋贤词》本之东坡词，凡引杨绘此书有五则也。赵万里从《渔隐丛话》、《敬斋古今黈》续有所辑，通计不过叙事九则，录词二十首，未知视原编卷帙如何。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五册《时贤本事曲子集》一卷。

参考资料　《东坡乐府编年》本卷一。张子野《词补遗》上。《饮冰室全集·书籍跋》①。

《复雅歌词》

作　　者　宋鲖阳居士辑。

作者始末　《直斋书录》载此书云："鲖阳居士序，不著姓名。"《草堂诗余》引《词话》，则直作"鲖阳居士"云。案《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鲖阳县，鲖字应从《广韵》、《集韵》与纣同音。又黄花庵自序其《词选》云："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知其原为总集巨帙，兼著词话。书名《复雅》，当与曾慥编名《雅词》同义。观张皋文《词选》引其"缺月刺明微"之说，虽并被凿空之讥，而其欲尊词体之意则灼然矣。赵万里云："明刻重校《北西厢记》引李邴

---

① 《文集》第十六册。

《调笑令》，云出《复雅歌词》后集，知其书又分前、后集。”

版　　本　卷佚已久，故他书引其说者不多。赵万里所辑十则，载《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五册。

参考资料　《直斋书录解题》二一。《汉书补注·地理志》八鲖阳下引王引之说。

《碧鸡漫志》

作　　者　宋王灼撰。

作者始末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自署籍贯为小溪，盖四川遂宁府小溪县人。绍兴中尝为幕官。乙丑冬（绍兴十五年）客居成都碧鸡坊，日有歌酒之会。自序此次旧稿增成五卷之时，为己巳三月（高宗绍兴十九年，即1149）。所著书尚有《糖霜谱》一卷，《颐堂先生文集》五卷附《颐堂词》一卷。

本书内容　自序云：“予每饮归，即录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故近述曲调源流，就其传授分明，核其名义宫调，以著倚声所始，皆出自亲历之境，迥异向壁虚造之谈。故《四库提要》称为考古者所必资。案灼称东坡词为向上一路；又指出万俟咏自分其集为雅词、侧艳两体，与同时曾慥辑《乐府雅词》持论相同，可证专目词为侧艳之科者，乃异宋人旨趣。所述文溆子条并见唐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俗讲僧文溆事。灼又谓：“俗讲不可晓。”案敦煌发见今列伯希和目三八四九号卷子背面，有《俗讲仪式》一段，可供参考。

版　　本　乾隆己亥陆绍曾据钟人杰丛书本校读，知钟本删节过半。后开五卷乃足本。其一卷者皆删节本也。

《说郛》本一卷。

明钟人杰《唐宋丛书》本一卷。①

清曹溶《学海类编》本一卷。

清《四库提要》本一卷。

《知不足斋丛书》本五卷，据钱曾假毛斧季本校过。②

《古今说部丛书》本。③

---

① 用《说郛》本。

② 第四七册。

③ 据知不足斋校本。

《文史小丛书》本。[①]

参考资料　《四库提要》卷一九九。《颐堂先生文集》[②]。

《古今词话》

作　　者　宋杨偍撰。

作者始末　偍（或作湜）字景倩。里贯无考。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于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成于乾道三年（1167）。前集并不涉及杨氏，后集则屡黜杨说，而嗤其锓板行世，知《古今词话》成于乾道前二十年中也。

本书内容　此书采辑五代以下词林逸事，乃唐宋说部体裁，且侧重冶艳故实，然大都得之传闻，所记多不可信。胡仔屡引他证，驳其说无根蒂。书久佚，卷数不可知。《历代诗余·词话》中所引《古今词话》之涉宋南渡后及元明人事，当是别为一书。又清康熙间吴江沈雄亦著《古今词话》八卷，三者名同实异，不能混为一谈。

版　　本　近人赵万里从《岁时广记》、《草堂诗余》、《花草粹编》、《绿窗新话》等书中，辑得六十七则，载于《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五册。[③]

参考资料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蔡梦弼《草堂诗话》一。

《乐府指迷》

作　　者　沈义父撰。

作者始末　义父，字伯时，一字时斋。平江府吴江县人。理宗嘉熙元年（1276）领乡荐，为白鹿书院山长。致仕归，立明教堂讲学，以程朱为归，学者称时斋先生。遭宋亡，（1276）隐居以终。著有《时斋集》及《乐府指迷》。

本书内容　自述壬寅、癸卯间（1242—1243）识吴梦窗兄弟，讲论作词

---

① 近刊。

② 《续古逸丛书》中。

③ 案蔡梦弼《草堂诗话》卷一引《古今词话》："蜀人将进酒，尝以少陵诗作瑞鹧鸪唱之。"末谓："不知杨曼倩何所据。"此"曼倩"字据丁氏校本，是杨湜与东方朔同字也，似较《说郛》本作"景倩"为可信。赵氏辑本遗此。

法，其后条列以示子弟。现传二十八条，所举“律欲协”、“字欲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四标准，及论造句、押韵、去声字等，俱独标新义。

宋词虽盛，而论词专著不过三数家，此书实与张炎《词源》同其重要。张炎尊白石，癖清深一派；沈氏主清真，添梅证其词法得自梦窗，以梦窗为清真接武，是又一派也；又沈氏论去声最精审，厉樊榭谓万树《词律》严上去之辨，说本沈氏；蔡嵩云谓后此声文并茂之作，人多归功万树，其实乃发端于沈氏此书也。

版　　本　本书向无单行本。明季陈继儒《宝颜堂续秘笈》有此书，题作张玉田撰，与陆辅之《词旨》混合为《词源》下卷。其他陶珽《续说郛》本，冯可宾《广百川学海》本，明人《欣赏编》本，曹溶《学海类编》本，并同误混。清开四库馆，陆锡熊以家藏明万历癸未（1523）刊陈耀文《花草粹编》进呈，卷首附刻沈氏《乐府指迷》二十八条，于是始知他本之误混。此书当元明间，别传之本如何？此二十八条是否足本？均未可知。下列诸本，则皆从此附刻出。

道光间乌程范氏汇刻本。

咸丰间金氏评花仙馆翻印瞿氏藏本。

咸丰四年吴江翁大年《晚翠轩丛书》校梓本。[①]

光绪十五年王半塘四印谳校刻本。

《诗触》本卷五。

民国陈去病《百尺楼丛书》中《笠泽词征》附刻本。

民国唐圭璋《词话丛编》本。[②]

一瓻笔存手钞本。

番禺叶氏藏明祝枝山手写大草卷子。[③]

民国三十七年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本。[④]

参考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沈伯时《乐府指迷》条，及卷二〇〇张炎《乐府指迷》条。胡元仪《词旨畅》。朱东润《文学批评史大纲》。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

---

① 母本出杭州文澜阁。
② 唐有校记。
③ 名作“沈父”。
④ 中华书局版。

《词源》

作　　者　宋张炎撰。

作者始末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生，又号乐笑。居临安，南宋勋臣张循王裔孙，故署籍为祖贯西秦。宋亡时，炎年二十九岁，故国王孙，落寞以终。有词集八卷，名《山中白云》。与姜白石齐名，即清代浙派尊奉之姜张也。炎父枢，与杨守斋诸人游，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炎著《词源》所论，盖得之家传。书后有友人钱良祐丁巳年跋，称“乙卯岁（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玉田来寓钱塘县学舍”云。末篇《作词五要》，乃杨缵著，缵字继翁，号守斋，又号紫霞翁，严陵人，居临安。度宗朝，女为淑妃，官列卿，善琴，有《紫霞洞琴谱》传世。

本书内容　阮元《研经室外集》三，《词源》二卷提要云：“是编依元人旧钞影写。上卷：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厘析精允，间系以图，与姜白石歌词九歌，琴曲所记用字，记声之法，大略相同。下卷：历论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五要十四篇，并足以考见宋代乐府之制。”案沈氏《乐府指迷》与张氏《词源》，为宋季论词专著。凡论协律、雅正及字面须从温李诗中来，是其所同。然沈氏谓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张氏则谓多效清真体制，失之软媚；沈谓发意不可太高，张则主不蹈袭，举东坡半山白石之清空有意趣者为例；沈与梦窗讲作词法，而不满白石生硬处，张则不满梦窗质实，而称白石之清空骚雅。清初浙派，皈依清空，至于家玉田而户白石；及其流弊，不免浮滑。于是常州派起，主历梦窗以还清真；流风余韵，直逮今兹。三百年来词学转变，大体乃辗转于《乐府指迷》与《词源》二说间耳。

版　　本　是书《四库提要》失收，但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卷四已有著录。清嘉庆庚午（1810）秦恩复刊本跋云：“元明收藏家均未著录，陈眉公《宝颜堂秘笈》只载半卷，误以为《乐府指迷》，又以陆辅之《词旨》为《乐府指迷》之下卷。至本朝云间姚氏又易名为沈伯时，承讹袭谬，愈传而愈失其真。此帙从元人旧钞誊写，误者涂乙之，错者刊正之。”道光戊子（1828）秦恩复再刊本跋云：“是书刻于庚午，阅十余年而得戈子顺卿所校本，勘订讹谬，精严不苟，自哂前刻卤莽，逦取戈本重付梓人。”此重刻本已改正矣，兹

列各版本如次：

影写元钞本。[①]

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第二二册[②]蔡松筠校本。

嘉庆庚午秦恩复刊《词学丛书》本。

道光戊子，秦恩复重刊戈顺卿（载）校本。

《守山阁丛书》本。道光乌程范锴汇刻书本。[③]

咸丰三年刊《粤雅堂丛书》本。

光绪十年榆园丛刻本。

《词话丛编》本附序跋七首。

近人上犹蔡桢《词源疏证》[④]。

《宛邻词选七种》本。

参考资料 阮元《研经室外集》（即《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三。江藩《半毡斋题跋》上。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十六。

（以上词评类）

① 故宫藏，见《宛委别藏》书目。

② 谬误见上。

③ 又附记一卷，锴所撰。

④ 金陵大学印本。

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

——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

传世敦煌舞谱，重要者以英法二谱较为完整。英京之物，为余于五十年代初次介绍于世。[①] 其他零星涉及舞容者，如《别仙子》只记段拍之数，《南歌子》记明开平己巳岁上酒（梁祖三年，909），可略知其时代与性质。法京之谱，其背为周世宗显德五年戊午（958）四月押衙安员进牒。可暂定为后周写本。这些舞谱之年代，约当五代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曲子词歌与舞结合表现于饮筵侑酒最盛行的时代。

后周朝廷有整理乐章的工作。《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显德六年"下胡三省《注》云：

> 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奏："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典、歌词，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叶，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若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从之。[②]

---

① 见拙作《敦煌琵琶谱读记》。

②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9594 页。

这是向来不为人注意的整理乐章的历史重要史实。从上面胡三省注这一段话，有几点值得指出者：

（一）乐曲与歌词二者分开。则“歌词”也者，只是指讴唱的文字部分。

（二）太常寺对于舞名、乐曲、歌辞三者，都有簿籍记录，由该寺保管。

（三）当时乐章舞曲，可由太常寺人员依照需要而别为撰写。

《旧五代史》卷一四五《乐志下》：

> 周广顺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时太常卿边蔚上疏请改舞名。

《五代会要》云：

> 边蔚请添召乐师，令在寺习乐。敕太常寺见管两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充，余二十二人宜令本寺照名充填。

可见广顺元年边蔚太常寺任内添置乐师的人数，除雅乐员工外，复征调教坊的乐官兼任。

边蔚，《旧五代史》卷一二八《周书》有传：

> 字得升，长安人。汉初拜御史中丞，转兵部侍郎。周太祖受命，知开封府事，迁太常卿。显德二年卒，年七十一。

他在广顺元年所上请改舞名的奏疏，全文载《册府元龟》五七〇《掌礼部·作乐六》。大意谓唐祖孝孙所定文、武二舞名，与梁室十二雅之乐，唐改“雅”字为“和”，前朝改“和”为“成”，今改“成”为“顺”。《旧五代史·乐志》亦摘其大略。先是汉高祖元年九月，权太常卿张昭上《疏》，奏改一代乐名及请改十二和乐。昭亦古乐专家，盖道边蔚之先路。《旧史·乐志》称：

> 已上四舞、十二成、雅乐等曲，具录合用处所及乐章首数，一一条列。其歌词文多不录。

惜昭所列的歌词，《旧史》没有录出。关于文、武二舞的制度，后晋天福五年重兴之，时太常卿崔棁具述其礼制有二舞及鼓吹十二桉，其《疏》引义镜云：

常设毡桉，以毡为床也。为熊罴貙豹腾倚之状以承之，象百兽率舞之意。十二桉：乐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十二人。其歌曲名号，乐章词句，中书条奏，差官修撰。[①]

欧公《新五代史·崔棁传》云：

廷设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加鼓吹十二桉，负以熊豹。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

则当时雅乐与教坊殽杂之情形可以概见。

至周世宗时令窦俨编《大周正乐》。先是世宗尝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②]。《旧五代史·乐志》云：

（显德）五年六月，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雅乐。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乐刑政之源，……其二曰："伏请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乐》，俾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务在齐肃。"诏委俨总领其事。

《宋史》卷二六三窦俨事迹附其兄《窦仪传》，略云：

（周世宗）南征还，诏俨考正雅乐，未几，拜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俨校钟磬筦籥之数，辨清浊上下之节。复举律吕旋相为宫之法，迄今遵

① 《旧五代史》卷一四四。
② 见《宋史·乐志》一。

用。……所撰《大周正乐》成一百二十卷，诏藏于史阁。

《玉海》引《中兴书目》：

窦俨承诏订论历代乐名、乐仪、乐议、乐音、乐图、乐章、乐器、乐曲及夷乐之名甚备。是书原分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调，益以新《曲谱》三十六卷。南渡后《曲谱》惟《黄钟》、《大吕》四卷，余皆佚去。

《太平御览》征引多条，可以辑录，存其端倪。此书把乐章与乐曲分开，则乐章是辞，乐曲是谱。北宋时全书尚存，且有新曲谱，当是后周别撰新制之乐谱，惜已佚去。

一、

《旧五代史·乐志》下云：

（显德）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朴奉诏详定雅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其《疏》略曰：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大予（乐）丞鲍邺兴之，人亡而音息。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余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逮乎黄巢之余，工器都尽。……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以臣尝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律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宫也。……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同上进。

世宗善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协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金，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䜣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旋宫之去，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陵夷。汉初制氏所调，惟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闻。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音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沈重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律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奏，惟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万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厢之韵皆调。自安、史乱离，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余，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还，知音殆绝。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睠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枢密使王朴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累黍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虡，足洽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大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

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如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

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

以上为《旧五代史辑本》据《永乐大典》卷二一六七八采录，最为详备。张昭此《疏》亦见《册府元龟》卷五七〇《作乐》六，又收入《全唐文》卷八六四，《全宋文》卷八，实为一篇极重要论乐文字，值得仔细研究。

张昭事迹详《宋史》卷二六三。张氏本名昭远，濮州范县人。其人博通古今，熟前代政制得失，历事后唐、晋、汉，先官太常卿，在边蔚之前，尤留心古乐，故所论独精。周世宗时，复承诏详定《经典释文》、《九经文字》。宋初，拜吏部尚书。乾德元年郊祀，昭为卤簿使。开宝五年卒，年七十九。其人当由周入宋，而论乐之事乃在周之世。细览整篇，知《通鉴》胡三省《注》述边蔚奏乐事一段，实全采自张昭此文。其《疏》中有云：

臣等今（正）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

足证所谓“新法声调”，实指王朴所定的新法黄钟调。

王铚《默记》亦记王朴在周考定声律。朴卒于显德六年三月，以疾作而仆于前司空李穀之第，年仅四十五，在其上律准之后二月。律准之制，从他的奏疏可想见其仿佛。近年随县曾侯乙墓所出土的五弦琴和十弦琴，原物现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琴用独木制成，都有弦孔，但不适用于弹奏，我疑心是当时用来作调音用的律准之器。[①] 黄翔鹏作《均钟考》，亦有同样拟

① 详拙著《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46 页。

测。王朴可能见过在唐以前的律准品，所以设计一件十三弦不同长度之器，并设柱可以转动来调音，十三弦是在十二律之外增加一律作为黄钟的高音（清声），具见他的巧思。他所定的律长（九寸）二一二·一六一五公厘[1]，所定的黄钟新法声调，据后来试验，都说其声太高。《宋会要辑稿》卷三〇九一六第七册《乐一》云：

> 仁宗景祐二年二月，判太常寺燕肃等考定乐工乐器，据李照上言：臣始到太常寺时，已磨琢钟磬成就，窃听八音之作，虽王朴所造律准，品格符合。其试声调则太高，比之古约高五律，比之胡部，亦高二律。若击黄钟而必齐于仲吕，若击夹钟则必齐于夷则，是冬行夏令，春召秋风，此皆王朴造律准，经五代乱离之后，雅乐废坏，凿空创意，不合古法。[2]

《宋史·乐志一》云：

>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和）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

和岘律长（九寸）二二〇·六四八公厘，低于王朴律半律许。[3] 这是乾德四年十月以后的事。当时测验的结果，王朴律准声音太高。故"宋太祖每言雅乐声高，近于哀思"。我想当日张昭所奏把乐曲歌词，尽量依照王朴所定的新声调来改写，必然多有扞格之处。朴的建议在显德六年春，同年六月，世宗驾崩。再过一年的正月，便是陈桥兵变，周遂亡。入宋，未必真能施行的。

二、

由张昭附和王朴之奏疏看来，可以了解后周整理乐章及其对宋初乐曲的影响，有下列若干问题，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

① 据丘琼孙《燕乐探微》。
② 册一，281 页。
③ 亦见上引丘氏书。

（一）依月用律问题

一向认为依月用律是词律一件大事。夏承焘有《宋词不依月用律》专文详细讨论。[1] 他引证《碧鸡漫志》：

万俟咏政和初，寘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声稍传。

他以为依月用律是由大晟府开始的制度。他又引《词源》说：

美成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

因谓美成是首创此制之人物。不知张昭《疏》中已言：

郑译八十四调，琵琶七音，以应月律。

和岘亦论：

别撰采茨曲，望依月用律。

后周与宋开国以来，乐家都希望作乐制曲能够依月应律，但事实却做不到。《宋会要》说：

真宗咸平四年二月甲子，雅乐正王维昌上言：祭享郊庙，止奏黄钟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

可见尚是徒托空言。但依月应律却是一般所冀求，不是如夏老所说："出于大晟府诸人之附会古乐"的。根据张昭《疏》与张炎《词源》所说八十四调和依月用律之说，其实都远有所受，杨守斋知乐，其《论词五要》之第二《论律不应月则不美》，这种理论，从宋初以来便有之。夏老认为出于他们

① 见《唐宋词论丛·词律三义》。

“以此自炫”，是没有根据的。

(二) 乐章之别撰问题

张昭《疏》云：

> 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

关于“别撰乐章”的事情，到了宋初，有许多实例可以稽考。和岘于宋太祖乾德六年十月上《疏》云：

> 郊祀有夜警、晨严，六州、十二时及鼓吹回仗时驾前道引之曲，见阙乐章，望差官撰进，下寺教习应奉。①

和岘是曲子相公和凝的次子（《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云：“长子峻。次子岘，仕（周）为司勋员外郎”）。这三首乐章即《宋史》卷一四〇《乐一五》：开宝元年南郊三首，不著撰人。岘奏言“差官撰进”，所差之官即是作者，不知谁氏，自非和岘所制可知。杜文澜《词律补遗》最末一首为《六州》，一百二十九字。《注》云：“此调只有此词，无别首可校。见《文献通考》。”按此即《宋史·乐志》所录者。对校之下，文字有微异。《全宋词》视为和岘作，不若杜氏标曰无名氏之准确。

和岘又于乾德六年奏言：

> 按《开元礼》，郊祀率驾还宫入嘉德门，奏《采茨》之乐。今……宫悬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今大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②

这是别撰的又一例，岘是要求撰者要“依月律”来制作的重要人物。

---

① 《宋会要辑稿·舆服》三之十八，册二，17790页。

② 《宋史》卷一二六《乐》一。

由于屡有“别撰乐章”之举，宋词的繁兴，由公而及私，初非为官方制作而私下别撰。如《十二时》原为南郊而作，后来柳永亦有《十二时》[1] 一百三十字，则为私人别撰之作。

唐贞观中，有《秦王破阵乐》及《功成庆善乐》二舞。其后改名为《七德舞》及《讲功之舞》，“以文舞降神，武舞迎神”（见张昭《疏》，《全唐文》八六四）。柳永有《破阵乐》，一百三十二字，宫调属林钟商，林钟商，敦煌卷P·三二五一有《御制临钟禼内家娇》，胡忌订即林钟商。柳永的《破阵乐》，分明取自雅乐的《秦王破阵乐》，这亦是别撰之一格。

（三）鼓吹歌曲问题

《全宋词》开宗明义第一首即为和岘的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曲》三首，计《道引》、《六州》、《十二时》。考《宋史》卷一四〇《乐一五·鼓吹部》云：

> 大礼：车驾宿齐所止，夜设警场，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歌《六州》、《十二时》，每更三奏之。[2]

关于吹奏《六州》、《十二时》、《道引》等曲的制度，在北宋时有多次的改革，详《宋史·乐志》。《乐志·鼓吹部》录各朝鼓吹曲文甚备，从开宝元年《南郊》三首以下林林总总。《全宋词》既收开宝元年三曲，又收范祖禹《虞主回京双调四曲》，其他则不加采录，不知何以厚此薄彼？

这类曲辞分明是鼓吹曲，虽然《六州》后来演化为《六州歌头》之类，《十二时》亦成为词牌之一，但鼓吹曲和曲子词应该有区别才对，随意收录，不免于滥。

（四）雅乐与教坊曲混杂问题

自从五代兵乱，礼乐废久，制作简谬，《崔棁传》记汉高祖会朝之礼，既设宫悬，随后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及教坊伶人歌舞，杂乱雅音。边蔚奏请添置整理雅乐乐章工作人员，竟从教坊调动乐官兼任。宋开国之初，御

---

① 题为《秋夜》，见《类编草堂诗余》。

② 大中祥符六年，以其烦扰，诏罢追集。

正殿受朝贺，用宫悬；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二者杂用。乐府词的领域益以开拓，词调来源不局限于教坊之乐章。而应制之作日多，若苏易简之《越江令》，即宋太宗所命作者。而别撰之乐章舞曲，更促使倚声作品日益多彩多姿。饮宴酒令的习俗，尤为曲子盛行的主要因素，其旧曲有出于唐代梨园的。《通鉴》卷二六四记唐昭宗赐（原作“进”字，非）朱全忠《杨柳枝辞》五首，胡三省《注》云：

《杨柳枝》，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乐》、《水调歌》、《柘枝》、《菩萨蛮》、《八声甘州》，皆唐季之余声。又唐人多赋《杨柳枝》，皆是七言四绝，相传以为出于开元梨园乐章。故张祜有《新杨柳词》云：“莫折宫前杨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①

胡氏生当宋季，其时的令曲，即唐宋的曲子词。他说《杨柳枝》即出于梨园乐章，梨园乐章舞曲在五季是由太常寺来管理的。

顺便讨论“乐章”二字，唐协律郎徐景安著有《历代乐仪》三十卷。王应麟《玉海》卷一五〇称：

其书第十卷题目：《乐章文谱》。徐氏说：“乐章者，声诗也。”

任半塘著《唐声诗》一书，追寻“声诗”一名的来由，即溯源于徐氏此语。后周张昭《显德时疏》有云：

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累黍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溯其情。

亦提到“声诗”一名，当然亦是乐章的意思。我们通过上面许多讨论，对声诗和歌词二者的涵义可以得到较明确的认识：

声诗即是乐章，它必须合乐。有的出于雅乐，亦有渊源于唐代梨园的，得称曰梨园乐章，则不免与教坊发生关系了。后周时又有依新法声调而别撰的乐章舞曲，则以王朴的新定黄钟为根据，可能主要是雅乐的乐章。

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8605 页。

至于“歌词”一名，涵义稍有不同，是指文字部分，不必合乐，故张昭《疏》把乐章与歌词分开。所以，我们如果把合乐的乐章，看作一般广义的歌辞，是不符合五代人的实际情况的。

三、

五代汉至后周，乐章都归太常寺掌辖。我们联想到柳永的词集，何以命名曰“乐章”？很值得玩味。

柳永词集中长调特别多，词体的丰富，宫调记载的详细，都非他家所可比拟。单看《倾杯乐》一曲便有许多不同的宫调和体式，我推想柳永本人手头上必掌握许多旧乐章的宝贵资料作为他写作的凭借。柳永死葬于镇江，根据后来发见南宋乾道年间，水军统制羊滋所得的《柳氏墓志》说道：

> 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川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朝，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后为太常博士。

羊滋其人于乾道五年任兵马钤辖，见《宋会要辑稿》卷四七三一，这一《墓志》见于万历的《镇江府志》（卷三二《墓》），只存这寥寥百余字，十分可贵。特别说到他尝官“太常博士”一官职，为他处所不载。①

他敢名其集曰《乐章集》，必有他的道理，当与他在太常寺供职有密切关系。后周张昭、边蔚都尝官太常卿，宋初和岘亦判太常寺，这些人对整理乐章作过一些工作，与太常寺保存下来当日依据王朴的新法黄钟调另撰的《乐章舞曲》等材料，很可能柳永在太常寺时曾经寓目。

皇祐中，柳永应制进呈仁宗而获罪的《醉蓬莱慢》一首，据说即出自教坊所进的新曲②，柳集之中不少词调在当时是新声，这正是一个例子。

柳永的同乡黄裳有《书乐章集后》一文云：

> 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③

---

① 《全宋词·小传》不及此。

② 《渑水燕谈录》。

③ 《演山集》卷三四。

这里所称的《乐章》，当然指他所填的词。但在当日有井水处即有人传唱，亦如后周所整理的乐章，而为“歌者所诵习”的！

赵宋学术，实多承接后周。周祚虽短，而周人有复古倾向，制礼作乐，开宋学的局面，书学亦然，郭忠恕的《汗简》，引出北宋的古文字学。后周的整理乐章，多别撰《乐章舞曲》之新制。宋开国初，太常寺工作人员，窦俨、和岘之流都是前朝人物。到了柳永的《乐章集》，乃别开生面。后周歌者诵习的舞曲，自来没有确实的材料，今敦煌石室所出显德间抄本的《舞谱》，正提供一重要物证，其可宝贵为何如耶！

敦煌谱所显示歌舞的场合，就谱中所收《曲子词》观之，必为歌筵上酒之用。孙光宪句云：“半为花间酒。”（《生查子》）欧阳炯云：“拍按香檀”，“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殆指此类。宋雍熙间，有集诸家词命名曰《家宴》，《湘山野录》云：寇准因早春宴客，自撰乐府词，俾工歌之，即《甘草子》：“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一首，此即宴客之制。

又有《尊前集》者，《古今词话》称吕鹏作（《历代诗余词话》引）。沈义父《乐府指迷》云：

> 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

则以为唐人所编。朱彝尊《跋》据吴宽抄本定为宋初人编集。此书赖明时顾梧芳传录，得以流传。集中所录，如皇甫松《抛球乐》、欧阳炯《春光好》。所谓“胸销雪”、“脸分莲”、“想夫怜”……都是《云谣集》中常见的语汇。我故谓《云谣》与《花间》、《尊前》本是一脉相承，不能强分畛域。《云谣集》杂曲子诸作仍是属于乐章舞曲一类。往年冒鹤亭翁斠订《云谣集》，取与柳永词参校，柳词之为乐章舞曲，与《云谣》之为乐章舞曲，性质原无二致。从这一点看来，冒说还是有可取的。由于后周之整理乐章舞曲，为宋词开一新局，柳永在承先启后之地位，所以取得高度成就，事实上以彼尝任职于太常寺，得到旧乐章的灌溉，吸取养料。近贤治柳词者大有其人，似均未见及此，拙论或不无启发之劳，试胪陈之，用俟方家加以指正。

《李卫公望江南》序录

近见王悠然为《敦煌歌辞总编》撰序，讥诮史家混“花间”与“民间”

为一，无异“史盲”，责其误捧唐末温飞卿为词之开山人物。且云：“单说初唐李靖作《兵要望江南》，有七百首之多，用唐代《开元占经》来对证，一点不假，从何推温庭筠的曲子来作开山之祖?”此可代表近年来一些谈词者之主张，尽量将作品之年代移前，即《兵要望江南》之写作时代亦提升至初唐。

《兵要望江南》之撰人另有题易静所作者。张璋、黄畲合编之《全唐五代词》，其卷三唐词部分即收易静之《兵要望江南》共五百首，盖据北京图书馆收藏前京师图书馆旧钞本，其跋语称“《崇文总目》题作《兵要望江南词》，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撰，似为有据”，故列在易静名下。[①] 核实此书所收，计四百九十九首。[②] 王氏言及之李靖《兵要望江南》，依据何本，未尝详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旧钞本二卷，书名曰《李卫公望江南》。卷前有贞观七年李靖序，略云：“撮取诸家兵道要妙，作为诵歌，计七百首，目之曰《望江南》。”似王氏前言，即指此书，实得七百二十六首。故知民间传写之《兵要望江南》实有二本，此题李靖名者为数更多，殊有刊行之必要。

兹将两本流传本子略为考证如次：

（一）题易静之《兵要望江南》一卷

《崇文总目》：“《神机武略兵要望江南》一卷，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撰，盖唐人也。”

《郡斋读书志·续志》：“《兵要望江南》一卷，黄石公以授张良者，按其书杂占行军吉凶，万声于《望江南》词，取其易记忆。”

《宋史·艺文志》有易静《神机武略歌》。

《读书敏求记》：“《神机武略望江南》一卷。”

北京图书馆藏书钞本跋：“此从明督浙江都御史晋江苏茂相校本录出，题作《白猿奇书兵法杂占彖词》，唐开府仪同三司卫公三原李靖著。”

况周颐《蕙风词话》：“《兵要望江南》，武安军左押卫易静撰，起占委任，止占椵（霞），最五百二十首。词虽不工，具征天水词学之盛，下至方技之士，亦谙宫商。”（续二）

此书原有“神机武略”四字，或称曰“杂占彖词”，实兵家言而依托于李靖者。况蕙风以为天水方技之士所作，甚有卓见，当是杂占家行军吉凶之歌

① 该书317页。

② 一首重出。

诀。又有缪荃孙云自在龛藏旧钞，一向流传只有写本。武安军即楚潭州。唐僖宗时，邓处讷、刘建锋俱为武安军节度，马殷于光化元年官武安留后。易静任此军之衙官，事迹无考。

（二）题李靖之《李卫公望江南》二卷

《浙江采集遗书录》作《李卫公望江南歌诀》，《四库存目》云："一本题唐李靖撰。"是其书名或多"歌诀"二字，以此类词之性质实为歌诀也。

中央图书馆是本卷前又有跋，题"贞明三年中休安刘剥谨跋"。其后有识语云："考明白刘剥乃后梁之名将"。按剥字，乃衍误，字当作"鄩"。跋云："余所观卫公所述兵法，……惟《望江南》最为奇焉。……然收得者往往篇目不周，多寡差错，得至多者不过三百。余自与晋人久战，交兵洹水，设伏丛来，大败晋师，还军莘邑。军行在道，有一野老持书采献。……乃李卫公所制兵法《望江南》曲。展视品题，甚（其）数五百，兹始得定本。"此跋其前注云"考《白猿奇书》补入。"刘鄩，为密州安丘人。新、旧《五代史》俱有传。《梁臣·梁臣传》第十云：

> 庄宗与诸将谋曰：刘鄩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卷二十二）

《旧五代史·梁书》二十三云：

> （末帝贞明元年）六月，晋王入魏州，鄩以精兵万人自洹水移军魏县，晋王来觇，鄩设伏于河曲丛木间，俟晋王至，大噪而进，围之数匝，……遂军于莘县。

此序文字，疑即来自刘昫《梁书》。序中"丛来"之"来"字乃"木"之误。此跋殆托名刘鄩。复言野老献书以神其说。观其所言：篇数初由三百增到五百始为定本。而其前题李靖序乃称有七百之数，足见递次添加为后来所增益。"占六壬"下注云："旧载二十四首，今考《白猿奇书》补入三十首。"可证。李靖序年月末题贞观七年，是时靖破颉利有大功，序中措词不类靖言。考《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记靖与侯君集言此事，称："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李靖将反矣。'上问其故，对曰：'靖独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此事系在贞观十七年。意者此序依托靖言兵法牵合

十七年事，抄者误十七为七年欤？宋时兵书依托李靖兵法者不一而足，若《李卫公问对》最有名，宋儒皆以为伪。[①]《宋史·艺文志》所载靖兵法书有七种，其中曰《李靖六军心镜》三卷者，吴曾家有其书，谓“其文浅近，岂伪书邪？”[②] 此序言“作为诵歌，计七百首”，已与刘郛跋所记矛盾，其出于伪托十分显然。此书原注多涉及中事。《占水族》第二首，有云：

龙现垒，室宅及池中。必有大臣谋逆叛，且须作急口奸凶，莫待有奔冲。

原注云：“王莽、朱温时，龙现池沼。”[③] 则词作于朱温之后可知。又占天第二首“天气赤”下原注云“宋咸淳甲戌秋月初六日庚辰酉时，在天有一丈余高霞，映地如血，当年十二月过江，至丙子约降，江淮军民如涂炭。”（《兵要》无占天一类，故无此首。）咸淳甲戌，即宋度宗十年，丙子则端宗景炎元年，为宋亡于元之岁，是此原注分明出自元人之手。原注如为作者自注，则占天此首写作年代须重新考虑矣！

考《宋史·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望江南风角集》二卷。此卫公《望江南》内，风角卦在第二，共三十二首之多，疑《宋志》之《风角集》部分必在其中。

又《崇文总目》有：《周易断卦梦江南》一卷。《通志略》亦有之，不著撰人。而《卫公望江南》第二十六为“周易占候”二十一首，疑即出于此书。《绍兴四库阙书目》有《大道梦江南》，具见宋时以《望江南》作为占验歌诀，实繁有徒，递相增益，故《兵要望江南》可积至七百首之夥。

此类《望江南》曲子在当时有其实用性。释氏之法曲子亦取作为寄意之调，如王荆公之《三皈依》，即倚《望江南》为之，其后如净圆白云法师有《望江南·娑婆苦》六首[④]，禅家之唱道词中，《望江南》为最常用之调，其性质实同于歌诀。

题李卫公之《望江南》，自“委任”第一以迄“占霞”第六，易静之《兵要望江南》一书，已囊括于其中。余尝嘱门人郑君炜明取二书细加比勘，为

① 参近人吴如嵩、王显臣作《李卫公问对校注》附录三。

② 《能改齐漫录》卷十四。

③ 《兵要》作“鱼现”。

④ 见《乐邦文类》。

类次与词异序表，互补词录、词目索引及异文校记。大抵《兵要》各类皆明著“占”字，而卫公本则否，似《兵要》尝经过整理统一，二本均出于传钞，《兵要》钞写下限及于明代，北图本出自明督晋江苏茂相校。其中分类有错入者，以卫公本校之，《兵要》占“委任”类词错入“占霞”者七首，“占气”类错入“占云”者四首。似卫公本分类优于《兵要》。又二书可以互补。同类之中，兵要有十四首为卫公本所无。其中不少可能杂入宋代作品如《风角集》之类。职是之故，《兵要》一书殊难断定悉为唐人作品而随便视作唐词。至于作者，宋代书录家均称出于易静，如上举“占水族”一首自注言及朱温，则当作于朱梁以后矣。《卫公望江南》本其中则有词二百四十一首为《兵要》所无，几乎每类皆可补易书之缺，芜杂有待于理董，乃遽谓此七百首纯为初唐李靖所作，得非呓语而何！此辨伪工作所以不可缺也。

卫公是本卷下题“凉州镇总兵润亭哈丰阿校”。有眉批多处，殆出其手笔，屡屡言及光绪时事：如“占日”第二十七首眉批云：“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初一日之兆应国孝。”“占雨”第十二首眉批云：“庚子妖言绪宗覇。”“占地”第十首眉批“光绪庚子”云云。又“占六壬”第十三首校语称“一作”，可见润亭所见已非一本。是此书叠经后人传写，已非五百首之旧观矣。

《卫公望江南》卷后附《五音姓氏》与《五音覆（复）姓》，下区角音、徵音、羽音、商音、宫音，及其五行木（原误抄作“水”）火、水、金、土所属，以“供占候之用”。考唐初吕才《叙宅经》云：“近世巫觋，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庚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乘僻者也。”胡三省注云：“近世相传，以字学分五音，只在唇舌齿调云。舌居中者为宫，口开张者为商，舌缩却者为角，舌拄齿者为徵，唇撮聚者为羽。阴阳家以五姓分属五音，说正如此。”[①] 是书赵姓入于角，正如吕说。而列为五音之第一姓，则分明以赵宋为帝姓而居其首，足见其书之编成，必在宋时，非出李唐术数家之手，更昭然若揭矣。戊辰冬饶宗颐识。

---

① 《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6166 页。

姜白石词管窥

姜白石名夔，字尧章，江西鄱阳人，白石其号也。一生未登仕籍，品行清高。清初的浙西词家奉白石为宗匠，有家白石而户玉田的说法。但清人拟作的白石小传，很多疏误。清代词人喜称他为“石帚”，乃误会梦窗词中之姜石帚，应是另为一人。祠堂本《白石道人歌曲》附有年谱，但很简略。近人陈思重撰，资料尚充实。至夏瞿禅先生撰《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考辨精谛，突过前人。比方用韩涧泉诗自注“潘（德久）姜（尧章）已下世三年矣”的证据，知白石之卒，在韩涧泉卒于嘉定十七年之前，便是很好的例子。

《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共词八十三首，内十七首旁列音谱，这是唯一现存具有旁谱的词集，乃陶宗仪钞校。至清初为分纂《康熙钦定词谱》的楼敬思（俨）所得，传钞于张奕枢、陆钟辉等。乾隆年间分别雕刊，遂有各种版本。①

白石的生平和词学，友人夏瞿翁所作论考已极详尽，可说是“蔑以加矣”。现在再作探究，很难越其雷池一步。惟文艺之为物，各人的会心不同，兹不揣固陋，略举数端为夏氏所未及者，引申如次。

白石的艺事方面甚多，诗词而外，书法及琴律，致力尤精。书法盖深有得于沅陵单炜（炳文）。单氏的字法本杨少师凝式，而微加婉丽。单论书曾言：“尧章得吾骨。”（见《东南纪闻》）白石书法脱去脂粉，一洗尘俗，主要

① 姜词版本，陈柱、丘琼荪及夏君论述已详。

在“骨”。他撰《续书谱》，提出“风神”二字，主张要有风神“须人品高”，“须险劲”，“须高明”，“须时出新意”。又论：“书以疏为风神，密为老气。”“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俱《续书谱》语）这是他的书法理论，其实他的诗词亦同样本着这一原则去创作的。他对书法浸淫最久，自言：“学书三十年，晚得笔法于单炳文，世无知者。”[①] 他和单氏相识很早，他有别单诗称其“挥洒照八极”，“犹带龙虎笔”。这是淳熙十三年丙午去沔鄂时所作，时年三十二岁。他和单炳文论交，当在此之前。元陆友《砚北杂志》记：海昌人家有古琴，相传是单炳文遗姜尧章。背有铭曰：“深山长谷，云入我屋。单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怀我白石，东望黄鹄。”是白石琴律之事，很可能亦和单氏有关。可见单炳文对白石影响之深了。

白石的词风，宋季以来，权威的词评家，有的称他“清劲知音”[②]；有的说他“清空”，“古雅峭拔”[③]；有的说他“骚雅”[④]。“雅”是从他的人品和书品、词品来作总评。白石自述范成大称赞他“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这是评他的书法，别人亦以“雅”字论他的词，看法是一致的。我以为白石词的胜处，正在于骨力和风神。刘勰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白石的书法要下笔劲净，正在练骨上着力，于词亦有同然。他论书主风神，以疏为贵，又要时出新意；他作词亦循着这条路径。由前之说即玉田所谓“要清空，不要质实”；由后之说，即玉田所谓“以意趣为主，不蹈袭前人语意”。白石于书道，悟入者深，以其法治词，自易契合。他的词所以能够在美成之后，稼轩之外，独创一面目，正由于他另觅途径，向“风力遒”与“骨髓峻”方面发展，所以我欲拈出“风骨”二字，来评白石的词，较之“清空”似更接近。这个固然出于他的高超绝俗的性格，而书法的陶写，此中甘苦，似乎不无会通的地方。

沈寐叟谓：“白石词略如诗之有江西派，诗与词几乎合同而化。”[⑤] 其实白石不特以诗为词，亦复以词为诗。温飞卿《杨柳枝》八首，白石绝句，即力追此境。他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诚斋称为“有裁云缝雾之妙思，

---

① 嘉泰癸亥跋《保母志》。

② 沈义父《乐府指迷》。

③ 张炎《词源》。

④ 陆辅之《词旨》。按此本玉田说。其后朱彝尊《词综》亦云：“填词最雅，无过石帚（应作白石）。”

⑤ 《海日楼札丛》。

敲金戛玉之奇声”，无他谬巧，只是以刘梦得、温庭筠的作词法，运用高骞的骨气，来调遣温丽的文藻，故能戛戛独造。

《扬州慢》作于孝宗淳熙三年丙申。白石词之明著甲子者，始见于此。据夏氏考证，时白石二十余岁。此词用杜牧诗句凡五处，不厌其多。北宋词人裁红剪翠，喜欢驱使二李[1]的辞汇。白石到后来，多自铸新辞。而这一首是少作，同一首中，用小杜语句的，举出如下：

> 竹西佳处——小杜《题禅智寺》诗："谁知竹西路。"
> 过春风十里——小杜《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
> 豆蔻辞工——同上："豆蔻梢头二月初。"
> 青楼梦好——《遣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 二十四桥仍在——《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

可见他早年对杜牧诗的倾倒。小杜有雄姿英发的气概[2]，俊爽的风格，能以峭健之笔，写风华流美之致，和白石的情趣很相近。从这《扬州慢》一词，可见出他对晚唐的致力。另有一半可为佐证的，他曾指点姚合选的《极玄集》。毛晋跋汲古阁刊本《极玄集》云："向传姜白石点本最善，竟不行于世。"《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四："《唐诗极元》二卷，姚合纂，白石先生姜夔点。版心有'又玄斋'三字。今藏常熟瞿良士家。"夏瞿禅君曾指出，白石诗词里时常提出陆天随，说他的行径好像有意学陆龟蒙。不过陆天随学问的根底在经学[3]，毕生在黄巢震撼的乱世中，故古语特多；白石专于艺事，所处时代较为安定，只是低徊于金人摧残后的废池乔木间，流露出晋、宋间人的雅韵逸致。[4] 这又是两家不同之处。

白石早岁学诗，由江西入手。他的诗集自序云："三熏三沐师黄太史（山谷）。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悟'学'即是病。"这说明他对山谷诗法曾下过功夫。《白石诗说》自言："意格欲高，句法欲响。"但如何才能做到呢？山谷曾提出夺胎换骨法，以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规模其意，

---

① 李贺、李义山。

② 《艺概》卷二。

③ 见《甫里集》十八《复友生论文书》。

④ 参上引范石湖称赞白石语。

形容之，谓之夺胎”[1]。即是取资前人的名篇，点化其句语，加以活用。这个法子，白石在写词时常运用它。最显著的如白石《侧犯》（咏芍药）：

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红桥二十四，总是行云处。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2]

山谷诗云：

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今春有来自淮南者，道扬州事，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淮南二十四桥月，马上时时梦见之。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3]

白石上词中许多句，像“茧栗梢头”、“红桥二十四”、“围歌舞”、“鬓成丝”等，都是袭自山谷此诗及序，《琵琶仙》的“十里扬州，三生杜牧”，亦用山谷此诗，正是夺胎法之一证。《扬州慢》结句“念桥边红药”，可能与此《侧犯》为同时之作。夏氏以为词中有“鬓成丝”三字，定为四十余岁后之作。按此但摭山谷成句，未必贴合事实。又如《探春慢》作于淳熙丙午，时白石止三十二岁，乃有“老去不堪游冶”之句。词人叹老，乃成惯例，似不必拘执。

又白石《惜红衣》：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余无力。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上阕）

此为自度曲，记其丁未夏在吴兴，数往来红香中因作是歌。审其情趣，乃自杜甫《夏日李公见访》一诗“水花晚色静”之意境，间并酌用杜句。如

① 详《冷斋夜话》。

② 句韵依《康熙词谱》，“我”字用古韵。

③ 二首录一，见《山谷内集》卷七。

杜云："僻近城南楼。""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白石镕铸作："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杜云"叶密鸣蝉稠"，白石则改作"高柳晚蝉"。这何曾不是"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呢？

他如《暗香》、《疏影》、《汉宫春》之活用杜句"何逊而今渐老"，取自"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自倚修竹"，用《佳人》之"日暮倚修竹"；"想佩环月夜归来"，用《咏怀古迹》之"环佩空归月夜魂"；《汉宫春·次稼轩韵》换头"知公爱山入剡，若南寻李白，问讯何如"，则袭自李，杜成句。《长亭怨慢》之剪裁庾赋，用《枯树赋》末段入序。词中歇拍数句，"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反用其意，尤翻腾得妙。都是活泼泼地运用陈言，变成己意。而转折层深，好像自出机杼。他在《诗说》云："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又说："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把熟事虚用得妙，是为活法。俞成在《萤雪丛说》（卷上）"文章活法"条有很详细的说明。[①] 他说纸上之活法，得自吴处厚、吕居仁、杨万里，这正是江西诗派的拿手把戏。

白石少年为诗，深受黄山谷的薰沐。他的诗巉削无闲字，可为证明。他以山谷诗法移用于填词，开出冷涩的词境。沈伯时说白石清劲，未免有生硬处。所谓生硬，正是山谷诗笔的特色。白石诗自序记其学诗，初见重于萧千岩。后识杨诚斋、范石湖、尤延之，与之上下其论。这些诗坛老辈都有舍江西而趋晚唐的议论。同时永嘉学派叶水心亦极力反对江西派，而甚推崇潘德久[②]，谓永嘉言诗皆本德久。[③] 德久名柽，常和白石唱酬，即号尧章为白石道人的诗友。[④] 这里可见白石交友中，也舍江西而致力于晚唐。他在这气氛下，自然亦转入晚唐。这样一来，对于词的写作，就有莫大的帮助了。

北宋晏安已久，侧艳词风，盛极当衰。北宋末年的词家，如万俟咏，已经把词集分为"侧艳"与"雅词"二体，将侧艳分出，认为不是词的正体。到了白石时代，词非另创风格不可了。据年纪较大曾与白石唱和的王炎[⑤]在他的《双溪诗余》的自序中说道：

① 见《稗海》本。

② 见《水心集》十二《周会卿诗序》。

③ 据元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

④ 见《白石诗集》七古。

⑤ 年八十余岁。

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曲矣。

这说明白石的朋友中，也有想于周、柳、苏、辛之外，别创一格的意见。王炎谓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和《白石诗说》中之“委曲尽情曰曲”，正可参证。可见时代的要求，诗和词到了南宋，都要转变。在白石交游中，都有共同意见的。因为白石用力精专，于乐律上又有深入的素养，能自度曲，故成就能高人一等。从此以后，宋词风格，大约如鼎三足：一为柳、周的侧媚秾艳；一为苏、辛的驰骋古今；而白石却以格高韵响，别树一帜。他在《诗说》中论诗“一篇全在尾句”，要“辞意俱不尽”，故填词亦特注重结响。略举数例：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点绛唇》

正凝想、明珰素袜。如今安在？唯有阑干，伴人一霎。——《庆宫春》

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长亭怨慢》

送客重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八归》

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念奴娇》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

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

以上都是大家所称道的白石韵高意新的名句。沈祥龙《论词随笔》云：“白石诗之自制新词韵最娇。娇者，如出水芙蓉，亭亭可爱也。徒以嫣媚为娇，则其韵近俗。试观白石词，何曾有一语涉于嫣媚？”故刘融斋《艺概》拟白石老仙为藐姑冰雪。

海绡翁论词，谓：“白石别开家法，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盖本周济玉田过尊白石，但主清人，未审梦窗绵密曲折之论。一般以为玉田主疏而梦窗主密。寻白石论书，以疏为风神，密为老气，则疏密兼用。余谓以疏密论，姜意密而笔疏，吴则意疏而笔密。姜之笔疏，兴会标举，故往往说得远；吴之笔密，极钩转顺逆之致，故靠得紧。譬诸作画，白石如大痴，梦窗则如黄

鹤山樵。此其异也。各擅其胜，不用轩轾。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似非笃论。海绡云："朱竹垞至谓梦窗亦宗白石，尤言之无理者。"按梦窗学白石有痕迹可寻者，如《满江红》平韵之淀山湖，即用其体，起结又皆效之。姜词"正一望千顷翠澜"，吴则云："分一派沧浪翠蓬开。"姜词："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吴则云："又一声，欸乃过前岩，移钓蓬。"姜词："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吴则云："明月佩，响丁东。"则朱之说，亦非无据。

其次谈到白石词的影响。直接传授白石衣钵的，是及门弟子张辑。辑字东泽，著有《白石小传》，已佚。其词名《东泽绮语债》，凡四十余首。词皆以篇末三数字别立新名，与贺方回《东山寓声乐府》同例。周草窗《绝妙好词》录存五首，其字面似白石的，如：

系船高柳，晚蝉嘶破愁寂。——《念奴娇》

其取境似白石的，如：

最苦子规啼处，一片月，当窗白。——《霜天晓角》

其变驰骤为疏宕似白石的，如：

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乌夜啼》

其音节似白石的，如：

飞鸿又作秋空字，凄凄旧游湘浦。凉思带愁深，渺苍茫何许。岁华知几度，奈双鬓、不禁吟苦。独倚危楼，叶声摇暮。玉阑无语。——《征招》

其《疏帘淡月》（即《桂枝香》）上半云：

梧桐细雨。渐滴作秋声，被风惊碎。润逼衣篝，线袅蕙炉沈水。悠悠岁月天涯醉。一分秋一分憔翠。紫箫吹断，素笺恨切，讹许寒鸿起。

（下半从略）

这是极脍炙人口的作品。

宋季有柴望，著《凉州鼓吹》（今传本作《秋堂词》，只十三首），其自序云：

> 夫词起于唐而盛宋，宋作尤美盛于宣（和）靖（康）间。美成（周邦彦）、伯可（康与之），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尚，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啸，抑末也。惟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胜青楼歌《红窗曲》万万矣。故余不望靖康家数（指康伯可），白石衣钵，或仿佛焉（《古西河》指周邦彦《赋石头城》，《桂枝香》指王介甫《金陵怀古》）。

这篇文里“组织涂泽”，是指梦窗一派；“呼嗥叫啸”，是指宋末大多数词风[①]；所标举的“隽永委婉”，即指白石风格。他更指出“感今悼往”、“托物寄兴”为白石言中有物的词心。这无疑地自认为可以继承白石的衣钵。[②] 自玉田以后，元人若仇山村、张翥皆宗姜张，成为词派一主要力量。

《乐府指迷》与《词源》二书：前者主梦窗之丽密，故以白石为生硬；后者颇厌梦窗之过密，故标揭清空，誉白石词为“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这正针对梦窗一路而发。清初朱彝尊及其友生辈论词，以姜张为宗主，以清空之笔，写雅正之思[③]，成立了浙西词之中坚主张，把明季马澜浩之类的淫词，一扫而空，在有清中叶以前，是填词家的一股洪流。但其末造，只把握“清空”二字，忘记了白石的高雅，更忘记了“言有物”的词心，因之流于浮滑，或为饾饤，引出常州派的改进。到清末民间，又盛行沈伯时主张的梦窗一路。这是白石开创新路后六七百年间词坛受他影响的梗概。

---

① 如陈经国《龟峰词》之类。

② 柴望十二世孙刊《秋堂集》，有跋云：“诗余诸稿，可与美成伯仲比肩；顾自谓仿佛白石衣钵者，谦语耳。”是以为康伯可词高于白石。大概白石词集尚不甚流通，所见者少，故有此门外汉之语。

③ 玉田《词源》云：“词要雅正。”

宋乾道癸巳高邮军学刊《淮海居士长短句》序、跋

序

宋刻《淮海居士长短句》，有单词本及全集本两种。单词本可知者有二：一为嘉定长沙书坊刊《百家词》中之《淮海词》本。[①] 一为闽刻之《琴趣》本，《季沧苇书目》云有"欧阳文忠、秦淮海、真西山《琴趣》四本宋刻"。《传是楼书目》亦载《淮海琴趣》一本，清初黄子鸿即据宋本《琴趣》以校毛晋刻本也。[②] 此类单刻本，今皆无传。

其全集本向为人所知者，若宋宁宗时蜀刻《淮海集》[③] 见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为四十六卷本。瞿氏所藏乃残帙，勘以日本内阁文库藏乾道间高邮军学本，为《淮海集》四十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淮海后集》六卷，则此蜀刻是否包有长短句三卷，尚难确知。国内庋藏宋刻《淮海集长短句》，向惟故宫博物院及吴湖帆藏两残本，最为有名，番禺叶丈汇而刊之，惜非全

---

① 见《直斋书录解题》郭应祥《笑笑词》下注。据《彊村丛书》本嘉定元年滕仲因《笑笑词跋》，知《百家词》杀青于嘉定初年。

② 叶遐庵丈疑《琴趣》为词之汇集。考朱彝尊序《水村琴趣》，谓琴趣者取诸涪翁词集名。尚不知为坊间汇刻时所标之号，参吴师道《礼部诗话》。仓石武四郎有《论琴趣外编》一文，载《支那学》第四卷。《琴趣》刊有《真西山词》，可推知汇刻殆在理宗时，比长沙《百家词》稍后。

③ 板心有"眉山文中刊"字样。

璧。内阁文库此本，有昌平学及浅草文库印，为现存《淮海集》仅有之完本。天水旧椠，向所叹如球图者，今得重梓行于世，亦倚声家所宜称快也，刊印即成，遂书其颠末如此。

乙巳清和饶宗颐

跋

曩朱古微翁刻《彊村丛书》，苦秦淮海词无善本，曹元忠因录松江韩绿卿藏《淮海集》钞本贻之。韩本黄荛圃曾据宋本手校，其宋本原帙，未得见也。荛翁目睹之宋刻，为社坛吴氏旧藏《淮海长短句》，有目录及上卷，中卷仅存第二第四，具详其嘉庆庚午跋语。又道光元年重检题记，此本内错入《淮海闲居文集序》，其缺叶则为明朱卧庵钞补者。是册曾经潘氏滂喜斋藏，后归吴县吴湖帆。故宫又有《淮海长短句》残本，向为无锡秦对岩家藏，黄荛圃曾从秦氏借校。是本民国十九年影印问世。厥后番禺叶丈遐庵取故宫及吴氏两残宋本，合并付刊，题曰《宋本两种合印淮海长短句》，由是海内咸推为善本。惜两原本皆有残缺，以旧校钞补叶，仍非完璧。一九五七年，龙榆生点校《苏门四学士词》，其中《淮海居士长短句》，即以叶本为据。

叶本所据原为南宁刊《淮海集》附刻。刊于何时何地，因有缺页，未谙其详。叶丈定为乾道间杭郡刊本，盖从集中宋讳缺笔推定，非别有确据也。

去岁余在东京，读书内阁文库，见有宋椠高邮军学本《淮海集》，内长短句三卷，友人清水茂教授以影本见贻。其前有《淮海闲居文集序》四页，又《淮海居士长短句》目录二页。目录中《桃源忆故人》，“源”字从木，作桃榞，与吴湖帆本相同，知原出于一本。卷下吴本、故宫本多为钞补。其末页，叶丈云：故宫系出自原板。今细勘之，与故宫本多符，惟“微波澄不动”句，故宫本误作“征波”，此则不误；乃知故宫本末页，殆与补刊，不及此本之善也。

此宋本又有一字可正补钞之讹者，卷下《品令》“又也何须肐织”，“肐”字，叶本补页作“吃”。按吃训日气，文意不可贯。《玉篇》：“肐，身振也。”，字在物韵，音讫。当以作肐为是。此本《雨中花》，“白玉”二字仍误合为“皇”，说已见荛翁校语。其与张綖本、胡民表本、邓章汉本及叶本歧异处，另详校记。

最足珍异者，卷末有乾道癸巳正月望日三山林机景度撰《淮海居士文集后序》十九行，称“里人王公定国牧是邦，校集成编，总七百二十篇，厘为四十九卷，板置郡庠。”序后题记：“高邮军学淮海文集计四百四十九板。”是此本明为乾道癸巳高邮军学刻本，吴本、故宫本与此既相同，则向所疑为杭郡刊本，应据订正云。乙巳正月饶宗颐。

校记

校记中称二宋本，即指叶遐庵丈合印之吴湖帆及故宫所藏之两宋本。张本，指嘉靖己亥张綖刊本[1]；胡本，指嘉靖乙巳胡民表本；邓本，指本书附一之邓章汉本。三本同出一原，只有微异耳。

① 《四部丛刊》景印。

邓章汉本淮海词跋

内阁文库有明末钱塘邓章汉编刊《淮海集》[1]。其《淮海后集》上中下三卷，即长短句。邓氏又从《草堂诗余》辑出一卷，题曰《诗余》。承李献璋博士影示，因附刊于后，俾便稽览。邓本《雨中花》“白”、“玉”亦误合为皇字，《品令》之肮，则同高邮宋本。间有缺误[2]，又二处木板坏脱。宋本中卷第一首《迎春乐》，邓本移于上卷之末。卷上《望海潮》题洛阳怀古等，与张綖、胡民表本悉同。朱氏《词综》因之。

邓氏编《淮海后集长短句》三卷，大致同于宋刊，知取自全集本。惟调下词是，宋本所无[3]，乃据《草堂诗余》增加者。又间附注语，惟《好事近·梦中作》一首，录苏、黄两跋，与宋本同。下卷《调笑令》十首，宋本张綖本、胡民表本题作曲子，邓本由并题曰“词”，此其微异耳。

邓本附《补辑诗余》一卷，殆以取自《草堂诗余》，故题曰“诗余”，试取洪武遵正书堂本《（草堂）群英诗余》参校，附《捣练子·秋闺》[4]《阮郎归·春闺》[5] 外，余概见于是书，并题秦少游作。邓刻所加词题，大抵皆采自草堂，若《南歌子·赠妓陶心儿》则见《草堂》引《高斋诗话》，凡此若干

① 目录所收不止一部。

② 《长相思》缺“应同是悲秋”句。

③ 如下卷《点绛唇》二首题曰《桃源》，宋本无之。

④ 此首见至正本《草堂诗余》，则不注名氏。

⑤ 此首亦见《词统》卷六。

首，明初人多依《草堂》，信为少游作也。然据《花庵词选》，《忆王孙》“萋萋芳草”乃李元词，《眼儿媚》“楼上黄昏”乃阮阁词（《乐府雅词拾遗》作左誉），《柳梢青》“岸草平沙”乃僧挥词，《蝶恋花》“钟送黄昏”乃王诜词。据《乐府雅词》，《如梦令》“门外绿阴”乃曹组词；而《浣溪沙》“清杏园林”乃欧阳修词，见《近体乐府》。若复出之词不一而足，《阮郎归·旅况》、《满庭芳·春景》俱见卷中。[①]《南歌子·赠妓陶心儿》，已见卷下。此种疏舛之处，道光王敬之于《淮海集补遗序》，唐圭璋于《全宋词跋尾》均曾辨正，唐氏并收入附录中。谓补淮海词者采之皆非，是也。

邓补诗余与洪武本诗余，亦有异文，如《忆王孙》“深闭门”，《草堂》“深”作“空”，《如梦令》“月到碧梧”，《草堂》“月”作“行”，《浣溪沙》“清杏园林”，《草堂》“清”作“青”，是。《阮郎归》“满天风雨”，《草堂》“满天”作“湘天”，《桃源忆故人》“眉黛不堪”，《草堂》“堪”作“忺”，《南歌子·赠妓》“银潢淡淡”，《草堂》误作“银横”，“襟间盈盈”，《草堂》“襟”误作“禁”。兹并为校出。同治癸酉秦氏家重刊《淮海集》，其《淮海后集长短句》，亦附诗余，全依邓章汉本。据秦元庆跋，其书乃覆锲段君斐本，则邓本与段本实无二致。道光王敬之本，其《淮海集补遗序》称“浙中段氏本卷末端附补词，仅就《草堂诗余》所及编附，仍属挂漏”，已指出其纰缪。此本原刻不易覯，故并附为影刊，以见明人训集之陋云。

饶宗颐记

① 特《满庭芳》起作“晚兔云开”，收句作“微映百层城”，略异他本。

《词苑英华》本《少游诗余》跋

《全宋词》卷五十至五十二，共收《淮海居士长短句》八十首，又附录三十三首，内据景宋本收七十六首[1]，又据《冷斋夜话》、《瓮牖闲评》、《阳春白雪》、至正本《草堂诗余》，各收一首，计共八十首。其附录者，或见他集，或见《草堂诗余》，或见《花草粹编》，或见《词统》，或见《历代诗余》，《康熙词谱》，唐氏以不详所据，疑非秦词，悉入附录。

汲古阁刊《词苑英华》大本精槧，余曾见于南港中研究图书馆书库，友人黄彰健先生出示所过录《英华》本《少游诗余》，较诸《六十名家词》多出五十六首，其中《行乡子》等七首，《全宋词》已据《康熙词谱》、《历代诗余》、《皖词纪胜》等书收入附录，尚有四十九首，未曾采入。

其附录据《康熙词谱》卷五所收《忆秦娥》二首，每首先有七言诗四句，而词头三字，即取自诗之末三字。今按《淮海居士长短句》下《调笑令》十首，每首先有七言诗八句，次为曲子，其曲子起二字，即用诗末之二字，与《忆秦娥》涂辙略同，即所谓转踏也。此《忆秦娥》亦见《文苑英华》本，是否出少游手，仍难遽定。

余即取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词》付诸景刊，以存完璧。念《英华》本溢出之词，多近明人胎息，虽不可凭信，且未详所据，然《全宋词》三百卷似宜收入附录，而竟缺载。因取黄彰健先生所过录者，并系于此，俾嗜秦词者共观览焉。

乙巳正月饶宗颐识

① 景宋本原七十七首，《全宋词》删去山谷词《满庭芳》一首。

贺兰山与《满江红》

夏瞿翁近制《论词绝句》云：

“黄龙月隔贺兰云，西北当年靖战氛；
《玉海》与图曾照眼，笑他耳食万词人。”
“王冀御鞑唱刀环，朔漠欢声弘治间；
八卷《鄂王家集》在，何曾说取贺兰山？”

其题解云：“岳飞北伐，目的在吉林黄龙府；而今传岳飞《满江红》词，却有‘踏破贺兰山缺’句。贺兰在河套西边，时属西夏。王应麟《玉海》载有《西夏贺兰山图》，岳飞决不至无此舆地常识，分不清贺兰山和黄龙府之地点。”又云：“明弘治间，大将王越曾破鞑靼入侵军于贺兰山。明人刊岳飞《满江红》词于西湖岳坟，碑阴记年，是弘治间。作者疑《满江红》词或是王越幕府文士所作，托名岳飞，以鼓舞士气。”①

戴震《水地记》谓贺兰山宋景祐以后西夏据其地。按贺兰山在甘肃宁夏西，土人名阿拉善山。《唐书·回鹘传》上：“贞观三年突厥已亡。(回纥）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六一一二页）又《回鹘传》下《契苾》：“永徽四年，以其部为贺兰都督府，隶燕然都护。”《新唐书》

① 《大公报·艺林》新五十八期。

四十三下《地理志》："回纥州三；其一为贺兰州，初隶燕然都护府，总章元年，隶凉州都督府。"《元和郡县志》："山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故名。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通典》突厥条："突厥谓马为贺兰。"《宁夏府志》三引《北边备对》亦谓："北人谓马之驳者曰贺兰，故名贺兰。"[①] 按《晋书》一百二十五《载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出乞伏部。"又《新唐书·回鹘传》下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六一四六页）。Turk 语"驳"为 ala。白乌库吉《大月氏考》称：《元史》酪酒之曷剌齐，即蒙古语之 Aradja。北人呼驳马为贺兰，即突厥语之 ala。清高士奇《清吟集》八《望贺兰》诗："草色类驳马，青白难辨别。……夏多未解冰，冬有隔年雪。……黄峡与麦垛，中原相斗绝。"有注语，考证尤精。彼尝亲履其地，故记之特详。

《明史》百七十一《王越传》："弘治十年冬，寇犯甘肃……明年，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王越所著《黎阳王襄敏公集》中，有《平贺兰山后报捷疏》，叙述贺兰山后地势甚详。又《贺兰山后平胡》七律句云："杀气并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卷三）又有《谒岳王祠辞》、《吊岳武穆庙赋》（卷二），均未见与《满江红》一词有关之字眼。

一、

"怒发冲冠"《满江红》词，自明以来，脍炙人口，妇人孺子，咸能讽诵。其激烈慷慨之音，千载读之，犹凛凛有生气。曩之评词者，或比之荆卿《易水之歌》：

>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有与古诗同义者，'潇潇雨歇'，《易水之歌》也。"

或拟之秦风《无衣》之篇：

> 张德瀛《词征》一："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钜制，多寓微旨。……晁无咎'陂塘杨柳'，《伐檀》力稼穑也；岳忠武

① 《北边备对》，宋程大昌著，有陆楫《古今说海》本。

‘收拾山河’，《无衣》修矛戟也；张仲宗‘梦绕神州’，《雨雪思》携手也。……”

或称其胆量：

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云：“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

或赏其劲节：

田同之《西圃词说》：魏唐曹学士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罕譬最为明快。然词中亦有壮士，苏、辛也；亦有秋实，黄、陆也；亦有劲松贞柏，岳鹏举、文文山也。”

取譬皆具体而微，而各有得其用心。若以词体论之，则稍嫌其粗，《白雨斋词话》（卷六）云：

岳少保、韩蕲王、文信国俱能为词，而少保为稍胜。然此皆词以人传，并非有独到处也。

浅见者遽叹为工绝，殊可不必。

所言诚未为过。

考武穆词见于其孙岳珂《金佗粹编》者，仅有《小重山》一首。词云：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此词温婉幽闲，醰醰有味，与《满江红》之有叫嚣气者，迥不相侔。倦翁既录于《岳王家集》，自为王所作无疑。《古今词话》评云：

岳侯，忠孝人也。其《小重山词》，梦想旧山，悲凉悱恻之至。[①]

《花草粹编》（卷二）录此，题曰《七夕病中》，疑词题是后人所加。

初印本草《全宋词》（卷一一五）岳飞词共三首。上两首外，又据武穆墨迹，收《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词云：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此词不独岳珂、徐阶诸家所刻《岳王集》皆不载，即同治（乙丑）半亩园刊《宋岳忠武王集》亦复不录。所谓墨迹，乃出杭州九曲丛祠忠显庙，庙建于咸丰间。

《杭州府志》十一《祠祀》三云："九曲丛祠，岳忠武王显庙，在钱塘门内众安桥西隅。咸丰间，县丞吴廷康、郡绅沈祖懋募建，颜其庙曰忠显。"[②]

吴廷康管是祠，历时十年。蒐罗石刻，刊泐尤富。

李汉魂《岳武穆遗迹考》云："庙内石刻颇多……因创庙人吴廷康系金石家，故四壁琳琅，尤为繁富。兹仅就岳王手迹录之，则墓亭左庑前壁，有《登黄鹤楼满江红》词，连题跋共二石。此为王平襄汉后，初屯武昌时所作。系真迹摹勒上石。后壁有《谢讲和赦表》，共三石。此系嘉兴王裔家藏真迹上石。启忠祠左右两庑，有墨劄九通，连题跋共二十石。据跋谓系王真迹，赖部曲忠义保社梁兴珍藏，得以留存于世，故每幅有梁兴印信。然笔势僵涩，且岳珂所称王焚稿而后奏，造膝子弟、入幕宾朋犹不可见之《建炎上皇帝书》，赫然见其首页，其为赝鼎，盖无疑也。"

① 《历代诗余》一一七，《词苑萃编》五引。

② 见吴廷康《宋岳忠武王初瘗九曲丛祠螺蛳山购建显庙》节略，及光绪元年杨昌濬杭城《九曲丛祠岳忠武王忠显庙碑记》。

此《黄鹤楼题词》墨迹，据称："向藏金佗后裔，并摹勒庙中。后有李兆洛跋，谓详词意当在复唐、邓、信阳后，始屯鄂州时作。"[1] 故李氏撰《岳谱》，系于绍兴四年（1134）八月，时武穆三十二岁。惟此词出现既晚，来历不明，且词意平浅，谓出岳王手，恐不可信。

若怒发冲冠一首，或益题目曰《写怀》（《全宋词》据《岳鄂王集》），或题曰《本意》（半亩园刊本《岳集》），拟皆后人所加。此词不见于《金佗粹编》。明弘治十五年赵宽（栗夫）[2] 始手书上石。其石刻碑阴记云：

> 镇守（太监），麦公[3]重修岳武穆王坟庙既成，得考功主事杨子器名父[4]为昆山令时所刻王送张紫岩北伐之作。叹曰：伟乎壮哉！王之手书也，殆天所护持以镇兹邱哉！遂刻而置之东庑。既又读王所制《满江红》词，叹曰：思深哉！王之忠愤激烈，流出肺腑而不可遏也。盍表出之？以昭示于人人哉！因议刻石，置之西庑。巡按御史夏公、邢公、高公、方公闻之，翕然欣赞，色为有功于世教，三司诸公咸乐观厥成，俾宽书之。

记仅言"读王所制《满江红》词"，"因议刻石"，此词何所自来，宽既不明言，而石刻之字，则宽所亲书，此词镌石，盖肇于是时。《杭州府志·祠祀》谓："栖霞岭岳庙，弘治十五年重建寝庙，有王华记。"即赵宽书词之年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岳庙云："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弘治间太监麦秀重建殿寝。"《西湖》志二八碑碣云："岳飞诗词二首旧在岳庙。"即指送张紫岩《北伐诗》及《满江红》也。岳庙又有石刻"尽忠报国"四大字，乃嘉靖间蒲人洪珠所书，提学佥事徐阶有记，泐于阴碑，略云：

---

①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一有跋云："王以绍兴四年七月屯鄂州。十二月，援庐州，遂入觐，赴潭州平杨么。九月还鄂州。六年二月，移屯京西。前后在鄂不及一年。《金陀粹编》不载此词。详词意，当作于复唐邓、信阳后，始屯鄂州时。谢跋云：后尚附二柬，惜失之矣。"

② 赵宽，吴江人，成化辛丑进士第一人。历官刑部郎中，出为浙江提学副使、广东按察使。著有《半江集》。见《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宽出吴文定宽之门。《匏翁家藏集》中，投赠之什颇夥。

③ 麦公即太监麦秀。名见《明史》三百四宦官《何鼎传》。

④ 子器字名父，慈溪人。弘治丁未进士。知昆山、高平、常熟三县，皆有声绩。出为湖广参议、河南左布政，改江西。见《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宋鄂国岳武穆王故有祠在其墓所，嘉靖己未春，巡按浙江侍御张公慕王之烈，率诸吏士造而谒焉。观王遗像，读所作《满江红》词、送张紫岩《北伐诗》慨然想见王之为人。……

知徐阶所见之《满江红》，即赵宽手书者也。

据宽所述，其书《满江红》盖因杨子器先刻《岳王送张先生北伐诗》，故书而刊于石，以相媲美。《北伐诗》碑阴有桑悦弘治庚申夏四月跋，略言："此武穆王诗，词意雄伟激烈，可轰震千古，盖不必饮酒黄龙关，踏破贺兰山缺而已。"观悦已有"贺兰山缺"之语，则此词行世，必在悦之前。悦于《北伐诗》，极为击节。《北伐诗》云：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克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诗题曰：《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而末署"绍兴五年秋日岳飞拜"。此诗，清王昶曾疑其伪，《金石萃编》一百四十八云：

岳飞《送张紫岩碑》，行书，在汤阴。按此诗刻者三处：一在汤阴，一在钱塘墓祠，一在济南府署。此所拓者，汤阴本也。紫岩即张浚号。《宋史·高宗纪》及《张浚》、《岳飞传》，绍兴五年秋皆无张浚北伐之事，是时浚方与赵鼎同官左右仆射。……至其署款，尤非宋人体制。宋人赠诗标题及自署姓名，皆系衔于上，从未有称其号，而谓之紫岩张先生者。又姓名之下，亦未有书"拜"字者，似是明人伪托。然碑已传久，忠武诗迹，又为人所重，故特辨之。

《北伐诗》刻，除右所举者外，尚有朱仙镇岳武庙一处，亦与《满江红》词同上石。① 其汤阴之《北伐诗》亦然。《岳武穆遗迹考》云：

汤阴岳庙，殿宇弘伟，……庙内四壁……石碑极多……若王手书真迹，则殿庭东侧，竖有《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写碑一方，此系栖霞石

① 见李氏《岳武穆遗迹考》。

刻转摹。在栖霞者，碑阴尚有桑悦题跋，此则无之；西侧有赵宽录书王所作《满江红词》石碑一方，此亦由栖霞转摹。在栖霞者，碑阴有赵宽跋，此亦无之。而《河朔访古录》作者，竟误认为王真迹。

凡右所陈，即《满江红》与《北伐诗》二首合刻之经过。两篇俱为岳珂《鄂王家集》所不载。《北伐诗》及传自杨子器，又有桑悦跋。子器乡举出桑悦之门，子器为辑其遗文行于世。[①] 是《送紫岩北伐诗》，即子器得之于悦者也。《满江红》亦由其品题，至赵宽遂泐诸贞珉矣。

《北伐诗》与当日史事不符，王昶已证其伪。而"怒发冲冠"一首，向来无有怀疑者，近年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乃扬言其为赝品。其说云：

岳珂之编《家集》也，其自序曰："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劄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命于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首尾俟附益。"又云："散佚不考者，不能究知其几也。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缺而备其遗，庶几先臣之志，有考于万世云耳。"珂之言如此，则其搜访遗稿，自不遗余力矣。况其生平富收藏，精鉴赏，苟得名人法书，必著录于宝真斋而为之赞。使当其时飞之手泽犹有存者，安肯不亟亟寻访，而听其放失者哉！乃自嘉定三年十一月作序之后，直至端平元年十二月重刊《粹编》时，凡经三十一年，而其所刊《鄂王家集》，仍只此三万余言，未尝增益一篇，然则飞之笔墨散落者，盖亦无几矣。如其有之，而为珂不及见，亦当先见于宋元人之记载，或题咏跋尾，恶有沈薶数百年，突出于明中叶以后者乎？[②]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程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程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③]

① 见《列朝诗传》丙集。今桑悦《思玄集》卷末有子器作《桑先生文赋后跋》。

② 《辨证》卷二十三，集部四。

③ 《辨证》卷二十三，集部四。

元宋无《啽呓集》有《咏岳王诗》，注云："其词激烈，读者感焉，载《金佗编》[1]。"按岳珂编《鄂王家集》，在《金佗粹编》卷十至卷十九。珂序自采集之类目凡八，有曰律诗，有曰词者。律诗只二篇[2]，词仅一首。[3] 赵与时《宾退录》记岳飞出新淦题诗青泥市寺壁。则飞之作品，不入于《鄂王集》者多矣。

元刊本《桯史》[4] 亦无《满江红》词。自明弘治间此词刻石后，一时传诵，徐阶、钱如京均采摭之。兹列清以前岳集刻本如次：

（一）徐阶编《岳王集》五卷

《皕宋楼藏书志》八二著录，有徐阶序（嘉靖十五年丙申）。又眉山张庭、宛陵焦煜序。

文仅二十八篇，诗四篇，词二篇（《小重山》、《满江红》）。时徐阶督学两浙。

（二）李祯刻《岳武穆集》六卷

祯为左佥都御史时刻，在万历二十年以后。诗七篇，文凡二十八篇，词二篇，与徐本同。

（三）单恂编《岳（少保）忠武王集》

《善本书室藏书志》二九著录，题华亭陈继儒辑，门人单恂订，崇祯戊寅（十一年）刊。诗较徐刻多四篇；词二首，同。《艺海珠尘》本自此出。版心梓"净名齐"三字。

自徐阶增录《满江红》一词于集中，其后各本因之。据徐阶撰碑记，彼盖从赵宽所录者补入也。夏承焘翁前曾举出元人杂剧中阙名"《宋大将军岳飞精忠》"四折，皆岳飞自唱。其《牧羊关》引用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语，而"怒发冲冠"反不引用。至明武康姚茂良之《精忠记传奇》，其第二《女冠子》始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句，足见元时此词尚未通行。夏氏因断此词为弘治间人拟托之作[5]，实不可从。今汤阴岳王庙内肃瞻亭院壁上有

---

① 北京图书馆有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佑刻本《金佗粹编》，汲古阁《元人十种诗》本，又有嘉靖五年赵章刻本。

② 即《题翠岩寺》、《寄浮图慈海》。

③ 《小重山》。

④ 《四部丛刊续编》本。

⑤ 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见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6册。

天顺二年春二月庠生王熙书《满江红》，末句作“朝金阙”。余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从安阳至汤阴，曾摩挲此石刻，流连久之。考元人杂剧，如《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精忠旗》，末句皆作“朝金阙”，与王熙所书相合。

二、

余氏等以其不见宋元人书，故疑此词出自明人之手。惟考《历代诗余》一十七引陈郁《话腴》云：

> 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谿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

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冯金伯《词苑萃编》十三引《话腴》文同。张宗橚《词林纪事》九《小重山》条下引《话腴》云：

> 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谿壑之求，故作诗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

《纪事》仅举《小重山》而不及《满江红》。此段文字，评词者每征引之，世所习知。是陈郁已言及《满江红》，余氏书未提及《话腴》，用再为补充论列。考陈藏一《话腴》一书，传世版本，如《古今说海》、《学海类编》，止刊一卷，非其全帙。张氏《适园丛书》所刊者，凡甲、乙集，共四卷。张钧衡跋云：“此本分甲乙、上下卷，又经常熟王振声以汲古阁藏本勘定，讹字较少。惟汲古本甲集为卷上，乙集为卷下。他本又分内、外编，为上、下四卷。所编虽不同，书则无异也。”然《适园丛书》本《话腴》记岳王事一则，原文如左：

> 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谿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1]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

① 《学海》本作“之”。

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1]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全[2]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虏渝盟，河南复陷[3]后六十年，得虏之《南迁录》，见当时诸酋议论，锐意为取[4]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防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5]，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虏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

《学海》本、《适园》本，文句悉同。并无记《小重山》及《满江红》事。《豫章丛书》本藏一《话腴》乃据王氏八千卷楼钞本付刊[6]记岳鄂王《谢收复河南赦表》，亦不及《满江红》。考《岳鄂王家集序》有云："（王）自束发从戎，未尝一败者。其中心之蕴，谋略之所施，往往见于表奏题跋吟咏之间[7]，随手敷露。如出师一奏，谢赦一表，天下之士，到今传诵，以未见全文为恨。"（此序作于嘉泰三年）今观珂所编家集《谢讲和赦表》即刊于卷一首篇。其言天下之士，以未见全文为恨，似因《话腴》摘录之故。藏一此书，岳珂为之序，称其出入经史，研究本末，具有[8]法度。而《话腴》尝言及《满江红》词，岳倦翁焉有不知之理！岂岳氏所见非足本，而《历代诗余》等所引《话腴》之语，乃为足本乎？

明末有人言见过《满江红》岳飞手迹者。井研胡世安（崇祯元年进士，入清官武英殿大学士）有《题岳朋海所藏武穆隶像卷诗序》，云："余昔得观武穆所题《曾南丰家谱》并《满江红》手迹，盖行草也。"[9] 更不可信。明中叶张綖《草堂诗余》别集云：

---

① 《学海》本作盖。

② 《学海》本作制。

③ 《学海》本作"复陷河南"。

④ 《学海》本无"防"字。

⑤ 《学海》本作"弃置"，且无"在"字。

⑥ 参胡思敬跋。

⑦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岳武穆集》十卷，枢密副使邺郡岳飞鹏举撰。飞功业伟矣，不必以集著也。世所传诵其《贺和议成》一表，当亦是幕客所为，而意则出于岳也。"钱士升《南宋书》谓《谢讲和赦表》乃张节夫笔。莫天一《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云："《家集序》云：'先臣出师奏、谢赦表。天下传诵。'《天定录序》云：'谢赦之表，斯文炳如。'"则为王自作无疑。

⑧ 《适园丛书》本"具有"二字作"则可"。兹从《四库提要》二十三所引文。

⑨ 《清诗纪事》八引《秀岩集》十六。

《精忠录》载岳武穆词二首，皆佳作。浙本《草堂词》附录于后。然今人但盛传《满江红》，而遗《小重山》。"怒发冲冠"之词，固足以见忠愤激烈之气，律以依永之道，微似非体。不若《小重山》托物寓怀，悠然有余味，得风人讽咏之义焉。（据学初文引）①

张綖此书，录于嘉靖十七年五月，在徐阶编集之后。据其所言，此词确曾见录于浙本《草堂诗余附录》，又见于《精忠录》。《精忠录》乃景泰六年汤阴典教袁纯所编，弘治间太监麦秀重刻之②麦秀既修岳庙，又重刊《精忠录》，可知当日赵宽手书此词上石之时，此词为人传诵已久，非如夏翁之说，为弘治间人所拟托。词中用贺兰山字眼，乃借用回纥地名，不得谓其昧于地理也。其后王越平贺兰山，实在弘治十年冬。此词在景泰以前，早已流行，惟元刊《草堂诗余》未收此阕，浙本果何所据，惜尚未明。嘉靖十七年十二月陈钟秀校刊之《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其附录亦收之，则更在徐阶编集之后矣。总而言之，此词不收于岳珂所编家集，而见载于清初《历代诗余》所引之《话腴》，见于天顺时刻石，其非如余嘉锡之说，出于桑悦之手，则昭然若揭矣。

此词浩气劲节，溢于言表，诚如赵果未所言："可以激励忠良节义之气，可以消阻俭邪反覆之情。""奋乎百世之上，而警动乎百世之下。"江河万古，固不可废。故自明以来，赓和者众，顾应祥之作，见于《湖州词征》。其词题云："李半溪大尹用岳武穆《满江红》词为刘坦翁司空寿，戏次其韵一阕，用呈坦翁。"应祥弘治十八年进士，其所寿之坦翁，应是刘麟。若夏言和章，已镂之贞石。③ 明季张忠烈煌言所作，轩昂激楚，有声皆血。清人对此词，向无置疑者。④ 晚近朱孝臧以清末遗老，题杭州岳忠武庙精忠柏，词亦郁劲，如贞松古柏。兹并录出于后，以供参考。他若姚靖、吴农祥、赵式辈均有和韵，兹不备载。《宋词三百首笺》引《词统》谓文征明和武穆此词，按实是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亦非步韵也。

① 参看中华书局出版《文史》第一期，王学初著《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218 页。

② 朱为弼《题冯给谏培编岳鄂王庙志册后》："宰树依然吼朔风，残碑初剔满江红。"《蕉声馆诗集》卷三。

③ 《西湖志》卷二八碑碣二："夏言《满江红》词，在岳庙，行书，大字"。赵宽《满江红碑题记》称巡按御史夏公，即指夏言。弘治十五年，言正任巡按驻杭州。

④ 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卷纸本及文征明题此手敕《满江红词》。现藏士林故宫博物院，详《故宫书画录》卷一。清人陈文述《跋高宗赐岳飞御札书后》，谓此殆孝宗以还岳氏者，见《颐道堂文钞》。

附录一 （怒发冲冠）《满江红词》明代著录略表

1455 景泰六年，袁纯编《精忠录》，已收此词。

1458 天顺二年，王熙书《满江红》词，泐石，在汤阴岳王庙，今尚存。

1500 弘治十三年夏，桑悦跋《北伐诗》，对此词大加击节。

1502 弘治十五年，赵宽手书此词上石。太监麦秀重刻《精忠录》，疑当此时。

1536 嘉靖十五年，焦煜编《岳王集》，由徐阶删定，集中收入此词。

1538 嘉靖十七年五月，张綖编《草堂诗余别录》，依浙本《草堂词》收此。同年十二月，陈钟秀校刊《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收此篇入附录。

附录二 《满江红》和词选录

（一）顾应祥《满江红》

李半溪大尹用岳武穆《满江红》词为刘坦翁司空寿，戏次其韵一阕，用呈坦翁。扰扰浮生，逐名利、无休无歇。能几个、达观知道，霜清日烈。濯足清苕溪上水，振衣苍弁峰头月。更随缘、说法混渔樵，情亲切。

身逾健，头未雪。六根净，三尸灭。守本来面目，原无欠缺。烹炼常成戊巳土，补修不作壶卢血。看他时、一鹤破秋空，登天阙。①

（二）夏言《满江红》

南渡偏安，瞻王气，中原消歇。叹诸公、经纶颠倒，可怜忠烈。曾见凄凉亡国事，而今唯有西湖月。睹祠宫、宰木尚南枝、伤心切。

人生易，头如雪。竹简汗，青难觅。拄乾坤、要使金瓯无缺。后土漫藏遗臭骨，龙泉耻饮奸臣血。恨当时、无奈小人朋，盈朝阙。②

---

① 《湖州词征》二十八。

② 《夏桂洲文集》，亦载梁诗正《西湖志纂》卷十五。

(三) 范守己《满江红》 用武穆韵

佳气茏葱，盘郁处、几曾休歇。笑六代、区区争强，成何功烈。铁索空烦江内火，石头虚照淮西月。听商歌，一曲后庭花，空激切。
百王耻，今方雪。万古忿，一朝灭。凭赤手补完，西北天缺。龙下鼎湖难共挽，弓遗乌号堪泣血。绕神都、百万旧山河，环幽阙。①

(四) 徐士俊《满江红》 拜鄂王祠追王韵

刘岳张韩，问谁个、英风不歇。收拾去、忠魂秋草、于今为烈。骨肉回头惊露电，娇娃弹指沈星月。葬空山，长听浙江潮，悲心切。
翻旧案，花如雪。忆旧梦，烟如灭。借莫须有事，轻分圆缺。送罢残红多少恨，归来望帝犹啼血。再修成，青史灭疆边，文还阙。②

(五) 卓人月《满江红》 拜鄂王祠追和原韵

臣罪当诛，对明圣、恩波未歇、稽谥法，南阳同志、汾阳同烈。恨极冰天啼冻雨，忧来潭水吟寒月。向宵灯、长梦战中原，抽刀切。
牌上字，冤难雪。背上字，痕难灭。叹未成一篑，为山功缺。七日红枯荆客泪，三年碧尽周人血。请千秋卖国巨奸来，瞻宫阙。③

(六) 张煌言

屈指兴亡，恨南北、皇图销歇。更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畔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苑露，梁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气欲吞白凤髓，高楼肯饮黄羊血。试拨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④

---

① 《御龙子集》四四、《吹剑草》二一。
② 《雁楼集》三五。
③ 《蕊渊集诗传》十七。
④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

（七）陈至言谒岳王坟奉和

半壁山河，千秋后，痛心未歇。[1]

（八）文征明《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恤，徽钦辱。但徽钦既反，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2]

（九）朱孝臧

大木无阴，浑不似，众芳雕歇。相望处，灵旗风雨，于今为烈。终古心坚如铁石，何人手植无年月。向南枝应有旧啼鹃，伤情切。　奸桧铸，沈冤雪。幽兰瘗，仇雠灭。问乔柯几见，金瓯圆缺。朱鸟定飘枋得泪，碧苔疑清苌宏血。更空山、玉骨冷冬青，悲陵阙。[3]

1959年属稿，1964年春改定，1976年、1988年再订

近见唐圭璋先生《读词札记》，谓陈霆《渚山堂词话》载宋邵公序《赠岳飞满庭芳》，中有“笑谈顷，匈奴授首”句，显然是括岳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4] 宋时，此词已为人传诵。然则宋无《咏岳王诗》注称“其词激烈”，当亦指《满江红》也。《满江红》一词之真伪问题，近人讨论至繁，具详林玫仪《辨疑》一文，见其《词学考诠》，不复论列。

原载《选堂集林》

---

① 下略，见《菀青集》清初芝泉堂刊本。至言，字山堂，萧山人。

② 据原写本。文征明书此，时年九十。

③ 《彊村集外词》。

④ 《南京师院学报》，1980（1）。

张玉田《讴歌旨要》字诂

武进赵叔雍先生覃精声学，既撰《玉田生讴歌八首解笺》，抉微阐幽，深得乐笑翁神理。寄闲依声之什，守斋辨律之微，邈矣高风，畴能嗣响？循览此篇，谅符玄赏。芝庵《唱曲》，不能专美于前矣。间有碎文剩义，附为诊友，不贤识小，深愧无当。亦知依腔贴调，施唇吻之良难，而流水高山，庶相望于终古。

丙申清和饶宗颐

揹

按“揹”即“肯”字。南卓《羯鼓录》：“宋开府璟，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上论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拈小碧上，掌上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一作依）第二鼓也。且鐰用石末花瓮，因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用手拍，非羯鼓明矣。揹，同肯，谓以手拍也。肯字已见《羯鼓录》，非玉田始用。肯之作揹，犹舞台曳居之作拽据也。参拙作《敦煌舞谱校释》。

鞁中清

按“中”谓中声，“清”谓清声。《梦溪笔谈》云：“乐中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者，声之高至于无穷，声之下亦无穷，而各具十二律。作乐者

必求其高下最中之声，不得中声，不得为乐。”又云：“律有四清宫，合十二律为十六。”即黄钟清之“六”，大吕清之“下五”，大簇清之“五”，夹钟清之“高五”。然《词源》所举，又有尖一、尖上、尖凡。《事林广记》又多出尖尺，尖工，此类尖音，入为清声，而正律则为中声，此其大较也。

“靸”者，陈能群读为“吸”，恐无据。按《说文》：“靸，小儿履也。读若沓。字亦作鞜”[①]。《集韵》：“靸或作鞜。”靸亦作动词用。《哀江南赋》：“沓汉鼓雷门”是也。靸即沓，与蹋即沓也。[②] 此句中“靸中清”，与上句“分轻重”对文。中与清为二声，与拍分轻重正相应。

歌讽连珠

《梦溪笔谈》云：“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善过度是也。”此数语，玉田摭拾为诗，所谓连珠，即贯珠是矣。

哩啰唆呛

元李冶《敬斋古今黈》记广宁乐工歌渭城曲，起二句及末一句，于第四字下以“刺里离赖”为和声。“即玉田所言之”哩啰唆呛也。由李冶言，唱字收音，不限于四字者，而玉田乃有清、浊、顿、住之别，析之尤精。惟此法远有所授，古乐府调曲，皆有声有辞。《古今乐录》云：“辞者，若羊吾夷，阿那何之类是也。”汉世谓之“声曲折”。《汉书·艺文志》周歌周谣均有之。自铙歌之朱鹭，及铎舞、巾舞之歌诗，以至步虚之导曲，并着声字，随字逗以曲折，斯即导词曲之先河。故词之泛声，乃源于古乐府，云礽有自，不可不知，庶免乎数典而忘祖也。

叫曲念曲

《梦溪笔谈》五：“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蕴，谓之叫曲。”玉田末首，悉本沈括语。

---

① 《长杨赋》：“革鞜不穿”。

② 《魏书·杨阜传》“（蹋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盖蹋所以为鼓节奏。四川彭县出土汉砖，雕盘舞者二人，前列鼓二，以备舞者以是击之而为节奏。是汉魏以来已有踏鼓以舞者。

张惠言《词选》述评

一、《词选》在词史上的地位

张惠言及其弟琦共编撰的《词选》，计唐词三家，二十首；五代词八家，二十六首；宋词三十三家，七十首；共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他们兄弟撰编此书，目的是在“塞其歧途，严其科律”，从极严格的标准，来选出历代词的代表作。使学词的人，不致走错了路，除去俗腔滥调，词体因而益尊。他说：“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言，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词之为物，向来被人目为小道，张氏此选在提高词的地位，使它和诗、骚骈列，故宁失于严而毋浮滥，宁失之少而不贪多。他和清初若干词的选本，如裁红剪翠的《词坛妙品》（张渊懿编），博取旁求的《词综》，和采集繁富的《历代诗余》[①]。取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那些选本，多是没有宗旨[②]，甚且伤于冗蔓，既不能别裁伪体，自然不能指出坦途，示人以正鹄。张氏此选，能把握着这一点，故特别有贡献。谭复堂说：“倚声之学，由二张而始尊。”陈廷焯说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可谓知言。

① 康熙四十六年沈辰垣奉敕撰，共百卷，九千余阕。

② 有人说“竹垞《词综》意旨枯寂”。

二、张惠言论词的观点与宋代鲖阳居士评词的方法

张氏在清代是最出色的经学家。他治易、治礼，都有崇高的功绩。他又作古文，早岁治赋，工夫极深，有《七十家赋钞》，给赋学建立不朽的基础。他以余事为词，可以说是治赋的绪余。所以他每每以读赋的方法去读词。他在《赋钞序》上说：

> 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

又云：

> 赋者，诗之体也。……其能者为之，愉畅输写，尽其物，和其志，变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为之，则流遁忘反，坏乱而不可纪。

他对词的看法，和赋没有什么不同。他说：词"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因此他的说词，尽量用"比兴"、"言志"的老套去揣度词人之用心。他的方法，可说是经学（指《诗经》而言）的方法，也是赋学的方法。

例如：他说温飞卿《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又说"照花前后镜"四句是"《离骚》初服之意"。汉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这首词的用意很不易捉摸，温飞卿的用心，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这很显然地是用赋去说词的。又因"新贴"二字，而联想到《离骚》初服，又说它的篇法，像《长门赋》，通篇都从赋的观点去论词，他对赋是深造有得的。用赋去看词，用得太多了，就不免戴上一个有色眼镜。

其他如说韦端己《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一首云："此章致思唐之意"。说冯正中《蝶恋花》三首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说陈子高《菩萨蛮》一云："此刺时也"。简直是用《诗序》说诗的方法。说辛稼轩《祝英台近》云："春带愁来，其刺赵（鼎）张（浚）乎？"说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都是欲抉发词人的用心。"诗言志"，他以为赋亦言志，推之"词亦言志"。所以他说词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兴于微言"

有如“兴于诗”的兴，“微言”是“隐微不显之言”[①]。他的说词，便着重这些微言的抉发，这是采用《诗序》说诗的方法来说词的，所以我说他亦是经学的方法。

书中偶然用乐府来比拟，像对牛峤《菩萨蛮》一首，说它章法似《西洲曲》，这在本书中是个例外，我疑心这或者是他的弟弟张琦的意见。琦辑有《古诗录》，他深于乐府，《词选》虽出惠言名，其实张琦亦参加工作的。[②]

尚有进者，茗柯论词的方法，似乎取自宋代的鲖阳居士。《词选》于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的评语说：

> 此东坡在黄州作。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

鲖阳居士此说，现在所知，最早是见于南宋淳祐间黄昇《花庵绝妙词选》卷二。鲖阳居士，不知是什么人，《直斋书录解题》云：“《复雅歌词》五十卷，题鲖阳居士序，不著姓名。”据此只知他是宋时人。[③] 张惠言恐怕没有见过《花庵词选》。[④] 他引鲖阳居士说，可能是根据《类编草堂诗余》的。[⑤] 鲖阳居士说词的方法亦注重微言的抉发，和他的口味很相近，故引用其说。可知张氏的采用诗比兴方法来说词，是受到鲖阳居士的影响，而变本加厉的。

日人伊藤虎丸著《以雅俗观念为中心之张惠言词论》[⑥] 一专文，其他文学批评史一类之书对皋文词说，讨论甚多，今不赘述。

---

① 《汉书·艺文志》李奇注。

② 金应珪《词选后序》云：“《词选》二卷，吾师张皋文、翰风两先生之所录也。”《词选》实惠言与弟琦所共撰，其书又名《宛邻词选》，宛邻即琦的别号。

③ 鲖字音纣，“鲖”字是由鱼和同二字合成，《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鲖阳县。《广韵》、《集韵》“鲖”与“纣”字同音。

④ 证据是他在《词选》中对白石的小序，系钞自《词综》，而不依据《花庵》。

⑤ 至正本、荆聚本《草堂诗余》误作衡阳居士，类编本不误。

⑥ 《内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学论丛》，1964。

三、《词选》编撰的时地

《词选》自序，署嘉庆二年（丁巳）八月。是年，惠言居于歙县。张氏无年谱，据《茗柯集》，可考出他三十四五岁以后行事的大略。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他本来居于北京，是年十月十八日，母卒。[1] 因南归，居丧读礼。自此以后，他有三年离开京师。

乾隆六十年乙卯。他到富春，依他的朋友恽敬，年三十五。恽敬时任富阳知县。[2]

> 嘉庆元年丙辰，春，在富阳，旋至歙县。年三十六。
> 二年丁巳，居歙，年三十七。八月，《词选》编成。
> 三年戊午，游杭州，词集有《江城子》“填张春溪西湖竹枝词”。
> 四年己未，回京师。

在歙县时，和他的弟弟琦及门人金应诚、金应珪讲论词学，因有《词选》之作。在居丧数年中，作了很多词，他有名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即在富阳时作。他用功于词学，大概是在这几年中的事。

他另一首《木兰花慢·咏杨花》，极为脍炙人口，谭复堂称其“摄两宋之菁英”，词集列在《水调歌头》之前，疑是嘉庆初年作。这词其弟张琦亦有次韵和作。我藏有通州冯云鹏的《红雪词甲集》，其卷二“夺锦标”题郑字桥词后，附录字桥词二首，其中杨花一首“尽飘零尽了，谁了解、当花看”即惠言此作，乃误属之郑氏。考郑字桥名抡元，字善长，歙诸生。张氏《词选》在歙县刊行时，郑善长曾选黄仲则、张惠言及己作为附录一卷。杨花一词，当日传诵于歙，郑善长传钞之，故冯云鹏误为郑氏之作，这一公案，人所未知，故附记于此。

四、张惠言《茗柯词》的名作

惠言《茗柯词》共四十六首，以《木兰花慢·咏杨花》及《水调歌头》

---

[1] 见其《先妣事略》。

[2] 见《茗柯文二编·周维城传》。

五首最为有名。朱祖谋的《词莂》选他的词四首[①]，这些都是他作品中的精骑。兹录出加以评解。

木兰花慢·杨花

东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从空处着想，愈出愈奇，结到“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想像尤高人一等，全篇浑灏流转，一气呵成。张氏此词，即学东坡的。“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句，即袭东坡意。警句如“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意甚新；“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之飞还”，语极曲折。这在张氏为压卷之作。若较之东坡，则用笔气力尚不能及。

水调歌头

（1）“东风无一事”一首

粧出万重花，“粧”字妙。

江南铁笛《宋史·孙守荣传》：“有异人授以铁笛”。元杨维祯铁崖亦以吹笛名。

玉城霞　《枕中书》：“扶桑大帝住碧海中，宅地四面，并方三万里，上有太真宫碧玉城。”[②]

花影、清影　上言“阅遍花影”，下言“清影渺难即”花耶，人耶？迷离恍惚。上半片结以“飞絮满天涯”，换头言“飘然去”，语意接得紧。又言“芳意落谁家”，“落”字即从飞絮生出。复言“难道春花开落”，再就“落”字下一转语。“难道花开花落”以下数语，意多钩转，而运笔空灵，意致高远。

（2）“珠帘卷春晓”一首

起得突兀，神来之笔。“江南春思”、“天涯残梦”皆因飞絮所引出，“乱点”、“黏著”并指絮言。

银蒜，即帘钩也。一本作“银祘”，“祘”即“算”字。庾信《梦入堂内》诗：“幔绳金麦穗，帘钩银蒜条。”倪璠注：“言银钩若蒜条，象其形也。”欧阳修诗：“银蒜钩帘宛地垂”。深押银蒜者，不欲卷帘放杨花入，致钩起愁思也。首句“卷帘”，末言“押银蒜”，自成起讫。换头“罗帷卷”，又是一境。

---

① 《木兰花慢》一首、《水调歌头》二首、《相见欢》一首。

② 又见《云笈七签》。

上片卷帘，有虾蝶飞来，下片卷帷，则明月入抱。一尊属月起舞，用李白句。下言“迎月到”，“送月去”，人与月迎送，如莺燕之不相猜矣。结言“重露”，谓夜深也。

此词由卷帘而下帘，而卷帷，由晓而昏而夜。一步一境，脉络贯串，极有层次，可悟作词之法。

其他三首，正所谓“疏节阔调”，足见其襟抱爽朗，谭复堂称其“酝酿喷薄而出，开倚声家未有之境”，这种旷远的笔调，力追东坡，特有高浑之致，而气象壮阔，若吞云梦八九于胸中，真可睥睨一切。

五、张惠言嗜秦淮海

《词选》取录至严，在宋词三十三家，惟秦观选十首，居最多数。其次辛幼安六首，自余东坡、美成，不过四首，可见他对淮海的推重。张氏甥董士锡（晋卿）云：

> 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①]
>
> 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其实后来作手，无不胚胎于此。[②]

董毅《续词选》，复于淮海加选八首，美成增七首。尊崇淮海是张氏家学。有人说张氏《词选》“意在尊清真，而薄姜、张，视苏、辛犹为小家。”[③]事实尊清真是周止庵。止庵本来不喜清真，董晋卿谓清真沉着拗怒，比之少陵，切磋甚久，止庵遂改好清真。但张氏、董氏初未揭橥清真，他们所喜欢的乃是淮海。董氏《续选词补》选白石七首，玉田二十三首，实亦不废姜、张，可谓尚未尽脱浙派町畦。[④] 至力贬姜、张则是止庵。止庵主老辣，其言曰：“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立论更进一步。淮海可说是导美成的先路，北宋词至此又是一变。[⑤] 张炎谓：“少游

---

① 《介存斋论词杂著》引。

② 《介存斋论词杂著》引。

③ 徐珂语。

④ 沈寐叟说玉田所谓“清空骚雅”者，亦至晋卿而后尽其能事。足见他对姜、张实别有会心。

⑤ 白雨斋语。

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吐嚼无滓，久而知味。”张、董并嗜淮海，对玉田之说似深有冥契。止庵喜“重笔”，薄“轻倩”之作，故特取美成。其实美成与淮海，正是一脉相承的。其后冯蒿庵（煦）亦推重少游，以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六、《词选》的继承者

清初词家，多喜轻倩之作。务新艳的，则流于纤；求清空的，则失之薄。自朱彝尊开浙派之端，厉鹗、郭麐（麟）辈，畅其风声，奉白石、玉田为宗匠，自局限于南宋，不肯进一步踏入北宋园地。到清中叶，这种作风，已渐为人所厌弃。张惠言的学生金应珪，便指出当日词的作家有淫词、鄙词、游词三大蔽。所谓三大蔽是：

（一）“揣摩床笫，淫秽中冓，是谓淫词。其蔽一也。”——此指秽亵之作。

（二）“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是谓鄙词，其蔽二也。”——指俗滥之作。

（三）“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此指徒有美句而乏真情之作（见金氏《词选后序》）。

自张茗柯、翰风兄弟，在安徽歙县刊行《词选》以后，蔚成常州一派，遂取浙派地位而代之。

在歙县问业于张氏的，有金应珪、应诚①、金式玉②兄弟，惠言外甥董士锡③，更传他的词学。而周济复与士锡游，商讨著论愈富，下至谭献，更为发扬光大，从此学者皆知宗尚北宋，这是清词转变的一大关键。

《词选》选得太严，故董毅后有《续词选》之作，共增益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仍照张氏所定的标准，惟对张玉田选录特多。这本《续词选》有道光十年张琦序云：

> 《词选》之刻，多有病其太严者，拟续选而未果。今夏，外孙董毅子

---

① 字子彦，有《兰簃词》。

② 字朗甫，有《竹邻词》。

③ 字晋卿，有《齐物论斋词》。

远来署，携有录本，适惬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

这一选本略可代表张氏兄弟的意见。惟玉田选得太多，似失稍滥。

常州派词学理论的发挥者，是周济（止庵）。本来他和董士锡友善，二人造诣日异，持论亦各有短长。士锡喜欢玉田，止庵则谓："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止庵原不喜美成，士锡说美成的沉着处可比老杜。二人意见本来很抵触。过一年后，士锡更加厌玉田，而止庵乃笃好清真了。止庵以为秦少游"多庸格，为浅钝者所易记。白石疏放，酝酿不深。"士锡则憎蒋捷（竹山）粗鄙，二人意见相左者又一年。卒之，止庵亦憎恶竹山，但终是不高兴秦少游。他们二人的切磋，终使止庵确定他的词学主张，像"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寄托说，比张惠言的比兴说，来得更深入。他指出"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的大路。他标举碧山为词家四宗之一，其说实本于士锡。[①] 他编《宋四家词选》，其序论作于道光十二年，在张琦序《续词选》之后二年。他独到的见解，是轻视"淮海"，标出梦窗，"退苏进辛，纠弹姜、张"，特别标出梦窗这一主张，在清末期的词学发生极大的影响。

张、周二家治词，开"学人之词"一派。[②] 常州派的经学大师，不少亦致力于词，像刘逢禄编有《词雅》五卷[③]，宋翔凤有《浮溪精舍词》，宋自述其词，是私淑张茗柯的。《浮溪精舍词自序》云：

余弱冠后，始游京师，就故编修张先生受古今文法。先生于学，皆有源流。至于填词，自得宗旨，其于古人之词，必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若讨河源于积石之上，若推经度于辰极之表。其自为词也，必穷比兴之体类，宅章句于性情，盖圣于词者也。

他对皋文的词学，可谓五体投地。

张琦之子仲远，又叙录嘉庆间词人，为《同声集》，以继宛邻《词选》。他的序文说："嘉庆以来，名家均从此出。"虽不无标榜之嫌，却是事实。但

---

① 见《菌阁琐谈》。

② 谭复堂曾谓王渔洋、钱芳标是才人之词，性德、蒋春霖、项莲生是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

③ 收八十家三百首。

常州派词，不善学的，不免流于“平钝廓落”。若周止庵的作品，殊不称其所持论，惟董晋卿造诣较高。沈曾植称其《齐物论斋词》，“为皋文正嫡，皋文疏节阔调，犹有曲子律缚不住者。在晋卿则应徽按柱，敛气循声，兴象风神，悉举骚雅古怀，纳诸令慢”，推崇可谓备至。

董、周之后，有谭献（复堂），他最服膺张、周之论，尝取止庵《词辨》加以评注。他说：“周氏所谓变，即余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①] 他认为王昶所选的《词综》，去取标准，是根据朱竹垞的，以姜、张为极轨，若梦窗、碧山深处，全未窥见。因“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②]。《箧中词》一书，断制精严，世所传诵，他可说是常州派的后劲了。

翁同龢有校《词选》二册为其“童年时过录，中年缮帑，附题一词。题签数字，是晚年手笔。”章钰曾见其书，为作题跋，文载《四当斋集》卷五。

七、《词选》的反对者

山阳潘德舆有《养一斋词》，他对张氏《词选》，颇持异议。他《与叶生书》略云：

> 张氏《词选》，抗志希古，标高揭己，宏音雅调多被排摈。五代、北宋，有自昔传诵，非徒只句之警者，张氏亦恝然置之。窃谓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③]

他对张氏首发难端，嫌其去取太严，刊落佳制过多。又标举北宋以抑南宋，颇有见地，亦与浙派推南宋为正宗，奉姜、张为泰斗，大异其趣。可是他本人的作品“平钝浅狭”，故谭复堂说他“理路言诠，终非直凑单微之手”[④]。“然其针砭张氏，亦是诤友”[⑤]。

朱古微题清代诸家词集《望江南》，亦推重张氏《词选》，其词云：

---

① 《词辨跋》。

② 《复堂日记·丙子》。

③ 据《箧中词》。

④ 《复堂日记·乙卯》。

⑤ 《箧中词》。

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中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异议四农生。

《望江南词》谓张氏《词选》扫去淫靡鄙浅，一归雅正，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而尽选家之能事，谭献论周之琦《十六家词选》云："截断众流，金针度与。虽未及皋文、保绪（周济）之陈义甚高，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朱老借用谭氏字眼，以称皋文。[①] 至潘德舆（四农即其字）遂呈异议。又谭氏云：（周止庵）"《四家词选》为后来定本，陈义甚高，胜于《宛邻词选》，即潘四农亦无可诋议矣。"朱老对潘氏异议，亦不甚同意，乃受复堂影响。

此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极恰当的评语，兹录如次：

张氏《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于竹垞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但唐、五代、两宋词，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即朱希真《渔父》五章，亦多浅陋处，选择既苛，即不当列入。又东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词，敷衍成章，所感虽不同，终嫌依傍前人，《词综》讥其有点金之憾，固未为知己，而《词选》必推为杰构，亦不可解。至以吴梦窗为变调，摈之不录，所见亦左。总之小疵不能尽免，于词中大段，却有体会，温、韦宗风，一灯不灭，赖有此耳。

这可看出清季学者对《词选》的评价，关于《洞仙歌》问题，《苕溪渔隐丛话》则以为后人取东坡词改作，伪题孟氏之名。

八、《词选》的错误

张氏编《词选》时，宋人词的别集，世尚少见，故所据多为《词综》及其他坊本辗转钞录，发生许多毛病，试略举之：

（一）误混作者之名

如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

---

① 淄与渑，水名，俱在山东。易牙尝味，能辨二水之异，此指《词选》一出，雅音与伪体灼然可以立判。

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据《能改斋漫录》（十一）及《复斋漫录》均有殊此词本事，极可信。“似曾相识燕归来”原为江都尉王琪句。张氏《词选》称南唐中主（李璟）作，乃误据类编本《草堂诗余》，应订正。[①]

（二）误遗作者之名

如卷末无名氏的《绿意·荷叶》一首，乃张炎词，见《山中白云词》卷六。原有小序云："疏影暗香，姜白石为梅著语，因易之曰红情、绿意，以荷花、荷叶咏之。"而张氏解此首谓"此伤君子负枉而死，盖似李纲、赵鼎之流"云云。不知作者，而冥猜暗测，殊无根据。[②]

（三）坊本遗落题序致使《词选》编者妄作猜测

如王沂孙《高阳台》"残雪庭阴"一首，张氏注谓"此题应是梅花"，但《花外集》原题作"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周密《蘋洲渔笛谱》原唱亦题作"寄越中诸友"，与梅花无关。

（四）误依坊本删节题序，失却作者原貌，并减少欣赏兴趣

如白石小序，对作词本事本来大有裨益，又兼有音乐与文学两种价值。《词综》（卷十五）多大加删节，张氏以及周止庵皆沿用之，如《扬州慢》小序，《词选》仅作"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即采用《词综》删后之句。

（五）误字沿坊本之失

如李易安《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两押"休"字之类。[③]

---

① 又陈本《草堂诗余》作晏几道作，亦误。《宋文鉴》二十四晏殊有《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以"无可奈何"二句为五、六联。

② 周济《宋四家词选》亦收此首，题作无名氏。有批语云："《词综》列入无名氏，记见一本作梦窗词，今忘其何本。"查《词综》卷二十四收无名氏此首云："见《乐府雅词》"，然遍查《雅词》实无之，汪森亦误也。又《词综》卷三十六"补词"，收张炎红情、荷花，同一人之作，分割为二，尤非。《山中白云词》，清初龚翔麟辈曾先后刊行，龚本由朱彝尊分卷，而汪森及张、周二氏何以均未之见，不悉何故？

③ 此词上阕"多少事欲说还休"已有"休"字，而换头第一句，《花庵词选》作"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重用"休"字，《词综》用之。张氏《词选》即取自《词综》。然考《乐府雅词》下"休休"二字原作"明朝"，赵万里校《漱玉词》及《全宋词》皆据改正是也。

（六）未明史实解说的疏误

像韦端己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张氏说"此述蜀人劝留之辞""江南即指蜀中"。然韦庄《浣花集》卷八诗"南省伴直"小注："甲寅年自江南到京后作。"他于黄巢入长安之后，在中和三年、四年间，曾游江南，作镇海军节度使周宝的座上客，他的《秦妇吟》诗有云："见说江南风景异""愿君举棹东复东"，即其明证。他到昭宗天复元年春，为西蜀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可知韦词的"江南"自是实指，不必谓暗指蜀中。

九、《词选序》的诠释

《词选序》中有若干句子，须加诠释，略举如下。

（一）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

《说文》司部："詈，意内而言外也。"徐灏段注笺云："此谓意在语词之内，而于言外得之。"所谓词，是指语助词而言。宋陆文圭《山中白云词序》（《墙东类稿》题作《词源序》）亦引"意内言外"一语，来说诗词的"词"①，这说法已在惠言之前。况周颐《蕙风词话》言："《韵会举要》引《说文》，作'音内言外，……词必先有调，而后以词填之，调即言也'。"他主张宜作"音内言外"。徐锴《说文系传》亦作"音内言外"，又引"声成文谓之音"，加以申说。其实古书如《玉篇》、《经典释文》等引，并作"意内言外"，不必改"意"字为"音"。

（二）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

极命二字，出枚乘《七发》，"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李周翰注："言使博学辩辞之士，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极命的"命"字作"命名"解。《词源》于乐府，如相和歌辞，正出于街陌讴唱，所以说"里巷男女哀乐"。

---

① 原序误"说文"作"释文"。

（三）其文小

词的铸词练意，以幽细精美为能事，特取其言近旨远，以小喻大。至若疏旷之作，不是词的正宗。试举一二例句：

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①]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②]

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黏地絮。[③]

这些名句，皆取资于微物，来表达一种轻灵幽迥的境界。

（四）其声哀

词贵笔端充满情感，易于动人，故多作悲伤语。试举《花间集》一二句为例：

罗帏愁独入，马嘶残雨春芜湿。[④]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⑤]

（五）新调、杂流

序云："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似乎是指《花间集》艳而近俚之作。如：

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⑥]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⑦]

这些很近吴歌、西曲，是词中的宫体，即张氏所谓新调。因其不雅正，

① 温庭筠《菩萨蛮》。
② 秦观《浣溪沙》。
③ 周美成《玉楼春》。
④ 牛峤《望江怨》。
⑤ 牛希济《生查子》。
⑥ 欧阳炯《献衷心》。
⑦ 顾夐《诉衷情》。

故为杂流。兹就序中略举数事，加以解释，余不具论。

附录一　《木兰花慢》的作者问题

《茗柯词》以《木兰花慢·杨花》一首最为脍炙人口。谭复堂谓其“撮两宋之菁英”，直可与东坡伯仲。其弟翰风有次韵和作，兹录如次：

正红楼春寂，飞点点镜中看。恰慵避风帘，困黏香幞，娇惹云幡，依稀似曾相识。记昨宵、曾到梦魂间。可为天涯芳草，随风却又飞还。

游丝千尺，任飘零、偏不与遮阑。便谢了红尘，依将流水，一样单寒。空留十分春色，倚危阑，愁对夕阳山。賸有蜂儿蝶子，依依觅尽苔斑。

辞意孱稚无力，未臻浑成，以视乃兄，瞠乎后矣。杨花此阕，为皋文手笔，向无异辞。曩于坊间购得江苏通州冯云鹏《红雪词》甲集，卷二夺锦标题郑宇桥词后，其序云：

宇桥，名抡元，歙诸生，来馆于角斜场。汪氏友人吴绥之，自角斜寄子凌《宵花词》，匿其名。予疑为宋人旧作，今九场中无是手也。后晤吴子云：系宇桥作。并示遗稿数首，欣欲就之；已返里，旋逝矣。为之怃然。

并附存宇桥词二首，一为《木兰花慢》[①]，又一为乡《摸鱼儿·送春》[②]，则以杨花此词属之郑抡元。清词作者，互出者极少，此为罕见之例。考郑抡元字善长，歙人也。《茗柯词选》在歙刊刻既成，善长曾选黄仲则、恽子居与茗柯及己作为《词选附录》一卷，所收即下列各家：

茗柯七友

阳湖黄景仁《竹眠词》一首

① 首句即“尽飘零尽了，谁人解当花看”。

② 首句即“又帘纤满庭花雨，榆钱难买春住”。

阳湖左辅念《宛斋词》二首

武进恽敬《蒹塘词》六首

阳湖钱季重《黄山词》七首

湖北李兆洛《蜩翼词》五首

武进丁履恒《宛芳楼词》三首

阳湖陆继辂《清邻词》五首

茗柯兄弟

《茗柯词》七首

张琦《立山词》七首

茗柯门人

歙金应诚（子彦）《兰簃词》六首

歙金式玉（朗甫）《竹邻词》七首

己作《字桥词》七首

今观抡元此选，《木兰花慢》列于《茗柯词》之首，其自作《摸鱼儿》列于《字桥词》之首，可见《木兰花慢》原是皋文压卷之作，当日传诵于歙，故被误为抡元遗稿。冯云鹏题《字桥词》，竟云："暗里伤春，柔肠百折，替杨花垂泪，泪无踪晓烟难觅。便吟成，冠柳新词，不过天涯羁客。"并引王通叟词序，称其高于柳七，名《冠柳集》。则当日已被混误。《红雪词》为乾隆己酉至嘉庆丁卯间扫红亭精刊，与茗柯同时。云鹏字晏海，一字艳澥[1]，集中有和赵味辛夫子韵，知为赵怀玉弟子。不知何以疏忽至此，当日殆未见过《词选》刊本也。董晋卿《汉宫春》茗柯先生挽词末句云：

春归未久，有残红飘堕人间。生怕是、台荒径老，空余点点苔斑。

即用杨花韵，兼袭"泪痕点点凝斑"句，此尤有足记者。

① 《清词钞》录其词一首，见725页。

附录二　《茗柯词》系年考略

《茗柯词》共四十六首。审其排比先后，似依写作年次。虽未明言，而大致约略可考，尤以庚申五月五日作《高阳台》小序，为考证线索，其文云：

> 吾乡五月竞渡，为江南胜事，不得见者十六年矣。丁巳端午，寓居歙县，与舍弟翰风及金子彦兄弟，泛丰溪，至覆舟山，赋《满庭芳》一阕。戊午则在武林游观西子湖；己未在京师看荷花于天香楼，亡生江安甫皆从焉。今年索居辽海，风雨如晦，怀人抚序，怅然感之。

兹据此序，参以《茗柯文集》与词印证，举可考者，系年如次：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张惠言作《青门引》（上巳）、《南歌子》（长河修禊）诸阕（《茗柯词》），时年三十。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在京师，以景山宫官学教习期满，得蒙引见。[①] 十月十八日母卒（《先妣事略》），居丧，时年三十四。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是岁，惠言依恽敬富春，时年三十五。

杨云珊《览辉阁诗》序："乾隆乙卯，余依恽子居富春。"[②] 代作赠杨子掞序云："某曩在京师，与子掞共学于张先生。先生数言子掞可与适道；先生既归，而某与子掞交益亲。……未一年，余别子掞而南。其冬，子掞奉其太夫人命，就婚湖北，过访某于富阳，先生在焉。"[③] 按此殆代其门人所作，张先生即皋文自谓也。

嘉庆元年丙辰（1796）

春在富阳，时年三十六，有《水调歌头》五首。《周维城传》云："嘉庆

---

① 《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张皋文墓铭》。

② 《茗柯文三编》。

③ 《茗柯文外编》上。

元年，余游富阳，知县恽侯请余修县志，未及属稿，而恽侯奉调，余去富阳。”（文二编）按《外编》上有《代富阳县修志书告》，即作于是时。

按《水调歌头》五首题为“春日赋示杨生子掞”，据赠序，掞冬至富阳，皋文在焉；应是乙卯之冬。此词春日作，当是翌岁嘉庆丙辰之春。

又按《茗柯词》、《木兰花慢》列于《水调歌头》之上，殆为嘉庆元年以前作。

旋至歙，《读江安甫所钞易说》云：“余以嘉庆丙辰至歙，居江邹江氏。”（《三编》）文稿自序：“嘉庆之说，问郑学于歙金先生。”（同上）甥董士锡，时年十六游歙，从惠言及琦两舅氏，始学为词。

二年丁巳（1797）

仍居歙。五月端午与弟琦及歙金应诚、应珪兄弟泛丰溪，至覆舟山，作《满庭芳》。[①]

八月《词选》成，其自序及门人金应珪序俱署嘉庆二年八月。

是年夏，甥董士锡来从学；冬士锡返常州。[②]

三年戊午（1798）

在杭州游西湖[③]，时年三十八。词集《江城子》填张春溪西湖竹枝词，当为是时作。

四年己未（1799）

在京师，端午看荷花于天香楼[④]，时年三十九。词集《水龙吟》荷花为子掞赋及《摸鱼儿》过天香楼并此时作。门人江安甫从来京师。[⑤]

是年登进士，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

五年庚申（1800）

正月一日安甫病死，年十八。[⑥] 惠言离京，居辽海，时年四十。集中《浣溪沙》永平道中、《风流子》出关见桃花以下至《高阳台》三首，皆是年作。

---

① 见《高阳台词序》。
② 见《读江安甫所钞易说》。
③ 见《高阳台序》。
④ 见《高阳台序》。
⑤ 见《安甫葬铭》。
⑥ 见《安甫葬铭》。

又《齐天乐》六月闻蛩，当亦庚申岁作。

七年壬戌（1802）

作《水龙吟》瓶中桃花、寒食、清明三首。[①]

六月卒，年四十二。[②]

---

① 见《茗柯词》。

② 见恽敬《墓志铭》。

词与禅

以禅说诗，人所习知；以禅论词，世犹罕道。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七引满洲如冠九（山）为《心庵词》序云：

> “明月几时有”，词而仙者也。“吹皱一池春水”，词而禅者也。仙不易学，而禅可学矣。……是故词之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智识也。清磬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

遂谓“以禅喻词，又为词家辟一途”。江氏仅举此一例。余涉猎前贤词集，所见引禅理入者，不一而足。考《碧鸡漫志》论“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向上”语，原见《传灯录》：“宝积禅师上堂示众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严沧浪《诗辨》亦点出“工夫有向上一路”。东坡有极高明之襟抱，抒写为词，不同凡近，如宗门之极高明处，故以“向上”比况之。向来讥吴梦窗词者，喜以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为喻。按《新唐书》（一〇二）《姚瑇传》，奏称“弥勒成佛，七宝台须臾散坏”，语正同此。

元陆行直之《词旨》，内列“词眼”二十六则。按宋人喜言“诗眼”。范温记山谷语云：“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藏。”“直须具此眼目，方可人道。”又云：“句中有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温据其说作《潜溪

诗眼》一卷，称“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有“诗眼”而后有“词眼”，溯其渊源，本与禅悟有关；惟《词旨》之“词眼”，乃谓警策字眼，所指少异矣。

董其昌以神喻画，名其居曰“画禅室”。明代文人大都喜言禅。李开先称谜语曰“诗禅”[①]，袁宏道校李贽《枕中十书》[②] 有“文字禅”。书画家之张瑞图，其《白毫庵集》内有《禅肤篇》。曹学佺为闽中林崇孚《瓿余》序云：

> 洪江社集论渊明以酒为禅，谢灵运以诗为禅，远公皆随机而接之。

此说极新颖，具见明人嗜以禅设喻。吴赵宧光之夫人陆卿子，有《玄芝集》，宧光为之序云：

> 余志在禅，而意兴诗；妇志在诗，而意兴禅。故余堕鄙俚，妇堕组绘，二者皆非是。[③]

禅用偈语，故近俚俗，诗尚文藻，故多丽句。其述夫妇旨趣之异，实则殊途同归，假禅立论，别具妙谛。

词自明末，弥尚艳冶，与禅义尤乖违。而词家以禅取譬者，约有二义：一以求忏悔，一以求解脱。求忏悔者，消极之论，聊自慰释；求解脱者，则其造论往往有新之体会，于词境之开拓尤有功焉。

崇祯间，钱塘吴本泰名其词集曰《绮语障》。[④] 案南宋鄱阳张辑词名曰《东泽绮语债》，吴集之命名即本此。绮语者，《大乘义章》云：“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佛家引以为戒。敦煌P·三八八七《忏悔词》，绮语为十目之一，《爰园词话》引十戒有绮语，故宋人称词曰“语业”[⑤]。龚鼎孳于其词集有《绮忏自题》云：

> 湖上旅愁，呼春风柳七（永），凭栏欲语，时一吟《花间》（集）小

---

① 《肉蒲团》且题曰“觉后禅”，更为谬种。

② 《大雅堂订正》。

③ 以上三种皆日本内阁文库藏。

④ 《明词综》选录其词，吴集后为禁书。

⑤ 如杨炎正之《西樵语业》。

令，……寻自厌悔。昔山谷以绮语被诃，针镵甚痛，要其语妙天下，无妨为大雅罪人。吾不能绮，而诡之乎忏。然则吾不当忏绮语，当忏妄语矣。

以一时艳宗，而出此语，正抒其厌悔之心。黄山谷撰《晏小山集序》云："余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冷斋夜话》卷十"鲁直悟法秀语，罢作小词"，即记此事。[①] 尤侗序王西樵（士禄）《炊闻词》云：

或谓西樵方长斋绣佛，盥写名经，不当忏此绮语耶？不也。天上无懵懂仙人，西方岂有钝根佛子？假以炊闻卮语供养如来，如来必且微笑，以教迦陵诸鸟，鹙子大弟，和以微妙之音。

语尤佻巧。乾隆间郭麐亦名其词集曰《忏馀绮语》：自序云："学道未深，幻情妄想……"盖词人固一面自言忏悔，一面仍写其绮语也。清初词人喜借禅喻词，曹秋岳有"参活句"之说。其序沈雄《古今词话》云：

换羽移宫，不留妙理于言外。虽极天分殊优，加人工之雅缛，究非当行种草，本色真乘也。……用写曲衷，亟参活句，生机欲跃，……意致相诡，无理入妙者，代不数人，人不数句。

诗有活法，宋人恒言之。如四明史弥宁《友林乙稿》云：

诗家活法类禅机，悟处工夫谁得知？寻著这些关捩子，国风雅颂不难追。[②]

诗家有活法，词家亦有活法，理固无二致也。以禅譬喻词境，惟聂先之说最有可观。其《清百名家词序》云：

余不知词而知禅，请以禅喻。五祖举示佛果云："频呼小玉元无事，

① 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秀老"条。

② 宋刊蝴蝶装，香港某氏藏，有苍茫斋影本。

只要檀郎认得声。”果入室云：“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此绝妙好词也，近于丽织。政黄牛云：“解空不解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此绝妙好词也，近于清寒。端师子云：“我本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此绝妙好词也，近于豪宕。洪觉范云：“秋阴未破雪满山，笑指千峰欲归去。”此绝妙好词也，近于淡冶。《首楞严》曰：“佛谓阿难，辟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非妙手，亦不能发。”今诸公之词，各以妙指而发妙音。……欲使天下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尽使摸象之盲人，扣钟之聋者，忽如天眼顿开，疾雷破柱，直得香象渡河，华鲸夜吼，岂不快哉！

真是一篇佳绝之小品文。能以夸张法（atiśayokti）构想，妙用直喻（upamā）、暗喻（rūpaka），机锋四起，亦活法之善用者矣。

谭复堂于厉樊榭《齐天乐·秋声馆赋秋声》，评曰：“词禅。”此词中“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如《指月录》中语，的是名句。海盐董潮《东风齐着力》词，有句云：“石坛风静，幡影昼沈。阑角嫣然一笑，凝眸处，黛浅红深。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禅心。”凄馨秀逸，论者谓为真词禅也。[1] 此亦参活句之佳例。俞樾《采桑子》有隽句云：“死是禅心，活是仙心。一样工夫两样心。”不死不能活，亦能道破妙处也。

有以禅分南、北，以喻词之有南、北二派。张其锦道光六年《梅边吹笛谱序》云：

南宋词有两派：一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董玄宰论画分南、北宗，此师其意。而以白石之清空属南宗，稼轩之豪迈为北宗，所见极新，而未必尽确。又有主融情于声色，而通乎至道者。项名达为赵秋舲《香消酒醒词》序云：

① 见《两浙词人小传》八。

辞藻，色也；宫调，声也；选声配色，而以我咏叹其间者，情也。情与声色，去道远，而一变即可以至道。……故声色者，道之材；而情者，道之蒂也。……香与酒犹之声色，苟融情于香酒，自有不待消而消，不待醒而醒者。故知声即无声，得微妙声；色即无色，得善常色；情即无情，得普遍情。……由文字入，总持门出，生功德无量。则是词也，小乘戒之曰绮语，大乘宝之则曰道种。

其说至精，化绮语而归于至道，依大乘义，现身说法，较龚、尤辈又进一步矣。论词者又每喜以《法华》、《华严》、《楞严》取譬。田同之《西圃词话》云：

词之一道，纵横入妙，能转法华，则本来寂灭，不碍昙花。文字性灵，无非般若。频呼小玉，亦可证入圆通矣。

此以转《法华》为喻，乃袭取自高珩之《珂雪词序》也。施愚山《蠖斋诗话》誉渔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渔洋诗话》亦载之，用以自炫。顾贞观名其词曰《弹指》，诸洛为序，备述其说，谓：

先生尝曰：吾词独不落宋人圈禬。昔弥勒弹指，楼阁门开，善才即见百千万亿弥勒化身。先生以斯名集，殆自示其苦心孤诣，超神入化处。

按《梁书·处士传》刘歊独坐空室，一老父至门，弹指而出。歊与宝志善，作《革终论》，乃虔诚之佛徒，词人但借用其语。厉鹗词中《游西溪》名句"凭高一声弹指，天地入斜晖"，后人为建"弹指楼"。此掌故诚有足记者。弥勒弹指顷即现千万化身，词有无数法门，惟智者乃获悟入处，其道亦犹是也。蒋剑人敦复渡江后为僧，法名妙喜。[1] 其论周保绪《六丑·赋杨花》云："声律谨严处，可谓字字从华严法界中来。"[2] 此并以《华严》为喻也。项名达序《香消酒醒词》亦言赵秋舲（庆熺）尝云："词学宜少不宜老，以时变者也。即变而入不变，舍《楞严》其谁与归？"则又比之《楞严》矣。

---

① 见《听秋声词话》十七。

② 《芬陀利室词话》一。

王半山和俞秀老禅思词，杨升庵著之《词品》。又举衲子填词二者。释氏词著名者，无如清释正岩《点绛唇》“自家拍掌，唱得千山响”二句。[①]

宋人词集，始取名于禅。陈与义曰《无住词》，杨无咎曰《逃禅词》。清人以禅名词集者更夥。如嘉庆时大兴邵寿民（葆祺）有《情禅词》，道光间潘钟瑞有《香禅词》，龚定庵有《红禅词》。然此辈皆非方外之徒也。纳兰性德名其词曰《饮水》，自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语本之道明禅师。[②] 陈维崧名其词曰《迦陵》。梵语妙音鸟曰：“迦陵频迦”（Kalavinkā），《弥陀经》之极乐鸟。[③] 先是黎遂球名其集曰《迦陵》，自序云：“净域之鸟，彀而能鸣，聊以忏悔云尔。”而蒋景祁序《湖海楼词》云：“夫迦陵者，西王母所使之鸟名也。其羽毛世不可得而见，其文彩世不可得而知。划然啸空，声若鸾凤。神仙之与偕，而缥缈之与宅。”维崧以名其集，岂取义乎此耶？曹贞吉名词集曰《珂雪》，亦取释典。王僧孺《初夜文》谓天尊“焕发青莲，容与珂雪”。敦煌卷S·五六四五咒生偈句：“目净修广若青莲，齿白齐密由珂雪。”是其例也。

闺秀吴蘋香（藻）词名曰《香南雪北》，盖本潞府妙胜臻禅师答僧问：“金粟如来为甚么却降释迦会里？”云：“香山南，雪山北。”[④] 蒋敦复名其词曰《芬陀利室》。芬陀利，梵语Pundarkia，白莲花也。沈寐叟名其词曰《曼陀罗室》。梵语Mandara，天妙华，香而色清者也。凡此皆取自释氏，以名其词集，而各立胜解。王芑孙《瑶想词》有句云：“不守辛苏杜撰禅，不从周柳觅蹄荃。”词家之禅，其杜撰禅之亚乎？

虽然，词人多具慧眼，吐属超脱，自非凡响。黄仲则《竹眠词》中《金缕曲》，劳濂叔手书大悲咒为赠，云可却魔障，报以此解。隽句如：“论慧力，图澄堪证。”“更凿险，降魔杵奋。只恐夜深惊屈宋，月明中，谁把骚魂认。”工作鬼语，妙想环生。沈寐叟《金缕曲》“健骨金刚锁”一首，贯穿内典，别开生面，如其诗之为同光体，具开埠头本领也。同时能以梵典入词而以凄婉嗟叹出之者，若陈仁先《旧月簃词》之《八声甘州》，写雷峰塔倾圮，悲凉激

① 《雨村词话》、《铜鼓书堂词话》俱载之。正岩有《豁堂老人诗余》。

② 答卢行者语，见《五灯会元》。性德《渌水亭杂识》四称：“钟伯敬妙解《楞严》，知有根性在钱蒙叟上。”知其早契禅机，非偶然矣。纳兰拯吴汉槎于塞外，及其覆舟而没，汉槎为容若刻《大悲陀罗尼忏》，王昶《论诗绝句》记其事。

③ 汉人于梵译喜作省词。郭璞频伽，即截取下半Vinkā。伽陵则取上半之Kala。

④ 参考《蕙风词话》二。

越。其小词如《浣溪沙·梵香》云："微滓虚空是泪痕，聊凭香篆定心魂，重帏深下易黄昏。　　学道不成仍不悔，此心难冷更难温，一丝还袅博山云。"低徊悱恻，语语真挚，不涉理路，故为高绝。是能参透唐人一关，异乎翻著袜之作，徒以戏论取悦者可同日而语也。其句又如："残年心事，寂寞礼空王。"词人老去无聊，往往托情于是。朱彊村句"禅悦新耽如有会"（《浣溪沙》），正同此意。昔唐栖蟾有云："诗为儒者禅。"① 盖有得于禅者，具外向、内向两种：外向者，类放荡而流于狂禅；内向者，则视禅为安心立命之地，以理性情之正，尤近于儒。词亦可为儒者禅，与诗相假，特欲缱绻蕴借，不肯道破。难冷难温，此词心所以不同于诗心者欤！

友人陈世骧教授曩曾撰 Chinese Poetic and Zenism 一文，载 *Oriens* Vol. X，No. 1，1957。近年 R. H. Blyth 有 *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Classics* 一书（The Hokuseido Press），多援引诗句以入禅。至于倚声之道，词人每取与释典及禅语比附。陈眉公《偃曝谈余》（卷下）曾讥严沧浪为"杜撰禅"。词人言禅，大率类此。虽无关宏旨，然于文学批评，或可供拊掌谈助之资。顷值《清华学报》文学专号征文，爰类次平日读书劄记，强凑成篇，不遑博考，览者以词话目之可耳。

饶宗颐附记

原载《清华学报》第7卷第1期，1968

① 《弘秀集》卷十。

人间词话平议

王观堂《人间词话》，脍炙人口；世无老幼，咸能讽诵。予独谓其取境界论词，虽有得易简之趣，而不免伤于质直，与意内言外之旨，辄复相乖。间与朋侪谈艺，评骘及之，扬榷有待，撰次未遑。长夏无俚，爰就管见，笔之于篇，得如干则。非敢唐突近贤，亦聊识一时之兴会。掴掌见痕，鞭皮出血，仍冀通人之有以匡我也。

癸巳夏饶宗颐识

境界本佛语[①]，高人雅士，借以谈艺。司空图《诗品》已有“实境”一目，余若苦瓜和尚用之论画[②]，鹿乾岳、王渔洋、袁随园持以说诗[③]皆其著例。至于词中提出境界者，似以刘公勇为最先。《七颂堂词绎》云：“词中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体限之也。”又云：“文长论诗，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应是为佣言借貌一流人说法。温柔敦厚，诗教也。陡

---

① 《翻译名义集》：“尔燄，又云境界。由此能知之智，照开所知之境，是则名为过尔燄海。”

② 《画语录》有境界章。

③ 鹿氏《俭持堂诗序》云：“神智才情，诗所探之内境也；山川草木，诗所借之外境也。”分别诗境有内、外。王渔洋《香祖笔记》举《诗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谓其形容诗境亦绝妙。“诗境”二字，由其拈出。《随园诗话》八：“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境界。”

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①] 夫以文学度人，何异棒喝？离合悲欢，均可使人进另一境地，恍若有所惊悟也。冷水浇背，自是妙喻。观堂标境界之说以论词，阐发精至；惟自道“境界”二字由其拈出，恐未然耳。[②]

庾子山云：“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穷愁之语易工，古今词人皆莫能外。王氏亦谓其平生最爱如尼采所言以血书者，举后主之词为例。余意以血书者，结沉痛于中肠，哀极而至于伤矣。词则贵轻婉，哀而不伤，其表现哀感顽艳，以“泪”而不以“血”；故“泪”一字，最为词人所惯用。[③] 间曾试论：“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此伤春之泪也。“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为问世间离别泪，何日是滴休时？”此伤别之泪也。“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此亡国之泪也。“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此怀旧思乡之泪也。“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无可告语之泪也。“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此徒唤奈何之泪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此泪之可以回肠荡气者也。“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此泪之可以起顽立懦者也。[④] 故泪虽一绪，事乃万族。词中佳句，盖无不以泪书者，已足感人心脾，一唱三叹，特不至于“泪尽而继之以血”耳。

王氏论词，标隔与不隔，以定词之优劣，屡讥白石之词有“隔雾看花”之恨。又云：“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予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未损其美，反益彰其美，故“隔”不足为词之病。宋玉《神女赋》：“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词之言近旨远，缠绵跌宕，感人之深，正复类此。《文心雕龙·隐秀篇》：“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者，文外之重旨；秀者，篇中之独拔。隐以复志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移以论词，最为切当。词者，意内而言外，以隐胜，不以显胜。寓意于景，而非见意于景。盖词义有双重，有表义，有蕴义。表义，即字面之所指；蕴义，即寄托之所在，所谓重旨复意者是也。“高树晚蝉，说西

① 徐渭见《青藤书屋文集》十七《答许北口书》。

②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七，即专论词境。如引蔡小石《拜石词序》：“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并列词中三境而加以分析，谓：“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屡论及词境，俱在观堂之前。

③ 且常用于结句警策之处。

④ 用杨升庵说。

风消息。”“波心荡，冷月无声。”言外别有许多意思，读者不从体味其凄苦之词境，尤当默会其所以构此凄苦之境之词心。此其妙处，正在于隔。彦和云：“情立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① 王氏论词，有见于秀②，而无见于隐，故反以隔为病，非笃论也。词之性质，“深文隐蔚，秘响傍通”，故以曲为妙，以复见长，不能单凭直觉，以景证境。吾故谓王氏之说，殊伤质直，有乖意内言外之旨。若夫“晦塞为深，虽奥非隐”，如斯方为词之疵累。质言之，词之病，不在于隔而在于晦。③

附说一

《蕙风词话》云：“意内言外，词家之恒言也。《韵会举要》引《说文》作‘音内言外’，当是所见宋本如是。以训诗词之词，于谊殊优。凡物在内者恒先，在外者恒后。词必先有调，而后以词填之。调即音也。”按况说殊迂。《玉篇》、《易》系辞《释文》、《一切经音义》及《广韵》，引许书俱作“意内而言外”，其作“音内”者，尚有小徐《系传通论》。严铁桥《说文校议》：“作音者，盖烂文。”则非宋本如是也。段氏注取意内之说，以为“意即文字之义，言即文字之声。词者，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从司言”。王菉友云：“意内言外者，谓不直说其意，而于词露之也。”徐灏讥段氏未解意内之旨，谓：“意在语词之内，而于言外得之。”考《说文》所谓词者，本指语助词，意内言外谓之词，初不过谓藉语助以传神，可得言外之意耳。其朔义本如是。惟倚声之词，义分表里，必如郭象注《秋水》所谓“求之言意之表者”乃能得之。昔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而问曰：“若有意耶，非赋之所尽；若无意耶，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④ 词之妙处，烟水迷离，非雾非花，盖言外别有意在。许君“意内”之说，虽本指语助词传神之妙，取以释倚声之词，正自恰当，不必如况氏附会音律腔调耳。

王氏以张皋文评飞卿词“深美闳约”四字许冯正中，又称其堂庑特大。

---

① 《岁寒堂诗话》引刘氏语，为《文心雕龙》佚文。

② 《人间词话》云：“飞卿之词，句秀也；端己之词，骨秀也；重光之词，神秀也。”

③ 与观堂同时之况蕙风，亦论词境。其说云：“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又云：“词境以深静为至。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词往往有之。”此诚深造自得之言。我心写兮，言不尽意，而百世之下，读者之于我心，或契或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见浅见深，未始不以“隔”为妙。

④ 《世说新语·文学》。

予诵正中词，觉有一股莽苍苍之气，《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词云“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襟抱。“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则进退亦忧之义。“独立小桥”二句，岂当群飞刺天之时，而能自保其贞固，其初罢相后之作乎？另一首“惊残好梦”，似悔讨闽兵败之役（保大五年事）。“谁把钿筝移玉柱”，则叹旋转乾坤之无人矣。语中无非寄托遥深，非冯公身份不能道出。如此等词，安可仅就字面欣赏耶?[①]

王氏颇讥白石词，盖受周止庵说影响，而沾沾于南北宋优劣，似先有一成见横梗胸中。其云：“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著。”不知此两阕佳处，在于行间运用杜句，而神明变化，直以古诗开阖之法为词，惝恍迷离，自然高妙[②]，为作词开一门。北宋词家，喜檃括诗话，特见创格。有就原句略改者，如：“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暗销魂。”此隋炀帝《野望》诗，而淮海改作小词。[③] 然此尚为其易，若白石则为其难。《暗香》、《疏影》二首全以虚字传神，转折翻腾。比之于文，如由骈入散，又进一境。论词似当于此处着眼，不宜于区区一二秀句絜长量短也。[④]

欧阳永叔《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能改斋漫录》引晁无咎云：“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观堂谓此本于冯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

① 张皋文谓“延巳为人，专蔽固嫉，故敢为大言”，于其词颇致讥议；陈廷焯亦然。独冯蒿庵谓：“周师南侵，国势岌岌，翁负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四印斋刊本序）而张孟劬亦谓：“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作《蝶恋花》诸阕，幽咽惝恍，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也。”《曼陀罗寱词序》窃以为冯张之说可信。惜《阳春词》之本事年代无可考，兹所发微，未必尽符事实，诸君可取夏承焘所撰《冯正中年谱》参照之。

② 白石论诗有理、意、想、自然四种高妙。云：“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此二境界，其所作词正自复尔也。

③ 见《珊瑚纲》引莫云卿《笔麈》。杨升庵《词品》引《铁围山丛谈》但举“寒鸦”、“流水”二句，云全篇不传，无名氏《词评》及彭孙遹《词统源流》所引俱断句。按汤衡序《于湖词》，谓：“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发自坡公。”夏承焘云：“此殆指《水调歌头》之檃括韩诗，《定风波》之裁成杜句。”淮海出自苏门，亦东坡之法乳也。他如美成，亦多用唐人诗句入律。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论之已详。

④ 止庵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论实未允。至《暗香》二词，从当前景物造端，借梅花兴咏，以寓家国之思。杜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同是江南偏安之局，故词中人自比何逊，乃垂垂渐老，其何以堪！不管清寒，欲与攀摘，而寄与路遥，可胜浩叹！本思折梅，聊寄一枝，以传春消息，奈江国寂寂，无人瞅睬何！则翠樽共对，但有悲泣，红萼无言，徒相忆而已耳。是则至于不可言说，亦不忍复言说矣。伤匡复之无望，怀忠悃而难忘，其间可谓既哀以思。《疏影》剪裁《咏怀古迹》句，或疑昭君与梅无关。郑大鹤曾举王建《塞上咏梅》诗以证之。慨南渡之宴安，发二帝之悲愤。方道君在北，闻番人吹笳笛，口占《眼儿媚》，有云：“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见《南烬纪闻》）是词中用胡沙及玉龙哀曲诸字眼，似即暗指其事。篱角黄昏，有半壁河山意。一片随波去，则叹护花之无人，不胜今昔盛衰之感矣！极吞吐难言之苦，全赖若干虚字，传神入妙。

千出画墙”。按王维诗“秋千竞出垂杨里”，冯、欧二公词意出此，彭孙遹《词藻》（卷三）已发之，王氏殆未之见耶？

王氏论境，有造境及写境，即理想与写实二派之别，其说颇韪。试以画喻。写境如写生画，造境如文人画。夫人固有藉于外境，境随心生，同一外境，各人之心不同，所得之境亦因之有异。又诸心生之境，已非曩境，且超实境，故山川万物，荐灵于我，而操在我心，一若山川万物使我代其言也。我脱胎于山川万物，又不糟粕山川万物，以我有我之灵感存也。[①] 必也，如石涛之言画，搜尽造化打我草稿，不如是不能深入，不能出奇。故造境写境之外，又贵能创境。创境者，谓空所倚傍，别开生面。耆卿、美成，阐变于声情；东坡、稼轩，肆奇于议论。若斯之伦，并其翘楚。然此一代不过数人，非大家不能辨到矣！

王氏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为二，意以无我之境为高。予谓无我之境，惟作者静观吸取万物以悟解他人之我，他人之我亦无以投入有我之我也，此之谓物我合一。惟物我合一之为时极暂，寖假而自我之我已浮现。此时之我，已非前此之我，亦非刚才物我合一之我，而为一新我——此新我即自得之境。一切文学哲学之根苗和生机，胥由是出。苟乏此新我，我之灵魂已为外物之所夺矣，为他人之所剽矣，则我将何恃而为文哉？故接物时可以无我，为文之际，必须有我。寻王氏所谓无我者，殆指我相之冲淡，而非我相之绝灭。以我观物，则凡物皆著我相，以物观我，则浑我相于物之中。实则一现而一浑。现者，假物以现我；浑者，借物以忘我。王氏所谓“无我”，亦犹庄周之物化，特以遣我而遗我于物之中，何曾真能无我耶？惟此乃哲学形上学之态度，而非文学之态度。邵康节曾论圣人反观之道，谓：“反观者，不以我观物，而以物观物。”[②] 王氏之说，乃由此出。[③] 惟“以物观物，性之事也；以我观物，情之事也。”[④] 文学之务，所以道志，所以摅情，而非所以率性。依道家说，率性则喜怒哀乐一任于物，吹万不同，咸使其自已也。凡能了然于此者，庄周谓之真人，邵氏谓之圣人。此为人之超凡境界。其所契合者，性也，天道也，而非志也，情也。文学则不然，非以超凡，而以入凡；非以出

---

① 《蕙风词话》：“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即词心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其说至精，可以参照。

② 《皇极经世》。

③ 王氏摭康节以论词，人多不知其所本。

④ 略用《观物外篇》语。

凡人圣，而以出圣人凡。惟其人凡，则我之一字一句皆与众人之心共鸣，或思鸣而不能鸣，与夫鸣而不能善其鸣者。庄周有言："无以人灭天。"此语于道也。吾则反其语曰：文学之道，宁以人入天，或以天入人。邵氏云："任我则情，因物则性。"文者，苟为天地之至情之所发，固未尝悖于性，若乃离情而言性，则文乎何有？此文学之极挚，而一理学哲学科也。是故道贵直[①]而文贵曲。道可无我而任物，而文则须任我以入物。矢人函人，厥旨斯异。榷而论之：大抵忘我之文，其长处在极高明；现我之文，其长处在通人情。及其所至，皆天地之至文也，又安有胜负于其间哉？[②]

观堂论词，颇伸北宋而诎南宋。[③] 夫五代、北宋词，多本自然，时有真趣；南宋词则间出镂刻，具见精思。即北宋末叶，过于求工者，已多斧凿痕迹，渐开南宋之先路。一切文学之进化，先真朴而后趋工巧。观汉魏诗之高浑，不逮宋齐，则以雕镂为美，斯其比也。[④] 故南北宋词，初无畛域之限。其由自然而臻于巧练，由清泚而入于秾挚，乃文学演化必然之势，毋庸强为轩轾。论诗而伸唐绌宋，清叶燮已深加非议。[⑤] 持以质王氏，宁不哑然失笑？周止庵于两宋词颇有优劣之论[⑥]，语尚宏通，王氏殆受其暗示，而变本加厉，益为激矣。

附说二

观堂与沈乙庵交稔，其论古声韵及治西北史地，皆受沈之启迪。虽论词之见解不类，然为词之微意则有同然。沈之言云："夫其不可正言者，犹将可微言之；不言庄语者，犹将以谲语之；不可以显譬者，犹将隐譬之。微以合，谲以文，隐以辨，莫词若矣。"所作《僾词》，对旧君之眷恋，哀民生之多艰，一篇中而三致意，时若蒙庄之洸洋以自恣。又时若诗之主文而谲谏，要以归

---

① 邵氏云："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

② 为文之际，必有我者。清吴修龄曾云："诗之中，须有其人在。"赵执信最服膺是言，载之《谈龙录》。袁随园《续诗品》、江顺诒《续词品》中俱有"著我"一目，可为鄙说佐证。

③ 如云："北宋风流，渡江遂绝。""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④ 德人论诗区为 Volkpoesie 与 Kunstpoesie 二者，以见古今风格有真朴与工巧之殊，所论正相似。

⑤ 见《原诗》。

⑥ 如谓："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南宋有门径，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似易而实难。"

于“微而显”“志而晦”之旨。托兴于一事一物之微，而烛照数计，乃在千里之外，厥意若欲以词之小道以通于《春秋》之大义焉。晚清词人，其祈向大都类此，自一时之运会使然。故词之为用，至是又一变矣。[①] 观堂揭境界论词，独标一义，然其所作，如“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苑柳宫槐浑一片，长门西去昭阳殿”，拳拳忠悃，寄意正与乙庵相近。故其长短句，古微并收入《沧海遗音》。晚清之词，于词史上有其不可磨灭者，正在其深文隐辨之词旨。使诸公生乾嘉盛世，所造必不有同于是。故为揭出，备他日谈文学史者，有知人论世之一助云。

① 不特词如此，于诗亦然。海藏序散原诗云：“《诗》亡而后《春秋》作，盖《诗》之义婉，而《春秋》之义严，此难以强通者也，使天下议散原之诗，非诗而类于《春秋》，乃予之所乐闻。”其宗旨可见。

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

赵尊岳题词

夜飞鹊

饶固庵新笺彊村论词《望江南词》见示，即以彊村《怀寄人境庐》韵题之。

冰绡唤残客，轻梦初回，依约撰杖衔杯。花阴月午书阑悄。拈髭倦睫微开。望里流光如矢，恁百年多病，万里登台。风轮玉蓟，换炎洲一霎蒿莱。　收拾天机余锦，秋士信多情，吟啸苍崖。好事虫鱼寂历，细拈珠麝，良夜低回。草堂秀野，怕花冠，夙误尘埃。只槁梴白羽，丁东玉漏，惜起愁来。

按：曲子《望江南》，唐人写经卷每书之。[①]《郡斋读书志》有《兵要望江南》一卷，晁公武曰："寓声于《望江南》，取易记忆。"[②] 此调与五七言绝句无大差异，不特易记，且复易作，宋人谑词多唱之。清法式善孙来秀子俊[③]有

① 如英伦斯坦因敦煌列号五五五六于令狐幸深书《观音经》小册内，即为《望江南》。

② 此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撰。晁氏《后志》卷二云："易静，唐人。"云自在龛藏，旧钞本五百二十首。见《蕙风词话续编》。

③ 姓伍尧氏。

《望江南词》一卷，四十首，专咏都门景物，以俏语出之，亦竹枝打油之体。南汇杨光辅《淞南乐府》六十阕，调皆《望江南》，述华亭风土掌故[①]，皆此类也。

彊村题清人词二十四阕之倚此调，犹论诗者之用七言绝句。考调寄《望江南》以论词，其先有粤人张德瀛[②]十五首。朱老此作，专论清词，传诵最广。徐珂传录之，似据其初稿，与《彊村语业》（卷三）微异。读之可悟琢磨日进之工。本笺略参徐录，记其歧出，以资校勘。朱老谢世之后，张孟劬曾补作《望江南》二首，申论朱老倚声之成就，兹附于末。至卢冀野饮虹簃《论清词望江南》百阕，备见陈乃乾《清名家词》之第十册，世所共睹，故不复及。

湘真老，断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愁绝庾兰成。（屈翁山）

此首第三、四句，徐珂录（下称徐录）作“禁本道援堂晚出，江南哀怨不胜情”。湘真老即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人。与徐孚远、宋征璧选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余卷，倡举几社，南都陷，为僧。寻通鲁王，谋起义，事泄投水死。清追谥忠裕。清初，宋征舆刊其词，为幽兰草本《江蓠槛词》一卷，又有《湘真阁稿》。嘉庆间王昶辑刊《陈忠裕公全集》三十卷，其词共七十九首。王士祯云：“《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③]《梅墩诗话》：“明季词家竞起，惟《湘真》一集、《江蓠槛》诸什，多意到之句。”殿，《论语·雍也》疏：“在军后曰殿。”谭复堂云：“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朱老盖本是说。故《词坛点将录》比之晁盖，称为词坛旧头领。陈卧子《江城子》后半：“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骂东风。”[④] 最为人传诵。

韩愈《别赵子（德）》诗：“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不意双珠出于老蚌，语出孔融，见韦元将与其父书。载《三辅决录》。朱词云：“明珠生海峤。”以翁山为广东番禺产也。

庾信《哀江南赋》：“兰成射策之年。”陆龟蒙《小名录》：“兰成，信小字

---

① 《赌棋山庄词话》卷八。

② 著有《词征》。

③ 《明词综》六引。

④ 见《白雨斋词话》。

也。”屈翁山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曾北走秦、晋、燕、赵，与渔洋、竹垞多有酬唱。龚翔麟《红藕庄词》，《无俗念》一首喜翁山移家白门，有“罗浮道士忽携家，直傍秦淮卜宅”之句。

其《道援堂集》等书，语触忌讳，雍、乾间遭毁禁。故王昶《明词综》录其词七首，题名“二灵”，未敢注明为屈氏也。其作品如《梦江南》“悲落叶”之作，可泣可歌。直是一字一泪。词集名曰《骚屑》，寄意可知，故朱老谓为江南哀怨也。所举清代各家，以屈氏冠首，虽云时代列前，然其倾挹之深，可以想见。

《清词坛点将录》，以屈大均为鲁智深。盖大均于顺治七年礼函昰于番禺海云寺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十六年访钱谦益于吴门，谦益贻书毛晋，称为罗浮一灵上座。[①]

苍梧恨，竹泪已平沈。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王船山)

徐录第三句作“万古湖南清绝地”。

苍梧故事出《述异记》，尧二女追舜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李白《远别离》乐府云：“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湘灵闻乐者，《庄子》云：“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九歌》：“使湘灵鼓瑟兮。”唐钱起《考功集》卷六，《省试湘灵鼓瑟》诗云：“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船山《潇湘怨》词中《潇湘十景》小序云：“歌八景后，驱笔猎之，吟际习为哀响，不能作和媚之音应节。为湘灵起舞曰：非我也，有臣妾我者存也。”其寓意深矣！元遗山《论诗绝句》：“自是云山韶濩音。”唐元结刺道州作《欸乃曲》，有云：“停桡静听曲中意，好似云山韶濩音。”（见《词林纪事》一）《乐纬》：“舜（乐）曰箫韶，殷曰濩。”

王渔洋《论诗绝句·题邝海云》云：“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朱词暗用之。船山词有《鼓棹》初集、二集，故国之思，溢于言表。如《卜算子·咏傀儡》云：“更无半字与关心，吐出丁香舌。”“铅华谁辨假中真，皮下无些血。”又《昭君怨·本意》云：“娇面胡风吹皱，拼与红颜消受。”怨刺者深，言皆有物，体兼骚、辨。朱老谓为字字楚骚心，信然。

---

① 见钱作《罗浮种上人诗集序》。

争一字，鹅鸭恼春江。脱手居然新乐府，曲中亦自有齐梁。不忍薄三唐。（毛大可）

徐录第三、四句作“乐府几篇还跳出，斩新机杼蜕齐梁。余论惜猖狂”。

《文心雕龙·明诗篇》：“争价一句之奇。”又《练字篇》：“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杜甫诗云：“不数鹅鸭恼比邻。”朱借用是语。春江句则指毛西河与汪蛟门（懋麟）论宋诗事。蛟门举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为不可及。西河怫然曰：“鹅也先知，岂独鸭也?”见《西河诗话》卷五。毛氏云：“此正效唐人而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以鸟在花间故也，此先，先人也。若鸭则谁先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鸭，妄矣!”王渔洋曾概括西河语以为鹅岂不先知，遂成笑柄。[1] 西河弟子张文檒复辨其诬。[2] 亦文学批评史一公案也。[3] 姜汝大论大可（西河）词云：“其旨精深，其体温丽。户网粘虫，枕声停钏。吹篇苦唇朱之落，梦欢愁臂红之消。腰慵结带，时作萦回；镜喜看花，暗相转侧。此其靡曼之玮词，夫岂纤庸之逸调。”江顺诒《词学集成》以为毛词不足以当此。毛氏少年受知于陈卧子，承其指授，故所作仍沿云间一路，而胎息于齐梁乐府，独成一格，朱老《词萷》取以冠诸编首，选录至十一首之多。徐釚《词苑谈丛》云：“（奇龄）善诗歌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写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荫。又能吹箫度曲。”盖亦傍通乐律，故其《西河词话》讥李于麟以填词法作乐府，不知乐有调同而词异者，有调异而字句同者，非深于此道不能言之。又记其词见赏于真定梁尚书清标，与当时太仓王生，无谱而能倚曲，竟定一笛色谱，韵事流传，足备掌故。

谢章铤谓西河词于小令、中调、长调之中，析隋唐题，特立一卷曰《原调》[4] 如《浪淘沙》之“江潮能苦雨能甜”，《南乡子》云：“愿绞桃榔皮里肉。”“木棉花发野椒红。”[5] 皆与词牌取义相应。张德瀛云：“河右（西河号）词六卷，姜长浚选刻，前四卷名《当楼集》，附《西河集》中。”又称其《望

---

① 见《居易录》。

② 《螺江日札》卷六。

③ 参钱锺书《谈艺录》，262页。

④ 《赌棋山庄词话》四。

⑤ 写岭南风物。

江南》词“总在石莲东”句，即取自李昌谷诗“人在石莲中”[①]。知其词滥觞花间[②]，溯源于齐梁乐府，而终以唐人为皈依也。

云海约，明镜已秋霜。但愿生还吴季子，何曾形秽汉田郎，归老有鑪塘。(顾梁汾)

徐录“老”字作“我”。

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弹指词·贺新凉》（湘潭夜泊）云：“菱镜秋如许。……见说刀镮如宿约，待结同心双苣。”云海约之“约”字，似用此句。

吴季子指兆骞汉槎。吴称季子者，以有两兄兆宽、兆宫也。汉槎以江南乡闱案，远窜宁古塔，顾梁汾贞观以词代书，贻《金缕曲》二首，句云：“季子平安否?”纳兰容若见之，为泣数行下。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后汉槎果获与孙阳同生还入关，皆梁汾力也。此事播为美谈，近人考之至详。[③]

成德《金缕曲·简顾梁汾》云：“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余事，知我者，梁汾耳。”朱词即用此语。

惠山听松庵竹制火炉，王孟端为作画，后归容若，复举以赠梁汾。容若逝后，梁汾与朱竹垞、周青士（篔）诸人为联句，其交情可见。[④]

《弹指词·金人捧露盘》题序云：“大明湖晤田紫纶进士，时未就廷对，翩翩如二十许人，索词为赠。后问知田与余皆生丁丑，自顾形秽，一叹而已!”词云：“休教看杀风流，京兆汉田郎。”朱词本此。按《晋书·卫玠传》：“王济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此采自《世说·容止篇》。《三辅决录》：“田凤为郎，容仪端正。入奏事，灵帝目送之。因题柱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

乾隆重刻《弹指词》，诸洛序云：“至归老鑪塘，究心理学，视平昔才华，已如飞絮落花，任其沾泥随水。”苏轼诗查注。“（无锡）惠山寺，前有曲水亭，中有方池，名千叶莲花池，亦名鑪塘，亦名浣沼。”

---

① 《词征》六。

② 如《采莲子》之学皇甫松。

③ 参考孟森《心史丛刊》“科场案”及夏承焘撰《顾贞观寄吴汉槎金缕曲词征事》，与《补考》二篇（《唐宋词论丛》附录）。

④ 《聆风簃诗》自注。

贞观与容若交契。其词往往不加修饰。佳句如："个中须解，寒应胜暖，春不如秋。"极为冷隽。《寄吴汉槎》二首，金石肝胆，长歌当哭，故传诵最广。雍正间，杜诏校刊《弹指词》，序云："弹指与竹垞、迦陵埒名。迦陵词横放杰出，大都出自辛、苏；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隽永；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诏著《浣花词》，康熙间与修《历代诗余》及《钦定词谱》，称梁汾为师云。

梁汾词集名《弹指》。《蕙风词话续编》云："弥勒弹指一声，楼阁门开，善财入，已见百千万亿楼阁，一楼阁有一弥勒，领诸眷属，并一善财，而立其前。自是梁汾词名所本。"

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气，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陈其年）

徐录初稿，"韵"作"语"，"气"作"意"。

迦陵，梵语迦陵频迦（Kalavinka）之略称。《慧苑音义》：'此云美鸟，本出雪山，其音和雅。'粤黎遂球亦名其集曰'迦陵'。其年集名曰'迦陵'者，详蒋景祁京少所撰《陈检讨词钞序》，称其'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如是者近十年，自名曰《迦陵词》'。可见其词前后风格转变之概。《世说新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迦陵季弟宗石跋其词：'伯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故词多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

杜甫《赠李白》诗：'飞扬跋扈为谁雄。'《宋史·辛弃疾传》：'僧义端聚众千余，弃疾说使隶耿京。一夕，窃印逃，弃疾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朱竹垞《迈陂塘·题其年填词图》云：'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王西樵《沁园春·读陈其年乌丝词赋寄》云：'屈指词人咄咄，唯髯跋扈飞扬。'至清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以'飞扬跋扈'状其年气概。

《毛诗·郑风》：'清扬婉兮'《传》：'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唐诗纪事》：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伎豪侈，高会宴客。杜牧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强言惊满座，三行红粉一时回。'此即紫云故事。《乌丝词》佚名序云：'冬季归阳羡，当复借紫云相伴，又何减

尧章过垂虹桥畔，小红低唱我吹箫也。’秀师诃者，黄山谷《晏小山集序》云：‘余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犹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

迦陵，宜兴人。骈文及词俱雄视一时。盖中年以后，始专学为诗余，晚年尤好之不厌。初作名《乌丝词》，后作名《迦陵词》。又尝与朱彝尊合刊所作曰《朱陈词》。康熙二十八年季弟第宗石最后汇刻，为《迦陵词全集》三十卷，共一千六百二十九阕，中有迦陵不甚惬意者，亦尽付梓。谭复堂云：“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

江湖老，载酒一年年。体素微妨耽绮语，贪多宁独是诗篇，宗派浙河先。(朱竹垞)

徐录“老”作“梦”，体素作“静志”。

杜牧《外集·遣怀》诗：“落魄江南载酒行。”别本“江南”作“江湖”。

竹垞自定为四集，有寓意者，名《静志居琴趣》；咏物者，名《茶烟阁体物集》；其集句者，名《蕃锦集》，余作入《江湖载酒集》。

中央图书馆有朱竹垞《太史手定词稿》二函，余曾见之，朱墨圈点有甲寅诸暨周栻跋云：“旁注改窜，皆竹垞手笔。”

体素二字，见陶渊明《答庞参军诗》：“君其爱体素。”司空图《诗品·洗炼》云：“体素储洁，乘月返真。”《庄子·刻意篇》：“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朱氏初稿体素作“静志”，指《静志居琴趣》。

绮语者，《大乘义章》云：“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朱耽绮语，自云：“几曾围燕钗蝉鬓。”可与《风怀二百韵》诗互参。

清初诗人，北方推王渔洋，南方推朱竹垞，王才高而朱学博，故又有朱贪多、王爱好之论。浙派起于嘉兴曹秋岳溶。朱彝尊自述其词学出于曹，序《静惕堂词》云：“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集，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云云。况蕙风以“李萧远之《点绛唇》，意境不求甚深，读者悦其轻倩，为浙派初祖”，足备一说。

竹垞论词崇雅正，选辑《词综》以示宗风。羽翼之者，多浙西籍，如二

李二沈；继之者厉樊榭，流衍至于郭频伽之《灵芬馆词》，不免伤于浮滑矣。

兰锜贵，肯作称家儿。解道红罗亭上语，人间宁独小山词，冷暖自家知。(纳兰容若)

徐录“贵”作“阀”。

兰锜，《西京赋》云：“设在兰锜。”李善引刘逵注：“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张铣注：“兰锜兵架，陈列于甲第之门。”

称家儿三字，见韩愈《殿中少监马继祖墓铭》：“称其家儿也。”

红罗亭上二句，周之琦题所辑《心日斋十六家词选》有“道得红罗亭上语，后来惟有小山词”。朱袭用之。江邻几《杂志》：“李后主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和云：‘桃李不须夸烂缦，已失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红罗亭在上元县，为后主与小周后对酌处。盖以缘钿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详《五国故事》上。周之琦以晏小山比后主；朱老更以比容若云。

初性德取晏小山“侧帽风前花满路”句，名弱冠所作曰《侧帽词》。及悼亡后，名作《饮水词》，顾贞观、吴绮校本，康熙十七年戊午刊于吴中。性德自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语本道明禅师答虏行者语，见《五灯会元》。

纳兰氏本隶满洲正黄旗，叶赫后裔也。大学士太子太傅明珠子。十九岁成进士，授侍卫，三十一岁而卒。交游皆一时俊彦，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崧皆所契厚。赎吴汉槎入塞，最为世所称道。

性德慢词粗不协律，令曲则纯任性灵，格高韵远。后主气质浑厚，乃得自天成；《花间》高丽精英，性德尚未臻此境，拟之古人，殆出入东山、小山、淮海之间，较迦陵《小长芦》更得词家之正也。

消魂极，绝代阮亭诗。见说绿杨城郭畔，游人齐唱冶春词。把笔尽凄迷。(王贻上)

渔洋《秋柳》诗：“秋来何处最消魂。”绿杨城郭者，其官扬州，与杜于皇，陈其年等集红桥，赋《浣溪沙》三首。有“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之句，盛传一时，和者甚众。今传同时人词集，皆可覆按。[①]

① 事详《渔洋词小序》。

冶春词，渔洋《精华录》卷五有《冶春绝句十二首》，注云："同林茂之（古度）前辈，杜于皇（濬）、孙豹人（枝蔚）、张祖望（纲孙）、程穆倩（邃）、孙无言（默）、许力臣（承宣）、师六（承家）修禊红桥，酒间赋《冶春词》。"盖亦司理扬州时作。又有甲辰（康熙三年）岁修禊《红桥赋》。《嘉庆一统志》扬州府名宦："王士禛，顺治七年，任扬州推官。文藻赡丽，暇则笋舆雀舫，与四方名彦，高会蜀山、虹桥之畔，授简赋诗，传为盛事。[①]

渔洋于顺治十七年与邹程村只谟选刻《倚声初集》[②]，时即在扬州。是集录红桥怀古《浣溪沙》十阕。末注云："红桥词即席赓唱，兴到成篇，各采其一，以志一时胜事。当使红桥与兰亭并传耳。"当日同游十人。《倚声集》所录渔洋之外，有杜濬、邱象随、袁于令、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嵩、陈允衡、陈维崧。其后曹贞吉《珂雪词》、项莲生《忆云词》亦有追和之作。[③]《一统志》："虹桥在甘泉县门外，一名红桥，翼以朱栏，岸多植柳，为郡人游观之地。"

渔洋诗主神韵，尤工绝句。《白雨斋词话》云："渔洋小令，能以风韵胜，仍是做七绝惯技。"其词名《衍波》。自序云："偶读《啸余谱》，辄拈笔填词。易安《漱玉》一卷，珍惜逾恒，乃依其韵和之。大抵涪翁所谓空中语耳。"其词话则名《花草蒙拾》，自题云："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盖未及广为扬榷。"阮亭于词，自述如此。陈聂恒《栩园弃稿》前顾梁汾书，谓"渔洋之数载广陵，实斯道总持"，"（洎在朝）位高望重，绝口不谈"。是其于词，本为客串，然所持论，影响后来者殊巨。

留客住，绝调鹧鸪篇。脱尽词流芗泽习，相高秋气对南山。骎骎衍波前。(曹升六)

徐录"词流"作"绮罗"。

《珂雪词》有《留客住·赋鹧鸪》"瘴云苦。遍五溪、沙明水碧，声声不断，只劝行人休去"一阕。谭复堂谓为投荒念乱之感，又《燕山亭九日排闷》，句云："深巷闭门，懒去登高，那问几人曾醉。红叶青山，正渲染苍凉天气。何事只辜负秋光，淡然如此。""相高秋气"，殆暗用此词。杜牧诗《长

① 参《扬州画舫录》卷十。

② 大冶堂本。

③ 《蕙风词话》卷五备录之。

安秋望》："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芗泽者，胡寅《东坡乐府序》云："眉山苏氏，壹洗芗泽绮罗之态，摆脱绸缪之度。"此用其语。

《衍波》为渔洋词集名。黄山谷诗："骎骎欲度骅骝前。"朱老诗原学山谷，故词中用豫章句特多。

安丘曹实庵与宋荦、田雯等唱和，称燕台十子。其词以咏物、怀古诸篇为海内推重。王炜序称其"转凄婉纤艳之情，为风雨云雷之用"。其《玉女摇仙佩·与朱紫来论词》，略云："细数名家，晚唐南宋，漫说苏豪柳腻。……又证入金荃、兰畹、小山、白石。"持论可见一斑。《词坛点将录》比之大刀关胜，马军五虎将之首。殆以其词多奇气，有洸洋纵恣，不可方物之概。

长水畔，二隐比龟溪。不分诗名叨一馔，居然词派有连枝。人道好埙篪。（李武曾、李分虎）

徐录"一馔"作"一饭"。

长水为嘉兴别名。《宋书》三十五《州郡志》会稽太守条："嘉兴令，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吴改曰禾兴，以孙皓父名和，又改曰嘉兴。"曹贞吉《珂雪词》有《送李分虎归长水·台城路》一首。

龟溪二隐者，龟溪古名孔愉泽，即余不溪流，在浙江德清县。《嘉庆一统志·湖州府·余不溪》："自杭州府钱塘县流经德清县坡中，又北入府城与苕水合，即东苕溪下流也。一名龟溪，一名清溪，一名苎溪。"《晋书》："孔愉行经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而放之溪中，因以为名。"南宋末李彭老字商隐，李莱老字周隐兄弟居之。朱氏刊《彊村丛书》中有《龟溪二隐词》。

叨一馔，曹贞吉《秋锦山房词序》云："顷者赋诗殿上，竟遭摈落。其诗得之惋惜者之口，始传于外。"出都时，自吟断句云："儿童莫笑诗名贱，已博君王一饭来。"赋诗殿上，谓李武曾应鸿博试也。龚翔麟《红藕庄词》自注，亦记一饭事。

词派，朱竹垞《耒边词序》云："二十年来，诗人多寓声为词，吾里（指浙江秀水）若右吉（喻汝言）、庾清（徐櫰）、青士（周篔）、山子（沈进）、武曾（李良年），咸先予为之者也。"此即浙江词派初起之况。

武曾即李良年字，有《秋锦山房词集》。分虎为李符字，号耕客，有《耒边词》，与兄绳远合称三李。而武曾与分虎俱以词名，故曰连枝。《白雨斋词话》云："二李词绝相类，大约皆规模南宋，羽翼竹垞者。武曾较雅正，而才气则分虎为胜。"分虎早岁受知于曹溶，及武曾与朱彝尊结社唱和。朱序《耒

边词》云："分虎之词，愈变而极工，方之武曾，无异埙篪之迭和也。"朱老句"人道好埙篪"，即用竹垞序中语。

南湖隐，心折小长芦。拈出空中传恨语，不知探得颔珠无。神悟亦区区。(厉樊榭)

南湖，郭麐《灵芬馆诗话》云："樊榭征君旧居南湖，自号南湖花隐。倪米楼（稻孙）绘花隐楼图。"仁和王曾祥茨檐《静便斋集南湖花隐记》，以樊榭与南湖张功甫（镃）比较，谓"功甫遗集鲜传，又逊于樊榭者也"。《樊榭诗集》八有诗题云："余赁居南湖上八年矣，其主将鬻它氏，复谋栖止。"又《续集》一有《移居》诗："南湖结隐八年余，又向东城赋卜居。""南湖隐"本此。陆谦祉《樊榭年谱》："迁居南湖在雍正十年壬子，是年有《论词绝句》之作。"

"心折小长芦"语，取自《论词绝句》。其言云："寂寞湖山尔许时，近来传唱六家词。'偶然燕语人无语'，心折小长芦钓师。"自注云："朱竹垞检讨《静志居琴趣》中语。"《灵芬馆诗话》："愚谓竹垞小令固佳，即长调纡徐宕往，中有澡华艳耀之奇，斯为极致。即小令中佳者，亦未必惟此语可心折。大抵樊榭之词，专学姜、张，竹垞则兼收众体也。"案苏诗查注引周必大《吴郡诸山录》云："早行至本觉寺登岸，即古槜李也；旧号小长芦。东坡过此，为文长老赋诗。"知"小长芦"乃槜李别名。

空中传恨，出"空中语耳"一句，是山谷答法秀师语。朱竹垞《解佩令·自题词集云》："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

颔珠，见《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唐诗纪事》："元微之、刘梦得、韦楚客同会白乐天舍。刘成'王濬楼船下益州'一首。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区区，用樊榭语。其《续集》自序云："懒迂多病，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不韵之语，曾缪役心脾。"

厉樊榭少作词曰《秋林琴雅》，曾于入都经天津，至查莲坡家，同撰《绝妙好词笺》。杭大宗称："渔洋、竹垞诗，盛行海内，时太鸿独矫之以孤淡。其词亦于竹垞外独癖幽蹊，惟体物之作，不免饾饤。"故谭复堂评云："《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然其佳处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

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异议四农生。（张皋文）

徐录“词源”作“词中”。

回澜，韩愈《进学解》云：“挽狂澜于既倒。”

皋文撰《词选》二卷，与弟翰风同辑，选唐宋人四十四家词，一百十六阕。自序称，所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论者推为常州词派开山。谭复堂谓“虽町畦未尽，而奥窔始开”。

谭氏论周之琦《十六家词选》曰：“截断众流，金针度与。虽未及皋文、保绪之陈义甚高，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朱氏语本此。疏凿二字，郭璞《江赋》：“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

淄、渑，二水名。《列子·说符》：“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指词选之立准的。以挽浙派末流之弊。

四农，潘德舆字，山阳人。道光戊子举人。其《与叶生书》，论“张氏《词选》抗志希古，标高揭己，而宏音雅调，多被排摈”。谭复堂谓《养一斋词》平钝浅狭，不足登大雅之堂，然其针砭张氏，亦是诤友。

皋文词集句《茗柯词》。按朱竹垞《橄榄词》“配取茗柯消残醉”，用《世说新语·赏誉篇》“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刘注：“柯一作杠，又作仃，又作打。”《任诞篇》：“（山季伦）茗艼无所知。”陈鳣谓茗柯作艼是也。《晋书·山简传》作“酩酊”，乃俗字，形容其颓，故茗柯即酩酊。[1] 清代词集名曰茗柯者，又有二家：一为江都程梦星（字午桥，康熙五十一年进士）作，一为钱塘丁一揆[2]作。

金针度，词辨止庵精。截断众流穷正变，一灯乐苑此长明。推演四家评。（周保绪）

金针度，及截断众流，皆采谭复堂评语，引已见前。《桂苑丛谈》：“郑采娘七夕乞巧，织女遗一金针。”元遗山诗：“鸳鸯绣出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又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杼山长老指出“截断众流”句。叶梦得《石林诗话》取以论诗，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

周止庵《词辨》区别正变，盖用诗区分变风、变雅之法。初辑十卷，没

① 参《莲子居词话》。

② 号自闲道人。

于黄流。后追忆录得二卷。卷一为“正”，温庭筠等十七家；卷二为“变”，李后主等十一家。与茗柯《词选》略异。而深恶猖狂雕斲之习则同。谭复堂称：“周氏以二卷为变，截断众流，解人不易索也。”又称：“余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余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

“乐苑”，亦是书名，见《崇文总目》。钱东垣云：“《通志》：陈游撰。”“一灯长明”者，《唐文粹》有高迈《长明灯颂》云：“夫日主昼，太阳之精，中则昃，昃则没，我长明灯不没。月主夜，太阴之精，满则亏，亏则尽，我长明灯不尽。”“四家评”，谓周止庵道光中辑之《宋四家词选》。自序谓：“读者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造清真之浑化。”又云：“慎重而后出之，驰骋而变化之，胸襟酝酿，乃有所寄。”其叙论独具只眼，取途甚为正大，为世所宗。谭复堂、况蕙风皆称其书，即止庵集中之《宋四家词筏》。止庵又有《论词》一书，以婉、涩、高、平四品分之，惜其书未见。

舟如叶，着岸是君恩。一梦金梁余旧月，千年玉笛有归云。片席蜕岩分。(周稚圭)

徐录“如”作“一”。

周之琦字稚圭，河南祥符人。其《醉花间·道光丁未（廿七年）二月朔抵家作》云：“一叶扁舟初着岸，荷衣今始换。”谓官广西巡抚告病得休也。其自著之词四种，曰：《金梁梦月词》、《怀梦词》、《鸿雪词》、《退庵词》。总曰《心日斋词》，此阕为《退庵词》之第一首。金梁，本桥名，在开封，为周氏钓游处。其词有《齐天乐·过金梁桥》云：“十年一觉春明梦，鱼梁尚留残照。片月牵魂，新词按谱，为尔羁怀萦绕。”故其集名曰《金梁梦月词》。

周词《鹧鸪天》题序云：“病中梦一人，鹤骨脩然，自称王圣与（王沂孙字），来问余疾。平生倾倒中仙。或许把臂入林耶？拈小词记异。词云：片云从此谢尘寰。凭谁访我栖真地，黄叶萧萧玉笥山。”此阕为《退庵词》末首，疑绝笔也。张玉田《琐窗寒·悼王碧山》云：“怅玉笥埋云。”朱用其句。

蜕岩指元张仲举翥，著有《蜕岩词》，谓周词足与仲举分席。黄燮清云：“《梦月词》浑融深厚，语语藏锋，北宋瓣香，于斯未坠。”或据“片席蜕岩分”语，谓稚圭词学张翥，未允。周固以中仙自许也。其所选《心日斋十六家词》，专取唐宋，而以元张蜕岩殿焉。于仲举词，亦所重视。

无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伤心成结习，不辞累德为闲情，兹意了生平。（项莲生）

徐录结句作“兹意托平生”。

钱塘项鸿祚莲生专志倚声，年仅三十八。所著《忆云词》，学吴梦窗分甲乙丙丁稿，入自序刊行。此撮自其序中语。

莲生《甲午人日丙稿》自序云：“己丑冬，编次丙稿，弊庐不戒于火。”“嗣是叠遭家难。”“嗟乎？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

又《己未小除夕稿》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

又《乙未闰六月丁稿》自序，述其患难以来生活，而终结云：“嗟乎！当沉顿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泄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毕生肆力于词，而莲生卒于是年乙未。

闲情，陶渊明有《闲情赋》，昭明太子《陶集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莲生艳情而苦，故云不辞累德为闲情也。

谭复堂云：“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

娱亲暇，余事作词人。廿载柯家山下客，空斋画扇亦前因。成就苦吟身。（严九能）

徐录“客”作“路”。

娱亲，九能著有《娱亲雅言》。

德清徐球《柯家山馆词序》云：“吾乡当南宋时，词人有李氏商隐、周隐昆弟。近日许兵部（宗彦）有《鉴止水斋词》刻。居士（梅庵）与兵部为中表兄弟，经神学海，并擅品目，虽诗人之余事，天亦不生是使独也。以视二隐之竞爽，夫何让焉。”九能致力经传，于声音训诂，多所阐发，著有《尔雅匡名》，词特其余事耳。

九能词《太常引》题序云：“丙寅初冬，仆买屋德清北郭外柯家山麓。”考嘉庆十一年丙寅，至二十六年丁丑，九能卒，不过十余年，词云：“廿载”并指未迁前常过德清徐家计之。

九能《西江月》题序云：“向于高蘋洲斋中，阅所藏名流扇头书画，中有

松圆老人一幅，署款‘崇祯十年八月廿四日’。”孟阳，即程嘉燧，侨居嘉定，工诗画，人称曰松圆诗老。①

严元照《柯家山馆词》三卷，有《湖州丛书》本。其《蝶恋化》自注云："自《柳梢青》以下二十七首，乃《画扇秋怨词》所汰存者。"盖彼集先名《画扇秋怨》（见《梅庵学文》卷一），后汰存此。顾翰和其《蝶恋花》附评云："小令似南唐，长调出南宋，设色处不猎凡艳，凡太真之珠履，乃宓妃之罗袜。"

秋醒意，抱碧契灵襟。生长茝兰工杂佩，较量台鼎让清吟。欣戚导源深。（王壬秋、陈伯弢）

徐录起二句作"人天梦，秋醒发遐心"。又初稿结句移作第二句。

王壬秋闿运有《秋醒词》自序云："戊午中秋，假寐以休，方醒之际，从静得感，从感生空，亦有欣哀，未容相笑，幸契遐心，堪袪劳虑。盖梦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澄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赋其意，命曰《秋醒词》。"本阕结句"欣戚导源"之意，详具此序。

抱碧，谓陈锐。尝学选诗于邓辅纶及王壬秋，著有《抱碧斋词》及《词话》。

陈锐序郑大鹤《冷红词》云："生长茝兰，非无杂佩。"此用其语，王、陈皆湘产也。

王壬秋序郑大鹤《比竹余音》云："人才固甘于寂寞，传世无怨于凉独。使我登台鼎，不如一清吟远矣。"较量台鼎句本此。

甄诗格，凌沈几家参。若举经儒长短句，巍然高馆忆江南。绰有雅音涵。（陈兰甫）

唐释齐己有《风骚旨格》，李慈铭《论经儒四家诗》，推凌次仲、沈沃田、王述庵、洪稚存四人。

陈澧甲辰以前词，名《镫前细雨词》，于章贡舟中编定。有道光甲辰自序。后并前作题曰《忆江南馆词》。手定词稿只二十五首，汪兆镛增辑《集外词》四首。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兰甫谒阮元于扬州，请书"忆江南馆"横额。曾取

① 见《明史·文苑传》。

周美成《满庭芳》词，自号“江南倦客”[1]。与许玉彬、沈世良、谭莹、叶英华辈为越台词社于学海堂，欲撰《唐宋歌词新谱》，未成。谭复堂云：“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又云：“岭南文学流派最正，兰甫先生文儒蔚起，导扬正声。”

皋文说，沆瀣得庄谭。感遇霜飞怜镜子，会心衣润费炉烟。妙不著言诠。(庄中白、谭复堂)

徐录“沆瀣”作“私淑”。

沆瀣二字，原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南部新书》，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榜，谈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庄谓庄棫，谭即谭献，二人皆发扬《茗柯词》说。

陈子昂有《感遇》诗。中白《兰陵王》句云：“新霜糁翠鬓。休问流红暗径。朱楼晚，回首昔时，曾画山眉对妆镜。”霜飞怜镜殆出此。

谭复堂词自序云：“周美成云：‘流潦妨车毂。’(《大酺》)，又曰：‘衣润费炉烟。’(《满庭芳》)辛幼安云：‘不知筋力衰多少，只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填词者试于此消息之。”故云“会心”也。

复堂又云：“潘四农《养一斋词》，清疏老成，而少生气，其持论颇訾议宛陵词选，以北宋之词当盛唐之诗，不为无见。而理路言诠，终非直凑单微之手。”《淮南子》有《诠言训》。具说事理曰“诠”(《一切经音义》)。不著言诠，殆谓复堂论词之语约而旨微也。

谭献与庄棫齐名，世称庄谭，所刊《半厂广丛书》，仅十之一。其选清人词为《箧中词》六卷，《续》三卷，至为精审。又批点止庵《词辨》，皆能以金针度人者。叶遐庵《广箧中词》云：“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祧之列。”谭氏持论不偏，彊村《望江南》实多采摭其说，如下蒋鹿潭条，即其例也。

穷途恨，斫地放歌哀。几许伤春忧国泪，声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贼中来。(蒋鹿潭)

杜甫《短歌行·赠王郎》：“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

---

[1] 陈宗颖《忆江南馆词跋》。

褚荣槐《水云楼词序》："王郎抑塞拔剑斫地。"朱用此语。谭复堂推诩鹿潭甚至，谓："《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直许鹿潭为老杜，故彊村取以为说。

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云："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①

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处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王幼霞）

徐录第三句作"抗志直希天水志"。

陈后山诗："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任渊注："诸方开堂，至第三瓣香，推其得法所自，则云此一瓣香敬为某人。"彊村少年随宦开封，纳交王半塘，从学为词。庚子八国联军入北京，半塘与朱祖谋、刘福姚等，共集宣武门外寓宅，相约填词，刻集二卷，所谓《庚子秋词》者也。半塘晚岁裒其前后七稿，删汰几半，自订为《半塘定稿》。彊村为刻于广州。并序云："君词导源碧山，后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故《望江南》词题语曰："得象每兼花外永。"花外者，王碧山乐府，亦名《花外集》也。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朱意谓半塘得力碧山者深。

半塘尝汇刻《花间集》，以迄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开词籍钩沉之风。其转程风会，领袖时流，晚清词学复振；半塘负起衰之功，较茗柯尤有进者。

半塘字幼霞，名鹏运，广西临桂人，官给谏，开广西词派。岭表宗匠，舍半塘其谁与归。其自号"半塘老人"者，况蕙风云：临桂东乡地名半塘尾，幼霞先茔所在也。其室名曰四印斋者，取黄山谷送张叔和诗，我提养生之四印，谓忍、默、平、直也。见《蕙风簃二笔》。

招隐处，大鹤洞天开，避客过江成旅逸，哀时无地费仙才，天放一闲来。（郑叔问）

大鹤旅食苏州，其《樵风乐府》中屡言及招隐，并与半塘有关，兹录如次：

① 鹿潭事迹，近人多所考论，故不详述。

念奴娇

甲辰仲夏半塘老人过江访旧，重会吴皋，感遇成歌，以致言叹不足之意云。

小山丛桂，问淹留何意，空歌招隐。自见淮南佳客散，鸡犬都沾仙分。碧海三尘，白云孤抱，不羡灵飞景。仙才谁惜，世间空舐丹鼎。　我亦大鹤天边，数峰危啸，一觉松风枕。三十六鸥盟未远，独立沧江秋影，词赋哀时，湖山送老，吟望吴枫冷。梅根重醉，旧狂清事能领。

《鹧鸪天》三阕，题序："余与半塘老人有西崦卜邻之约，人事好乖，高言在昔，款然良对，感述前游，时复凄绝。"第一首下半云："回首处，一潸然，小山招隐有新篇。淮南几树留人桂，纵得攀援不得仙。"

彊村此阕，虽题叔问词集，然实为半塘而发。如"仙才"二字，亦自大鹤词中取材，大鹤又有《雪梅香・梦半塘老人》云："过江余泪送蛟龙。"知朱词之"过江"、"哀时"，亦有来历。

俞樾序叔问《瘦碧词》云："余每入其室，左琴右书，一鹤翔舞其间，超然有人外之致。"陈伯弢《水龙吟・题大鹤山人樵风乐府》云："为一闲放汝，掉头高咏，苍茫处，无人到。"是即所谓"天放一闲"者矣。朱老此词结句，借叔问之闲放，以悼半塘之侘傺，其题半塘集，仅就词言，而沉痛之情，则借此发之。半塘即卒于此行。大鹤所倚数阕，乃与半塘最后之酬唱也。

闲金粉。曹郐不成邦。拔戟异军成特起，非关词派有西江。兀傲故难双。(文道希)

文廷式芸阁论词，颇异清末诸家。曾谓："自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音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又论："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声多婵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出入。沿及元明，而词遂亡。"[①] 此即所谓"闲金粉"也。黄山谷与东坡诗自言："吾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芸阁病各家步武二窗，才思未逮，不离方罫之间，罕见迈往之概，故以曹郐讥之。

---

① 《云起轩词序》。

《史记·项羽本纪》："异军苍头特色。"《索隐》："晋灼曰：特异其军为苍头，谓着青帽。如淳云：特起，犹言新起也。"厉樊榭《论词绝句》云："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自注："元凤林《书院词》三卷，多江西人。"芸阁籍江西萍乡。朱词所云"西江"即指江西。文氏持论迥异于众，但又非江西词派凤林书院体所囿。其词序复言："写其胸臆，则率尔而作，徒供世人之指摘而已。然渊明诗云'兀傲差若颖。'故余亦过而存之。"所谓"兀傲难双"，盖撷其自序中语。《词坛点将录》比文氏以黑旋风李逵云。

双飞翼，悔杀到瀛洲，词是易安人道韫。可堪伤逝又工愁。肠断塞垣秋。(徐湘蘋)

吴县徐灿字明霞，号湘蘋，光禄丞徐子樊女，大学士海宁陈之遴素庵继室，有《拙政园诗余》。乾隆吴骞刊人《拜经楼丛书》。[①] 先是顺治癸巳，相国曾序而刊之，寻毁。其序云："吴人盛传《络纬集》，盖湘蘋姑小淑所著。徐氏女子挟彤管而蹑词坛，可谓彬彬济美矣。"其《风流子·同素庵感旧》句云："便把红蓤酿酒，只动人愁。谢前度桃花，休开碧沼；旧时燕子，莫过朱楼。悔煞双飞新翼，误到瀛洲。"朱词即摭是语。

南海谭莹玉生《乐志堂集·论词绝句》七十六首，亦品骘清人词，闺秀仅举徐湘蘋。句云："起居八座也伶俜，出塞能还绣佛灵。文似易安人道韫，教谁不服到心形。"朱老袭取之。易"文"字为"词"。彼于《清词坛点将录》比徐灿为顾大嫂。

陈之遴素庵为吴梅村儿女亲家。梅村之应召，据杭人王茨檐说，即出于素庵之推挽。迨素庵以结交内侍，遣戍辽左，梅村旋亦南归。有《咏拙政园山茶花》七古，引言陈相国自买此园，相国即指素庵。(拙政园在娄齐二门之间，地名曰北街。嘉靖中，御史王献臣因大宏寺遗址营别墅。文待诏征明为作图，凡三十一叶，名系古今之体诗（《莲子居词话》)。园后归海宁陈相国，重为修葺。及海宁贬谪，籍没入官。康熙初为吴三桂佳婿王永宁所有，后又入官。详顾公燮《消夏闲记》"拙政园"条。）素庵《浮云集》末附诗余，有《江城子》，题《鸳鸯湖感旧》，起句"鸳鸯湖上水如天"，与梅村《鸳鸯曲》起句"鸳鸯湖畔草接天"相似。低徊前事，感慨正同。朱词"肠断塞垣"，即指谴谪辽左事。

---

① 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刊入第二集。

素庵于顺治二年投诚清室，官至宏文院大学士。十三年革职，以原官发辽阳居住。是年冬，菉京令人旂，以贿结内监流徙，家产籍没，后死于戍所。[①] 事见《贰臣传》。梅村《赠辽左故人》七律，有句云："两拜中书再徙边。"即为素庵而作也。[②]

又意犹未尽再缀二章。红友之律，顺卿之韵，皆足称词苑功臣。新会陈述叔、临桂况夔笙并世二雄，无与抗手也。

谈声律，词笔此权舆。翻谱竹枝归刌度，重雕菉斐费爬梳。得配紫霞无。
雕虫手，千古亦才难。新拜海南为上将，试要临桂角中原。来者孰登坛。

词笔，姜白石词云："都忘却春风词笔。"《翠楼吟》："新翻胡部曲。"《尔雅·释诂》："权舆，始也。"清王初桐有《倚声权舆录》。翻谱句，指万树《词律》。刌，《说文》："切也。"《汉书·元帝纪赞》："白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臣瓒曰："度曲，谓歌终更授其次，谓之度曲。"韦昭曰："刌，切也。谓能分切句绝，为之节制也。"重雕句，指戈载《词林正韵》。厉樊榭云："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菉斐轩。"朱借此以拟戈氏之书。戈书成于道光元年，颇正前人讹谬，倚声家推为善本。其夫人金婉玉有为外录《词林正韵》毕，书后云："罗襦甲帐愧非仙，写韵何妨手一篇。从此词林增善本，四声堪证宋名贤。"[③] 戈氏持律虽严，所作词亦有不能自守处。故项莲生《乙稿序》讥之云："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頫首，及观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殆为顺卿辈发也。紫霞即杨缵，号守斋[④]，洞晓律吕。周密自云："余向登紫霞之门。"张炎亦称："得乐律之学于缵。"并载其《作词五要》于《词源》。朱老意以万氏之律、戈氏之韵，比之紫霞，未知如何？张尔田序《彊村遗书》称："万红友起，审音于五要，精于四上，取宋贤乐句节度而刌比之，标《尊前》之逸唱，正《啸余》之妄作，而后倚声者人知守律，是为词学之一盛。"又称："有诗，沈林文始辨四声；有词，朱希真乃制四部。天水末叶，无名氏著《菉斐轩词韵》，以入声分配三声，论者谓其专为北曲而设。胡文焕、沈去矜、程名世诸人承之，向壁虚造。戈顺卿氏起，辞而辟之。知词有异曲之部，则稽之美成遗谱；知词有

① 时顺治十五年。

② 参马导源编《吴梅村年谱》。

③ 《蕙风词话》一。

④ 清初及中叶词人，多误以为诗人杨诚斋。

随律之声，则本之守斋绪言。通转之迦必严，腹舌之谐斯准，而后倚声者人知审音，是为词学之再盛。”以万氏守律，戈氏审音，为清代词学盛事，与朱老之持论正相符契。

海南上将，指新会陈洵。陈有《海绡词》，朱老刊入《沧海遗音》。曾手批陈词，称其“神骨俱静，真能火传梦窗者”。又谓其“善用逆笔之法，处处见腾踏之势，清真法乳也”。海绡有说词，主由吴入周，于梦窗、清真两家，分阖论用笔之法。如云以提为煞，汉魏六朝文往往遇之，尤具神解。临桂谓况周颐，有《蕙风词》。又著《粤西词》，见《蕙风词话》、《薇省词钞》。缪荃孙辑《常州词录》亦得况之助。况氏以词为专业，所为词话揭重拙大之旨，分析词心，细入毫发，沾溉词林者多。朱彊村尤推为绝作。况、朱二家，世所共悉，兹不多论。

附

望江南　张孟劬

题彊村丈词集。丈有《望江南词》，题清代名家词集略备，而丈实为清代词家一大殿军，不可无述，爰仿其本，补题二解。

霜腴好，曾忆鹜翁评。天处凤皇谁得髓，人间韶濩有中声。七宝自然成。

衡门意，投老若为家。半箧伤心余谏草，一春垂泪对江花。应有匪风嗟。

录自《同声月刊》四卷二期

附录　清词坛点将录　觉谛山人遗稿

词坛旧头领一员

晁盖—陈子龙

词坛都头领二员

宋江—朱彝尊　　　卢俊义—陈维崧

掌管词坛机密军师二员

吴用—张惠言　　　　公孙胜—厉鹗

一同参赞词坛军务一员

朱武—周济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柴进—纳兰性德　　　　李应—顾贞观

马军五虎将

关胜—曹贞吉　　　　林冲—毛奇龄　　　　秦明—王鹏运
呼延灼—蒋春霖　　　　董平—朱孝臧

马军大骠骑兼先锋八员

花荣—李雯　　　　徐甯—曹溶　　　　杨志—周之琦
索超—庄棫　　　　张清—王士禛　　　　朱仝—钱芳标
史进—严绳孙　　　　穆弘—张祖同

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十六员

黄信—宋琬　　　　孙立—吴伟业　　　　宣赞—佟世南
郝思文—沈丰垣　　　　韩滔—尤侗　　　　彭玘—吴绮
单廷珪—吴翊凤　　　　魏定国—承龄　　　　欧鹏—沈传桂
邓飞—朱绶　　　　燕顺—边浴礼　　　　马麟—沈曾植
陈达—许宗冲　　　　杨春—陈锐　　　　杨林—张景祁
周通—王以慜

步军头领十员

鲁智深—屈大均　　　　武松—陈尊寿　　　　刘唐—董士锡
雷横—沈谦　　　　李逵—文廷式　　　　燕青—郑文焯
扬雄—项廷纪　　　　石秀—况周颐　　　　解珍—李良年
解宝—李符

步军将校十七员

樊瑞—樊增祥　　　　鲍旭—黄景仁　　　　项充—龚自珍
李衮—洪亮吉　　　　施恩—吴锡麒　　　　薛永—曹言纯
穆春—郭麐　　　　李忠—张琦　　　　郑天寿—易顺鼎
宋万—王时翔　　　　杜迁—严元照　　　　邹渊—杨芳灿
邹润—扬揆　　　　龚旺—朱紫贵　　　　丁得孙—赵熙
集挺—勒方锜　　　　石勇—金泰

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

吕方—万树　　郭盛—戈载

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员

孔明—谢元淮　　孔亮—秦恩复

四寨水军头领八员

李俊—陈澧　　张横—陈洵　　张顺—谭廷献

阮小二—宋征舆　　阮小五—宋征璧　　阮小七—方肇麐

童威—汪全德　　童猛—王国维

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

孙新—马曰琯　　顾大嫂—徐灿　　张青—杜文澜

孙二娘—顾春　　朱贵—曾燠　　杜兴—张四科

李立—谢章铤　　王定六—江炳炎

总探声息头一员

戴宗—彭孙遹

专管行刑刽子手二员

蔡福—张仲忻　　蔡庆—李慈铭

军中走报机密头领四员

乐和—邹祗谟　　时迁—王拯　　段金柱—王僧保

白胜—蒋敦复

专管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

王英—冯煦　　扈三娘—吴藻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

萧让—包世臣

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

裴宣—赵文哲

考算钱粮支出纳人一员

蒋敬—董祐诚

监造大小战舰一员

孟康—陶梁

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

金大监—吴熙载

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

侯健—何绍基

专造一应马匹兽医一人

皇甫端一钱枚

专治内外诸科病医士一员

安道全一曹元忠

监造一应军器铁器一员

汤隆一林蕃钟

专造大小一应号炮一员

凌振一沈岸登

起造修葺房屋一员

李云一黄燮清

屠牛马猪羊一员

曹正一王闿运

排设筵宴一员

宋清一丁致和

监造供应一切酒筵一员

朱富一龚鼎孳

监造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

陶宗旺一蒋平阶

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

郁保四一王昶

《清词坛点将录》，为予数年前校刻《彊村遗书》时，友人闻在宥先生录以见寄者。据在宥言，此为彊村先生晚年游戏之作，又以董平自居，故原稿不署真名，但题觉谛山人云。此一别号，他处未见题署。虽一时戏笔，要为谈清代词林故实者一绝好资料也。偶从行箧中检出，特为刊布，以示同好。

辛巳初秋，龙沐勋谨识

案此篇刊于《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九号，流传极稀，故附载于此，俾与《望江南》二十首互相参证。

原载 1961 年《东方文化》，第六卷第一、二合期

清词与东南亚诸国

有清一代，倚声之业，如日中天。作者蓁众，凌越前古。其迈往逸驾，独辟户牖者，朱彊村《词莂》，列十五家。[①] 其沉思翰藻，名章秀句，略见于谭氏（复堂）《箧中词》。雅声所被，覃及四裔。东则高丽、日本，亦有别集，时见瑰玮之作。韩国车柱环[②]、日本神田喜一郎[③]，各有专著考述之矣。

越南

东南亚各国，以越南之汉文学，最为发达。其词人作品，享誉中土者，惟阮绵审一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尤称道之（卷五）。绵审字仲渊，号白眉子，有《鼓枻词》一卷。咸丰四年，越使过粤，遂传入华。善化梁莘畬在粤督幕曾录存之。郭则澐于《清词玉屑》卷五亦载其事。考龙启瑞《汉南春柳词》中有《庆清朝》一首云[④]：

今年冬，越南贡使道出武昌。其副使王有光以彼国大臣诗集来献，

① 《词莂》，有《彊村遗书》本，凡选一百三十七阕。

② 车氏所作曰《韩国词文学研究》，载韩国高丽大学出版《亚细亚研究》Vol. Ⅱ，No 3，4，1964。

③ 神田氏著有《日本填词史》。

④ 《汉南春柳词》，《清名家词》第九册，10页。

且求删订。余以试事有期，未之暇，略展阅数卷而封还之。其中有越国公绵审及潘俶，诗笔之妙，不减唐人。如“茶江春水印山云”，“画屏围枕看春山”，皆两人集中佳句也。乃录其数十首，并制此词，以寓辖轩采风之意，因见我朝文教之遐敷焉。

蝇楷书成，乌丝界就，天南几帙琼瑶。茶江印水，殢人佳景偏饶。曾记画屏围枕，春山淡冶似南朝。风流甚、锦囊待縢，采笔能描。
摹到盛唐韵远，但宋元人后，比拟都超。知音绝久，今番采入星轺。一自淡云句邈，使臣风雅总寥寥。同文远，试登靺乐，聊佐咸韶。①

阮绵审与弟绵贲，俱以文学名。越南明命十九年，封皇十子绵审为从国公，皇十五子绵贲为绥国公。绵审著有《苍山诗集》，绵贲著《苇野合集》。绵审之词，因状元龙启瑞之表彰，特为人所重视。龙氏提及之潘俶、王有光，其事迹俱见《大南实录》。兹录绵审词三首，以供欣赏。

归国遥

溪畔路。去岁停桡溪上渡。攀花共绕溪前树。重来风景全非故。伤心处。绿波春草黄昏雨。

望江南

堪忆处，晓日听啼莺。百裥细裙偎草坐，半装高屧蹋花行。风景近清明。

玉漏迟　阻雨夜泊

长江波浪急。兰舟叵耐，雨昏烟湿。突兀愁城，总为百忧皆集。历乱灯光，不定纸窗隙。东风潜入。寒气袭。钟残酒渴、诗怀荒涩。
料想碧玉楼中、也背着阑干，有人悄立。彤管鸾笺，一任侍儿收拾。难忍相思相望，解甚处、山川都邑。休话及。宵鹃啼花泣。

① 原注：“淡云微雨小姑祠”，康熙朝高丽使臣诗也。

绵贲之《苇野合集》，曩于法京国家图书馆曾见之。卷前有王先谦序。卷一有《诗词合乐疏》，略云："尝受业于礼臣故申交权[1]，与臣兄绵审，乃知宫商有一定之音，而制辞与合乐，二者各别。"又言："填词者，诗之苗裔，诗词即乐之表里"云云。又同集卷三有《词选跋》，言"其于词家不必尽废，亦不敢滥"。又有与仲恭《论填词书》云："闻君言子裕著词话，间及仆词，加以评语。"具见其词学渊源之一斑。绵贲、绵审之于词，可谓难弟难兄者矣。

清初，越南英宗（即义王福湊）尝令国恩寺僧元韶（潮州程乡人）如广东，延请石濂和尚南来，招聘至再。石濂即广州长寿庵住持，其人善丹青，博综艺事，与词人往还尤密，为陈其年迦陵绘填词图，著有《离六堂集》[2]。是集卷首附其自绘日常生活图像三十四帧，海内名流徐釚、吴绮以下题咏殆遍。《离六堂集》附诗余，有《渡江云·安南书聘》一首云：

> 羁縻荒服国，版图曾定，航海便风潮。澳门帆挂，入岭去、分茆土地颇丰饶。曾通短札，在前王、未及新朝。那知道、臭名犹在，书聘竟相招。　　难消。兼金一笏，花杖藤条。更奇南香表专使，敬黄封手举，焕烂龙雕。春明约、驾红船候望，甘霖沾洒枯苗。谁说是、乘桴叹为无聊。

词不见佳，但可备中越文化交流之故实。所云"前王"指福湊，"新朝"谓明王（显宗福凋）兼金礼聘。大汕著《海外纪事》，载其赴越经过云：

> （甲戌年）八月初四日，知客叩门，称大越国专使至，见之。使，闽人也，捧黄封甚谨，拜而将命，享礼南金，花藤、黄绢、奇南之属。献毕，跽而请曰："大越国王驰慕老和上有年，今特焚香遥拜，奉尺书聘于狮子座前，伏乞道驾往化。允行，由国之福也。"计自前王有书，并今凡三次矣。[3]

是时闽人专使为陈添官及吴资官。[4] 乙亥年正月上元，大汕率僧徒五十余

---

① 申文权，见《大南列传》二集卷二八，《诸臣传》一八。

② 《离六堂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又谢元韶邀大汕来越事，见《大南列传》卷六。

③ 参陈荆和编《十七世纪广南之史料》，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65 页，"海外纪事"条。

④ 据《华夷变态》卷二十二。

人于黄浦登船。同月廿七日，抵会安港外之光碧萝。廿八日，抵顺化，下榻禅林寺。时康熙三十四年（1695）也。在越所见山川风土，题咏甚多，载于《海外纪事》中。大率皆近体诗，惟《渡江云》为倚声，尤可珍异。

明人喜附词人传奇中，瞿佑《剪灯新话》即其显例。安南人传奇作品，最有名之阮攸[①]《断肠新声》[②]，民间流行极广，传刻亦夥。余所见本，下截为字喃，上截为汉文。元黎崱《安南志略》，曲有《南天乐》、《玉楼春》、《踏青游》、《梦游仙》、《更漏长》，不能殚纪。或用土语为诗赋，乐谱便于歌吟。土语即以字喃记音是也。阮攸书中《今夕是何夕》十首，亦是长短句体裁，仍沿明人之旧习也。

缅甸

次言缅甸。词人王昶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曾履其地。其《琴画楼词》有《应天长》一首，记腾越城工事。

应天长

戊申四月，因验腾越城工，复至大树园。总戎刘君之仁留饮。时缅酋人贡，已抵近关。

蛮江一线，翠嶂千层，又来叱驭登陟。雉堞新成，更为诛番壮边色。怀前岁，剩旧迹。望铜壁，关山路直。榕阴地下，濑传烽，噩梦都息。

丛竹尚如初，昔雨依依，犹劳荐青碧。（酒名）闻说金沙江上，献琛已驰檄。庆中外，邀平格。正好是、凝香宴客。微酣后、难忘当时，佩刀筹笔。[③]

王昶著有《征缅纪闻》及《征缅纪略》[④]二书，于缅事叙甚详。《征缅纪略》云：

---

① 阮攸以乾隆、嘉庆间充如清岁贡正使。详《金翠翘传》卷首阮氏序衔名。

② 原名《金翠翘传》。

③ 《清名家词》，第五册，97页。

④ 俱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乾隆）五十二年……（缅）国人不服，亦杀孟鲁（Maung Maung，亦称邦角牙 Poangazà）迎孟陨（Bodawpaya）立之。……今缅地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总督富纲等以闻。上允所请，赉其使而归之，且赉孟陨佛像、文绮、珍玩、器皿。

魏源《征缅记》亦云：

（乾隆）五十一年诏封（郑）华暹国王，于是缅益惧。五十三年，由木邦（Onbaung，即锡箔 Hsipaw）赍金叶表驯象金塔，款关求贡，并归杨重英等。表言己嗣国后，深知孟驳（Hsinbyushin）你子前罪，久欲进贡，因暹罗侵扰，是以稽迟。乃论暹罗罢兵。五十五年，遣使贺八旬万寿。

《清史稿》所记华缅通使事略同。惟“孟陨”作“孟云”。此词言“是时缅酋人贡”，即指孟陨也。[①]

暹罗

清词亦言及暹罗。清初陈维崧赠大西洋人鲁君《满江红》有句云：

经过处，暹罗瘴恶，荷兰烟密。

又云：

海外海，光如漆；国外国，天无日。[②]

鲁君即鲁日满。吴历从游，康熙十五年曾绘《湖天春色图》相赠，盖比利时籍西教士也。[③]

---

① 参 G. E. Harvey：*History of Burma*，雍籍牙朗，姚枬译，注二〇二—二〇四。
② 《湖海楼诗》，《清名家词》，第二册。
③ 鲁日满后葬常熟。见陈垣撰《吴渔山年谱》，“康熙丙辰”条。

清时暹使与华交往频繁，见于长短句者，汤贻芬《画梅楼倚声》有《渡江云》云：

乙亥秋，余自广州押伴暹罗使臣丕雅梭扢粒巡吞押拨蕀昭突、廊窝汶荪尼暇握拨突、廊拔车那鼻闷平哩突、坤第匹呱遮办事等四人入贡京师。明年春，役竣还粤，蓬窗驿舍，罄谈海外异闻，颇极欢洽。今将别矣，难已于情，因书此为赠。

霎时舟鼓动，风旌猎猎，海客罢离觞。万里归程，天海渺茫茫。多情鲛泪，恐化作、蜃雨凄凉。漫回首、皇华景物，几度赴天阊。　　思量。蓬莱宫阙，柳雪花阴，到鸡林细讲，忍忘却疏狂。都护曾伴梯航。舶趠风高从此别，便相思、知我何方。怕我也、梦魂难到扶桑。[1]

汤氏《琴隐阁诗集》卷九，《偕暹罗使臣丕雅梭扢粒巡吞押拨蕀昭突、廊窝汶荪尼暇握拨突、廊拔车那鼻闷平哩突、坤第匹呱遮办事饮于高唐，舍弟峻钦赠之以诗，因次其韵》，有“辇尽航琛万里回，流光恰忆岭梅开”之句。别有《廊窝汶荪尼暇握拨突索诗》七律一首，亦即暹副使名。以暹文之人名入词题，极为罕见。乙亥应是暹罗佛历二三五八年。此辈使臣之名，蕀（莿）昭突，暹语为 Raja-thoot，义即皇使。握拨突，暹文为 Upa-thoot，义即副使。平哩突，疑是禾哩突之讹，暹文为 Tri-thoot，义为第三使。[2]

丕雅　梭扢粒　巡吞　押拨＝phya（公爵）Swaddi Sunthom Appaiya

廊　窝汶　荪尼暇＝Luang（伯爵）Bovorn Saneha

廊　拔车那　鼻闷＝Luang Photjana Phimola

坤　第匹呱遮＝Khum（子爵）Phiphitvaja

兹参暹语对音，俾各人名可以复原。据泰国文献，是时赴华使节，尚有通事坤仆乍那披集（Khun Photjana Phijita），则汤词中未提及者。[3]

新加坡

新加坡自光绪初，曾纪泽出使英国，始倡设领事馆。莅兹土者若黄遵宪、

① 《清名家词》，第七册，20 页。

② 禾字潮音 ta 平声，暹人多操潮音。

③ 暹文人名与泰国文献，承友人翁寒光兄代查，附此致谢。

左秉隆辈，均以诗名，填词者甚少。江苏江阴人蒋玉棱有《蕃女怨》词，题“新加坡观西乐，乙未南归时事”。其词曰：“白堤胡舞融汗粉。春绽香吻。玉衣翻，珠络褪。乳酥双嫩。万枝灯影照沧波。拥天魔。”[①] 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东杨圻云史于光绪戊申三十四年（1908）随轺海外，司书记，寄迹岛国。晴雨烟月，吟咏不辍。其诗多见于《壮年集》[②]。同时亦工倚声。《海山词》六十六阕，大都星洲所作。其中《南乡子》二十二首，写炎方景物，足与李秀才（珣）后先媲美，为南荒生色。故当日传诵一时。兹录一首如下：

花满路，是嘉东。沙登宫殿浪花中。艳阳三月里。车如水。十万绿椰青草地。

嘉东即 Katong，马来语，义为飘荡。沙登宫殿句正是写实。“车如水”句暗嵌“牛车水”地名，星洲商货辐辏之区，兹再选录一首：

声声慢　星洲白蔷薇盛开感赋

玉环风色。斜倚栏干，珊珊有恨无力。深径谁听风雨，夜来狼藉。上阶三两蝴蝶，悄无声、飞过墙北。春去也、绿边天，墙外寻春无迹。

万里深闺消息。任月底黄昏，碎阴欹侧。流水吴宫，闲梦暗伤南国。珠帘更垂绣户，付何人，深寻细觅。算只有、社燕去，相寄怨忆。

恋惜余光，悱恻可诵。他如《高阳台·南溟见燕》：“道江南处处花飞。莫搴帏。不见长安，一片斜晖。”蕴藉颇近玉田。《长亭怨慢·秋柳》，隽句如：“黄到不成丝，能挂得斜阳多少。”更似白石。清季词人，无至南溟者，遂使云史《海山词》一集，为历来压卷之作。故特表而出之，以殿吾篇。[③]

1969 年 4 月于星洲

---

① 《清词钞》卷二十五。

② 《江山万里楼诗》卷二、三。

③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自序云：“二十七为户部郎中举孝廉，邮部奏调郎中，外部奏充英国南洋领事。迄辛亥逊国，弃职东归。所谓宦者，如是而已。”《海山词·如梦令》云：“戊申季冬，冒风雪浮家南渡星洲。”云史《海山词》作于此时，仍在清季，故此文列为清词。

安南人工为长短句，由来已久。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卷一《黎纪》：北宋雍熙四年（即安南王黎桓丁亥八年），宋使李觉辞归，诏（僧吴）匡越制曲以饯。其词曰："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此篇吴其昱博士检示）可见其熏沐于汉文学者至深。附书于此。

原载《选堂集林》

清代地域性之词总集与酬唱词集

清代词学发达，康熙而后，各地区词篇之征缉，云蒸霞蔚，江南尤极一时之选。若松陵、荆溪、梁溪均有专书选集。继是有作，以苏、浙、山左、皖、闽为盛。兹据所知见者，分地述之，记其书名编者如次。

地区性之总集

一、江苏省

江宁府

《白门词略》江宁秦耀曾（香光）辑

未见。据蒋启勋续纂《江宁府志》卷九著录。

《国朝金陵词钞》八卷　陈作霖（伯雨）编

收词家九十一人，附闺秀十五人。凡例云：计词一千一百三首，起张怡，终顾孝珉[①]，首有上元秦际唐光绪壬寅序。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① 闺秀起纪映淮，终陈作芝。

苏州府　吴江县

《松陵绝妙词选》四卷　吴江周铭（勒山）辑

铭又有《林下词选》。此书陈去病《笠泽词征》颇引用之。[①]

《笠泽词征》三十卷　吴江陈去病（巢南）辑

选录宋至清季二百余人，起宋谢绛，迄释达尘。闺媛始胡与可，终钱静娟。寓贤起张志和，迄诸福坤。又补人一卷，补词三卷。考证翔实。然于沈时栋不言其著有《古今词选》，似未见其书。民国二年《百尺楼丛书》本。

镇江府　丹阳县

《曲阿词综》四卷　丹阳刘会恩（时庵）编

始唐皇甫冉，迄清姜景华，又闺秀八人，女尼一人。据刘凤诰、王宗诚两序，言其手钞编次，历三十余载，始克成书。道光乙酉刘九思堂刊本，附《诗综》之后。

常州府

《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　江阴缪荃孙辑

录人四百九十八家。起陈于泰，终簑衣道人，得词三千一百一十首。光绪丙申云自在龛刊本。

武进县

《兰陵词征》　江阴缪荃孙编

宜兴县

《荆溪词》初集七卷

① 吴江，唐为松陵镇地。陆龟蒙有《松陵集》及《笠泽丛书》，故以“松陵”、“笠泽”为吴江之别名。

宜兴曹亮武（南耕）与潘眉（原白）、陈维崧（其年）同选，共收八十三人，词八百七十四首。康熙戊午《南耕草堂》刊。[1]

吴锡县

《梁溪词选》无锡侯晰（粲辰）辑

收十八家。康熙壬辰醉书阁刊行。按梁溪即无锡金匮。

松江府　南汇县

《海曲词钞》四卷　南汇冯金伯（墨香）编

嘉庆刊本。

扬州府　高邮、兴化属焉

《淮海秋笳集》　甘泉李肇增辑

采张安保[2]、范凌霆[3]、吴熙载[4]等，并肇增自作《冰持庵词》，共十三家。多扬州人[5]，故名称"淮海"。咸丰十年庚申迟云山馆刊。其时太平军之乱，咸丰三年十二月，清军正收复扬州。

高邮

《高邮耆旧诗余》一卷

高邮王敬之、夏昆林等编，道光十六年刊。附《诗存》之后。

兴化县

《东皋诗余》四卷　兴化汪之珩（璞庄）辑

---

① 吴德旋等道光续修《宜兴荆溪县志》卷九著录。
② 《晚翠轩词》。
③ 《冷灰词》。
④ 《瓠瓜室词》。
⑤ 内有籍江西之黄泾祥，籍奉天之姚正镛，必寓居于维扬。

又题兴化王国栋等参订。起明严怡、冒襄，讫史发荣，共四十余人，词四百五十余首。附汪之珩词十一首，与诗存（四十八卷）并行。乾隆丙戌文园汪氏停云馆精刊本。

太仓直隶州

《娄东词派》十六卷　清镇洋汪元浩辑

未见，据朱祖畬《镇洋县志》卷十一著录。

《沧江乐府》

汇刻娄东七子之词。[①] 咸丰八年刊成，民国五年钱溯耆重刊。

二、浙江省

《两浙词辑》钱塘陈泰初辑

未见，据《杭州府志》。

杭州府

《西陵词选》八卷，《西陵宦游词选》一卷　余杭陆进（荩思）、钱塘俞士彪编

康熙刊本，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目》、《贩书偶记》。

《西泠词萃》钱塘丁丙编

辑宋姚述尧、周邦彦、朱淑真，元仇远、张雨，明凌云翰六家词。

---

① 即嘉定程庭鹭之《缅秋词》，宝山朱焘之《东溪渔唱》，太仓杨敬传之《眉影词》，宝山沈穆孙之《苕翠词》，镇洋汪承庆之《兰笑词》，宝山陈如升之《搴红词》，太仓钱恩棨之《祢云词》。

光绪十二、十三年丁氏刊本。

《国翰杭郡词辑》二十卷　郑道乾辑

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海宁州

《硖川词钞》一卷　里人（会稽）曹宗载（问渠）辑

收闻人嘉言、周珽、陆嘉淑、陆宏定，至王朝俊各家，附《硖川诗钞》之后。宗载为道光辛巳拔贡，卒年七十三。[①]《诗钞》卷前有嘉庆甲子吴骞序及陈鳣序。光绪十八年双山讲舍刊。

嘉兴府　嘉善、平湖属

《槜李词辑》二卷　冯登府辑

《梅星词辑》八卷　嘉兴沈爱莲（远香）辑

此书有"中央图书馆"藏同治间写本。

《梅里词绪》六卷　薛廷文辑

许瑶光光绪《嘉兴府志》卷八十一著录。

嘉善县

《柳州词选》六卷　戈元颖、钱士贲、钱煐、陈谋道辑

见顾福仁光绪《嘉善县志》卷三十著录。北京图书馆藏。

平湖县

《当湖词钞》

① 详朱锡恩增纂《海宁州志稿》卷十六。

收陆埜《旷莽词》等。[①]

湖州府

《湖州词征》三十卷　归安朱祖谋辑

专集十六家，起宋张先，终陈霆。辑本五十二家，起宋叶清臣，终韩智玥。吴兴刘氏嘉业堂刊。

《国朝湖州词录》六卷　前人辑

起方大猷，终朱方饴。闺媛起唐元观，终方是仙。《吴兴丛书》本。

《浔溪词征》二卷　里人周庆云辑

民国丁巳梦坡室刊。

《长兴词存》六卷　近人温匋辑

排印本。

宁波府

《四明近体乐府》十四卷　宁波袁钧（陶轩）编

起唐贺知章，终清范懋裕，收作者六十人，共词五百首，杂附词话，有嘉庆廿三年慈溪郑乔迁序。

台州府

《三台词录》二卷　太平戚学标辑

① 当湖为平湖县古名。

起宋至清，收四十五家，共九十三阕。嘉庆元年潘绍濂等校刊，附刻《三台诗录》后[1]，喻长霖纂民国《台州府志》卷八十四著录。

三、安徽省

《皖词纪胜》一卷　南陵徐乃昌辑

光绪间随庵自刻本。

安徽清代《名家词》（民国）《安徽丛书》编印处景印本

录清马曰琯、马曰璐、方成培、江昉、戴延介、吴鼒、金泰、金式玉、孙承勋、胡承珙、王效成十二家词。

《合肥词钞》四卷　合肥李国模（方儒）辑

录龚鼎孳至李家恒，共五十二人，词六百九十二首，补遗五首。采用之书计十七种。民国十九年印行。

四、山东省

《山左词钞》　章丘孟毓蕙编

未见，杨士骧《山东通志·艺文》及王赠芳等《济南府志·经籍》并著录之。

《山左人词》十九种四十六卷　海丰吴重熹编

① 日本内阁文库藏。

起宋柳永、李之仪等。清人词收王士禛[1]、士禄[2]，宋琬[3]、杨通佺[4]、唐梦赉[5]、曹贞吉[6]、赵执信[7]、田同之[8]，共八家，重熹为吴式芬子。自跋云："己亥王廉生祭酒出所藏渔洋词写本为倡。"有光绪辛丑缪荃孙序。

《阙里孔氏词钞》五卷　曲阜孔昭薰、昭蒸辑

原刊四卷，录清代十八家，及闺秀二家，皆曲阜孔氏作品，末一卷为昭薰殁后，其侄宪彝选录增刊。有孔庆镕序。道光十九年孔氏玉虹楼刊。

五、满洲

《白山词介》五卷　辽阳杨钟羲辑

宣统二年刊《留垞丛刻》本。

按嘉庆间，长白铁保著《白香诗介》。称"词介"者，援其例也。

六、福建省

《闽词钞》四卷　闽县叶申芗（小庚）辑

所采始宋徐昌图，讫元洪希文。收六十一家，详目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道光壬辰（十四年）天籁轩五种本。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四册。

---

① 《衍波词》。
② 《炊闻词》。
③ 《二乡亭词》。
④ 《竹西词》。
⑤ 《志壑堂词》。
⑥ 《珂雪词》。
⑦ 《饴山诗余》。
⑧ 《晚香词》。

《闽词钞》　长乐谢章铤辑

未见。

《闽词征》六卷　闽县林葆恒（子有）编

民国庚午刊。

七、湖南省

《湖南词征》　近人袁荣法（帅甫）辑

载《词学季刊》词坛消息，似未成稿。

八、广东省

《广东文选词》一卷　番禺屈大均辑

康熙二十六年三闾书院刊。内诗十四卷，又词一卷，未见。《贩书偶记》卷十九著录。

《粤东词钞》　番禺许玉彬、沈世良同辑。

初编道光二十九年刊。谭献《粤东三家词钞序》称，沈伯眉[①]所著录，都无凡语。又有《词钞》二编，杨永衍录，亦道光时刊。又三编，潘飞声续刊于光绪间。

① 世良字。

九、广西省

《粤西词见》二卷　临桂况周颐辑

就所见明清两代桂省词人篇什，裒存廿四家，约一百八十八阕。始全州蒋冕，终闺秀何慧生，光绪丙申金陵刊。按蒋冕《湘皋集》卷十七，载词三十三首[①]，况氏但依《明词综》录二首，盖未观全集也。朱依真下附载其"论词绝句"二十八首，大有裨于词学。

《粤西词》四种　陈柱辑

收苏汝谦《雪波词》、彭昱尧《子穆先生词集》、龙继栋《槐庐词学》、王鹏运《校梦龛集》各一卷。民国二十三年北流十万卷楼刊。

十、云南省

《滇词丛录》　赵藩辑

起元张景云、赵倾、明兰茂、杨士云等，共五十一人，词三百八十五首。《云南丛书》本。

标榜家数之汇刻词集

汇刻之习，清初尚未流行，自康熙间，龚翔麟刻《浙西六家词》，柯煜等刻《柯氏四子词》，士流所趋，遂益风靡。有出当时同人之互相标榜者，有出于后人之攀附者。其习惯辄称某地若干家词，或冠以氏姓，或区以地望，漫无准则。兹举所知见者述之如次：

① "中央图书馆"藏。

（一）地域

《浙西六家词》　龚翔麟辑刊

康熙中钱塘龚氏玉玲珑阁刊本。《四库提要》云："所选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五家，皆嘉兴人，龚翔麟一家仁和人，故称浙西六家。"有陈维崧序。

《浙西后六家词》十卷　冯登府辑

光绪《嘉兴府志·艺文》著录，未见。其后许增又刊《浙西后六家词》[①]，见四印斋《南宋四名臣词集》卷首。

桐溪《三家诗余》　陈敬璋辑

收敬璋之《修况诗余》，吴玉辉之《梦唐诗余》，徐善遵之《楚畹诗余》。存有钞本。见《丛书综录》（第九一七页）。桐溪为今浙江桐庐县。

练川《五家词》五卷　嘉庆中青浦王昶辑刊

按嘉定其水自西至东曰练川，由南至北曰横沥。收王丕烈、诸廷槐、王元勋、汪景龙、钱塘五家词。昶序云："各出所造而绮不入魔，琢不伤巧。"[②]

明湖《四家词钞》

汇刻严廷中《麝尘词》、李钧和《红豆词》、王荫昌《尺壶词》、徐宗襄《絮月词》。丰润赵国华编。同治（十三年）甲戌刊。[③]

① 李慈铭与王幼霞书。
②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八著录。
③ 张国淦《河北通志稿·艺文》著录。

海宁《三家词》　陈乃乾编

收潘廷章、陆嘉淑、查容三家。

《广川词录》　董康辑

汇录武进董氏十家词，自董元恺《苍梧词》，至董毅《蜕学斋词》，而民国董受祺之《碧云词》及诵芬室主人自撰之《课花盦词》皆附焉。民国二十九年武进董氏刊本。

《上元五家词选》　溧水王鎏编

毗陵《三少年词》

汇刻谢仁、谢咏、吕虎辰（药伽）词。钱振煌刊本。

黄山《两布衣词稿》

歙方成培、周皑二家词。成培字仰松，号岫云，乾隆布衣，以辨律精严著，有《香研居词麈》。周皑有《荫槐堂词》。

《楚四家词》

唐树义（子方）令江夏时，合监利王子寿、王柏心等词刊行。[①]

《诗余偶钞》（六家词）　王先谦选刊

光绪十六年，先谦辑刻孙鼎臣（芝房）、周寿昌（应甫）、李洽（舜卿）、王闿运（壬秋）、张祖同（雨珊）、杜贵墀（仲丹）《六家词钞》成，先谦题《摸鱼儿》一首。

① 《听秋声馆词话》卷四。

《粤东三家词钞》三卷　番禺叶衍兰辑

光绪二十一年刊。收沈世良之《楞华室词》，汪瑔之《随山馆词》、叶衍兰之《秋梦龛词》。有光绪二十年谭献序。

《粤两生词》　朱祖谋辑

收潘之博《弱盦词》，麦孟华《蜕盦词》。民国十年归安朱氏刊本。

（二）氏族

山阴《吴氏词钞》

收吴兴祚《留村词》一卷、吴秉仁《摄闲词》一卷、吴秉钧《课鹉词》一卷、吴棠祯《风车词》一卷。钞本二册，“中央图书馆”藏。兴祚康熙间抚粤[①]，万红友即其入幕之宾。

柯氏《四子词》

柯煜、柯炳、柯刚灿、柯煐四人词。

康熙刊本。煜即柯崇朴从子，始刊《绝妙好词》者也。

顾氏《一家词》

内收顾贞观《弹指词》三卷，补选一卷，顾景文《匏菌词》一卷，顾衡文《清琴词》一卷，顾贞立《栖香词》一卷，顾皋《井华词》一卷，顾蕙珍《绣余词》一卷。

《棣华乐府》六卷

收盛枫《梨雨选声》二卷，盛禾《稼村填词》二卷，盛本枏《滴露

① 《清史稿》卷二六六。

堂小品》二卷。盛熙祚辑。乾隆二年槜李盛氏刊本。

《陈氏诗词略》 陈与冏等排印本

《邓氏家集》 邓廷桢等词刊本

吴氏传家集《诗余》二卷，填词一卷

新安吴我炽编，乾隆四十年清穆草堂精刊，见《贩书偶记》。

《三曹词集》

曹景星、曹毓秀、曹毓英词合刊。

《青箱书屋两世词稿》 王守义辑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收清王留福之《青箱书屋词》及王东寅之《青箱书屋余韵词存》各一卷。

《十二张先生词賸》一卷

张星、张镤合刊。民国吴江柳氏钞本，见《丛书综录》。

《三程词钞》八卷

湖南程霖寿、程颂芬、程颂芳父子合刊。

周浦《二冯词稿》

南汇冯履端（正则）之《绣闲词》，与妹履莹（守璞）之《团香吟》合集。《绣闲词》内只诗余五首。民国十六年印本。

菱湖《三女史诗词合刊》 孙锡祉辑

光绪十六年归安孙氏刊本。收谈印莲《平洛遗草》、谈印梅之《九疑仙馆词》一卷及孙佩芬之《季红花馆偶吟》。印梅，归安菱湖人，适同里孙氏。[1]

《李氏诗词》四种

嘉兴李镛《秋堂山馆词钞》与元配汤淑清《晚香楼诗词稿》、继室濮贤娜《意眉阁诗词》及女李道漪（蕙卿）《霞绮楼词》。嘉兴李氏刊本。后有女兄道沅、姨甥濮弇、思祐覆校一行。

《徐氏一家词》　徐琪辑

光绪三十四年刊。《杭州艺文志》著录。收仁和徐鸿谟《薝卜花馆词》，妻钱江郑兰荪《莲因室词》，徐琪《广小圃咏》、《玉可盦词》合刊。

另一《徐氏一家词》

范用贤纂。光绪《甘泉县志》卷二十三"经籍"，有《徐氏一家词》，收徐石麒《且谣》与其侄元美之《叶庵诗余》。

评花仙馆词

钱塘金绳武（韵仙）之《泡影词》，与其妇汪淑娟（玉卿）之《昙花集》合刻。《赌棋山庄词话》（续四）有评语。光绪二十二年徐乃昌刊。收入《小檀栾室闺秀词》第七集。

（三）其他

《吴储合稿》

收泰州吴会（晓岚）之《竹所词》与储梦熊之《佘栖书屋词稿》各

① 沈涛《匏庐诗话》。

一卷，储梦熊辑。道光五年泰州储氏杭州衙署刊本。

《七家词钞》　汪世泰编

嘉庆刊本。七家为刘瑄、袁通、顾翰、汪度、汪全德、杨夔生、汪世泰。当汪氏编刻是书，原有吴江赵函，以意见不合退出。[1] 函宇艮甫，与曹艮甫[2]有“平艮仄艮”之目。

《三家词录》

收宛平赵植庭（仲怀，嘉庆三年进士），吕俊，孙方恺三家。刻本。

《二家词钞》

樊增祥、李慈铭词。光绪刻本。

以上为不系地域与氏族之家数汇刻词。按标揭家数之习尚，上述之类，多不属地区词人之自我标榜。亦有出于精选者，欲以自辟户牖，如《白雨斋词话》，自言拟辑古今二十九家词选，清代作者列陈其年、曹珂雪、朱竹垞、厉太鸿、史位存、赵璞函，而殿以张皋文、庄中白（见卷八）。徐珂《近词丛话》“词学名家之类聚”条，论清词作者，有前七家、后七家、前十家、后十家之目。孙月坡初有《七家词选》，谭复堂广为十家[3]，徐氏本其师说。兹表其异同如次：

前七家

华亭宋征舆　钱芳标

无锡顾贞观　新城王士祯

钱塘沈丰垣　海盐彭孙遹

满洲性德

① 见《笠泽词征》。

② 即楙坚，吴县人，有《昙云阁词》。

③ 《复堂日记》。

后七家

张惠言　周济

龚自珍　项鸿祚

许宗衡　蒋春霖　蒋敦复

前十家

合以上，益以

华亭李雯

钱塘沈谦

宜兴陈维崧

后十家

合以上，益以

张琦

姚燮

王拯

此书未成，亦可见其宗旨。张之洞《书目答问》卷五“清词人列十二家”，加入空青与梦月，文廷式《云起轩词》自序标曹、成德、蒋、张（惠言）四家。朱古微《词莂》甄选至精，共取十五家。又有标揭“清季四家”者，成都薛志泽辑《清季四家词》，四家即王半塘、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书为 1949 年成都薛崇礼堂刊本。

酬唱总集

清初唱酬之什，刻集行世，以万寿祺之《遁渚唱和集》及吉水李元鼎（梅公）与妇朱中楣最有名，李书所谓《文江酬唱集》者也。[①]“康熙间，蒋景祁在京师，与诸子为《岁寒集》，倚而和者不下数十人。风气日上，有自来矣”[②]，而王渔洋之红桥唱和，曹尔堪之秋水轩唱和，皆极著声称于世。道光以后，粤督邓廷桢与林则徐之于虎门唱和，庚子义和团之役，朱孝臧、王鹏运等之围城唱和，尤富历史性。兹将所知见各唱和词集，略述如次：

---

① 朱氏本名懿则，才名震动钧天，太子指名索其诗集，见钱谦益《远山夫人四十初度序》。

② 语见《瑶华集》。蒋氏又有《辇下和鸣集》，为诗总集。

歙浦《倡和香词》一卷　宋征璧
海闾《倡和香词》一卷　宋征舆
《倡和香词》一卷　　　钱　谷

以上三种皆顺治刻本，在《倡和诗词》内，藏北京图书馆。

《广陵唱和词》　王士禄等
《红桥唱和词》　姜鹤侪等

以上二种，孙金砺编，为孙默《国朝名家诗余》附刻本。

红桥唱和事，详渔洋撰小序。陈其年别有红桥谦集，及红桥倡和等词。性德有红桥怀古。徐釚《词苑丛谈》详著其事。王昶曾应卢雅雨之招，为撰《红桥小志》，以记一时之盛。然高璪《不视草》云："锦缆牙樯画舫迟，冶游人倡《竹枝词》。年来草没梅花岭，阁部衣冠半未知。"即讥渔洋诸人红桥冶春之作也。

《秋水轩唱和词》二十二卷　曹尔堪等

收陈祚明、纪映钟等二十二人倡和之作。又一种二十六卷，康熙十年遥连堂刊本。

《清词玉屑》云："《秋水》酬唱词，倡自曹顾庵（尔堪）。先是顾庵官学士，坐族子逋赋累，夺级南归。后以事坐谪，当徙关外，朝士亲交共助钱得赎。自是箨冠芒履，漫游南北。辛亥春，复至京师。时周在浚（雪客）侨寓于孙退谷（承泽）少宰之秋水轩。轩在正阳门之西，背城临河，葭芦交碧，夏雨骤涨，水痕啮岸。是岁六月，顾庵返轩，晓坐为《贺新凉》词，柬檗子（纪映钟）、青藜（曾传灿）、湘草（杜曾昌）、古直（王豸来）。是词出，龚鼎孳见而和之。由是一和再叠和，至于七叠，最后送顾庵归里，兼寄（曹）秋岳。有句'著惯平生几两屐，此度沾巾同泣。写不尽，乌丝残茧。……偕倦圃（曹溶），薜萝翦'。其间荔裳（宋琬）、西樵、阮亭、石臞、檗子、方虎、雪客、古直、湘草各有和作。而濒行时，词多未至。就已得者先付梓，仅芝麓、檗子、方虎三家而已。"

《梁园唱和词》一卷

江东佟世临、楚澴程大戴、汝南傅世尧撰。

康熙刻本（见北京图书馆藏）。

《千秋雅调》一卷①

钱塘王晫等。康熙霞举堂刊本。

《棣萼唱和词》三卷　华亭宋思王楚鸿著

《棣萼唱和春夏词》一卷　华亭宋泰渊河宗撰②

《亦轩唱和词》一卷

海宁陈莱孝编，字敬贞，厉樊榭、杭大宗视为畏友。仅《祝英台近》一体，自序颇讨论此调平仄异体。

《来青阁唱和词》

海宁蒋楷辑，楷字三益，号文隅，富收藏，曹宗载甥，此与王水村赓酬之作，见曹序。③

《夏山堂唱和词》

咸丰丙辰邛州编修伍肇龄主讲于嘉定，江西陈溥客焉。时有重刊《通鉴》之议，开局县西夏山塘、以诗词倡和。光绪壬午刻之成都，倡和凡九人。④

《荆圃唱和词集》六卷

① 一名《千秋岁唱和词》。

② 二条见《国朝词综》卷四。

③ 以上二种详《海宁州志稿·艺文》。

④ 光绪《井研志》卷十五。

丁绍仪云："杨蓉裳外祖官陇右时，与署中亲友拈韵徵歌，刊有荆圃唱和集，今佚。中惟同邑侯春塘最多最佳。"[①] 嘉庆四年刊本，金匮杨芳灿等辑。

《长水唱和词》

沈岸登有《轮台子》读《长水唱和词》。

《洛州唱和词》

嘉兴沈涛（匏庐）编，涛守洛州（今河北永平）时，幕中酬唱之作。自边浴礼（袖石），至戴锡祺（兰卿），先后共八人，有九秋词、消夏四咏、消寒四咏等题。[②]

《秦淮枯柳唱和词》

长洲孙麟趾等。[③]

《海角词》

张子和宰宝山时，孙月坡在幕中唱和之作。[④]

《海滨酬唱词》一卷

杨文斌等。刊本。

《萍聚词》一卷

① 《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一。
② 《赌棋山庄词话》续三。
③ 见《吴县志·艺文》。
④ 《憩园词话》。

裘鹍鸿等倡和，武进张成孙、程应权编。嘉庆二十四年刊。

《蓉影词》一卷

张琦等倡和，阳湖董基诚编，嘉庆二十二年刊。

《燕市联吟集》

钱塘袁通编。嘉庆刊本。通客京师时，汪郲楼白也（上元诸生）撷仓山花二朵，以《虞美人》词寄之，通和之，有"开函忽觉春沾手，两点梅魂瘦"句。

《同人词选》

孙瀜等词。咸丰刊。

《同声集》　张曜孙（琦子）辑

凡七家，吴赞（伟卿）、太仓王曦（季旭）、吴县潘季王（曾玮）、汪士进（逸云）、王宪成（蓉州）、承龄（子久）、刘耀椿（庄年）等。道光曼陀罗阁刊本。

《碧萝吟馆唱和词》

二刻四刻、海昌马锦等。道光刻本。

《樽酒消寒词》一卷，又续录一卷

方履錢等撰，续录，方楷等。光绪刊本。

《邓林唱和词》

林则徐禁烟，与粤督邓嶰筠廷桢，有笙磬之契，以词唱和。邓氏词名曰《双砚斋词钞》，前有咸丰元年，受业宋翔凤序。少穆词曰《云左山房诗余》，只《月华清》、《喝火令》、《高阳台》、《金缕曲》四卷。书为宣统元年浦江陈潜刻本，题曰“江宁邓尚书廷桢，与林文忠公唱和诗词合刻”。

《庚子秋词》

庚子义和团之变，王半塘与朱彊村、刘伯崇、宋芸子倡和之作，有写本石印行世。词多小令。

附　王半塘《与郑文焯书》：

困处危城，已逾两月，如在万丈深阱中，望天末故人，不啻白鹤朱霞翱翔云表。又尝与古微言，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阕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时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识尚能快睹否？不意名章佳问，意外飞来，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遗，何以得此？与古微且论且泣下，徘徊展读，纸欲生毛。古微于七月中旬，兵事棘时，移榻来四印斋，里人刘伯崇殿撰，亦同时来下榻。两月来尚未遽作芙蓉城下之游，两公之力也。（中略）以横今振古未有之奇变，与极人生不忍见不忍问不忍言之事，皆于我躬丁之，亦何不幸置耳目于此时，而不聋以盲也。（中略）论天下大事，与近日都门残破满眼，即西迁亦未为非策，特外人日以此为要挟，和议恐因之大梗。况此次倡谋首祸诸罪臣，即以国法人心论之，亦万不可活，乃屡请而迄未报允，何七月诸公归元之易，而此辈绝颈之难也？（中略）中秋以后，与古微、伯崇，每夕拈短调，各赋一两阕，以自陶写，亦以闻闻见见，充积郁塞，不略为发泄，恐将膨胀以死，累君作挽词，而不得死之所以然，故至今未尝辍笔。近稿用《遁渚唱酬》例，合编一集，已过二百阕，芸子检讨属和，亦将五十阕，天公不绝填词种子，但得事定后始死，此集必流传，我公得见其全帙。兹先时撮录十余阕呈政，词下未注明谁某，想我公暗中摸索，必能得其主名，虽伯崇词于公为初交，然鄙人与古微之作，公所素识，坐上孟嘉，固不难得也。黄濬云：“其言得叔问新词者，叔问于庚子

之变，有《贺新郎》秋恨二首，《谒金门》三首，最为沉痛。又《汉宫春》庚子闰中秋一首，亦甚悲。《戴亮集年谱》中，所谓《谒金门》三解，每阕以行不得留不得归不得三字发端，沉郁苍凉，如《伊州》之曲，是也。书中所云与古微且读且泣下者，度是此词。古微五六月间封事，及造膝之言，则指古微与袁、许等迭奏斥义和团，及召见时，古微抗声力谏，那拉氏大怒，问瞋目大声者为谁，以古微班次稍远，后未暇细察，得免诸事。此节古微行状墓志，及晚近诸家笔记已及之。其言七月三日之役幸免者，则杀袁、许之日也。其论李合肥到京后仍无生机，两宫无意回銮，及首祸诸臣，迄未诛戮，可见尔时焦盼之意。祸首久之始正法，回銮则在次年。其寄示庚子秋词十数首，叔问答以一词，此词《樵风乐府》不载，《比竹余音》中，《浣溪沙》题为楼居秋暝得鹜翁书却寄："罗酒西风独倚阑。满城红叶雁声寒。暮云尽处是长安。故国几人沧海等，新愁无限夕阳山，一回相见一回难。"是也。[1]

《薇省同声集》

江宁端木埰（碧瀣）词，吴县许玉瑑《鹤巢独立词》，况周颐《新莺词》。彭銮辑。

谢承烈《吴兴倡和集词》一卷

上虞许正绶序。[2]

《侯鲭词》五卷

吴唐林、边保枢等。光绪乙酉刊。

《影事词存》（初稿六卷）

① 见《花随人圣盦摭忆》。

② 刘文淇《光绪仪征县志》卷四十五。

收曾淞、刘荃、刘大受、黄燊等词。光绪九年刊。

《题襟集》

收长沙黄彝凯、张百宽、章华、吴县曹元忠、常熟张鸿、杨朝庆、江都王景沂诸人词。光绪戊戌刊本。翁之润辑。

地区及社盟填词总集，旁征所及，旨在存人。征文考献，非尽精选，兹所揭橥，存其梗概，用备稽考云。

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

我之所以选定《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作为讲题，是因为个人年轻时曾参与叶遐庵先生《全清词钞》之编纂工作，叶先生的清词资料，我都经手过，因此对于清词不无一点体会，虽然事隔几十年，明日黄花，仍值得一讲。

一、

词衰于明，至清而复盛。作者之众，为旷古所未有。叶先生《全清词钞》初次定稿，入选者三千二百人。其作品庸浅芟弃者，与夫耳目所限未及采录者为数尤夥。

叶先生曾初步将有清二百七十余年，作一清账，统计列朝作者，大致如下：

顺治	188 人	康熙	117 人
雍正	36 人	乾隆	362 人
嘉庆	328 人	道光	440 人
咸丰	202 人	同治	110 人
光绪	178 人	宣统	132 人

以道光时词人人数最多。叶氏以为由常州派之影响。[1]

若以地域分布而论，康熙间宜兴蒋景祁（京少）撰《瑶华集》，附有词人姓氏爵里，其集成于康熙丁卯（二十六年）。断自六十年间词人出处，清初词人分布，略具于斯。叶氏又有分省作者统计，下及光宣之世。兹比较蒋、叶两家，列表如次：

	蒋	叶
江苏（江南）	258	2 009
浙江	145	1 248
安徽（在江南）		1 248
广东	1	159
福建	8	87
江西	4	71
湖南		60
满洲		58
直隶	1	758
山东	13	53
四川		34
河南	8	34
贵州	1	32
湖北（湖广）	7	32
山西	1	26
云南		18
广西		18
陕西	2	13
奉天		11
顺天（京师）	7	10
甘肃		3
蒙古		3

① 叶说见《遐庵汇编》下演讲类《清代词学之撮影》，367 页。叶表列清词人总数为 4 237 人，注云原共 4 850 人，除六百余人，不知籍贯。按以余后来所知续有增加，清代词人，实不止此数。

（他省无之）

蒋集代表康熙二十五年以前，叶钞计至清末。大体观之，江苏、浙江为首屈。广东清初只一人（按屈大均蒋集失载），清末增至百五十九人，列第四位；福建清初八人，至清末增为八十一人；江苏至清季得二千人，几占清代词人之半数。故知东南之美，在于文事，倚声之学，尤其首选焉。

词人所以集中于扬子江流域及珠江流域者，殆以其地区经济繁荣。明季以来，江南一带，土地兼并日众，苏松间棉织业尤盛，士民富庶。声伎所萃，吴门扬州之画舫，均脍炙人口。清时有总督两江者，尽逐秦淮诸姬，迨旌节即移，笙歌复集。而维扬为淮左名都，竹西歌吹，自昔著称，至清尤极一时之盛云。[①]

扬子江流域词人之蓬勃，又有二因：一为文学门第中人才之累叶继承[②]，一为业鹾政者之乐于提倡风雅。[③]

前者可以吴门潘氏为例。杜文澜云："吴县潘太傅文恭公（世恩）以殿撰居首揆，著述等身，而词无刊本。其诸子郡徒，竞为倚声，各有专集。"[④] 而三松老人潘奕隽，其侄孙曾玮以旗蜚亏损下，为文坛领袖。同治癸酉，潘侍郎祖荫重刻周济《宋四家词选》，憩园亦记其事，具见常州词学之盛行，潘氏实有扬扢之功。兹将潘氏一门词人与词集表之如次。[⑤]

又潘钟瑞（麟生）为太傅文恭公侄孙，曾佐杜文澜重订《词律》，《憩园词话》眉批即出于钟瑞之手，著有《香禅词》。文恭族子遵璈（子绣）有《香隐庵词》[⑥]。潘氏诸子，皆生华朊，席丰履厚，居有园林水石之胜[⑦]，以书画自娱。（奕隽著有《三松堂书目》及《三松堂书画记》。）曾莹及遵祁皆擅画。曾莹著《墨缘小录》、《红雪山房画品》、《小鸥波馆画寄》；遵祁著《西圃题画

① 记声伎之书，余澹心《板桥杂记》而后，李斗之《扬州画舫录》、缪荃孙之《秦淮广记》，多叙词人与歌妓过从之事。清初官妓名乐户，详吴园次《扬州鼓吹词序》。

②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1947）；及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P，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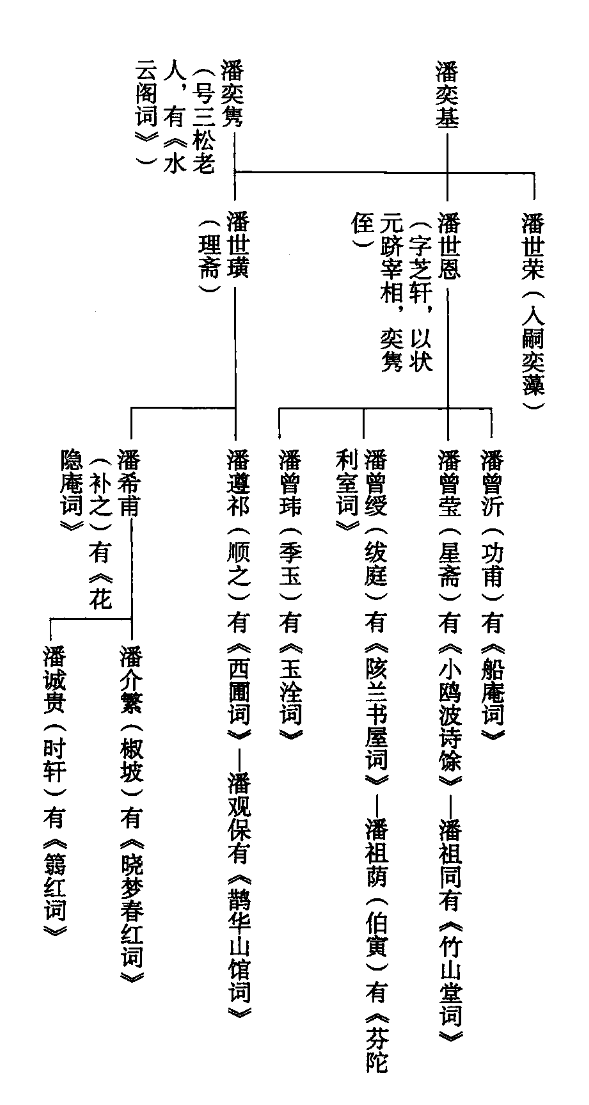
③ 何炳棣：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JAS* XVII，1954）。
佐伯富《清代盐政研究》，第七章《盐商之奢侈》，303 页。

④ 《憩园词话》，卷二；又详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

⑤ 《著砚楼书跋》，载大阜《潘氏支谱》，92 页，颇详潘家始末。

⑥ 殉洪杨之难，遗作收入光绪十年钟瑞辑四家诗词合刻。

⑦ 如曾沂所居曰凤池岏，曾玮曰养闲草堂，在百花巷。



诗》，一时雅士，皆出入其门。[①] 而地方团防措款之务，亦以巨绅参与其事，如潘曾玮倡泰西会防之议，与英将戈登会商[②]，不特主持风雅而已。

江浙闺秀多能词，世家巨族，彤管留芬，若武进夸氏，自康熙至同治，累世绵延，更为罕见。徐珂云：

---

① 为之题咏者，如宋翔凤，词集中有题潘星斋、绂庭兄弟之填词图，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由曾莹为之序。

② 详见《憩园词话》，卷二。

毗陵庄氏闺秀，工诗词，……则有回生之妇沈恭人，及次女静芬、季女蕢孙。仪生之妇卓媛，字萦素，柱之妇钱太夫人，定嘉之妇荆安人及长女德芬。存与之次女蟆之、季女玉芝。培因之长女环瑛，高驷之妇李孺人，蓉让之长女玉珍及次女。逢原之女芬秀，关和之女盘珠，文和之长女如珠，隽甲之妇汪孺人，钧之次女素馨，炘之次女婉娴，述之妇夏孺人，映垣之季女若韫，翊毗之妇杨孺人。自康熙以迄同治，凡得二十二人。皆以诗词名于时，而盘珠尤著。[①]

德芬（字端人，知府董思驷母）有《晚翠轩词》。盘珠（字莲佩，举人吴轼妻），有《秋水轩词》，刊刻非仅一次。[②] 清世文学门第之盛，闺秀尚且如此，亦前代所罕见者也。

次论词学与鹾政。清代漕运，其初长芦、两淮并重，自乾隆之末，天津风雨缺隄，冲没盐包三十余万。嘉庆二年，户部议准，长芦乏商，令江苏遴商接办。[③] 自是盐运集于两淮，扬州为都转中心，财富人文，咸荟萃焉。

宛平查氏，以鹾业起家，查为仁（莲坡）与弟查礼（恂叔）俱嗜词，所居天津有水西庄[④]，一时为名流所聚。而祁门马氏兄弟曰琯（秋玉）、曰璐（佩兮）居扬州，时称二马，亦席鹾业，而笃好风雅。曰璐有小玲珑山馆，与查氏水西庄，南北并峙。马氏南庄有卸帆楼，查氏亦有数帆台，恰成遥对。[⑤] 马氏兄弟并举大科，好延揽名士以声结社，吴越才彦过淮扬者必馆其家。厉樊榭于邗上纳姬，亦马氏兄弟玉成之。谢北游经天津，亦主查为仁家。《天津府志》载为仁著述有《绝妙好词笺》十卷、《诗余纪事》、《拟乐府补题》一卷、《押帘词》一卷。其《绝妙好词笺》，即樊榭与为仁合撰者也。又若朱彝尊之归，过扬州，安麓村与万金，马秋玉为刊《经义考》[⑥]，此并当日文人依附盐商之著例。

康熙以来，主两淮盐政者，多嗜风雅，周亮工（栎园）（以顺治二年官两

---

① 《近词丛话》，卷二。

② 有光绪二年丙子思补斋巾箱本，光绪十年甲申《林下雅音集》本，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徐氏《小檀栾室闺秀词》钞本。

③ 山口迪子《清代之漕运与船商》，《东洋史研究》一七（1958）。

④ 水西庄见于词人作品颇多，如嘉定赵虹尝与许双渠同过水西庄逭暑，赋《买陂塘》，查莲坡亦倚是调和之。

⑤ 《清词玉屑》，卷二。

⑥ 《扬州画舫录》，卷一〇。

淮盐法道)、曹寅(楝亭)、卢见曾(雅雨)、曾燠(宾谷),以至杜文澜(小舫)(署盐运使),其著者也。彼辈喜刻书,故亦网罗文士相佐为理。《两淮盐法志》,即出词人黄之隽手。乾隆二十一年,王昶应卢雅雨之招,赴扬州为撰《红桥小志》(《春融望集附年谱》)。迨乾隆三十三年,两淮运使行事发生,王昶与赵文哲坐言语不密去职[①],一时传为话柄。安岐(著《墨缘汇观》)治盐于两淮,故扬州新城有安家巷,宋翔凤词有《扬州忆》,犹称道其事。[②] 翔凤道光末曾为盐官也。[③] 词人之为盐官者不一而足。如勒方锜官盐巡道,顾文彬为武昌盐法道,蒋春霖为淮南鹾尹,范桢(乌程范锴之孙)为鹾参军。咸、同间,驻淮之都转,多好倚声。[④] 盐官肥缺,文人乐趋之,薄有积蓄,即可优游林下,寄情吟咏。光绪丙子、丁丑间,吴中文讌多在顾文彬(子山)之怡园。顾氏富收藏(著有《过云楼书画记》),有《眉绿楼词》,其中怡园词一千二百余阕,以《望江南》谓分咏,闲情逸致,可以想见。两淮盐政,聚于扬州,繁盛甲东南,需次盐官多至数百,词人依附者不少,故词亦盛于扬州。自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兼淮盐政陶奏请改票,扬州鹾业一落千丈。丁绍仪录孙汝燮(湘槎)《扬州慢》句云:"而今寂寞,賸红桥波影空横。"且谓此词殆作于淮盐改票后,鹾商失业,市景日落,不无今昔之慨[⑤],谭献《箧中词续》特载之《望江南·淞南乐府》(六十阕),其"盐贩荷枷凭役卖"句,谢章铤记其事,详其缘由,以为劝诫。[⑥] 降至晚清,周梦坡为两浙词人起祠堂,并著小传,梦坡亦以盐致富者也。[⑦]

二、

向者目词为小道,自张皋文而后,词体始尊。兴于微言,以相感动,至以《国风》导其归,《离骚》表其洁,研经之士,顾未之废,且复要眇宜修,资词以达其款曲,于是学人之言与才人之言合轨,而恣其所诣,则骎骎乎视

---

① 《词征》,卷六。

② 见《尚絅词》之《望江南》,颇记扬州掌故。

③ 《憩园词话》云:"两湖行销淮南纲盐,时由湖南委丞、倅、牧令一员,至汉镇稽收水程,名曰南程委员。道光末,委者为宋于庭司马,长洲老名士也。"

④ 《憩园词话》所记甚悉。

⑤ 《听秋声馆词话》,卷二。

⑥ 《赌棋山庄词话》,卷八。

⑦ 见章太炎《文录续编》周氏本传。

赵宋堂庑，更为广大焉。

试假宋人言词之语，以为比况。黄玉林《绝妙词选·序》云："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此清初之词风也。滕仲因《笑笑词跋》言南宋之变，则云："其词或如惊涛出壑，或如绉縠纹江，或如净练赴海，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嘉道以降，词之多体，盖类是矣。

有清之词，为浙、常两派所笼罩，此外犹有若干开风气之人物，足以称述。中间至顾贞观为一变，有如范仲淹、王安石以之咏史怀古。至陈其年又一变，如东坡、山谷之纵横杂出，禅机诨俚，不可方物。至王半塘又一变，如稼轩之大开户牖，噌吰象征鞳。至朱古微又一变，则似梦窗之镂冰刻楮，益臻邃密。清词演变消长之迹，与宋词复相仿佛焉。

曾谓词中之宋与清，正犹诗中有唐与宋，论诗尊唐而薄宋，则论词乌可存宋而废清耶？然宋词与清词，其间异同之故，犹可得而言者：宋词重意兴，而复尚思理，陈亮与郑景元书云："搏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此一境界，清词无之。清虽重经术而非理学时代，故切问近思之言，不入操觚家之手，此其异也。宋词多真朴，出于自然；清词多刻露，具见巧思。一得于天，而一得于人，又其异也。宋人为词，大半出于余兴戏。[①] 而清人则有以词为专业，如陈迦陵是也。迦陵向以诗与词兼治，追游广陵，遂弃诗弗作，其词几千八百篇。[②] 戈载《翠薇花馆词》二十七卷，亦极繁富。而无锡王一元所作几近万首，自订存词一千六百余首（名《芙蓉舫集》）。孙尔准《论词绝句》云："谁知万首连城璧，眼底无人识畹仙。"[③] 作品之多，前古之所未有，足以傲睨宋贤矣。

宋词作者，多显宦巨公，借以达志。[④] 可见宋人之以词言志。清世则名士墨客以至闺秀，无不为词，呕心写怀，无病呻吟之作遂多。而学人经生，为之弥工。若名公巨卿，反罕所致力，则风气之异于汴宋者也。宋词或假以言志、论国是，辛稼轩、陈龙川为其代表。清词虽多体物咏怀，顾不若宋词之

① 淳祐间，胡仔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序》云："古乐府不作，而后长短句出焉。我朝巨公胜士，娱戏文章，亦多及此。"

② 见蒋景祁《迦陵词序》。

③ 见《听秋声馆词话》。

④ 李慈铭四印斋本《南宋名臣词序》："词之为道，儒所不屑言，然宋时名公巨人如韩、范、欧阳无不为之。……间为长短句，皆曲折如志，务尽其所欲言。"

有思想有内容。宋词中时有微言，叶水心《书龙川集后》已发之。叶文云："（亮）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余所谓微言，多此类也。清词惟末叶王半塘辈，于此偶睹一二，直凤毛麟角矣。要之，清人之于词，其始也，撷兰荃之灵芬，绵逸韵于花草。继则取途姜张，力追北宋。而终也"变化益多，取材益富"（借周止庵语），仍以南宋为依归。而词律之严识分铢，词学之力求精覈，郑声弗竞，真宰长存，遂使声家小道，蔚成大国，则非宋人所可企及，此清词在文学史上所以有不祧之地位也。王静安论词，深抑南宋，似未见及此！

（一）明词之中衰与复振

我曾编纂《全明词》，得九百人，我当年在中央图书馆检读一千六百余种明代别集，又于日本内阁文库与其他图书馆（如美国哈佛、耶鲁各处）作过搜集工夫，对明词略知一二，试论其概：

明初，承宋、元余绪，诚意伯以开国功臣，为倚声疏凿手。其《写情集》四卷，颇多雅丽可诵之作。姚广孝《转应词》之"新柳、斜日"，宛曲有致。[①]杨眉庵词多媚靡，而朱竹垞犹称其与张辑、张翥，同具姜夔之一体，且慨然于自"杨基而后，得其门者益寡"[②]。诚如是，则眉庵不啻开浙派之先河也。正统间，天游道者王耐轩（达）词，袭道家臭味，既以《忆梅十咏》分寄浙江高僧，又和刘龙洲（《念奴娇》），戴石屏（《沁园春》）之作，又为《满庭芳》（八首）。词之题材，多涉理路。[③] 而瞿祐于一日之间，尽和凌彦翀（云翰）之《霜天晓角》梅词，《柳梢青》柳词各一百首，后世传为佳话。云翰则与仇山村、贝云琚（琼）相倡和者，贝氏送其归杭诗云："正好听君《苏武慢》。"则指其和《鸣鹤余音》也。明初词风于喁之盛，于此可见。其以理学入词，亦明人特色，聂双江（豹）有《大江东去》，用苏韵答戴子三首，论儒、论佛、论道，自注被逮时作，论佛一道特佳，极饶思理。[④] 若此之类，犹是远承南宋"搏搦义理"之旧习也。

明词之坏于以词为酬应之作品，自宰辅翰苑以次，无不以词为贺投赠，

---

① 见《逃虚子集》。

② 见《黑蝶斋词序》。

③ 其题有"观势"、"息交"、"浩歌"、"梦"、"静坐"、"慎言"、"量力"、"自律"等，见《天游文集》，卷六，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

④ 见"中央图书馆"藏隆庆六年永丰云丘书院刊本《聂先生文集》，卷十二。

蔚成风尚。[1] 今检明人别集，触目皆是，千篇一律，如出《翰墨大全》[2]。黄茅白苇，不忍终卷。词格之卑，无逾于此矣！

另一方面，散曲之流行，词之地位，遂为所夺。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我朝以词名家者，伯温秾纤有致，去宋尚隔一尘。用修（杨慎）好入六朝丽事，似近而远。公谨（夏言）最号雄爽，比之稼轩，觉少精思。"《四库提要》亦称："言未相时，以词曲擅名，然集内词亦未甚工。"夏言之散曲实优于词，是时才人移其精力于曲，而词非所措意。即或为之，貌为梗概多气，实则叫嚣狂怪。王弇州云"曲兴而词亡"，"元有曲而无词，如虞、赵诸公，不免以才情属曲，而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此言词为曲所代替，元时已然矣。明季俞彦《爰园词话》更畅言词亡于明，谓"即诗余中可采入南剧者，亦仅引子，中调以上，通不知何物，此词之所以亡也"。其工丽之制，入于南曲，词已失其存在之价值，故诸家有词亡之叹也。

虽然，谓词剥于明则可，谓词亡于明，则论有未允。明之中叶，陈声伯（霆）崛起于浙，其《水南词》二百首，意境潇洒，有如稼轩、东坡、美成等作，盖明词之成家数者。于末造，陈卧子尤极专诣。[3] 甲申后作，更凄恻低徊，朱彊村亟称之，谓"湘真老，断代殿失明"[4]。虽长篇有所不足，然视宋季黄公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矣。同时作者张瑶星（怡）之手钞《张叔夏集》[5] 与浙西之祈向相同，吴日生之《虞美人》佳句，为蒋鹿潭所效法。[6] 清初曹秋岳提倡南宋词，而秋岳实与海宁陆辛斋（嘉淑）、纶山（宏定）昆仲相酬唱，二陆家学渊源于其父射山先生珏。[7] 秋岳之学，似与海宁陆氏不无关系，其序沈雄《古今诗话》，极称道白石、玉田，与竹垞之"倚新声，玉田差近"，正是一脉相承也。

清初词风之盛，明季诸贤有以启迪之，请言其故。尤西堂《南溪词序》云："余惟近日词家，烘写闺襜，易流狎昵；蹈扬湖海，动涉叫嚣，二者交

---

① 较早如洪武翰林学士刘三吾之《斐然稿》，"中央图书馆"藏万历本，卷下有诗余七首，皆慢词，并代赠之制。又洪武间，武英殿大学士黄淮之《介庵集》，明初刊黑口本，卷四有词一首，题为"东里少傅遣词为寿，次韵奉谢"。此例至多，不胜枚举。

② 宋刘应李撰，内录宋元人诗余千余首，以庆寿门排日诗词数卷为最富。

③ 见《倚声初集》评语。

④ 拙作《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文辙》，751～780页。

⑤ 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⑥ 吴句云"撇下一天星露满江南"，而蒋句"忘却满身清露在天涯"，声情至近。

⑦ 嘉业堂旧有《清射山诗钞》，附诗余十六首，现藏香港大学图书馆。

病。”盖不失于纤，即病于犷。且以前者为一时风尚，贺裳云：“词虽险丽为工，不及本色语之妙。”“词虽宜艳冶，不可流于秽亵。”曰险丽，曰艳冶，足见时趋所尚矣。以当日领袖词坛之彭（孙遹）、王（士祯）论之，彭之集名《延露词》，延露本亦作“延路”，见于《淮南子·人间训》，马融《长笛赋》云“延露、巴人。”高注“延路，鄙曲也。”不惜以鄙曲名其集，其不避淫冶可知矣。王士祯撰《花草蒙拾》，序称“喜读《花间》，故工小令”。唐允甲序其《衍波词》，称其作为《花间》隽语，“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题材终不出乎美目巧笑。虽则词之产生，本为侑酒嘌唱之用，托体房帷，固其宜也；然而变本加厉，至清初可谓极挚，此盖承朱明之余习。当是时，词几为南曲之附庸矣。[①] 赖《花间》、《草堂》一类词籍之刊行，好之者不绝如缕。试观清初新编总集，选词之标准，与明人如出一辙，可窥其概。

先是，王世贞论谓“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色飞，乃为贵耳”。又曰：“不作则可，作则宁为大雅罪人。”[②] 其后崇祯间，卓人月汇选《古今词统》，徐士俊参与评阅，复为之序，畅论诗与词之别，其言曰：

> 诗从寺，寺者朝廷也；词从司，司者官曹也。小令中长调各有词序，故云词从𤔲从辛，辛者新也，词固以辛为贵也。又《说文》辛象人股。汉人选妃册曰秘辛，犹言股间隐处。然则词当描写柔情，曲尽幽隐乎？

其言穿凿，逾于荆公《字说》，令人喷饭，然亦足见明季才士论词宗旨，力主险丽而日趋猥亵，有所自来也。此时期之作品，若马洪、施绍莘二家之《花影集》，并有淫词之目，大抵皆愁红惨绿之作（《四库提要》语）。至于清初，沿此陋习，王西樵、邹程村辈，皆以香气艳致相胜。以为古人佳句，多在歌眉舞袖、酒黏花压之间。[③] 盖仍在王世贞说笼罩下以讨生活。故清初之词，实无自己之真性命，强拾朱明之余唾，谓为明词之延续，亦无不可也。至田同之始大斥王世贞之谬（《西圃词话》），至是词风已转变矣。

---

① 董以宁云：“严给事与仆论词，近日诗余好，亦似曲。”可以为证。

②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论诗余”亦采此条。

③ 尤侗《炊闻词》序。

（二）清词蓬勃之由

清词所以独盛，其故有四：

（1）坛坫之倡道：蒋景祁《迦陵词钞》序云："自济南王阮亭先生至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主持之。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朱彝尊序曹秋岳《静惕堂词》云："忆往日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竹垞与曹秋岳俱籍浙江，其词学实由秋岳以启迪之。而曹秋岳《寓言集》，有陈素庵（大学士之遴）题语称："秋岳于诗余，间或商之于余，余应之曰：'选义按部，考词就班。'即填词之金科玉律也。"（《百名家词》本）此援陆机《文赋》以说词，则知秋岳之学又得力于素庵也。吴伟业为田佛渊（茂遇）诗序称"龚公（鼎孳）、梁公（清标），名位在股肱心旅之间，天下士经其题拂者望尘弗及。"观龚氏临殁时，属徐虹亭（釚）于梁，而徐终由梁荐，举而授检讨。[①] 陈维崧、维岳[②]兄弟，亦受知于龚。观《定山堂诗余》中读《乌丝集》（《沁园春》）及和纬云[③]诸阕，可见其交往之深。清初之词人霞蔚飙起，龚、梁二公提挈之功为多。

（2）词书之刊行：朱彝尊云："往者三百祀，词学失传，（秋岳）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④] 懋麟序《棠村词》云："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同时休宁孙子无言（默）复有《三家诗余》之选，由是广为六家，又十家，今且十六家，势不百家不已。"《倚声初集》刊于顺治十七年，自此以后，至康熙六十年间，词书刊刻之风气大行[⑤]，有刻前人词集者，如侯文灿之刻《名家词》，陆秉笏之重刊顾从敬之《草堂诗余》是。有选刻当时人词集者，孙默而外，庐陵聂先、秀水曾王孙之刻《百名家词钞》，随到随刻，即其著例。

清初词人囿于见闻，不出《花间》、《草堂》、《诗余图谱》、《啸余谱》，故曹秋岳倡读南宋人词。朱竹垞《书东田词卷后》云："浏览宋元词集，几二百

---

① 《莲子居词话》，卷二。

② 字纬云，有《红盐词》。

③ 《满江红》、《浪淘沙》、《百字令》。

④ 《静惕堂集》序。

⑤ 参看拙作《清词年表》，《文辙》下册，797～873 页。

家，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自非博览众集，乌能体会及此？宋人总集，如曾慥《乐府雅词》，朱竹垞初有传钞，四库本即自朱氏传出，至秦恩复始刊刻之。其对清词学影响最巨者，无如《乐府补题》，当万、全诸人议绍兴冬于义士祠祭，尚未见此书。常熟吴氏钞本初由汪森携至京师，宜兴蒋景祁激赏之，遂镂板以传，朱彝尊为序。浙派体物诸制，皆胎息于《补题》。故蒋氏于《刻瑶华集述》云：“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按指厉樊榭辈），益见洞盘擢髓之力。”是书之流传，与浙派关系之深，有如此者！

（3）家学与师承：清初词独盛于江浙，文学之士，大抵出于宗族、父子、兄弟以至夫妇，咸擅倚声。如吴江沈氏，汾湖诸叶，人人有集，词采翩翩，照耀江湓。尤西堂云：“若吴江沈氏，固词人之渊薮也。词隐[①]开疆，鞠通（即沈自晋）继之。复有适轩（指沈龙绥）著为《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并能分刌节度，穷极幼眇。而君庸（即沈自征）、君善（即沈自继）、君晦（即沈自炳）诸子，相与鼓吹绨绣，蔚然可观。乃至香闺彤管，亦惠黄绢幼妇。[②]何吴兴之多才也！后来出人，又有成厦[③]，其长短句，同人交口称之。”[④]沈氏自宋末沈义父为《乐府指迷》，流风所被，人才辈出，闺门之内，亦盛文藻。能词曲者，词隐幼女有沈静专，从孙妇有幽馨。而沈自征室张倩倩、继室李玉照，沈自炳长女沈宪贞，又沈永启女沈女琴（周钰室）均擅倚声。与沈自征同辈者，复有沈自南（有《艺林汇考》二〇〇卷），经师彤亦工于填词，足见词隐先生遗泽之长，凡此皆尤西堂所未列举者也。至于天道人叶绍袁，其室沈宜修（有《鹂吹集》），长女叶纨纨（有《愁言集》），幼女叶小鸾（有《返生香集》），第六子叶燮（有《已畦词》），其长孙叶舒崇（有《谢斋词》），侄孙叶舒颖、舒璐，至七世侄孙叶乃溱，竞尚新声，争传乐府，誉之者称为“叶叶交光”，尤难能可贵者矣。[⑤]

昆季之间，工词者尤众。山左则王西樵（士禄有《炊闻词》）、阮亭（士祯有《衍波词》）、礼吉（士禧有《抱山诗余》）、叔子（士祜）。宜兴则陈其年（维崧有《湖海楼词》）、鲁望（维岱）、纬云（维岳有《红盐词》）、半雪（维嵋有

---

① 指词隐生沈璟，有《订正九宫谱》。

② 按沈自炳女兰支有《水龙吟》吊屈原，实则悲其父之没于王事。

③ 指沈时栋，永启子。有《瘦吟楼词》及《古今词选》。

④ 《艮斋倦稿》。

⑤ 参看陈去病《笠泽词征》。

《亦山草堂诗余》)。无锡则顾景行(景文，梁汾兄，有《匏园词》)，梁汾(贞观，有《弹指词》)，倚平(衡文，梁汾从弟，有《清琴词》)。晋江则二丁竞爽。[①] 祁门则双马并驰(马曰琯有《嶰谷词》，马曰璐有《南斋词》)。嘉兴二李(李分虎符有《耒边词》，李武曾良年有《秋锦山房词集》)，无异埙篪(朱彝尊《耒边词序》)。同县三盛，名媲常棣。[②] 此就清初作者，略揭其概。

至于师友渊源，更有足述，毛奇龄、陈维崧，皆部业于陈卧子，沈雄从游钱牧斋(详《古今词话》)，曾王孙学于朱彝尊，又与沈雄讨论(《百名家词序例》)。杜诏曾及顾梁汾之门[③]，楼俨为孙致弥门人(《词鹄》题名)，李天馥乃丁澎弟子(《扶荔文集》李序)，许迈孙(增)独心折于郭麐，自称私淑弟子。[④] 余若宋翔凤问于张惠言(《浮溪精舍词序》)，邓辛眉学于孙麟趾(《比竹余音》王壬秋序)，张鸣珂之从游黄燮清(谢章铤《寒松阁词序》)，况周颐之受知于王定甫。[⑤] 冯煦乃恭慰农之高弟，沈祥龙(著《论词随笔》)又刘融斋之及门。咸传灯有自，词学振兴，殆非偶然，惟知之者鲜耳。(其熟知者，暂从略。)

(4) 其他学术之旁通：清代经史之学，迈越前古，以文章而论，亦复逸才响臻，鸿篇鳞萃，若骈若散，各有专擅。词家多兼工俪体，陈其年、彭甘亭、杨夔生，其著者也。陈海绡(洵)论学词之门径云："博采文藻以积词，深通汉魏六朝文笔，以知离合顺逆之法。"此填词者必以《文选》植其基也。宋荔裳只闭户二月，竟为填词老手，以其本工文笔故也。

王渔洋称："娄东祭酒(吴梅村)长短句，能驱驶南北史，为是体中独创。"此以史入词也。纳兰容若《饮水诗》《填词古体》云："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张维屏《粤东词钞序》谓："词之句或短或长，即本于《三百篇》。"胪举《诗经》中自一字至上四下八各种句式，以证词体之出于《诗三百篇》，虽附会之说，则援经以入词也。《说文》之学兴，论词者遂侈谈"意内言外"。乾嘉以来，声韵、校雠之术，如日中天，于是有戈载词韵之学，有王半塘、朱彊村校词之学，

① 《赌棋山庄词话》："澹汝丁炜与韬汝，时有词兄词弟之称。"炜有《紫云词》，韬汝有《沧霞词》。

② 嘉兴盛丹山枫有《梨雨选声》，其弟盛五山禾有《稼村填词》、盛让山本柟有《滴露堂小品》，合称《棣华乐府》。

③ 见《听秋声馆词话》。《弹指词》即杜诏与姚培谦同订。

④ 增刊行《灵芬馆词》于《榆园丛书》。

⑤ 王拯，见《蕙风词》之《莺啼序·题王定甫师婴礠课诵图序》。

此以治经之法治词也。张惠言邃于古赋，明其风雅之义，原诗人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余事治词，竟有取于董、司马士不遇之旨，以说温飞卿淫绮之句；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则又导赋以入词矣。

清词之成就在于词境之开拓，词境之开拓，系于词心之酝酿。“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斯乃得之于内”，赋心如是，词心何独不如是乎？清以前，能词者为文人为才人，清则多为学人，为经师，至是倚声之道，与学术通而为一。沈去矜谓“词无大小浅深，贵乎移情”，“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知词为文之至，惟有得之于内者乃能道出。焦里堂，经学之巨匠也，亦以为词可以移我之情，豁我之趣。“其旨微深，非得于阴阳之理，未足与知也。朱晦翁、真西山俱不废词，词何不可学之有！”（《雕菰楼词话》）是非有得于阴阳之理，则无以喻词之旨，则词之道，直可理情性也。谭复堂云：“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此窍一通，文学与学术隔阂之藩篱，遂彻底打破，不仅两者之间，了无挂碍，且可以借学问以培养词心。文以情生，言之有物，此词心之酝酿，有藉于其他学问之磨砻浸灌。清词之盛，所以独美，斯又其一因，有不可不察者也。

总而论之，词之有清，等于诗之有宋。以诗况词，宋词可抵唐诗，清词可抵宋诗。故清词之地位，可与宋诗比拟相等，应加以重视，不得因其时代较近而忽略，亦不宜局限于研究少数几个人而已。

附记　清词之资料

清代词学发达，旷代罕觏，榷而言之，可分三个时期：

一为康熙，其时对当时人词篇之选刻，间及前人之作，由王士祯《倚声初集》至御纂《历代诗余》为一结束。

二为道光，此期工作偏重于地域性之词集，至缪荃孙之《常州词录》为一结束。

三为光绪，侧重校刻宋元词籍，起《四印斋》，至《彊村丛书》为一结束。清代总集之书，拙作《词集考》总集类尚未成编。词人别集，原拟撰《清词别集综录》，因此事体大，非众力无以为功。已将未刊丛稿交与林玫仪君，其聚同好者赓续为之，以竟其事。

清词总集，往日目睹者，如番禺叶氏藏失名之《倚声新什》二十九册，

傅燮侗词篇之《词觏》钞本十册。[①] 不知现在何许。丁绍仪之《国朝词综补遗》稿本十八卷、四册[②]，此书现已印行，王謇海粟楼藏钞本《归群词丛》一册[③]，皆极难得。

明末清初总集，亦不易见。以日本藏家而论，神田喜一郎博士有《倚声初集》（南港有此书），中田勇次郎有潘游龙《古今诗余醉》，孔传铎《词坛雅致》，佟世南《东白堂词选》，先著《词洁》，姚阶《国朝词雅》。内阁文库有侯文灿《亦园词选》。京都大学文学部有孙致弥《词鹄》、张渊懿《词坛妙品》、沈时栋《古今词选》、蒋重光《昭代词选》。东京大学文学部有周铭《林下词选》。求之海外，殊属可珍，作者均获浏览。

词选之业，近人著论，谓有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四类。[④] 实则不离二途：一为精选，论其质也；一为旁征，存其人也。[⑤] 前者纯为文学之事，谭献《箧中词》，朱彊村《词莂》是矣；后者兼为史家之务，王昶《国朝词综》、黄燮清《续国朝词综》、丁绍仪《词综补》、沈宗畸《今词综》是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有词学一项，记其所睹之词集，一一为作提要。而杜文澜《憩园词话》，几人武部为评载同时人之词，俱足以庀史。张德瀛《词征》卷六，祖述涵虚子评曲、洪稚存评诗之法，评骘嘉道以还词人作品[⑥]，堪供缀文之助。而郭则沄之《清词玉屑》，详记掌故，名章俊句，络绎纷披，以作稗史观，亦无不可。

六十年代，尝着手撰《清词流别论》，此为其绪言，全书成稿有待，以旁骛他业，无力毕事，仅先刊于此，以求教于大雅君子。作者附识。

---

① 收清开国至康熙，凡四五七人之词。

② 丁氏有《国朝词综补》五十八卷，收一千五百余家，咸丰刊本。此书卷首有光绪甲午心禅记云："《词综补》钞本未计五册。"现已缺其一。闻丁氏补遗尚有数十卷，存无锡余一鳌处。

③ 所收为黄崖教退谷学派作品，黄葆年、张积中等十三家。

④ 龙榆生说，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

⑤ 龚定庵序张南山《国朝诗征》，区为作史，选诗二者，亦即此意。

⑥ 如评张皋文词"如邓尉探梅，冷香满袖"。孙尔准词"如落叶哀蝉，增人愁绪"。

全清词顺康卷序

倚声之事，至清代而蔚盛，词宗硕匠辈出。叶丈《清词钞》所选，逾五千家。专集散篇，汗牛充栋。记一九三九年余在香港，尝继杨铁夫后，佐丈考证清代词人仕履，是为余留心清词之始。时杨翁年逾八旬，居大屿山曰双树居，舟车出入为艰，不久物化，余遂以全力襄其事。清词选辑之业，造端于朱彊村，实在庚午之年。[①] 朱老既谢世，叶丈承其遗绪，旁搜赓功，声气所被，网罗弥富，积稿增至一百零四册。其前三十六册，今有"沤尹"一印者，皆出朱老所遴选。及全书经余整比成稿，视原钞全帙仅录若干分之一，顺、康两朝，入选者三百人而已。去取既严，删汰遂多，其弃材亦不可胜计矣。

《全清词》之辑，盖继《全明词》之后，可谓历代倚声总结集之殿军。千帆先生主其事有年。一九八五年五月间，承以讨论稿见示，顺康卷共收二千二百九十八人。今兹定本实得二千一百二十九人，共四百余万言。呜呼！何其盛哉！

明代倚声衰落，献寿之什朋兴，诵之殊乏意味。其作手复以俗气、硬语，为人诟病，即杨用修、王元美辈，亦被讥为"强作解事，与乐章未谐"[②]。然三百年中，能词者为数仍夥，余辑《全明词》初稿得九百人，而林下占极大比例，以徐氏树敏《众香词》所录独多故也。明世艺人雅士，嗜词者亦众，

① 即一九三〇年，见黄孝纾《清名家词序》。

② 朱彝尊《词综发凡》。

祝枝山曾以小楷精书《草堂诗余》全部[①]，又以草书写《乐府指迷》，向藏叶丈处。[②] 元倪迂始为《江南春词》，明贤和者自沈石田以下凡三十九人[③]，其时“论词者惟《草堂》是规”，汪森语。故书贾于《草堂诗余》叠次翻刻。自洪武以降，举其荦荦大者计有遵正书堂、嘉靖荆聚、杭州顾从敬《类编》、闽沙太学生陈钟秀、知歙县李谨、万历间余氏沧泉堂、李廷机评起秀堂、陈仁锡序陈继儒重校，及杨金《群碧楼书目》、胡桂芳、沈际飞、闵映璧各本，又张綖辑《别录》[④]，东及朝鲜有钞本出自韩俞臣校者。林林总总，言词者既以是为依归，不免裘抒楼之诮。顾其他总集可供渔猎者尚更仆难数。朱竹垞所举，未经寓目者如《天机余锦》，书实尚存。[⑤] 今睹顺康卷，直补叶钞者不少。总集之专录清初倚声之什，似犹有一二可采者，若侯文灿《亦园词选》。[⑥] 顾彩《草堂嗣响》。[⑦] 二君皆无锡人。余阅样稿，有常州侯文曜而无侯文灿，顾彩收有其集，想新定本必已蒐讨增入矣。

清初学人，慨词学之失传，大都肆力搜辑南宋遗集，曹秋岳实首倡之。朱竹垞从曹游，南至岭表，西极云中，迭表彰其事[⑧]，浙西一派导源于此。周青士初有《词纬》之作，得曹氏之砥砺[⑨]，嗣是钱葆馚有《词瞡》，书均未就。其后孙致弥亦有《词鹄》之刻，均欲远绍宋氏，一洗《草堂》之陋。其事乃集大成于竹垞《词综》。顺治末年，王渔洋刻《倚声初集》[⑩]，其书实出邹祗谟之手[⑪]，集五十年间新词，欲以续《花间》、《草堂》之后，康熙以前作品，略具于斯。邹氏序吴骏公词，许其诗可为词，词可为曲；其题墓乃终以“词人”自居，而归宿于词。夫词之为物，要眇悱恻，可以写一人一时之怫郁。缘情之制，无须与声乐结合，而凄心悄志，既哀以思，意内言外，合于《国风》

① 锡山华氏藏，见《式古堂书画考》，421页。

② 见《矩园题跋》。

③ 顾复《平生壮观》记其事。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钞本一册。

④ 《天一阁书目》。

⑤ 休宁程敏政编，四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蓝格钞本。

⑥ 字蔚翾，与万红友友善。所录分八卷，皆清初人作。卷一，一六六首；卷二，一三二首；卷三，一三七首；卷四，一二五首；卷五，一〇一首；卷六，七九首；卷七，六八首；卷八集句，一一五首。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刊，有僧宏伦序。往年于日本内阁文库见之，记其梗概。

⑦ 成书在康熙四十八年，收顺康间一百二十人词，附姓氏录，康熙间辟强园精刻本，《词学季刊》有简记。

⑧ 见朱序《静惕堂集》。

⑨ 曹集有《摸鱼儿》“闻周青士有《词纬》之选，寄之”一词。

⑩ 共二十卷，大冶堂本。

⑪ 邹氏《丽农词》末有《戚氏》，题云：“辑《倚声集》将成，复得阮亭新词并简。”

好色、《小雅》怨诽之遗。故明之亡，人多乐趋之。盖是时曲已成强弩之末，乃退而为词。顺康词学中兴，鄙明而返宋，与经学之反求汉氏，同一趋向，亦时代风会使然也。

顺康此卷既成书，千帆不远千里来书嘱序其端。感曩年亦曾涉猎于此，愧无以献替，嘉千帆不惮疏凿之劳，绵声雅于不坠；承学之士，得所归趋，厥功至伟，无待扬榷。既谬附知言，故不辞固陋，覙缕论之如此，以为后之读是书者告焉。一九八八年九月潮州饶宗颐谨序。

附　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

——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

施议对

饶宗颐教授创造形上词，乃一次有意识之尝试。有关创造方法及对于词史发展的贡献，拙文《饶宗颐形而上词法试解》[①] 已作粗略阐述。由于学识以及其他方面条件所限制，相信仍有某些尚未认识或认识不清楚之处，因此，再次就若干相关问题，请教饶教授。

时间：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至五时。

地点：跑马地凤辉阁饶宅。

以下为访谈记录。

施议对　先生所做学问很严谨，一般读者不太好理解。如采用对谈方式加以表述，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饶宗颐　非常有意思。我的东西，比较喜欢引用原典，再同自己的思想配合起来，进行一番解释，但因我发挥原典都较简略，所以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今天，你对我再作一番解说、诠释，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

① 载香港《镜报》，1996年11、12月号及1997年1—4月号。

施议对 好像我在《镜报》所发表文章[①]，开头一二篇，编者说甚为艰深，看不太懂，但接下去，逐步阐释，也就明白了。

饶宗颐 是的，现在明白了。你讲得清楚。很好，很好。

施议对 今天，我想请教四个问题：

第一，对于形上词的认识与理解；

第二，创造形上词的依据及条件；

第三，形上词与先生所做学问的关系；

第四，形上词的存在价值及缺陷。

饶宗颐 这就是原来所曾经探讨的问题，现在进一步讲清楚。

一、形上诗与形上词

施议对 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形上词。正如先生所说，形上词是从形上诗来的，到底形上诗与形上词各自有何特征，是如何构想引进的？

饶宗颐 西洋形上诗（Meta physical），代表形而上。这是与形而下相对立的。Meta physical 在上面，带有物以上的意思。这是看不见的。对此，中国人谓之为道，而形而下，则谓之为器。我所作形上词（Meta physical Tzū），就是从这里来的。重视道，重视讲道理，这是形上诗的特征，也是形上词的特征。如果为形上词立定义，是否可以说，所谓形上词，就是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

西洋人重视形上诗。在英国，很早就有写作形上诗的重要作家出现。中古时代，中国也有形上诗。这是纯粹说道理的诗。当时没有形上诗这一名称，而叫玄学诗。例如陶渊明，就有这类作品传世。但是，玄学诗在中国诗史上没有什么地位。你看，刘勰《文心雕龙》，就反对玄学诗。许多诗人对于这类纯粹说道理的诗，向来都抱抗拒态度。

中国诗歌之发展，乃以情为主。例如《文心雕龙》提倡情文，而无理文。这是中国人价值取向的体现。不过，作为社会及自然的人，却基本上不能没有理，不能没有形而上，不是完全感情用事。因此，中国说理诗，仍然有其滋生、发展的天地。

大致说来，中国说理诗，乃至宋代才有相当地位。因为宋代讲理学，必

---

① 指《饶宗颐形而上词法试解》。

然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体现。只是纯粹的说理诗，人们仍然抗拒。例如理学家的诗，包括邵尧夫所写诗，人们往往看不起，认为不是诗，是诗的歪路，非正途，因为不动人。

如将中国说理诗与西洋说理诗相比，就能看出二者差别。西洋说理诗，基础是神学。哲学家、宗教家、神学家，三者合为诗人。诗人心中，都有个神，即上帝。故其所作，有很高的哲理在，即形而上旨意在，能够指出向上一路。而中国人没有上帝，或信道，或信佛，或将祖宗当作神祭祀。所作说理诗，包括玄学诗，有的纯粹搬弄佛学道理，说理味道太浓，人们不愿看。这一点，可能就是中国人对诗产生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亦即我刚才所讲有情文、无理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刘勰，原是和尚栽培出来的人物，但却袒护另一面，这就非常奇怪。这一事实说明，中国诗歌说理的部分非常不发达。即使出现说理诗，也不受重视。这就是中国诗歌与西洋诗歌的不同之处。

我觉得，中国说理诗之不受重视，不发达，如从人的立场来讲，其中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大家都离开神这个岗位，不尊重神的存在，对于神的力量理解不够。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有相当差距。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诗的历史上，中国人所走的路，是否有问题，还是值得检讨的。中国人虽然很喜欢西洋的东西，但是对于西洋在这方面的创造，却理解得很不够。例如，许多新的人，喜欢 R. M. Rilke，这是西洋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其诗歌。

施议对 不知道 R. M. Rilke 主要成就是什么？其诗歌为何不容易读懂？

饶宗颐 R. M. Rilke 乃德国诗人。其诗篇之所以不容易读懂，主要因为不明白其神学境界。即其于诗歌当中代神说话，体现神的观念，与神接触，把人提高到神的境界当中来。这既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又是其诗歌不易读懂的主要原因。而且，再加上诗人喜欢运用神学典故，也就更加增添了一层神秘感。

施议对 中国人对于神的观念，与西洋有何不同？这与诗歌创作有何关系？

饶宗颐 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即：西洋人信神，中国人不信神。在西洋，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信神，都信上帝。以为宇宙无穷无尽，银河系以外，还有其他无穷尽之星系。目前科学家虽已能够探知火星上奥秘，但火星之外，还有无数火星。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即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中国，则不同，或者将自己所供奉的祖宗当神明，与天相配，或者干脆声称：人定胜天。颇

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西洋，神的地位，上帝的地位至高无上。所谓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西洋人以为是不可能的。我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前后已去过九次。法国是一个纯粹天主教国家，神的地位非常之高。我不信教，但当我每次走进圣母祠，都觉得人很渺小。西洋没有什么山水诗，欧洲只有一座阿尔卑斯山，其最高峰为Cervin。有一次，我与戴密微（P. Demiéville）同游，写了许多诗。都为即兴之作，戴氏很佩服。但《黑湖（Lac Noir）坐对Cervin》其一云：湖水清时不见鱼，飞飞蛱蝶欲连裾。山深草浅饶萧瑟，相对一峰问起居。

开头两句没什么，后面两句与山峰相对，山峰问我起居情况，戴氏即很惊动。以为了不得，怎么能与青山平起平坐？

施议对　正如辛弃疾词中所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是与青山相对。

饶宗颐　是的。这里所表现的人对于自然（青山）的观念，包括对于神的观念，完全是中国式的。即以为，人与自然（青山），或与神，可以合而为一，可以相提并论。但是，西洋就不允许。因为山代表神，不可怠慢。这当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

当然，在古老的中国，也尊重神或尊重天。例如《诗经》里的颂，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便是重神、尊天的表现。再如周之所以灭殷，并且得天下八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正因为其重神，没有宗教，再加上没有法律，那就很难想像。这大概是所谓共信。就这一点讲，中西观念，又似乎是共通的。不过，说到底，仍然有所区别。例如：《书经》有"上帝"，甲骨文中"上帝"也出现过三次。利马窦翻译经典，就将God翻为上帝，表示为最高之神明。实际上，中国人的"上帝"与西洋上帝并不相同。中国人的"上帝"就是天，而西洋上帝乃比天高。因为天，毕竟有形有迹，而上帝却是无法捉摸的。所以，西洋传教士把中国人有关神的理论带回去，都遭到拒绝，至今还是如此。

正因为这一缘故，所以我说，中国人不迷信，以为破除迷信，才是科学，而西洋人反倒很迷信。也正因为这一缘故，所以我觉得，中国诗歌中的形而上部分，实在太缺乏。不但言情的词如此，而且言志的诗亦如此。这是一个严重缺陷。我之所以由西洋之形而上诗，尝试创造形上词，其目的就在于弥补这一缺陷。

施议对　照这样看来，创造形上词，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在落想？

饶宗颐 落想当然最重要。这是关于一个人的认识、修养及境界问题。并非每个人都做得到。其中，主要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及感悟。例如康德，既是一位大哲学家，同时又相信神，未曾否定神的存在。但中国某些研究者就不知道。王国维学康德，读一点哲学，体会点意象，而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王氏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牵涉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

施议对 王国维于而立之年提出境界说，并由诗词境界说到人生境界，其对于宇宙人生是否已经有所体会。

饶宗颐 王国维不曾正面提出这个问题。

施议对 只是一种迹象。而先生于知命之年，创造三种境界——诗人境界、学人境界及真人境界，当时，指导思想是否已经很明确，即是否有意识将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及感悟，体现到具体作品当中来。

饶宗颐 是的，已经很明确。可以说，这就是落想。所以，我的第三种境界——真人境界，是一种超越的境界。里头有些是道家的，以道家来讲是相当高的一个地步。但其中体现神的观念，也可说带有宗教味道。这并不是每人都能达到的境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达的境界，许多人觉得不需要到达这种境界。我并不要求什么人都要有这种境界，不一定的。

施议对 这一境界，实在并不好理解。我读先生三首词——《六丑》、《蕙兰芳引》、《玉烛新》，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有所领悟的。必须融入词境，对于三种境界，才能体会到的。

饶宗颐 所以说，不是马上可以理解。

施议对 好像融入词境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力量推动着。如果没读先生的词，对于所谓落想，我绝对想不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饶宗颐 第一，因为你从来没想到，词可以体现这么高的落想，没将词境与宇宙人生之境连接起来。第二，因为你自己还缺乏这方面的修养。就这两个原因。

施议对 我最多停留于诗人之境界。我以为，许多人都不曾超越这一境界。

饶宗颐 不曾超越。而且，在对于诗人之境界还不曾体悟得很深之前，并不容易实现超越。

施议对 实际上，有了诗人境界，已经很不错了。正如先生所说，第一种境界——诗人之境界，乃半人境界，而另一半为常人，当然有常人之境界。

这是完全在凡间的。二者相比，能从常人之境界，进而到达诗人之境界，我已经是非常满足的了。而第二、第三种境界逐渐脱离凡间，当为先生所说半超越与超越。所谓真人之境界，应当就是天人境界。

饶宗颐 不错。因为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而且已成为老生常谈，但只是挂在口头上，并无真切体会，所以，我即将其当作一种落想，拿诗、拿词来解释。这就是我的意图。

二、创造形上词的依据及条件

施议对 现在探讨第二个问题，创造形上词的依据及条件。不知是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诗词发展的依据，即，从诗言志开始，直至于今日，众体皆备，怎么会想起创立一种新词体——形上词；另一个是自身修养，这是必备条件，即，如果没有自身修养，落想就不可能那么高。

从文学本质看，所谓诗言志，是否已经有理在里面。这是诗中本来就可以存在的东西。说明中国同样能够产生说理诗。但是，并非人人都可以写好说理诗。我看这一篇关于先生的访谈录，其中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即："诗、书、画，是我生命的自然流露。"这是不是意味着先生具有一种特殊修养，故所作诗、书、画，包括所有学问，都体现出一种精神，一种超越凡间，高出于一般情与景的精神。这也就是说，由于先生自身有此修养，因此，才能将诗中固有的东西发掘出来。作为创造新体的依据。

饶宗颐 你是否注意到我在日本发表的一篇文章——《论杜甫夔州诗》，见京都大学某刊杜甫专号。我提出，杜甫诗中有理。许多人不曾体会到这一点。文章写于五十年代。那时，我已感悟到诗中的理。

施议对 五十年代，三十余岁。能够有此感悟，对于后来的创作与研究，当有很大帮助。

饶宗颐 这篇文章很重要。有些朋友看了，觉得很高明。中国儒学也讲"高明"二字，并有高明与极高明之分。当时年纪轻，胆子大，要驳朱子。朱子本人很懂高明，但对于诗里的理不太重视。朱子喜欢选体，不知道可以从选体再提高一个层次。选体是诗人境界，从选体角度衡量杜甫，只能停留于诗人层次，达不到极高明境地。我的文章说了杜甫许多事情，特别是在夔州的事。文章很长，收入《文辙》里。

施议对 去年九月份到天水，参加"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

会”，我提及先生所论述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都非常重视。

饶宗颐　他们不了解，把杜甫当寻常人看待。其实，所谓忧国忧民，属于社会性，只是表层意义，都是凡间的事；而杜甫所思考的，并不止于此。即：杜甫诗中有理学。因为在夔州三年，杜甫什么事都没做，只是思考。即静下来，逐渐体会，才能悟得现实世界之理及诗中之理。宋人黄山谷已多少了解到这一情形，因为其懂得理。所以，我认为杜甫夔州以后的诗，特别重要。

施议对　先生在耶鲁大学也有三个月时间。此三个月时间，曾较为专注地思考词学问题，遍和清真词，尤其是尝试创作形上词。就思想渊源及历史渊源看，帮助悟得这个理，并且达致超越境界的，究竟是佛还是道？

饶宗颐　佛与道都有，特别是还有庄子。思维一步一步深入，是有层次的。一个人，不能光是生活。要不然，就失去“灵”。“灵”就是高级的思维。要静得下，才悟得到。

施议对　看起来，创造形上词，除了借鉴西方哲思以外，主要依据，当然还是中国原有的说理诗。

饶宗颐　诗里头比较方便说理。即如日本的俳句，一句话也可以说理。这是精粹的语言。既经过锤炼，也是各种觉悟的体现。

施议对　先生所创三种境界，是否也可用三句话加以体现？“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这是第一种境界。表示上下求索，与先生写诗、做学问过程，都可沟通起来。这就是诗人之境界。

饶宗颐　日本人以为，诗人都有孤独感，所以独赏芳菲。同时，正因为孤独，则更加求索（寻觅）。不在孤独里思考、感悟，就创造不出这种境界来。

施议对　还有，“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这是第二种境界。所谓“日愈西下，则其影愈大”，同样包含着做人的准则。即：尽管并非赫赫如中天之日，却仍然有其光辉。这也是很难得的。

饶宗颐　不错。你把握得很好，正是这一用意。所谓更绿，就是更加美好。

施议对　但是，有些人似未必愿意进入这一境界。

饶宗颐　因为他们的精神都向外表露，既经不起孤独寂寞，又不肯让光彩受掩盖；只是注重外面的风光，而不注重内在修养。他们看不见林隙间的“绿”。其实，越想暴露光彩，越是没有光彩。

施议对 第三种境界，同样可用“红蕉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加以体现。乃以为，永远有一个美好明天相等候。因此，没有烦恼，身心康泰。

饶宗颐 这一事实说明，诗词对于培养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性情），其作用是积极的。这也就是所谓“指出向上一路”。但是，如掌握不好，诗词也有害人的一面。前一段，香港大学有位学生以蒋春霖为题写作博士论文。我为作序，对于蒋春霖持批评态度。有人觉得不好理解。其实，蒋春霖就是为词所害的一个人。因为不能向上，一辈子沉沦下僚，不过于《花间》、《尊前》写几首小歌词罢了。即，只是在第一境界纠缠不清，无病呻吟。至其若干有关背景的作品，也未能达致较高境界。所以，我极力追求向上一路，主张以积极态度，培养人的精神。

这一想法，苏东坡似乎很早就有了。苏东坡很懂庄子，《赤壁赋》里有相对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甚为达观。论者称其“指出向上一路”。这是值得注意的。但其未曾主张制作形上词。

施议对 王国维提倡境界说，写作哲理词，似已进入先生所谓第二种境界——学人之境界。

饶宗颐 当然。

施议对 但是，王国维的两种解脱办法——暂时解脱及永久解脱，似乎并未能解决问题。

饶宗颐 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诸多方面条件尚不具备，未能真正超脱，其于做学问乃至词学创造上之成就，也受到一定限制。首先，王氏只到过日本，未到西洋。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伟大。而且，对于叔本华哲思，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这是阅历的限制。其次，王氏对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对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这是学识与修养的限制。所以，王氏做人、做学问，乃至论词、填词，都只能局限于人间。即专论人间，困在人间，永远未能打开心中之死结。

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就这点而言，我觉得，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未死就为自己先写下挽歌，以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之后，自己能够与山陵共存。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我看已有所超越。

因此，我认为：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两藏”——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例如：朝代更替，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小小波澜，算得了什么。但是，王氏就是想不通，

不知道如何于宇宙人生中去寻找自我。

施议对 先生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广泛、深入，见解独特，甚可钦佩。

饶宗颐 宇宙观、人生观，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决定创造形上词的条件；而利用词的形式、体制，将思考的结晶表现出来，则是我的理想，亦即我想走的一条路线。

三、形上词与饶学的关系

施议对 有关饶学的说法，请勿介意，因为在一些场合，学者、专家均已提及。第三个问题所要探讨的是，形上词在先生所做学问中，占有何种地位。也就是说，先生既已修炼到了第三种境界——真人之境界，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先生乃以真人身份游戏人间。

饶宗颐 可以说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所谓游戏则未妥。游，是逍遥游的游，而未曾戏。我不主张戏。戏，即失去真，就非真人了。

施议对 那么“通”呢？先生做学问讲究一个“通”字，即“触类旁通”，将上下左右、古今中外各领域学问打通。去年五月，香港学界为先生举办祝寿宴会，先生和罗忼烈贺寿诗云：“误了平生八十春，不今不古与谁论。也曾俯览秦川小，犹较东坡隔一尘。”其中所谓“不今不古”，就是打通时间界限，这就是“通”的具体体现。所以，不说游戏，而说贯通，是否合适？

饶宗颐 这是时空问题，无有穷尽。但是，其中有我自己的存在，有我的位置。从游的角度看，超越时空界限，这是广大、深远的表现。但不能戏，要为主宰，这就是“真”的实现。

施议对 这里所说的“真”，是否即为对于宇宙人生思考的结晶，而其实现，是否即为对于幽灵之境的追寻与创造。亦即，借助于“通”，在无限时空范围内，追寻创造能够体现“真”的曲折、高浑境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先生于形上词所体现的“真”，是否即为全部思想的核心？

饶宗颐 有这个意思。

施议对 照这么说，先生所做学问，似乎都可以这么理解，这么掌握与驾驭。因此，先生形上词之三首代表作，实在太重要了。

饶宗颐 当然，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又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所涉猎之所谓学问，十分广泛，人家说我东搞西搞，各个领域都有所牵连，这一切，有的可以这么理解，有的就不能，要看具体情形。

施议对 本来，人们视填词为余事，而先生却以之探讨本真，将全部生命熔铸入内，是否变余事为正事。

饶宗颐 我做什么事都求真。文学研究如此，艺术研究如此，历史、考古研究亦如此。中国历史很悠久，最近，于万县鬼城发掘得到旧石器时代城址，估计乃六千年前遗物。以前认为，西南地区文明开发迟于中原地区，这一观念，现在看来应该改变。任何事情，都应寻根究底，考其本源，即本真。要将地下的东西（地下之实物）、书本上的东西（纸上遗文，包括异族、故国之故书与旧籍）以及最新出土的文物（实物与典籍），合在一起进行考察，才能会通。因此，我并未将某一种学问，例如填词，当余事看待。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是现实的存在，都能够成为研究对象。我以生命融入，也就有所寄托。

施议对 先生所做学问，既如此广泛，又如此专精，样样都有独特建树。其过程，是否觉得有神明相助？

饶宗颐 有时候有如此感觉。要不然，有些问题怎么想像得到。例如：两种东西毫不相干，相距九万八千里，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联想，应该说若有神助，不过还不能提供具体证据。

我搞的东西很多，经常同时思考许多方面的问题。许多问题，颇为杂乱，并不容易驾驭。但是，有时候某些问题忽然连接在一起，忽然悟到，那就非常愉快。天天思考、天天有所感悟，非常奇妙。

施议对 思考、感悟，永远处于这一状态。绘画、写字、作诗、填词，都处在这一状态当中。现代人说气功、气场，与这一状态是否相似？

饶宗颐 做气功的人将精神集中在气的运行上，其所形成的气场，当也是一种状态。

施议对 先生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其运行是否也是一种气功？说不定还是比气功更高一层的东西。

饶宗颐 实际上也是一种气功，因为气功也讲“通”。但是，要进入这一状态，也非常不容易。做气功的人，首先逐步累积，做到相当长的时间，逐步悟到，才算大气磅礴。做学问也要做很长时间，那么多事物，那么多问题，才能在自己的脑袋里融会贯通。

施议对 因为永远在状态当中，所以，不管谈论什么问题，一下子就能够入题。

饶宗颐 可以指出有关问题关键所在，因为许多事物，许多问题，其产

生以及发展、变化之基本原理，都可以打通。

施议对 做学问之是否有神明相助及是否进入状态，除天分外，与宿缘有无关系？

饶宗颐 这两个问题都是今天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什么叫天分？什么叫宿缘？太“形而上”了。

施议对 但是，二者都确实存在。

饶宗颐 因为天分之最主要表现在于觉悟，对某种道理体会得很明白，很快就能悟出来，这就是天分。而有些人则不行，即不明白，不觉悟，这也是天分问题。至宿缘，这东西有来历，我也解释不了。

宇宙万物，发展变化，到了今天，都以亿万年计。科学发达，文明进步，对于生命来源的研究，已有很大突破。但是，我觉得，人类所知道的事，仍然极其有限，宇宙奥秘，人类所能发掘得到的东西，很少很少。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渺小。

施议对 这就是说，人不能胜天。

饶宗颐 你要胜天，天将给你一个惩罚。这是无法讲清楚的问题。

施议对 正如先生所说，平生所做学问，均以吾国精神史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文辙》小引），并将有关论著纳入“中国精神史探究”系列，说明先生治学，着眼点极高，目标极远大；而且，先生并编译《近东开辟史诗》，为研究开辟神话、探索人类文明起源，提供第一手资料，并为中国精神之探究，提供借鉴。说明其治学，既依靠自身之原创力，又注重外来之启发与参证。这是以治史之法治学的一种具体表现。

以治史之法治学，即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其贯通结果，即为对于人类精神史之思考与感悟。以此为词，自然“别具一副心眼，在两宋诸大家外”（罗忼烈《选堂近词引》）。例如：《固庵词》之标榜幽灵之境，谓“词异乎诗，非曲折无以致其幽，非高浑无以及其灵”（《固庵词小引》），其对于深与高的追求，我看，已带有向上倾向。而此倾向，正因思考与感悟所造成。

饶宗颐 幽灵之境，即体现深度，又体现高度。但我不主张深，而主张高。因为深，容易窄，而我却喜欢宽广。

施议对 要不然，在香港写《固庵词》，香港这么小，其境界就大不到哪里去了。

饶宗颐 我根本不会将自己局限于香港这个小地方。我的词心，与整个

宇宙是相通的。

施议对 表面上看，香港这地方，生活圈子很小，可以写入词中的题材，似十分狭窄，无非与朋友饮茶、赏花或者品画、题诗而已，要想有何作为，甚是艰难。

饶宗颐 正是如此。不过，我的活动空间却非常宽广。

施议对 先生《西子妆慢》（“浅水挼蓝”），谓盛夏与诸生浮槎水国，有渺然江海之思。既向往江海，以为放舟中流，发棹歌吴榜，将不知今世何世，又不愿意以江海自限，以藻国自困，实在了不起。——苏东坡上下求索，醉中放歌，“江海寄余生”，将江海作为归宿，不愿意离开江海，而先生则不满足于江海。先生此词，写得既高远又洒脱。

饶宗颐 我到每一个地方，想法都非常特别。我的思路，决不因任何东西所规限。东坡酒醉归来，“夜阑风静縠纹平”，地方甚潇洒，但其思想不够潇洒，还没达到极高明境界。

施议对 所谓“羁怀莫寄”，说明羁旅怀抱，无所依托，令人困惑，但此怀抱之如何寻求依托，却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饶宗颐 不错。羁旅怀抱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可将人捆住。但是，这条绳索，困得住我的身体，却不能捆住我的心。一个人之能不能解脱，主要乃取决于自我。

施议对 这就能够云游天下。

饶宗颐 不错，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我的心。

施议对 这说明，读先生的词，必先知道先生想些什么，追求什么，才能真正读懂。

饶宗颐 我并不想要求什么东西。

施议对 就第一种境界看，在人间，有常人与诗人之分别，人们所追求的，不外乎现世荣华富贵及烦恼与痛苦的解脱二事。对于前者，见仁见智，有的人十分热衷，有的人并不在意。先生属于不在意一族。对于后者，各施各法，有的人用睡或者酒加以解脱，有的人则在梦中继续追求寻觅，而不在乎任何烦恼与痛苦。先生亦属于不在乎一族。这是先生于诗人之境界所体现的思想。但是，先生的追求、寻觅，还有第二种境界及第三种境界，尤其是第三种境界，这是超越人间的境界。

饶宗颐 所以，只是用第一种境界来衡量我，其实并不知我。怎么衡量

呢？必定感到很奇怪。

四、形上词的存在价值及缺陷

施议对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形上词自身的创造问题。这就是今天所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形上词的存在价值及缺陷。即：形上词对于词史发展及当前创作，有何意义，并存在哪些缺陷，应如何给予正确评价。

饶宗颐 主要想走一条新的路线。刚刚开始，做了以后，才能知道有何缺陷，有何问题。

施议对 先生形上词，初看不明白，再看知道一点点，要看好几遍才能有所领悟。开始时，也许觉得非本色，因为词本来并非如此。

饶宗颐 不是本色非本色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视填词为“小道”，为“末技”，人们误以为，只有说男欢女爱、儿女私情，才是词的本色。这也是中国诗歌重情文而不重理文的一种体现。当然，某些述志或造理篇章，借男女关系加以表达，显得十分出色，但某些不讲男女关系的作品，也并不逊色。词的世界，并非只能谈情说爱。所以，形上词的创造，已经超越本色。

施议对 观念问题十分重要。但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落想），如何成功表达，以获得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却并非易事。有关这类问题，词论家可能想得多一些，而填词的人，也许较少考虑。先生的创造，是否有一定针对性？

饶宗颐 朋友中，论词、填词的人很多。远的不说，就说你的老师夏承焘以及唐圭璋与詹安泰三人。唐圭璋的成就，主要是资料考订。所辑《全宋词》、《全金元词》以及《词话丛编》，即为有功词苑之巨构。但很少创作。

施议对 有位前辈谓其“有词学，而无词才”。实际上，唐氏早年，于吴梅门下治词，十分用功。如社所刊唐氏诸作及其后所著《南云小稿》，皆不失词人本色。中年以后，因丧偶，即专注考订。

饶宗颐 夏承焘世称“一代词宗”，早年学姜白石，也为姜白石服务，写了不少有关白石声学研究文章。不过，在创作方面，仍未找到一条新的路线——能够“指出向上一路”的路线。到晚年，其探讨精神，并未坚持下去。

施议对 夏氏学白石，清刚疏宕，以健笔写柔情，颇具特色，晚年甚是推崇苏、辛，颇有髯翁、青兕气度。其对于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之

中国填词，早就想进行一番改革，胡适之所谓“以科学方法治旧学”，对其也有一定吸引。但是，如何以崇高理想入词，于白石、苏、辛以外，另造新体，将有待来者。

饶宗颐 詹安泰本来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尤其是到中山大学任教之前，所作小令已有向上倾向。其写词功力，已得到词学前辈所认可，夏老对其创作，也甚为欣赏。中山大学迁往云南，聘请詹氏前去任教。到了中山大学，改了方向，未朝着所走新路坚持下来。在中山大学，找不到可以谈词的人。写诗的功夫多于写词，几乎不大写词。若干五古写得很不错。如将写诗的功夫用到写词上，如其小令，必定有相当成就，可惜未曾这么做。詹氏诗词集，曾由我在香港为其找人出钱印行。那时，为其诗作序。近来，其后人将在内地为出诗词合集，邀我为其词作序，我又认真地读了其词作。

施议对 这么说来，所谓走新路，当并非一般人所能够做到。

饶宗颐 龚定庵一生，什么事都没做成。到了晚年（1839 年，四十七岁），突然写出三百一十五首杂诗——《己亥杂诗》，乃千古无有，为不幸中之大幸。因此杂诗，讲了人家所没讲的话，构思独特，才气纵横，堪称奇诗。我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写词，但龚氏不写。

施议对 龚氏在杂诗中所说，为何如此重要？

饶宗颐 因为关系到宇宙人生问题。龚氏只活到四十九岁，比王国维小一岁。但其要做大学问——“天地四方”之学，并主张“通经致用”，为社会改革——更法、改图、变令功，做出一番贡献。杂诗将其浩荡心志，包括学问及思想，熔铸入内，这就是别人所没做到的。

施议对 先生的意思，就是用词叙说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例如，1979 年在意大利所作《贺新郎》：

> 何必由斯路，算无端、天意安排，任他分付。回首两崖修竹翠，断壁王尊可驭。更添得，山如卧虎。以判两间分表里，漫驱车、谈笑追夸父。齐一变，至于鲁。　　众峰罗列如蹲兔。试凭高、齐州几点，谁人知否。喜见村民宵秉烛，信是人间净土，问抟土，何年能做。我谓女娲休胆怯，趁新生、重与造夫妇。轮又转，逐尘去。

在词章中，要求补天、造人之女娲，休要胆怯，而应再接再厉，趁新生（复活）之夕，重新造人。这与龚氏之所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

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概同一用意。

饶宗颐 当时由瑞士东之 Lugano 入意大利，夜宿 Bedero Valcuvia 村峰顶，旅舍名 Le Ruota，厥意为轮，即车轮。因正好为复活节之夕，看到当地村民，连宵秉烛，欢度节日的情景，就写下这首词。其中，“喜见”二句所写为当时所见事，“问”以下数句为落想。

施议对 这就是就当前事、当前景，发挥联想，以表达其向上之意。

饶宗颐 故事是古老的，陈旧的，思想是现代的。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施议对 说穿了就是现代人变坏了，要求女娲重为塑造。

饶宗颐 这也是一种尝试。将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观感，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亦即自己的学问、思想，写入词中，以提高词的境界。但是，这也要有所着落，而不能凭空创造。例如：《贺新郎》之所谓“趁新生”，就十分重要。这一应节之辞，既紧扣词章小序所述之意，又为古代与现代或者腐朽与神奇联络之关键。有此关键，所谓“化”者，才有现实依据，因而也才有着落。

施议对 《贺新郎》著想，因与现实世界较为贴近，容易明白。先生另有《念奴娇》，为中秋之夜不见月而作，其用意就不那么容易把握。词云：

> 峡云迢递，洗中秋、雨湿群山无色。光怪鬼门刚过了，倍信浮生如叶。戡破天人，同归芴漠，黑夜心澄澈。月华安在，妙境更谁共说。
>
> 只惜羁旅年年，高寒玉宇，冷浸千堆雪。雾锁长川，猿散尽，杳杳修途空阔，万县非遥，重山已过，暂作舟中客。江流日夜，今宵休问何夕。

饶宗颐 这是写一种感受。当时由三峡乘船，出鬼门，赴万县，水天一片漆黑，突然于天人之间有所感悟，即写下这首词。而且，万县归来，为此并作了一幅长卷，引首题称：“云行雨施”。这是《周易》所用的词语。

施议对 《周易》说云气之流行及雨泽之施布，这当是统于天之所谓“乾元之气”之所促成，此元气之产生，是否另有主宰？

饶宗颐 是的，那就是神。《庄子·齐物》篇称“若有真宰”。

施议对 流行与施布，才具有这么大的气魄。

饶宗颐 可见，古人下字很讲究，十分了不起。

施议对 东坡于中秋见月有词，先生不见月亦有词，十分有趣。所谓“云行雨施”，这是老天爷的杰作，非以长篇书卷，很难展示其气魄与神威。

而作为词章之抒情主人公，其所谓“暂作舟中客”之感受以及“戡破天人”之落想，经过长卷之行与施，也才容易把握得到。

饶宗颐 不同题材，有不同处理办法。《贺新郎》属于稼轩路数，有古典、今典，又有外国的典。例如词章首句，即用但丁的典。但丁神曲 Canto III，开首凡三用“Per Me Si Va”（英译 Through me way）句，我即以“由斯路”翻之。但是，苏东坡就不敢用那么多典，那么多古语。至于《念奴娇》所说感受，主要靠意识流动，已不同于东坡、稼轩做法。

施议对 所谓意识流动，是否主要体现在对于时间、空间的突破上。例如：中秋夜之舟中客，面对着眼前之群山及江流，由夜延伸到日，由日夜延伸到无穷尽之日与夜，亦即不知今夕何夕之日与夜；又由舟推展到群山、江流，由群山、江流推展到高寒玉宇。因而，此所谓延伸与推展，亦即突破，也就将舟中之具体感受及天人之高远落想联系在一起。

就题面上看，两首词都称“戏”。一为看到“轮又转”之有趣情景，希望再转一轮，因用刘克庄韵以戏赋；一为遇见雨湿群山及雾锁长川之恐怖情景，反而觉得美妙绝伦，无人共说，因用张孝祥韵以戏赋。说得很轻松，实则很庄重，甚可发人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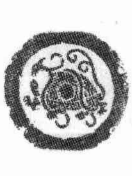
饶宗颐 我就是想以此做个实验，希望有人接着做。我讲气魄，但我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不能做那么多。我只是想出路数。例如天人问题，这是有关宇宙人生的问题，可说的事与理以及感受，非常之多，可从多个角度落想，具有技巧、方法及词藻，都要你具体考虑。这是二十一世纪的词，希望在你们身上。

今天的词，有的并非指导思想不高明，而是创作水平跟不上。只是大题目，大帽子，没有感情，没有理智，因而没有人看；有的庸滥、沾滞，千篇一律，看了也令人生厌。

施议对 有些人为了谋取某种利益，大搞什么金奖、银奖，致使许多公开刊行的诗词，更加没有人看，更加令人生厌，这实际上就是唱衰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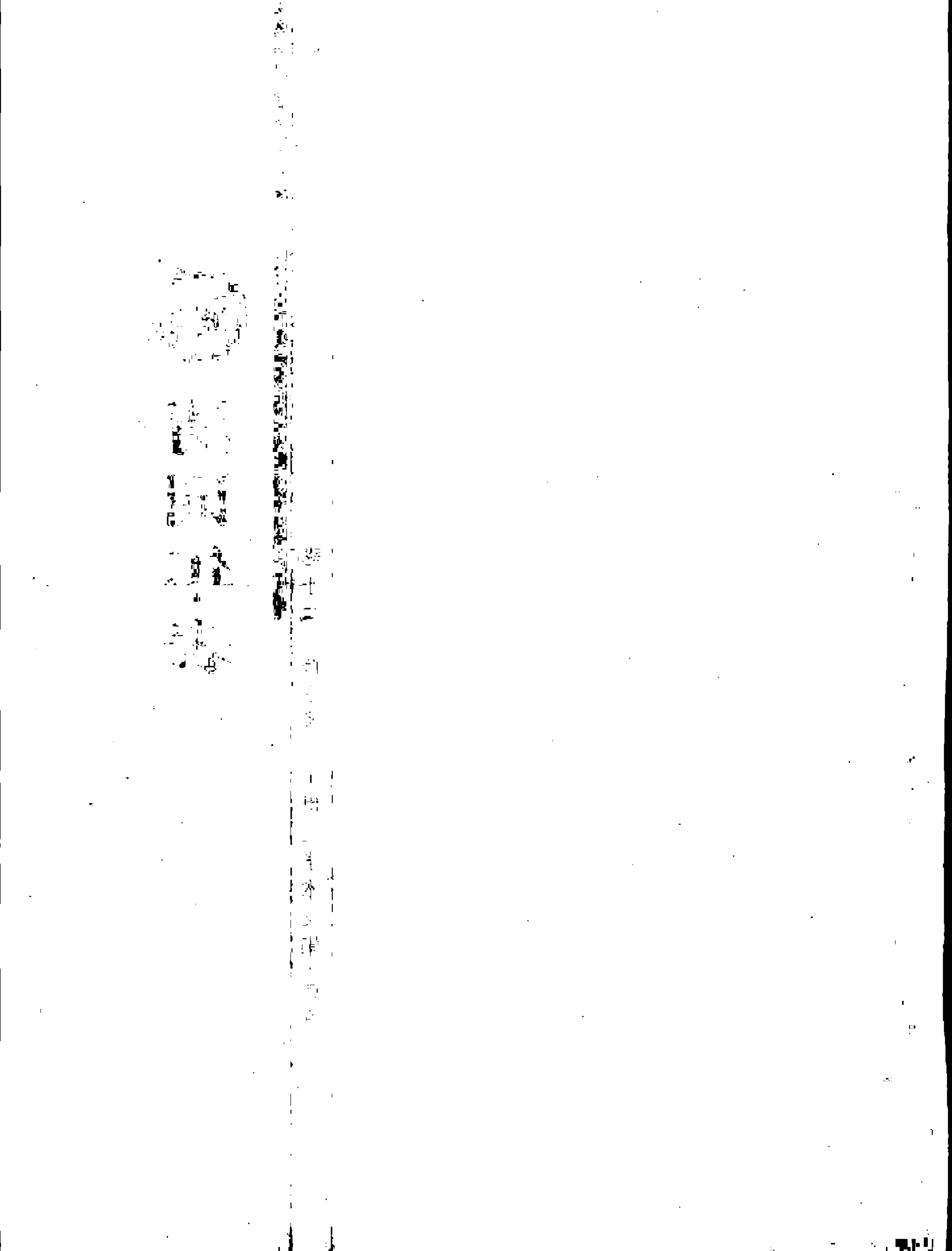
饶宗颐 所以，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唱。

我认为，所谓向上一路，是一条大路。我们要珍惜前人的遗产，要爱护词这一文体，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文体。不要在词里做考证，要在词里开拓，为二十一世纪，创造新词体。



清词年表

卷十二



目　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清词年表

拙作《清词派别论》，剞劂有待；有附录二篇：一为《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前年刊于港大《东方文化》[1]。一为《清词年表》，于词人生卒及词集刊行年月可稽者略为排比，首尾粗具。其间词人之交往，及词籍之发现与刊布，按年条列。事僻者有时兼注出处，用便考览。有清二百余年间，词学演变之梗概，於焉可睹，治近世文学史者或有取焉。爰先刊布，用俟订补。尚希方家匡其违失，跂予望之。

1969 年 12 月饶宗颐识

① 见该刊第六卷一、二合期，香港大学，1961。

卷前（1574—1644）

1574	万历二年甲戌	曹学佺生	
1578	万历六年戊寅	徐石麒生	
1580	万历八年庚辰		吴兴茅一桢（叔贞）凌霞山房刊行订释温博《花间集补》二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1582	万历十年壬午		
1583	万历十一年癸未		顾梧芳刻《尊前集》。确山陈耀文刻《花草粹编》十二卷。
1589	万历十七年己丑	叶绍袁生	
1590	万历十八年庚寅	沈宜修生	
1592	万历二十年壬辰	王时敏生	
1594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		常州董逢元（善良）成《唐词纪》十六卷。李廷机批评，翁正春校正《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六卷，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刊（北京图书馆藏）。
1597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	张　岱生	周履靖刊《唐宋元酒词》。
1598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毛　晋生	
1599	万历二十七年己亥	陈洪绶生	谢天瑞《诗余图谱补遗》十二卷刊行。
1601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		张綖增正《诗余图谱》由游元泾补订刊行。

1603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	王　翃生 万寿祺生	
1606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		欢赏斋刊焦竑《澹园集》（卷四载词三十二首）。
1607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		胡桂芳重辑《类编草堂诗余》三卷，黄作霖等刊。
1608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	陈子龙生 张　怡生	
1609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	吴伟业生	
1611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	杜　濬生 李　渔生 黄周星生 方以智（药地）生	眉州张养正刊《瞿汝稷（式耜之叔）集》（卷五载词三十八首）。
1612	万历四十年壬子	钱陆灿生 周亮工生	黄冕仲跋汪□编《诗余画谱》（《四部总录·艺术编》）。
1613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	曹　溶生 叶小纨生 孙　默生	
1614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	宋　琬生 陆　圻生 金　堡（澹归）生 傅　扆生	陈仁锡等辑《类编笺释草堂诗余正续编》及《国朝诗余》刊行。
1615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	龚鼎孳生	
1616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余　怀生 叶小鸾生	武林朱元亮辑刊《青楼韵语》四卷，张梦徵摹像。
1617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	曹尔堪生 陆求可生	
1618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	尤　侗生 施闰章生 宋征舆生	
1619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王夫之生 吴　绮生 赵进美生	新安程明善《啸余谱》刊行。

1620	万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庚申	李元鼎生 梁清标生 陆嘉淑生 毛 骙（先舒）生 孙枝蔚生	闽抚南居益刊《徐𤊹鳌峰集》（卷二十八有词十四首）。
1621	天启元年辛酉	顾景星生 宋实颖生	杨肇祉辑《词坛艳逸品》，闵一栻刊套印本。
1622	天启二年壬戌	黄　生生	
1623	天启三年癸亥	毛奇龄生 周　篔生 严绳孙生	
1624	天启四年甲子	曾王孙生	
1625	天启五年乙丑	陈维崧生	
1626	天启六年丙寅	王士禄生 倪　禄生	
1627	天启七年丁卯	叶　燮生	
1628	崇祯元年戊辰	姜宸英生 沈　进生 赵吉士生	
1629	崇祯二年己巳	朱彝尊生	
1630	崇祯三年庚午	陆　棻生 蒲松龄生 屈大均生	胡震亨序毛晋《宋名家词》。
1631	崇祯四年辛未	彭孙遹生 吴兆骞生	陆云龙翠娱阁《词菁》刊行。
1632	崇祯五年壬申	吴　历生 王士祜生 吴兴祚生 叶小鸾卒	
1633	崇祯六年癸酉	毛际可生	卓人月、徐士俊同辑《古今词统》刊行。
1634	崇祯七年甲戌	宋　荦生 王士禛生 高层云生	
1635	崇祯八年乙亥	李良年生 沈宜修卒	济南王象晋刊张綖《诗余图谱》。

1636	崇祯九年丙子	徐　釚生 查　容生 王　晫生	潘游龙刊《古今诗余醉》十五卷（十竹斋本）。
1637	崇祯十年丁丑	顾贞观生 秦松龄生	卓人月刊其《蕊渊集》、《蟾台集》（收词八十首）。
1639	崇祯十二年己卯	李　符生	
1640	崇祯十三年庚辰	汪懋麟生	
1641	崇祯十四年辛巳	金　烺生	
1642	崇祯十五年壬午	孙致弥生 王顼龄生	
1644	崇祯十七年甲申	吴　雯生	陈继儒《晚香堂词》刊行（五十八岁前夕游三泖之行）。

本卷（1645—1911）

1645	顺治二年乙酉	高士奇生 徐石麒卒 王鸿绪生	
1646	顺治三年丙戌	曹学佺卒	
1647	顺治四年丁亥	李　雯卒 尤　珍（尤侗之子）生 陈子龙卒	
1648	顺治五年戊子	孔尚任生 叶绍袁卒	
1649	顺治六年己丑		邹祗谟《满江红·己丑感述》（《丽农词》：有“滚滚红尘哭秋风，斜阳宫刹”句）。
1650	顺治七年庚寅	查慎行生（初名嗣琏）	
1652	顺治九年壬辰	陈洪绶卒（年五十九，有《宝纶堂词》） 朱昆田生（彝尊之子） 万寿祺卒（有《遁渚唱和集词》）	

1653	顺治十年癸巳	汪　森生 王　翃卒 查嗣瑮生	翃前岁游粤，是年四月返，卒于途中。	
1654	顺治十一年甲午	纳兰性德生		周亮工刊孙承宗《高阳集》（内词四十九首）。
1657	顺治十四年丁酉		吴兆骞遣戍宁古塔，居塞上二十三年（《清史列传》吴传）。王廉州为吴梅村写《秋天晚思》小册，吴赋《沁园春》（《梅村词》下）。朱彝尊游广州在布政使曹溶所，赴东宫有《菩萨蛮》词。	西爽堂刊李雯《蓼斋集》（词）。
1658	顺治十五年戊戌	曹　寅生 龚翔麟生	六月，曹尔堪有《隔浦莲藻玉轩晚集》（《南溪词》）。	赵进美《清止堂诗余》刊行。胡震亨《唐音癸签》刊行（一九五六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癸签，定原本刊于是年）。
1659	顺治十六年己亥	洪　昇生 毛　晋生	曹尔堪有《中秋京邸怀旧》词（《南溪词》）。王士禛选扬州府推官，以翌年三月抵郡城（《扬州画舫录》）。	
1660	顺治十七年庚子	焦袁熹生 傅占衡卒 （有《湘帆词》）	钱谦益为李元鼎妇朱中楣作《远山夫人四十初度序》（《有学集》）。	王士禛、邹祇谟合辑《倚声初集》刊行（大冶堂本）。

1661	顺治十八年辛丑	盛　枫生		魏裔介《怀舫词》刊。
1662	康熙元年壬寅	赵执信生	是年季夏，王士禛与杜濬（茶村）辈漾舟扬州小秦淮，撰《浣溪沙》二章，并《红桥游记》，一时和者甚众（见《衍波词》上）。	顾璟芳等编《兰皋明词汇选》八卷，《兰皋诗余近选》二卷，刊行。 程以善《啸余谱序》刊。
1663	康熙二年癸卯		十一月，先是宋琬冤系二年，是月得解网，赋《感皇恩》（《一乡亭词》二）。	
1664	康熙三年甲辰	钱谦益卒（年八十三）	八月，朱彝尊至京师，渡居庸关，有《百字令》。九月，至大同访曹溶。	孙默刊《三家诗余》（中有邹祗谟、彭羡门、王阮亭词），杜濬为序。
1666	康熙五年丙午	杜　诏生	朱彝尊在太原王显祚幕。	孙默刊《六家诗余》，孙全砺序。
1667	康熙六年丁未	宋征舆卒（有《林屋诗文汇》）	朱彝尊客大同，与曹溶以词相唱和，其后所作日多（《耒边词序》）。是年《静志居琴趣》成（杨谦作朱谱）。	卢纮刊《四照堂乐府》二卷。
1668	康熙七年戊申	黄之隽生		孙默刊《十家诗余》，是年有汪懋麟序。 董俞《玉凫词》刊。
1670	康熙九年庚戌	董以宁卒（年四十二）		周铭《林下词选》刊。

1671	康熙十年辛亥	吴伟业卒 周亮工卒 惠士奇卒	是年春，曹尔堪至京师，周在浚寓居孙退谷之秋水轩。六月，尔堪过轩，为《贺新凉》词柬纪映钟辈，龚鼎孳见而和之，遂有《秋水轩唱和词》之刻。 曹又为《竹垞词序》。无可（方以智）被累入粤，卒于道中（见黎士弘《托素斋文集》三）。	遥连堂刻曹尔堪等《秋水轩唱和词》。沈士鼎作《延碧堂诗余汇选序》。
1673	康熙十二年癸丑	龚鼎孳卒 宋　琬卒 王士禄卒 沈德潜生		梁允植刊梁清标《棠村词》。
1674	康熙十三年甲寅		曹溶为朱彝尊写《竹垞图》（《云自在龛随笔》）。	
1676	康熙十五年丙辰		是年，纳兰性德二十二岁，始识顾贞观，为作赠梁汾《金缕曲》，结有"百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故贞观书赠词后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余为题照，极感其意，而私讶'他生再结'语殊不祥，何意竟为乙丑五月之谶也。"	徐釚刊《棠村词》于钱塘。 曹贞吉刊《珂雪词》。 王士祯等辑《古今词汇》六卷。 丁炜刻《问山诗余》。

1677	康熙十六年丁巳			性德、顾贞观《古今词初集》十二卷刊行。孙默刻《十五家词》，邓汉仪为序。
1678	康熙十七年戊午	孙　默卒	是年闰三月，《迦陵填词图》，释大汕作。毛奇龄入京，过淮城，驻马流涕，作《少年游》。朱彝尊自江宁应召入都，与李良年同寓南泉寺，论词甚契（《鱼计庄词序》）。陈其年、蒋景祁访朱彝尊于京师僧舍。	宜兴曹亮武、陈维崧等同编《荆溪词征初集》七卷刊。顾贞观、吴绮校刊性德《饮水词》于吴中。汪森序《词综》初刊二十六卷。钱芳标《湘碧词》刊行。佟世南《东白堂词选》刊于钱塘。张渊懿、田茂遇撰《词坛妙品》刊行。李渔自序其《耐歌词》。朱彝尊序蒋景祁《梧月词》。朱氏《蕃锦集》成，柯维朴序刊之。
1679	康熙十八年己未	曹尔堪卒 陆求可卒	是年，毛奇龄在梁清标座上，太仓王生歌毛氏词，并谱为笛曲。	查培继辑刊《词学全书》。
1680	康熙十九年庚申	黄周星卒 王时敏卒 澹归（金堡）卒（《疑年录》十二）	开特科，词人彭孙遹辈多被拔擢。（《清史稿·文苑·彭孙遹传》云："康熙十	王晫《峡流词》，由文沾堂刊行。

八年开博学宏儒科。……明年三月朔，召试太和殿，发诗赋题各一。学士院给官纸，光禄布席，赐宴体仁阁下。于是天子亲擢孙遹一等一名，授编修。自孙遹外，其隶籍浙江者，又有钱塘汪霦；秀水徐嘉炎，朱彝尊；平湖陆棻；海宁沈珩；仁和沈筠，吴任臣，邵远平；遂安方象瑛，毛升芳；萧山毛奇龄；鄞陈鸿绩，凡十三人。江苏二十三人：曰上元倪灿；宝应乔莱；华亭王顼龄，吴元龙；无锡秦松龄，严绳福；武进周清原；宜兴陈维崧；长洲冯勖，汪琬，尤侗，范必英；吴钱中谐；仪征汪楫；淮安邱象随；吴江潘耒，徐釚；太仓黄与坚；常熟周庆曾；山阳李铠，张鸿烈；上海钱金甫；江阴曹禾。

			直隶五人，曰：太兴张烈；东明袁佑；宛平米汉雯；获鹿崔如岳，任丘庞恺。安徽三人，曰：宣城施闰章，高咏，望江龙燮。江西二人：曰临川李来泰；清江黎骞。陕西一人，曰富平李因笃。河南一人，曰睢州汤斌。山东一人，曰诸城李澄中。湖北一人，曰黄冈曹宜溥。凡五十人，皆以翰林入史馆。其列二等者，亦多知名之士，称极盛焉。”〔参《听雨丛谈》四〕）	
1681	康熙二十年辛酉	王士祜卒	是年吴兆骞获还乡。	王霖刊陆求可《月湄词》。林云铭刻《吴山彀音》四卷。朱彝尊在吴，跋吴文定手抄本《尊前集》。
1682	康熙二十一壬戌	陈维崧卒（年五十八，一作年五十九）		龚翔麟刊《浙西六家词》，陈维崧为序（事详《东城杂记》）。
1683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施闰章卒		王庭《秋闲词》刊行。朱彝尊序柯崇朴《振雅堂词》。

1684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吴兆骞卒(年五十四) 傅　扆卒		孙枝蔚《溉堂诗余》刊行。
1685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曹　溶卒 纳兰性德卒(年三十一) 查　容卒	曹溶《古今词话序》:"岁在乙丑,余来金阊,遇僧沈(雄),出示词话,丹崖江子力为赞成。"	柯崇朴小慢亭刊行《绝妙好词》,与柯炳同校《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四卷刊行(卷首题鸳湖归淑英等同选辑)。
1686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杜　濬卒		宋荦序蒋景祁《瑶华集》。 吴绮序刊《记红集》,附《词韵》。
1687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孙枝蔚卒(年六十八,生泰昌元年) 董元恺卒 周　篔卒(有《词纬》及《今词综》) 金　农生		万树《词律》二十卷刊行,共六百五十九调,一千七十三体。 蒋景祁《瑶华集》二十三卷刊行。
1688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汪懋麟卒(年四十九) 马曰琯生 毛　骙(先舒)卒,年六十九(有《词韵》及《填词名解》)		徐釚刊《词苑丛谈》十二卷(蛾术斋刊本)。 宋荦《枫香词》刊行(《绵津诗集》附刊)。 宋荦刊《十名家词抄》十卷,吴江沈雄为《古今词话凡例》。
1689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李　符卒(于福州) 王　岱卒(于澄海县任)		陈维崧《迦陵词》刊行。傅燮伺成《词觏》。

		陆嘉淑卒		侯文灿《亦园词》选刊。沈雄《古今词话》，江尚质补，由澄晖堂刊。
1690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高层云卒 卢见曾生		徐树敏、钱岳辑《众香词》六卷，由锦树堂刊行。 尤珍（尤侗之子）《静啸词》刊行。 吴绮序《众香词》。胡震亨序毛晋《宋名家词》（原序仅署庚午年）。
1691	康熙三十年辛未	梁清标卒		纳兰性德《饮水词》刊行。 汪氏裘杼堂再刊《词综》。
1692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厉　鹗生 王夫之卒	是年五月樊榭生于杭城东园（《东城杂记》自叙）。	先著、程洪同辑《词洁》六卷刊行。
1693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查为仁生 郑　燮生	铁岭李兴祖为山东盐运使。	李兴祖榷鹾时，刻《课慎堂集》内《诗余》一卷。
1694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李良年卒（年六十） 吴　绮卒（年七十六） 乔　莱卒		韩菼为尤侗序《西堂全集》（附《百家词》六卷）。 徐釚序傅燮侗《词觏》。
1695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张　怡卒		徐釚刊《菊庄词》。
1696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屈大均卒 沈　进卒（年六十四）		

1697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六月，朱彝尊居长水，赋红莲并头花作《绮罗香》（集中《道珍堂记》）。
1698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吴兴祚卒 曹贞吉卒 钱陆灿卒 李元鼎卒	高士奇重刊《绝妙好词》。
1699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朱昆田卒 曾王孙卒 （年七十六） 陆　棻卒 李　符卒	
1700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彭孙遹卒 （年七十） 王　隼卒 （《清诗纪事》八）	
1701	康熙四十年辛巳	吴敬梓生	李振祺、振祜刊李元鼎夫妇《文江唱和集》（香雪堂精刊）。
1702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严绳孙卒 （年八十） 沈岸登卒 金　烺卒	
1703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叶　燮卒 （年七十七）	汤斌《借庵词》刊行。王一元序其《词家玉律》十卷（未刊稿，见罗振常《善本书录》）。
1704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洪　昇卒 高士奇卒 尤　侗卒 岳　端卒 （年三十五）	孙致弥序所撰《词鹄》。陈聂恒《栩园词弃稿》刊行。岳端《桃坂诗余》刊。

1705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宋实颖卒		楼俨补订孙致弥《词鹄》刊行。
1706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江　昱生 赵吉士卒	朱彝尊至吴江祝徐钪七十之寿，作《二老垂纶图》。	曹寅《楝亭十二种》刊于扬州使院。 孔传志《清涛词》刊行。
1707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盛　枫卒	朱彝尊过徐钪丰草亭，见沈伯英《古今词谱》，为题其后（本集四十三）。	内府刊行《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
1708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吴农祥卒 钱　载生 孔尚任卒 徐　钪卒（年七十三，有《词苑丛谈》） 毛际可卒（年七十六，有《浣雪词钞》） 潘　耒卒（年六十三）		
1709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朱彝尊卒（年八十一） 孙致弥卒（年六十八，有《词鹄》）		顾彩编成《草堂嗣响》。 赵式《古今别肠词选》，遗经堂刊行。
1711	康熙五十年辛卯	王士禛卒（年七十八）		聂先、曾王孙刻《百家词》。
1712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曹　寅卒（年五十四，有《楝亭词钞》）	是年，无锡杜诏春闱落第，诏特与廷对，遂入翰林，以词受知。	侯晰辑《梁溪词选》，由醉书阁刊行。郭巩《诗余谱式》二卷刊行。

1713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宋　荦卒	扬州书局刊吴贯勉《绿意词》、《秋屏词》。
1714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顾贞观卒 秦松龄卒	
1715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蒲松龄卒	王奕清等纂《钦定词谱》成，共八百二十六调，计二千三百六体，内府朱墨套印刊行。
1716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毛奇龄卒（年九十四） 陶元藻生 查　礼生	至山堂精刊沈时栋《古今词选》。 钱芳标刊《湘瑟词》。
1717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万光泰生	
1718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程晋芳生 吴　历卒 邵齐焘生	顾嘉容、金寿人辑《本朝名媛诗余》四卷，由金氏秀实轩刊。 丁炜《紫云词》刊。
1719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曹士勋《翠羽词》精刊。
1721	康熙六十年辛丑	张九钺生 江　声生 尤　珍卒	
1722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王鸣盛生	厉鹗《秋林琴雅》由宛平翁禧（履吉）镌刊。厉氏时年三十一岁。 傅占衡族孙士凤以活字印行其《湘帆词》。

1723	雍正元年癸卯	王鸿绪卒	
1724	雍正二年甲辰	王　昶生	
1725	雍正三年乙巳	蒋士铨生 焦袁熹卒 王顼龄卒 赵文哲生	
1726	雍正四年丙午	汪　森卒	
1727	雍正五年丁未	查慎行卒 （年七十八）	
1728	雍正六年戊申	鲍廷博生	
1729	雍正七年己酉	吴省钦生 董　潮生	
1730	雍正八年庚戌	王文治生 毕　沅生	李渔《笠翁一家言》刊行（第八卷《余集》，即词）。
1731	雍正九年辛亥	姚　鼐生 严长明生 曹仁虎生	
1732	雍正十年壬子	沈业富生	厉鹗撰《论词绝句》十二首。
1733	雍正十一年癸丑	龚翔麟卒 吴　骞生	
1734	雍正十二年甲寅	陆锡熊生	
1735	雍正十三年乙卯	沈　初生 钱　塘生	
1736	乾隆元年丙辰	王懿修生 杜　诏卒	
1737	乾隆二年丁巳		盛熙祚辑刊《棣华乐府》（《槜李三盛集》）。
1738	乾隆三年戊午	余　集生	钱塘江炳炎《冷红词》精刊。
1740	乾隆五年庚申	崔　述生 沈起凤生 潘奕隽生	

1741	乾隆六年辛酉	惠士奇卒（年七十一）		
1742	乾隆七年壬戌	吴翌凤生		
1743	乾隆八年癸亥	陈昌齐生 秦　瀛生		
1744	乾隆九年甲子	赵执信卒（年八十三） 黄　易生 王时翔卒 于成都（年七十）		
1745	乾隆十年乙丑	武　亿生	厉鹗为扬州寓公，以倚声倡，从而和者数家（王昶《梅鹤词序》）。	《毛西河全集》刊（词话及词集附）。
1746	乾隆十一年丙寅	奚　冈生 洪亮吉生 吴锡麒生		世德堂重刊查培继《词学全书》。
1747	乾隆十二年丁卯	赵怀玉生 张云璈生	王昶初识江宾谷于秦淮水榭（王氏《梅鹤词序》）。	
1748	乾隆十三年戊辰	黎　简生 黄之隽卒		查为仁《蔗塘外集》刊行。厉鹗与查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于天津。
1749	乾隆十四年己巳	黄景仁生 查为仁卒		
1750	乾隆十五年庚午			查氏子善长、善如刻《绝妙好词笺》，徐树农任校勘（查氏跋）。
1751	乾隆十六年辛未	左　辅生		夏秉衡《历代名人词选》十三卷序刊（清绮轩本）。

				清高宗为《归愚全集》作序。 沈德潜《归愚全集》刊行（诗余二卷附）。
1752	乾隆十七年壬申	厉　鹗卒（年六十一）	王昶寓朱氏蘋华水阁研练四声二十八调（《琴画楼词钞序》）。	洪振珂校重印毛晋《词苑英华》。
1753	乾隆十八年癸酉	杨芳灿生		焦袁熹《此木轩直寄词》精刊。 江昱为《山中白云词》作疏证。
1754	乾隆十九年甲戌	吴敬梓卒（年五十四）		
1755	乾隆二十年乙亥	马曰琯卒（年六十八） 吴　鼒生 凌廷堪生 王芑孙生 万光泰卒	春郑燮回扬州。	
1756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石韫玉生	王昶赴扬州两淮运使卢见曾之招（《年谱》）。	
1757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恽　敬生 郝懿行生		王昶为卢运使撰《红桥小志》。
1759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张梁幻《花厂词》抄写刻行。
1760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孙原湘生 袁　堂生 曾　燠生 秦恩复生		
1761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张惠言生 钱　枚生 江　藩生		

1762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刘嗣琯生 徐熊飞生		
1763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焦　循生 黄丕烈生		
1764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张　琦生 阮　元生 李富孙生 金　农卒（年七十八，有《冬心曲》） 董　潮卒		
1765	乾隆三十年乙酉	郑　燮卒 舒　位生		吴烺、江昉等《学宋斋词韵》刊行。
1766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乐　钧生		
1767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郭　麐生 曹言纯生		蒋重光《昭代词选》刊行（三十八卷，经锄堂精刊）。
1768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陈鸿寿生 彭兆荪生 许宗彦生 张　鉴生	是冬，王昶在从台驿（作《思远人》词），时往云南（《春融堂集》二十七）。	
1769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李兆洛生 邵齐焘卒		
1770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顾广圻卒 孙尔准生		
1771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陈文述生 陈寿祺生 盛大士生		许宝善《自怡轩词谱》刊。
1772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陶　樑生 陆继辂生		
1773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严元照生 赵文哲（璞函）卒（年四十九） 端木国瑚生 董国华生		《归愚全集》再版（目录有《诗余》一卷）。 吴县陆昶（梅垞）《历朝名媛

			诗词评选》十二卷，红树楼刊行（选词六十七首）。
1774 1775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乾隆四十年乙未	改　琦生 江　昱卒 包世臣生	新安吴载口刊吴氏《传宗集填词》一卷（清穆堂精刊）。
1776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宋翔凤生 刘逢禄生	
1777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姚　椿生 汤贻芬生	方城培《香研居词麈》刊行。张载华辑其师许昂霄之《词综偶评》。
1778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钱　侗生 吴慈鹤生	王昶辑刊《琴画楼词抄》。
1779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蔡琬（季玉）《蕴真轩小草》二卷写刻（有诗余七首），张宗橚《词林纪事》二十二卷及附集《乐府指迷》、《词旨》、《词韵考略》刊行。
1780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张维屏生 冯登府生	
1781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周　济生 屠　倬生	
1782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周之琦生 董士锡生	
1783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顾　翰生 黄景仁卒（年三十五） 李贻德生	仁和赖以邠《填词图谱》六卷精刊。

1784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程晋芳卒 蒋士铨卒（年六十一，有铜弦词）		海盐吴宁《榕园词韵》刊行。
1785	乾隆五十年乙巳	潘德舆生 陈　沆生 林则徐生 张祥河生 姚　莹生		
1787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严长明卒 曹仁虎卒		
1788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朱骏声生	四月，王昶监腾越城工，时缅甸入贡（《应天长词序》）。	查礼《铜鼓堂全集》刊行（共三十二卷，二十七词、三十二词话）。
1789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朱　绶生		
1790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方履篯生 陶元藻生 钱　塘卒（有《响山阁词》、《玉叶词》）		
1791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董祐诚生		周暟辑刊《黄山两布衣词合稿》（方成培及周暟二人词）。
1792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龚自珍生 潘曾沂生 仪克中生		
1793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刘喜海生 钱　载卒		王初桐《杯湖欸乃》、《花村琴趣》、《羹天阁琴趣》、《云蓝词》各一卷，由嘉定王氏刊行。
1794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汪远孙生 丁　晏生		谈泰（星符）序汪汲撰《词名集解》。

1796	嘉庆元年丙辰	程庭鹭生	太平戚学标刻《三台词录》一卷。《随园女弟子诗》六卷刊行（各家如张玉珍等并附录词若干首）。
1797	嘉庆二年丁巳	毕　沅卒 王鸣盛卒（年七十六，有《谢桥词》）	吴蔚光《小湖田乐府》刊。
1798	嘉庆三年戊午		华亭姚阶《国朝词雅》二十四卷刊行。
1799	嘉庆四年己未	何绍基生 江　声卒（年七十八，有《艮庭词》） 奕　绘生 武　亿卒（年五十五） 顾　春生（奕绘妾） 王柏心生 黎　简卒（年五十二，有《药烟阁词》） 吴熙载生	
1800	嘉庆五年庚申	项廷纪（原名鸿祚）生 谭　莹生	慈溪袁钧辑《四明近体乐府》成（见自序）。
1801	嘉庆六年辛酉	陶元藻卒	
1802	嘉庆七年壬戌	黄　易卒（年五十九） 张惠言卒（年四十二，有《词选》） 王文治卒（年七十三）	王昶自刻《明词综》，《国朝词综》于三泖渔庄。

1803	嘉庆八年癸亥	钱　枚卒 吴省钦卒 张九钺卒 奚　冈卒 (年五十八,有《冬花盦词》)	吴氏拜经楼刊徐灿《拙政园诗余》三卷,列入《海昌丽则》。
1804	嘉庆九年甲子		陈燮序《学宋斋词韵》,袁通刊《捧月楼绮语》。
1805	嘉庆十年乙丑	姚　燮生 黄燮清生	《漱石词摘选》,孙凤仪撰刊。 《芙蓉山馆词抄》刊。南汇冯金伯改编徐釚《词苑丛谈》,集录众说并著出处,增入旨趣,指摘等门,是年书成,有自序。
1806	嘉庆十一年丙寅	石赞清生 王　昶卒 (年八十三,有《国朝词综》)	冯云鹏《红雪词》,扫红亭精刊。 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韩江寓舍刊行。 沙张白《定峰乐府》刊行(附:《诸公论乐书》、《山左杂咏》)。
1807	嘉庆十二年丁卯	沈业富卒	杨揆《桐花吟馆词》刊行。 赵翼序张云璈《三影阁筝语》(词附《简松草堂诗集》后)。

1808	嘉庆十三年戊辰	蒋敦复生 张文虎生 潘曾莹生		
1809	嘉庆十四年己巳	洪亮吉卒（年六十四） 凌廷堪卒（年五十三，有《梅边吹笛谱》）		
1810	嘉庆十五年庚午	陈　澧生于广州木排头旧宅（汪宗衍撰陈谱） 袁　棠卒		秦恩复刊《词林韵释》于《词学丛书》中。
1811	嘉庆十六年辛未	吴　云生	董士锡在武陟有《摸鱼儿·题袁通仓山月话图》（《齐物论斋词》）。	
1812	嘉庆十七年壬申	徐子苓生	屠倬（琴坞）旧寓米市胡同双藤老屋，周之琦、刘嗣琯辈时集觞咏。《金梁梦月词》始是年讫辛巳。	张亨梧《感物吟》刊。
1813	嘉庆十八年癸酉	吴　骞卒 秦湘业生 刘熙载生 汪曰桢生	是年秋，周之琦使并州，次恒山驿（《解连环小序》）。	
1814	嘉庆十九年甲戌	龙启瑞生 承　龄生 周寿昌生 孙衣言生 乐　钧卒 鲍廷博卒		李富孙序所著《曝书亭集词注》（《梅径庼全书》中）、汪世隽《凭隐诗余》刊行。桐花阁刊孙云鹤《听雨楼词》。

1815	嘉庆二十年乙亥	王锡振（拯）生 舒　位卒（年五十一） 杜文澜生 方濬颐生 杨芳灿卒（年六十三） 姚　鼐卒 钱　侗卒（年三十八，有《小泉来山馆词》）		
1816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勒方锜生 端木埰生 崔　述卒（年七十七，有《桂窗乐府选》十四首） 王懿修卒	方履篯南游，有《翠栖吟》四首（《万善花堂词》，有小序）。	
1817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严元照卒（年四十五，有《柯家山馆词》） 恽　敬卒（年六十一） 王芑孙卒		阳湖董基诚编刊张琦等倡和之作，为《蓉影词》。 张宗橚《藕村词存》刊。
1818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吴锡麒卒（年七十三） 蒋春霖生 薛时雨生 许宗彦卒（年五十一）		慈溪郑乔迁重编《四明近体乐府》十三卷序刊，周世绪《寿苏山馆词》附。
1819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吴翌凤卒		武进程应权编刊袁鹍鸿等倡和之作，为《萍聚词》一卷。 严骏生《餐花吟馆词抄》刊行。

1820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焦　循卒（年五十八，有词话） 陈昌齐卒 刘嗣绾卒（年五十九）		
1821	道光元年辛巳	彭兆荪卒（年五十四） 俞　樾生 吴　鼒卒 秦　瀛卒（年七十九，有《淮海年谱》）		宋翔凤为其《香草词》作自序。 戈载《词林正韵》行世。
1822	道光二年壬午	陈鸿寿卒（年五十五，有《桑连理馆词》）		顾广圻序《吴中七家词》。 焦循《雕菰楼诗余》附全集刊行。
1823	道光三年癸未	余　集卒 赵怀玉卒（刻《花间集》） 董佑诚卒（年三十三，有《兰石词》） 张裕钊生 叶衍兰生		周济为其《味隽斋词》自序，又为周青《柳下词》序。
1824	道光四年甲申	许　增生		陈裴之《梦玉词》刊行。 蕉斋旧史《小苏谭词》刊。
1825	道光五年乙酉	郝懿行卒 黄丕烈卒 许庚身生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三卷刊。 黄承勋刊《历代词腴》。 丹阳刘念恩辑刊《曲阿词综》四卷（刘九思堂刊）。

1826	道光六年丙戌	周星誉生 易佩绅生 陈　沆卒 吴慈鹤卒 （年四十九，有《岑华馆词》）		
1827	道光七年丁亥	刘履芬生		
1828	道光八年戊子	王　韬生 屠　倬卒		云间沈氏来鹤楼刊改琦《玉壶山房词选》。 冯登府自刊词集。 秦恩复重刊戈载校本《词源》。 钱塘徐楙重刊厉氏《绝妙好词笺》，附《续钞》二卷。
1829	道光九年己丑	张云璈卒 （年八十三，有《三影阁筝语》） 孙原湘卒 （年七十） 李慈铭生 张鸣珂生 刘逢禄卒 （有《词雅》） 改　琦卒	夏，周之琦悼亡，效纳兰作《青山湿遍》（《怀梦词》）。是年九月，宋翔凤在沧州有《生查子》十二首，舟次为小记（《碧云厂词》上）。	宋翔凤《洞箫词》刊行。 叶申芗刊《天籁轩词谱》。 秦恩复刊《阳春白雪》于《词学丛书》。
1830	道光十年庚寅	庄　棫生 翁同龢生 王诒寿生 谭　献生 潘奕隽卒 （年九十一） 潘祖荫生 龚易图生		清吟阁刊《阳春白雪》及《外集》。 宛邻书屋刻张惠言辑《词选》，附录为郑善长辑。 徐本立辑刊《词律拾遗》八卷。

1831	道光十一年辛卯	曾　燠卒（年七十二） 郭　麐卒（年六十五，有《灵芬馆词》） 方履篯卒 江　藩卒	宋翔凤客并州，有《八声甘州·赠乐部王四喜》（《碧云厂词》下）。	袁通辑《三家词》。
1832	道光十二年壬辰	李贻德卒（年五十） 王闿运生 孙尔准卒（年六十一，有《雕堂词》）		是冬，周济作《介存斋词选》（即《宋四家词选》）序论。 叶申芗刊《本事词》二卷。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由汪氏振绮堂刊行。 汪允治编刊《纳兰性德词》及《补遗》。
1833	道光十三年癸巳	张　琦卒 丁　丙生 左　辅卒 周星诒生		陈丙绶《窖溪渔唱》刊行。 夏宝曹《笛椽词》刊行。 冯登府刊《石经阁丛书》（词集附）。
1834	道光十四年甲午	陈寿祺卒（年六十四） 仪克中卒（年四十二，有《剑光楼词》） 陆继辂卒（年六十三）		陶樑红豆馆刊《词综补遗》二十卷。 叶申芗刊《天籁斋词选》六卷。 叶申芗辑刊《闽词钞》四卷。 高邮王敬之刊《高邮耆旧诗余》。 范锴《苕溪渔隐词》刊行（见《浮溪词征》）。

1835	道光十五年乙未	项廷纪卒 沈景修生 吴大澂生 高心夔生 吴唐林生 徐熊飞卒		黄燮清《拙宜园集》刊行(词集附)。 孔昭《熏口藤吟舫词》刊行。 张渭《蝶花楼词抄》刊行。 边浴礼《空青馆词》刊行。
1836	道光十六年丙申	汪远孙卒(年四十三,有《借间生词》)	秦恩复家火,宋元精刻秘笈付煨烬,词板亦毁(阮元《秦词序》)。	赵函《飞鸿阁琴意》刊。 朱铉《月底修箫谱》刊。
1837	道光十七年丁酉	葛金烺生 曹言纯卒 端木国瑚卒(年六十五)		汪远孙《甲子梦余词》刊。 王柏心《子寿秋词》刊。
1838	道光十八年戊戌	奕　绘卒		边浴礼《空青馆词》与诗集合刊。
1839	道光十九年己亥	周　济卒(年五十九) 潘德舆卒(年五十五,有《养一斋词》) 顾广圻卒(年七十)	鸦片战争事起,林则徐与粤督邓廷桢共赋《高阳台·咏鸦片》。	叶申芗刊《天籁轩词选》六卷。 孔氏玉虹楼刻《阙里孔氏词抄》五卷。
1840	道光二十年庚子	宝　廷生 朱　绶卒	是年元旦,诏留林则徐督粤,以邓廷桢移督两江。追抵金陵,邓寄林则徐《酷相思》,有句:“侬去也,心应碎。君住也,心应碎。”	汪远孙《清尊集》十六卷,钱塘振绮堂刊行。 释子璞《清梦轩诗余》刊。 江远孙《借间生词》刊行。

1841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龚自珍卒（年五十） 冯登府卒 李兆洛卒（年七十三）	蒋敦复为僧于南汇，一夕和《山中白云》三十余首（《蒋剑人年谱》）。	钱裕有《真意斋词谱》刊行（吴门敦本堂本）。
1842 1843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王先谦生 秦恩复卒（年八十四，刻《词学全书》） 李富孙卒（年八十，有《曝书亭词注》） 冯　煦生 陈文述卒（年七十三）	二月，许玉琳、黄玉阶邀陈澧与谭莹、沈世良、徐灏等为越台词社于学海堂。	三月，陈澧撰《唐宋歌词新谱》（见自序）。 张应昌《烟波渔唱词钞》正、续集刊行。张湄《蝶花楼词抄续集》刊行。
1844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缪荃孙生	秋，陈澧于赣，舟中编所为词，题曰《灯前细雨词》。	谢元淮《寄默山房诗余》精刊（朱墨套印）。
1845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诸可宝生 陶方琦生		彭兆荪《小谟觞馆词》刊行。
1847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蒋师辙生		黄曾《瓶隐山房词》刊行。 徐釚《词苑丛谈》，由《海山仙馆丛书》刊行。
1848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孙诒让生 王仁堪生 黄遵宪生		吴江陆莹序其《问花楼词》，松滋谢元淮刊其所著《碎金词谱》。 蒋敦复妇支机序其《芬陀利室词》。
1849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王鹏运生 徐　琪生		番禺沈世良、许玉彬合刊《粤东词钞初编》。

1850	道光三十年庚戌	张　鉴卒（年八十三） 林则徐卒 皮锡瑞生 沈曾植（寐叟）生于京师南横街寓次。（王蘧常撰《沈谱》） 董国华卒（年七十八，有《云寿堂词》） 盛　昱生		方廷瑚序杨夔生《真松阁词》。
1851	咸丰元年辛亥		是年蒋春霖为淮南盐官（《水云楼词》甘州序）。	
1852	咸丰二年壬子	潘曾沂卒 刘喜海卒		
1853	咸丰三年癸丑	汤贻芬卒（年七十六） 姚　椿卒（年七十七）	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官军收复扬州，蒋春霖作《扬州慢》。	钱塘金绳武辑刊《评花仙馆词》。潘德舆《养一斋词》刊行。 孙瀜辑刊《同人词选》。
1854	咸丰四年甲寅		蒋敦复为上海制造局英人艾约瑟西席，与法兰西学士院教授儒莲 Stanislas Julien 通讯，讨论中国文学。	吴江翁大年校辑文澜阁本《乐府指迷》于《晚翠轩丛书》。 龙启瑞《汉南春柳词钞》，有临桂唐岳《师友文钞》录本。 黎兆勋《葑烟亭词钞》，由敦

				复堂刊行。 潘曾玮《玉洤词》刊行。 番禺沈世良《棣华室词》刊行。 阮恩滦《慈晖馆词草》刊行。
1855	咸丰五年乙卯	包世臣卒（年八十一，序《月底修箫谱》） 顾印愚生	刘履芬遇孙月坡于吴门，年六十余（《词径跋》）。	王庆勋《诒安堂诗余》刊行。 孙麟趾《绝妙近词》六卷刊。
1856	咸丰六年丙辰	七月二十八日，郑文焯生于大梁节署（戴诚撰郑谱自序） 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廷式生于潮州府（钱萼孙撰文谱） 陈　衍生		邵瑸《情田词》刊。高恩齐等撰《聚红榭雅集词》刊。 秦兰焦《诗余音》刊。
1857	咸丰七年丁巳	朱祖谋生 陶　梁卒（年八十六，有《红豆树馆词》）		汇刻娄东七子程庭鹭等家为《沧江乐府》。
1858	咸丰八年戊午	沈瑜庆生 龙启瑞卒（年四十五） 程庭鹭卒 朱骏声卒（年七十一，有《词说》二卷，《选词九十调谱》二卷）	承龄于冠山作《水龙吟·咏水车》，凡七易稿（《冰蚕词》）。	赵我佩《碧桃馆词》刊行。 许谨身《师竹词抄》刊行。 丁至和《萍绿词》刊行。 潘遵璈《香隐庵词》刊行。

1859	咸丰九年己未	杨传第卒（包世臣女夫，有《汀鹭词》） 张维屏卒（年八十） 况周颐生		王锡振《茂陵秋雨词》刊行。 王锡振《龙壁山房词》二卷刊。
1860	咸丰十年庚申	宋翔凤卒（年八十五） 顾　翰卒 陈　蜕生 江　标生	重九，杜文澜以《西岐登高》之作寄蒋春霖，蒋和以《霜叶飞》（《水云楼词》）。 赵起以城陷，一门七十余口投约园池中死。	贵筑陈钟祥《香草词》等五种刊。 钱国珍《寄庐词存》刊行。 王学增序杜文澜《采香词》。 李肇增辑刊《淮海秋笳集》。
1861	咸丰十一年辛酉			杜文澜刊《词律补遗》及《校勘记》于《曼陀罗华阁丛书》。 《梦窗词》四卷《补遗》一卷刊行。 蒋春霖《水云楼词》刊行。
1862	同治元年壬戌	周之琦卒（年八十一） 张祥河卒	宗源瀚居泰州时，兵戈方盛，文士多渡江而至（《水云楼续序》）。	孙祐培《味红阁词》刊行。 陈元鼎《苑央宣福馆吹月词》刊行。 杨希闵成《词轨》八卷，《补录》六卷。
1864	同治三年甲子	姚　燮卒（年六十，有《玉笛栖词学标准》八卷） 于式枚生	是年，六月十六日，克金陵。丁日昌任苏松太道，蒋敦复入其幕。	王锡振再刻《龙壁堂词》（自题云：近作二卷，仍附庚申所刊词之后）。

		李希圣生 黄燮清卒		张鸿卓《绿竹词》与朱紫鹤《万竹楼词》合刻。
1865	同治四年乙丑	承　龄卒 谭嗣同生	蒋春霖与婉君泛舟黄橘，翌年题《琵琶仙》(《水云楼续集》)。	薛时雨《藤香馆词》刊。 阳湖陆初望《怀白轩词》刊。
1866	同治五年丙寅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余》一卷刊(附全集内)。 张曜孙辑刊《同声集》。
1867	同治六年丁卯	蒋敦复卒 曾习经生		蒯德模序王映薇《湫润斋诗余》。
1868	同治七年戊辰	蒋春霖卒 (年五十一)		金冬心《自度曲》刊。 丁丙《西泠五布衣集》刊行。 西泠王氏刊行赵庆熺《香销酒醒词》。
1869	同治八年己巳	石赞清卒		江顺诒愿为《明镜室词稿》刊行，如冠九序之。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刊于福州。
1870	同治九年庚午	吴熙载卒		孙德祖《寄笼词》刊。 陈嘉《茶梦厂词稿》等集刊行。 张观美《寄影轩词稿》刊行。

1871	同治十年辛未	谭　莹卒（年七十二，有《论词绝句》）	齐学裘《云起楼词》刊行。许宗衡《玉井山馆诗余》刊行。汤承烈序陆循烈《鸥汀词》。汪士进《鬘云轩词》刊行。赵国华《青草堂诗余》刊行。
1872	同治十一年壬申		《滂喜斋丛书》刊陈寿祺《比部遗集》（有《青芙馆词抄》、《二韭室诗余》）蒋彬蔚跋汪士进《鬘云轩词》。张炳坤序《国朝词综续编》。王诒寿《望月词》、《花影词》刊行。
1873	同治十二年癸酉	王柏心卒 何绍基卒	潘祖荫重刊周济《宋四家词选》。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宗景藩刊行。何兆瀛《心厂词存》刊。诸可宝序《词综续编》。赵口俞《瘦鹤轩词》刊。唐熏《苏厂诗余》刊。兴化刘熙载撰

				《艺概》(内有《词曲概》)行世。 徐本立《词律拾遗》刊行。 是冬，宗源瀚序《水云楼词续集》。
1874	同治十三年甲戌			韩闻南《雪鸿吟馆词》刊。 丰润赵国华辑刊《明湖四家词钞》。
1875	光绪元年乙亥	丁　晏卒(年八十二) 麦孺博生		管绳莱《凤孙楼词》刊行。 恩锡蕴《兰吟馆诗余》刊行。 沈景修《井华词》刊行。 顾复初《绛纱词稿》刊行。
1876	光绪二年丙子	王锡振卒 顾　春卒	是时，吴中文讌多在顾文彬之怡园。	杜文澜刻《词律》。 顾翰《拜石山房词钞》刊行。 万树《词律》及《词律拾遗》有石印本。 《水云楼词续集》有严州刊本。
1877	光绪三年丁丑	王国维生		莲池书局刊蒋日豫《侑石遗书》(有《秋雅词》)。 沈道宽《话山草堂词钞》刊行。

1878	光绪四年戊寅	庄　棫卒 潘曾莹卒	汪藻《绣蝶厂词钞》刊行。 谭献批周止庵《词辨》刊行。
1879	光绪五年己卯	刘履芬卒	江荫蔼《湘春艳词》刊行。 吴藕《吴学士百调一萼红词》刊行。 许增刊郭麐《灵芬馆词》。
1880	光绪六年庚辰	勒方锜卒	邓由熙《莲漪词》，江左书局刊行。 顾复初《梅影厂词》刊行。 邗江承启堂据秦恩复辑《词学丛书》重刊。
1881	光绪七年辛巳	王诒寿卒 （年五十二） 杜文澜卒 刘熙载卒 （年六十九） 汪曰桢卒	江顺诒辑刊《词学集成》八卷。 姚诗雅《景石斋词略》刊行。 汪渊《藕丝词》刊。
1882	光绪八年壬午	陈　澧卒 （年七十三，有《忆江南馆词》）	谭献撰《箧中词》六卷，刊于《半厂丛书》。 吴宝生《箨仙词稿》活字本刊行。 沈莹《留鸥吟馆词存》刊。 姚正镛《吾意厂长短句甲乙稿》刊。

1883	光绪九年癸未	潘曾绶卒 吴　云卒 秦湘业卒	刘荃、刘大受等刊《影事词存初稿》六卷。 怀宁《江上小蓬莱吟舫诗余》家刻。 张景祁《新蘅词》刊行。 石赞清《紫荃山馆诗余》刊行。
1884	光绪十年甲申	周寿昌卒（年七十一，有《词钞》） 周星誉卒（年五十九） 陶方琦卒（年四十，有《兰当馆词》）	顾文彬《眉绿词》刊行。 方濬颐《古香凹诗余》刊行。 应宝时《射雕词》由《红蕉馆丛书》刊行。 长乐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刻于南昌。 项廷纪《忆云词》刊入《榆园丛刻》。 刘湝年《约园词》刊行。
1885	光绪十一年乙酉	薛时雨卒（年六十八，有《藤花香馆词》） 张文虎卒（年七十八，校《论白石旁谱》）	吴唐林编刊《侯鲭集》五卷于杭州。 袁通《捧月楼绮语》刊行。 题冰馆主人《冰鸥词钞》刊行。 南海谢朝征笺《白香词谱》印行。 长洲王韬刊蒋敦复《芬陀利

			室词话》三卷。 丁丙《西泠词萃》，由是年起至十三年刊完。 窥生《铁斋词》三种刊行。 胡薇元《大云楼词》刊行。 杜文澜刊校戈载《七家词选》七卷。
1886	光绪十二年丙戌		王廷鼎《紫薇花馆词稿》刊行。 孔传志《清涛词》刊行。 张云骧《冰壶词》刊行。
1887	光绪十三年丁亥		冯煦选《宋六十一家词》十二卷，刊于《蒙香室丛书》。 郭钟岳《和天倪斋词》刊。 成肇麟辑刊《唐五代词选》二卷。 潘曾玮《咏花词》刊行。 陈克劬《红豆帘琴意》刊行。
1888	光绪十四年戊子	龚易图卒	钱塘汪氏据明毛晋本《宋名家词》重刊。 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临桂王氏家塾景刊，附四印

			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王颐正《痕梦词》刊行。
1889	光绪十五年己丑	方濬颐卒 汪士铎卒（年八十六，有《悔翁词》）	秉香室覆刊侯文灿《十名家词集》。 张炳坤《抱己楼词》刊行。 蒋左贤《梅边笛谱》刊。 朱景行《咏花馆诗余》刊（与《南唐二主词》合刊一册）。
1890	光绪十六年庚寅	宝　廷卒 潘祖荫卒（年六十一） 葛金烺卒	叶衍兰《秋梦厂词》刊。 王先谦编刊《诗余偶抄》六种。 彭銮编刊《薇省同声集》。 郑文焯刊《词源斠律》二卷，潘祖荫为之序。 香海阁刊杨文斌辑《三李词》。
1891	光绪十七年辛卯		海丰吴重熹刻《山左人词十九种》（四十六卷）。 杨芳灿《听雨小楼词稿》，由西溪草堂活字板刊行。 周天麐《水云欸乃》、《泥爪

				词》、《竹窗秋籁》、《悔余词》与萧恒贞《月楼琴趣》合刊。
1892	光绪十八年壬辰	端木埰卒（年七十七，有《碧瀣词》）		海宁曹宗载编《硖川词钞》刊行（双山讲舍刊）。徐琪刊程颂万（子大）《厂鞬词》于广州。扫叶山房重刻杜文澜《曼陀罗华阁词》（附丛书中）。
1893	光绪十九年癸巳	许庚身卒 王仁堪卒		刘炳照《留云借月庵词》刊行。史念祖《弢园词》刊行。
1894	光绪二十年甲午	刘裕钊卒 孙衣言卒 李慈铭卒（年六十六）	十一月礼部右侍郎志锐（伯愚）出为乌里雅苏参赞大臣，文廷式有《八声甘州》送之（文谱）。	丹徒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八卷刊行。黄振钧《比玉楼遗稿》刊。朱绶《知止堂词录》，由湖南思贤书局刊行。
1895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刊。王鹏运《味黎词》刊行。清绮轩重刊夏秉衡《历朝词选》。谭献编《粤东三家词钞》刊行。

			丁绍仪编《国朝词综补遗》，是年有《心禅题记》。 江标辑《宋元名家词》，湖南思贤书局刊行。
1896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江阴缪荃孙辑刊《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 临桂况周颐辑《粤西词见》二卷，刊于金陵。 徐乃昌刊金绳武、汪淑娟《评花仙馆词合集》。
1897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叶衍兰卒		
1898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王鹏运举咫村词社，郑大鹤（文焯）、朱古微（祖谋）、宋育仁皆社友（郑谱）。	贺双卿《雪压轩词》刊行（《闺秀词》）。 昆池钓徒辑《海淀酬唱集》刊行。 徐乃昌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十集成（张謇题第一集封里云：光绪二十四年刊行）。 曹元忠刊翁之润《题襟集》于宣南。 李宗祥（拔可之父）《双辛夷楼词》刊行。

				黄家鼐《艺蘅山馆词》刊行。
1899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丁　丙卒 江　标卒（年四十） 沈景修卒（年六十五，有《井华词》） 盛　昱卒（年五十）		王鹏运校刻《梦窗词》。
1900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拳匪乱，京师陷，王鹏运、朱孝臧坐困危城，以填词写愤，即世所传之《庚子秋词》，和者二百阕。 郑大鹤赋《杨柳》二十六首，《谒金门》三解，每阕以"行不得"、"留不得"、"归不得"之语发端。	杜贵墀《桐花阁词钞》刊行。 庄兰佩《盘珠词》刊行（《十二楼丛书》）。
1901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谭　献卒		海丰吴重熹辑刊《山左人词》（石莲厂刻）。 王锡元《梦鹤词》刊行。 朱隽瀛《玉盾词》刊行。 邵香《听花词》刊行。 胡延苾《刍馆词集》家刻。
1902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吴大澂卒（年六十八）		江陵陈作霖辑刊《国朝金陵词钞》八卷。

			沈砚传为郑叔问（文焯）刊《比竹余音》四卷。
1903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诸可宝卒（年五十九） 许　增卒	
1904	光绪三十年甲辰	蒋师辙卒 翁同龢卒（年七十五） 王鹏运卒（年五十） 文廷式卒（年四十九） 周星诒卒	王鹏运序《檀栾室闺秀词》。
1905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黄遵宪卒（年五十八） 李希圣卒	金武祥、况周颐序《檀栾室闺秀词》。 王鉴《怀荃室诗余》刊行。 朱祖谋《彊村词》刊。
1906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俞　樾卒（年八十六，有《春在堂词录》） 易佩绅卒	何震《鞠芬室词甲稿》铅印。 李家濬《撄云阁词》铅印。
1908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张鸣珂卒 孙诒让卒（年六十一）	《梦窗词》四卷，《补遗》一卷，《札记》一卷，朱祖谋刊行。 徐琪辑《徐氏一家词》。 沈宗畸编《今词综》一卷，刊于《晨风丛书》。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印行。

1909	宣统元年己酉	徐乃昌《怀豳杂俎丛书》刊行（词集居泰半）。 梁衍昌《倚萝山馆词钞》刊行。
1910	宣统二年庚戌	沈寐叟（曾植）校刊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印《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及卷九《乐星图谱》（《沈谱》）。 杨钟羲辑刊《白山词介》五卷。 陈作霖《可园词存》刊于金陵。
1911	宣统三年辛亥	朱祖谋《湖州词征》二十四卷，章震福刊行。 吴江朱和义辑清人自度曲四十七调为《新声谱》，是年徐乃昌为刊于《怀豳杂俎》中。 汪兆镛《雨屋深灯词》及《续稿》印行。 吴兰修《桐花阁词》及《补遗》刊行。

仁和吴昌绶双照楼刊《宋元明本词》，其后武进陶湘续刻完成。

原载星洲《新社学报》


ISBN 978-7-300-10904-6
9 787300 109046 >
全套定价：2800.00 元
（共 14 卷 20 册）

ISBN 978-7-300-10904-6/K・365